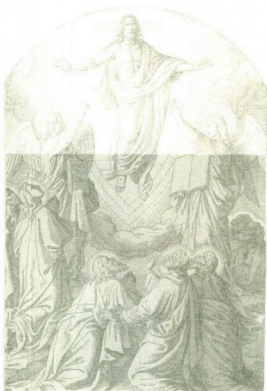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John Foxe

The Book of Martyrs

殉道史

[英] 约翰·福克斯 著
苏欲晓 梁鲁晋 译



本书记述了从1世纪到16世纪西方历史上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难的事迹，其中着重叙述了从14世纪到作者所在的生活时代，即从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锋威克里夫时代到玛丽一世的整个统治期间，英国的更正教信徒或亲更正教人士所受的各种患难与逼迫。

在世界历史上，教会史学家的书绝少能对历史产生影响，唯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是个例外。作为一本家喻户晓的书，在成千上万户家庭中，它曾与《天路历程》和《圣经》摆放在一起，即使到了今天，它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在传扬福音和见证更正教真理方面发挥着它卓越的贡献。

ISBN 978-7-108-03629-2



9 787108 036292 >

定价：29.80元

译丛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The Book of Martyrs

殉道史

[英] 约翰·福克斯 著
苏欲晓 梁鲁晋 译



新
知
学
堂
PDG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殉道史 / (英) 福克斯著; 苏欲晓, 梁鲁晋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1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629-2

I. ①殉… II. ①福… ②苏… ③梁… III. ①基督教史
IV. ①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7069 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徐国强
特约编辑 许国永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18.75
字 数 248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 (Matteo Ricci) 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 (F. M. Müller) 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 (Y. J. Allen) 到傅兰雅 (John Fryer) 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

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限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

文 (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译本导言

在世界历史上，教会史学家的书绝少能对历史产生影响，唯独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是个例外。^①

历史学家大卫·娄兹 (David Loades) 说，在该书 1563 年出版后的 20 年中，其“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到 1570 年再版的时候，它已经成了这个民族神话的一部分……福克斯为宗教改革的胜利提供了历史，也提供了神学”^②。新近的《大英百科全书》的“殉道史”条也称“它影响普通民众对于天主教的观点至少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该书对宗教裁判所的描绘尤其激发了英国民众对当时政治地位显赫的西班牙的反感”^③。16 世纪英国女王玛丽一世获得“血腥玛丽”之称，部分原因也在于该书呈现了天主教的玛丽女王对她政下的更正教信徒的迫害。当然，该书最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它对当时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当代历史学家约翰·伯罗 (John Burrow) 称它是“除了圣经之外，对后期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中的英国更正教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一个因素”^④。在它出版后很长时期，约翰·班扬 (John Banyan) 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1678) 问世之前，《殉道史》一直是英国清教徒家中除

① M. Galli & T. Olsen, *131 Christians everyone should know*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2000), p. 351.

② M. Galli & T. Olsen, p. 351.

③ <http://www.britannica.com/EBehected/topic/215429/John-Foxe>.

④ 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p. 296.

了圣经之外最受重视、读者面最广的书。^⑤

《殉道史》作者福克斯

约翰·福克斯 (1517—1587) 生于英国林肯郡波士顿小镇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丧父，自幼勤奋敬虔。劳作之余，其他男孩们出去玩乐之时，往往会发现他在教堂里，要么祷告，要么埋首书卷。^⑥1535年，17岁的福克斯被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录取，之后分别于1537年和1543年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后又在该学院担任了一年的逻辑学讲师。到25岁时，已熟读大量拉丁语希腊教父著作、经院派著作，并谙熟教会法，对希伯来语也驾轻就熟。^⑦由于在牛津的这些年间，福克斯逐渐转向福音派信仰，并公开支持被亨利八世 (1509—1547) 治下的英国国教会定罪的那些更正教信条，因此，在1545年一次牛津大规模清洗更正教信徒的运动中，福克斯也辞去牛津教职，原本颇有前途的学术道路就此放弃，从此开始了他颠簸的生涯，也开始了延续一生之久的《殉道史》编撰事业。

辞去教职的福克斯在经济上一度陷入困境，只得转向不稳定的家庭教师工作，最后，不久前被亨利八世处决的萨里伯爵 (Earl of Surrey) 的家族雇佣了他，让他为伯爵的五个遗孤当家庭教师。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当时的福克斯在伯爵家只能深居简出，直到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1547—1553) 继位，才又公开露面，并开始收集资料，撰写宗教改革家遭逼迫的历史。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天主教女王玛丽的登基 (1553—1558)，福克斯不仅失去了伯爵家的教职，而且不得不携家人逃往欧洲大陆。在那里，他结识了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还有信奉新教的其他一些逃亡者，他们对他撰写《殉道史》的计划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1554年，福克斯终于利用从英国带出来的资料在斯特拉斯

⑤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15429/John-Foxe>.

⑥ J. F. Mozley, *John Foxe and His Book*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0), p. 13.

⑦ J. F. Mozley, *John Foxe and His Book*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0), p. 20.

堡首次出版了拉丁文版的《殉道史》。

1558年，玛丽女王去世，亲更正教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继位。福克斯得以返回英国，出版了英文版的《殉道史》第一版。此后一直到1583年，福克斯离世前四年，《殉道史》一直处于修订、再版过程中，总共产生过四个版本，可以说《殉道史》是福克斯穷其毕生经历的一项事业，而1570年的第三版，伊丽莎白女王还授意必须存放于各教堂、大学及公共聚会场所。

尽管《殉道史》因着伊丽莎白一世亲更正教的态度而受到广泛欢迎，甚至得到官方推崇，但福克斯穷困的生活境遇并未因此得到改变。与此同时，他又两次拒绝了到英国国教会供职的机会，原因就在于“他与许多遭放逐的更正教人士一样，具有某种清教徒倾向，不愿意穿戴女王于1559年颁布的法令中规定的那些教士服饰”^⑧。还有人试图为他在当时有利的新政权下谋得一官半职，他也不愿轻易接受帮助，因为“他具有一副如此不属这世界的性情，连动用他有权位的朋友的关系来帮助自己升迁这样的事他都不屑于去做”^⑨。出于与他的《殉道史》一致的这种精神，福克斯终其一生“经济状况时常捉襟见肘，生活从未真正宽裕过，尽管他对穷人却总是仁慈以待”^⑩。

论及福克斯的性格，上个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史家J. F. 莫兹利如此概括道：“他是一个性情仁善的古道热肠之人，信仰上极为敬虔，学问上极为勤奋，而且十分热衷于结交学术诤友。”^⑪他友善的性情使他获得“交友天才”的美称，他仁慈的个性甚至使他乐于充当红娘这样的角色。^⑫因他敬虔的祷告生活，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司令德雷克（Francis

⑧ J. F. Mozley, *John Foxe and His Book*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0), p. 63.

⑨ Mozley, p. 63.

⑩ "John Foxe, the Martyrologist", in *Foxe's Book of Martyrs*, prepared by W. Grinton Ber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p. xii.

⑪ Mozley, p. 18.

⑫ Mozley, pp. 96, 100-101.

Drake) 爵士甚至将他在西班牙卡迪兹 (Cadiz) 那场战役的胜利归功于福克斯的祷告。^⑬还有许多人看到福克斯那与世俗分别为圣的生活, 广传他有预言与神医的能力, 纷纷将病人抬到他跟前求医治, 但福克斯自己制止了这种行为。^⑭然而, 作为神的仆人, 神子民灵魂的牧者, 他确实也担任他们灵魂的医生。据当代福克斯研究家、历史学家弗里曼 (Tom Freeman) 记载, 有一位叫作罗伯特·布里格斯 (Robert Briggs) 的律师, 为自己的罪孽感深陷绝望, 又无法相信自己有得救的指望, 屡次自杀未遂, 最后发作癫痫。福克斯去探访他, 与随行的人为他祷告几次之后, 他灵魂与身体的病俱得痊愈。^⑮福克斯对待工作也是极其勤勉认真, 甚至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他多年来不断修改、增订《殉道史》, 常常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连他自己在 1570 年版的题献上也说, 《殉道史》已经耗尽了他的健康。到了晚年他变得形销骨立, 久违的朋友一眼望见, 几乎无法相认。^⑯

除此之外, 福克斯生性最大的特征是他的温柔敦和, 不喜纷争, 对残忍暴戾之事更是深恶痛绝。^⑰对信仰上的歧见或异端, 他坚决反对施以极刑, 因为他相信“功德或得救都不在于被强制的良心”。^⑱1572 年, 曾有几位说弗莱芒语的重洗派信徒被伊丽莎白政府以异端罪判处火刑。福克斯虽然不赞同重洗派的神学观点, 但对他们被判处极刑的做法极力反对, 多番上书女王及相关权力部门, 又去狱中探访这些重洗派, 劝其放弃在他看来是错误的观点, 但终究未果, 其中两名重洗派信徒仍被处以

⑬ Mozley, pp. 101 - 102.

⑭ Mozley, pp. 96, 105 - 107.

⑮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⑯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⑰ Mozley, p. 46.

⑱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火刑。^{①9}福克斯这次反对“教会”暴力的举动尽管失败，但由此举可见福克斯撰写《殉道史》的最主要精神：任何以暴力控制信仰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不管其声称自己是天主教抑或更正教；真正的教会是不会诉诸血腥的，其武器应该是属灵与属天的。他曾在一部叫《得胜的基督》（*Christus Triumphans*, 1556）的圣经剧中借剧中人物的口发出这样的呼吁：“放下所有的武力吧。让我们用忍耐代替威胁，将暴力化作祷告。”^{②0}他相信圣经上的锡安山是基督属灵教会的预表，正如先知以赛亚预言，在神圣山上的遍处都不应有伤害与屠戮。为此，他质问：“罗马教会何以向锡安山交代？因为在这所谓的教会里，从以往到如今的许多年间，有多少杀害屠戮、残忍暴政的事情发生，有多少基督徒被火焚、被血溅，有多少可恶可恨的事见诸世间……”^{②1}与此同时他也见证道：“看到[真教会]经过那样的狂风骤雨却依然挺立，这是何等奇妙！”^{②2}

《殉道史》的内容与版本

《殉道史》记述了西方历史上从1世纪到16世纪这漫长的时期内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难的事迹，其中着重叙述了从14世纪到福克斯自己的生活时代，即从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锋威克里夫时代到玛丽一世整个统治期间，英国的更正教信徒或亲更正教人士所受的各种患难与逼迫。其目的是基于福克斯和支持他这项伟大事业的更正教朋友们这样一份希望：让它成为一部“具体的宣传作品，不止歌颂敬虔者的受难，同时尽一切可能做到让英国永远不要再遭遇这样的灾难”^{②3}。

^{①9} Mozley, pp. 86–89.

^{②0} 转引自 Patrick Collinson, “Truth or Legend: The Veracity of John Foxe’s Book of Martyrs” in *Elizabethans* (New York: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3), p. 162.

^{②1} 转引自 Patrick Collinson, p. 162.

^{②2} 转引自 M. Galli & T. Olsen, *131 Christians everyone should know*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2000), p. 351.

^{②3} David Loades, “The Early Reception”,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loadesearlyreceptionessay.html>.

在距玛丽一世去世仅五年的 1563 年，当时的英国教会仍处在更正教与天主教激烈斗争时期，而担负着此等重大使命的福克斯就将历代以来，尤其是玛丽女王统治期间那些为更正教信仰牺牲的殉道者事迹收集、整理、记录下来，并用栩栩如生的描述公之于众，为当时英国上下反对和拒绝罗马天主教势力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成为了推进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力作。

《殉道史》的四个英文版本中，最完整的那一版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教会初期基督徒遭罗马皇帝逼迫的历史，其中包含新约圣经里许多使徒的殉道故事，一段记述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情形的简短的中世纪教会史，以及 14 世纪中叶开始的威克里夫派或罗拉德派运动。第二部分讲述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教会境况，此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之间的争执终于导致英国教会脱离教皇权威，并颁行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第三部分讲述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五年统治期间在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 (Edmund Bonner) 的唆使下发起的对更正教信徒的迫害运动，将近三百位非天主教信徒被以异端罪公开判处火刑。

《殉道史》在福克斯生前的四个英文版本分别是 1563、1570、1576 和 1583 年版，其基础是此前的两个拉丁文版。上文提及的最早的 1554 年拉丁文版主要记述 14、15 世纪以英国改教先锋约翰·威克里夫和跟从他的罗拉德派信徒为代表的“真实教会”遭逼迫的历史。^②该版本的史料和教会史观皆得益于他的朋友，支持宗教改革的英国主教和历史学家约翰·贝尔 (John Bale, 1495—1563)。史料主要来自于贝尔的一份手稿，贝尔解释《启示录》的《两种教会的形象》(*The Image of Both Churches*,

^②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1547) 一书则直接影响了福克斯关于真假教会的思考。^⑳

玛丽女王在英国本土的宗教迫害运动伊始, 福克斯立即着手收集资料, 将他的传记续写下去, 一直写到他的时代, 于 1559 年在巴塞尔出版了第二部长 750 页分六卷本的拉丁文版《殉道史》, 其中第一卷基本上是 1554 年版的重印, 第二卷涉及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宗教迫害事件。这一卷内容主要依据贝尔的相关研究, 还有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 1498—1547) 的《历代志》(*Chronicle*) (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历史剧也都以此书为依据) 提供的史料。^㉑后四卷则专门记述玛丽女王在位期间的迫害事件, 其中比较有名的殉道士有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 约翰·胡珀(John Hooper) 和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 等人。这部分史料既有来自后来成为伦敦主教的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 等学者提供的当时的审讯、争议与判决记录, 也有殉道士们的信件以及自述的审讯经过等。克兰麦是这段时期有详细记载的最后一位殉道士, 他死于 1556 年 3 月。至于那些无法寻到其详细资料的殉道者, 福克斯只能在书中列出他们的名单。书中的最后四页也是一份名单, 罗列的是玛丽王朝最后两年半的殉道者的名字、行刑时间和地点。

在这个版本的《殉道史》中, 除了约翰·胡斯和布拉格的哲罗姆外, 涉及的殉道士基本都来自英国本土。但福克斯在这个版本中已经表达了他要写一卷乃至数卷欧陆殉道事迹的愿望, 并希望借此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放在整个欧洲背景上来描述。^㉒因此, 1559 年 10 月, 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 流落他乡五年重返英格兰的福克斯马不停蹄地立即着

^⑳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㉑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㉒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手“完善”他的《殉道史》。

1563年3月20日，福克斯终于在当时著名的更正教出版家，被称为“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首席印刷商”^②的约翰·戴(John Day, 1522—1584)那里出版了再次扩充的《殉道史》英文版第一版，题名为《在这末后危险岁月里关乎教会的事迹与见证》(*The Actes and Monuments of These Latter and Perilous Dayes, Touching Matters of the Church*)，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就开始称它为《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该作也就以此名流传开来。这是一本巨大的对开本著作，共1800页，内容涵盖从威克里夫到伊丽莎白继位之间的英国教会史，序言部分还概略介绍了更早的一段教会历史，尤其是公元1000年之后教皇制度的产生。^③书中有大量充满震撼人心描述的引文，还有描摹基督徒殉难场景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木刻插图。由于书中包含了大批更正教殉道士活生生的故事，包括玛丽逼迫时期许多目击者的经历和口述见证，该书成为伊丽莎白时代更正教运动的强大支持。这一版本也成为英国历史上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印刷技术最成熟的出版项目。^④

第一版出版后，立刻引起托马斯·哈丁(Thomas Harding)、托马斯·斯特普尔顿(Thomas Stapleton)和尼古拉斯·哈普斯费尔德(Nicholas Harpsfield)等天主教学者的猛烈攻击，其中在玛丽王朝时期任坎特伯雷大助祭但当时已被监禁在伦敦塔里的哈普斯费尔德的攻击最为猛烈。他在长达1000页的拉丁文著作《六篇对话》(*Dialogi Sex*)中辟出250页专门针对福克斯，质疑福克斯记载的更正教牺牲者的殉道士地位，推翻福克斯所呈现的一些人敬虔品质的可信性，认为这些人中有的不过是

② John N. King,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Early Modern Print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0.

③ Tom Freeman, "John Foxe: a Biography",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freeman_essay.html.

④ John N. King,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Early Modern Print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1.

普通罪犯，他们所持的异端思想在正统更正教看来也会是异端思想。^④这篇驳文是福克斯生前遇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他有系统的驳斥。与此同时，福克斯自己也在第一版发行后发现书中有不少错误，包括资料翻译上的错误，以及与作品总体信息不相称的段落，这些都要要求福克斯着手准备该作的第二版。哈普斯费尔德的反驳则促使福克斯为他的第二版做更精细也更广泛的调查研究。

在为第二版做准备的资料收集工作中，福克斯新的合作者是他多年的深交亨利·布尔 (Henry Bull) 和马修·帕克 (Matthew Parker) 主教等。他们为福克斯提供了玛丽时期殉道士的大量信件，以及各种手稿，这些信件和手稿内容都出现在以后的版本中，《殉道史》为此也更像一部集体编著的、而非来自一个作者的作品。

1570年，分为两卷对开本的第二版《殉道史》出版。虽然第一版的内容包含其中，但几乎是完全重写过的。首先时间范围延伸到初期教会，第一卷专门针对宗教改革之前的时期。英国的历史虽然仍占主要部分，但发生在欧洲其余地方的事件比重明显增加。由于第一版的问世，大量新资料涌向福克斯，因此福克斯在第二版中使用的资料范围更加拓宽，除了立场鲜明的更正教学者的作品外，他还采用了像教皇庇护二世 (Pius II) 和约翰内斯·科赫洛伊斯 (Johannes Cochlaeus) 这些天主教史学家的作品，还有众多的小册子、布道文和信件，以及许多第一版的读者反馈给他的与玛丽王朝迫害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个人口头或书面证词。另一方面，福克斯也在该版中针对他的批评者的观点做出了相应的增删、修正与回应。对于哈普斯费尔德的批驳，凡福克斯觉得批评得在理的地方，他都在第二版中做出修正，而不合理之处，他则以加倍的证据来回应。

^④ David Loades, "The Early Reception",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loadesearlyreceptionessay.html>.

1570年版本得到了伊丽莎白政府的大力推荐。1571年4月，坎特伯雷主教会议上议院下令，所有大教堂内除了圣经外，都当存放《殉道史》，高层神职人员家中也当提供数册，以便家中仆人或访客阅读；同时，教区教堂也被非正式要求提供这一《殉道史》最新版。^②

1576年，在约翰·戴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负责下第三版也发行了，但它基本上是第二版的重印，内容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

1583年，福克斯在世时的最后一版《殉道史》问世，分两卷，双栏对开，共2100页。这一卷篇幅几乎是圣经的四倍的巨作“在当时可说是外观最威严、内容最复杂、印刷技术要求最高的一部英文书，甚至还可以保守地说，它是英国头两三百年的印刷史上最大最复杂的一部书”^③。书的首页上还附了这样一个请求，说作者“盼望你，好读者，用你的祷告来帮助他”^④。这一版除了更好的纸质和印刷字体外，还根据需和新材料对内容做了相应的增删，同时还增添了一篇福克斯表达个人观点的长文，叫《〈启示录〉展开的数字奥秘》（*The Mystical Numbers in the Apocalyps Opened*），通过《启示录》中的大事年来阐释人类历史，这是福克斯生前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

接下来的101年间，又陆续有五个版本问世，每个版本也都包含一些新的资料，大多是后来发生的信仰逼迫事件以及各版本编辑的评论性介绍。而读者目前手中的这个版本，则是20世纪的编辑为了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重新修订的结果。看来，《殉道史》在其原作者离世归主后这漫长的数百年间，一直都是一部活的文本。

《殉道史》的史实性与叙述视角

当代最重要的福克斯研究家之一帕特里克·柯林森（Patrick Collin-

^② David Loades, "The Early Reception", <http://www.h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loadesearlyreceptionessay.html>.

^③ John N. King, *Foxe's Book of Martyrs: Select Narra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xli.

^④ Mozley, pp. 149 - 150.

son) 认为, 福克斯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他那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⑤然而, 自从福克斯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 一直有人对《殉道史》的史实性和叙述视角提出强烈质疑。上文提到的第一版问世后从天主教学者阵营中发出的激烈攻击便是一例, 哈丁曾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口吻称《殉道史》是“那散发着你们殉道士恶臭的巨大的粪堆, 充斥着成千上万的谎言”^⑥。300 年后的 19 世纪, 塞缪尔·R. 梅特兰 (Samuel R. Maitland) 的《关于〈殉道史〉的六封信》(*Six Letters on Foxe's Acts and Monuments*, 1837) 几乎全盘否定福克斯这本书的史学价值, 并影响了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史学界对福克斯的普遍看法, 即认为他所写的那段更正教历史带着强烈的偏见, 且“尽是小道消息, 尽是无稽之谈”^⑦, 完全不值得信任, 大英百科全书得到的忠告是, 福克斯即使不是谎言之父, 也是杜撰高手。^⑧因此 1911 年的《大英百科全书》上“福克斯”条就称他“有意杜撰虚假证据”。直到 1940 年莫兹利 (J. F. Mozley) 那本证明福克斯高度诚实的福克斯传记《约翰·福克斯及其著作》(*John Foxe and His Book*, 1940) 问世, 学界才开始转变对福克斯的看法, 重新开始认识他的《殉道史》的价值, 也由此“开始恢复对福克斯作为史学家的研究, 并一直延续到今天”^⑨。2009 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就称福克斯的传记“史实详尽, 保存了许多无法从别处获取的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第一手资料”。

那么, 该如何看待福克斯的这本到了 21 世纪虽基本有定论, 但仍不

^⑤ Patrick Collinson, *John Foxe as Historian*,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collinsonessay.html>.

^⑥ Mozley, p. 138.

^⑦ 转引自 Patrick Collinson, *Truth and Legend: The Veracity of John Foxe's Book of Martyrs*, in Collinson, *Elizabethan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 151–152.

^⑧ Patrick Collinson, “John Foxe as Historian”,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collinsonessay.html>.

^⑨ Thomas S. Freema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乏争议的《殉道史》的史实性与叙述视角呢?^④

首先,就史料的真实性而言,从福克斯的这本传记的版本形成过程来看,其资料来源众多,既有古代教会史权威,如优西比乌(Eusebius),比德(Bede),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等留下的各种关于早期教会的文本,又有同时代的权威人士、福克斯的个人朋友贝尔、格林德尔、布尔、帕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不言而喻,福克斯笔下资料的可靠性不会强于这些资料来源。

第二,由福克斯本人亲自了解实情而撰写的传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即关于罗拉德派受逼迫的历史及玛丽王朝宗教迫害事件,其资料的翔实性就相当可靠,因为福克斯援引的大多是第一手资料:国教名册、审讯记录、当事人留下的日记和信件、目击者的旁证等。对那个时代的英国史学文本来说,这些都是理想的资料来源范围。^⑤不过,莫兹利也提醒道,福克斯在使用资料时常常比较随意,读者在书中“会碰到相当多的小错误和不一致的地方,对此读者必须有所准备”^⑥。

第三,福克斯远非如现代史学研究所崇尚的那样,以“客观”、“中立”为原则,他会在叙述过程中毫不犹豫地插入表达自己观点的评论:“请看,这帮教皇的走卒们那装模作样的架势”或者,“这种回答一听就知道是伪造,是狡诈的包装”^⑦。总之,如上文所述,因为福克斯写作这本传记全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作为史学家的博学与客观,而是具有明确的维护“真教会”、抨击“假教会”的意图,所以他完全无意在作品中避讳自己鲜明的立场倾向。这就如古代以色列的先知,当他们受神命警告悖逆的以色列民时,他们也陈列以色列人客观上的犯罪事实,但先知的

^④ 有些涉及福克斯时代的学术著作仍拒绝将福克斯作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讨论。帕特里克·柯林森在《作为史学家的福克斯》(“John Foxe as Historian”)一文中指出,在2002年的《剑桥不列颠书籍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讲述古典学术史一章中,福克斯的名字完全没有被提及(参见 <http://www.hrionline.ac.uk/johnfoxe/apparatus/collinsonessay.html>)。

^⑤ Thomas S. Freema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⑥ Mozley, p. 155.

^⑦ 转引自 Mozley, p. 157.

传言绝不旨在客观，以便由以色列民听后自己决定是否弃恶从善，而是用“呼天唤地”这样激烈的介入态度来强令他们悔改归向神。

第四，福克斯在编写他的《殉道史》时所用的材料总体来说是准确的，但如何呈现却是有选择性的。有的时候他逐字照抄文献，有的时候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剪裁，只要能够向读者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如何是“敌基督”的教会，用暴力逼迫真基督徒又如何是它内在的本质，真正的教会又是如何为着所信之道，以及因着这道的扶持和安慰，甘心受苦，忍耐到底以至于死。所以莫兹利认为，就《殉道史》这整个写作意图而言，福克斯这种筛选和使用材料的方式只能“宣明福克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诚寻求真理的人”^④。

当代另一位著名的福克斯研究家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S. Freeman)在《牛津英国国家人物大辞典》中用这样一段话很好地回答了迄今为止关于福克斯及其《殉道史》中的各种争议：“当代学界对《殉道史》的准确性有了一种更综合、更细微的评价……或许最有益的做法是将福克斯视为在一桩案子中为他的当事人做辩护的法庭律师，因为他知道他的当事人是无辜的，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救他。正如这位假想的律师一样，福克斯也需要面对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他是很难去伪造的。但另一方面，他也不会去呈现那些对他当事人不利的事实，同时他还要有技巧来安排使用他所获得的证据，使它能与他所表达的观点相一致。恰如这位辩护律师，福克斯提出了关键性的证据，也讲出了他这一方需要被人听到的故事。也正因此，在阅读福克斯的时候，绝不能不带任何批评态度，同时也一定要记住，他的写作目的是带有明显的立场的。”^⑤

上个世纪英国重要的批评家 C. S. 路易斯在教导读者如何阅读时常被

^④ Mozley, p. 168.

^⑤ Thomas S. Freema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现代读者误读、误解的弥尔顿 (John Milton) 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 时, 给出这样一个忠告: “要判断任何一个有技巧性的事物, 不论它是一个瓶塞钻还是一座大教堂, 判断的第一标准都是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制作它的目的何在, 派何用场……第一要务是, 了解在你眼前的事物: 只要你认为瓶塞钻是用来开罐头的, 大教堂是用来招揽游客的, 那么对于这些事物的目的你就实在不能言说什么。读者对于《失乐园》首先需要知道的也是, 弥尔顿想使它成为什么样的东西。”^④显然, 对于福克斯这本四百五十多年前的传记, 21 世纪的读者如何阅读它, 如何看待它被争议数世纪之久的“准确性”问题、叙述视角问题, 路易斯上述阅读弥尔顿的告诫对福克斯的读者同样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忠告。

苏欲晓

于厦大海滨楼

^④ C. S. Lewis, *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 1.



英文编者前言

福克斯的《殉道史》曾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书，在成千上万户家庭中，它曾与《天路历程》和圣经摆放在一起；即使到了今天，它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在传扬福音和见证更正教（Protestant，即新教）真理方面发挥着它卓越的贡献。基于该书在读者中的熟悉程度，编者对目前这个版本做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也就足矣。

毋庸置疑，福克斯是一位文字活泼有力，颇能吸引读者的作家。他的总体文风质朴无华，刚柔相济，出于他笔下的不少叙事作品可算得上英语语言的精华。可是，从《殉道史》这本书的原稿来看，福克斯的材料编排方式有时会让现代读者觉得差强人意；他在遣词造句、段落构造方面的文学技巧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文学的“建构”上，他却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虽将石料修剪妥当，却不太擅长将它们搭成一栋线条简洁的建筑，好让读者对它的轮廓一目了然。现有的这个版本就是试图对他这方面的缺陷做一些弥补。一册在手，现代读者总是喜欢它能有个简洁有序、眉目清晰的结构编排，编者就照此方向尽量努力，以期满足读者的希求。

作为编辑，我们相信，现有版本虽在原著基础上略有改动，但精华部分分毫不减，原著中那些最令人受益的内容完全保留。只是由于福克斯在处理材料时，叙述殉道士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情景往往篇幅过长，同样的争议一遍遍出现，同样的问题一遍遍提出，同样的答案也一遍遍呈

现。现有版本的编辑认为，所有这些重复都需加以避免。但与此同时，那些闻名遐迩的殉道士——他们中的每一位书中都辟了专章叙述——的事迹，我们则予以尽量周密、细致的处理；他们为之献身的那些真理，我们都予以尽可能充分而明晰的阐述。

此外，由于福克斯的这部不朽之作含有传记成分，而传记内容又与作者本人喜爱的一般宗教史内容交织错综，现有版本就将这两部分内容剥离开来。福克斯原意是要将他的故事放在每个朝代的背景之下叙述，等到他的主人公临到该历史场景时，他再掉转笔锋，从主人公最初的经历开始，着手叙述他的故事。讲述完毕，他又回到主体的历史叙事上。国家历史与个人历史在这种交替中产生了不太必要的叠加，出现了不少重复内容。这些跳跃式的叙事导致某种混乱，传记内容无法突出，读者得不到清晰的指引，整部叙述在读者脑海中留下的仅是一片模糊的大致印象。在各种文风中，离题散漫是现代读者最难以忍受的，他们喜欢叙事作品清晰明了、节奏快捷、动态感强、直奔主题，福克斯原作中的这种散漫风格拦阻了他们对作品全身心的接受。

编者在修订该作的整个过程中都将上面提及的这几个要点谨记于心，希望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单单就文学性来看，福克斯的这部传记也会是我们文学中最生动、最可读的作品之一。除此之外，这部名著涉及的重大主题——罗马天主教的错谬、攻击性、不宽容，以及随时表现出来的残忍——对我们今天的时代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这本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它又能很可贵地实现该书写作时的初衷。

或许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编者清楚地意识到，书中也讲述了君士坦丁皇帝、威克里夫、马丁·路德这些人的生平，而根据对“殉道士”一词的当代理解，他们并非真正的殉道士。然而，“殉道士”（martyr）一词的原义是“见证人”（witness），上面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基督福音的见证

人，他们的见证至为宝贵。更何况，本书若少了对这些人的描述，每位读者都会觉得若有所失，因而也不够完善。

格林顿·贝里 (W. Grinton Berry)



作者生平简介^①

约翰·福克斯 1516 年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波士顿。少年时代勤奋好学，在朋友的协助下 16 岁就进了牛津大学，1537 年获学士学位，1538 年任莫德林学院实习研究员，1539 年转为正式研究员，1539—1540 年任该院的逻辑学讲师，1543 年获硕士学位。在牛津时，休·拉蒂默 (Hugh Latimer)^②、威廉·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③ 都是他的挚友，他也像他们那样，极力拥护更正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545 年福克斯和另外五名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员都从牛津辞了职。

离开牛津后，福克斯在沃里克郡查莱克特 (Charlecote) 庄园受聘为露西 (Lucy) 家族^④ 的临时家庭教师，1547 年，与考文垂一位故友的女儿阿格尼丝·兰德尔 (Agnes Randall) 在查莱克特教堂结为连理，而后赴伦敦谋生。在伦敦，他为萨里郡伯爵亨利·霍华德 (Henry Howard) 的遗孤做家庭教师。霍华德伯爵于 1547 年被处死，留下五个孩子：两个男

① 该篇简介属缩写，原文记载源自《国家名人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第 20 卷。——原作者注

② 休·拉蒂默 (约 1470 年—1555 年 10 月 16 日)，英国牧师，伍斯特教区主教，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统治时期的更正教受难者。

③ 威廉·丁道尔 (约 1494 年—1536 年 9 月 6 日)，著名的英国宗教改革者，被称为“英文圣经之父”，在 1526 年第一次根据希腊文新约圣经完成了英文新约圣经的翻译，著名的英文钦定本圣经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1536 年被判以异端遭火刑殉道。——中译注

④ 露西家族：16 世纪英国沃里克郡的一个望族，建查莱克特庄园，1572 年在该庄园接待过伊丽莎白女王。——中译注

孩，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叫托马斯，即后来的诺斯福克 (Northfolk) 公爵，另一个叫亨利·霍华德，即后来的北安普顿 (Northampton) 伯爵。福克斯把学生聚拢在他们的祖父诺斯福克公爵名下的一处叫瑞门 (Reigate) 城堡的庄园中来授课，担任此教职一直到 1548 年底为止。

1550 年，福克斯被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 (Nicholas Ridley) 按立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执事，之后就在瑞门传道 (尽管他在此并不负担牧养之责)，成为在此传讲更正教信仰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他也出版神学小册子，还大量阅读教会史方面的著作。

1553 年 7 月，玛丽女王登基，福克斯动荡不安的生活从此开始了。那位身为天主教徒的诺斯福克郡的老公爵从狱中释放出来，他立即把孙儿孙女们的家庭教师福克斯开除出去。第一次宗教迫害爆发了，福克斯的朋友们大多离开英格兰往欧洲大陆去，福克斯决心跟随他们而去。他从伊普斯威奇 (Ipswich) 乘船往纽波特 (Nieuport)，再从那里继续前行，驶往斯特拉斯堡，在斯特拉斯堡他见到了朋友爱德蒙·格林德尔 (Edmund Grindal)^⑤。福克斯随身携带了一份用拉丁文写成的书稿的第一部分，这本书讲述的是从威克里夫到福克斯所处的那个时代欧洲宗教改革家所遭受的迫害历史。福克斯携带的这部分手稿主要涉及威克里夫和胡斯的事迹，也就是后来《行传与见证》(*The Acts and Monuments*) [即众所周知的《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 的最早版本，它在 1554 年出版。

福克斯在法兰克福待了一年，此间与苏格兰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有了亲密的来往，后来，他又移居到巴塞尔 (Basle)。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极为贫困，所幸在约翰·赫布斯特 (Johann Herbst) [又名欧珀瑞纳斯 (Oporinus)] 的印刷坊找到一份校对工作。约翰·赫布斯特是一位十分热心的更正教者，致力于出版更正教书籍，他给了福克斯充

⑤ 爱德蒙·格林德尔，第 72 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576 年)。——中译注

分的闲暇来写他自己的书。

与此同时，福克斯也从格林德尔那里得到关于英国宗教迫害的报道。布拉德福德事件^⑥就是他最早获取的信息之一。后又传来克兰麦^⑦受审的消息，福克斯这时就打算把这些讯息公之于众。格林德尔敦促他一鼓作气把英国宗教改革家受迫害的历史一直写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为止。于是他一步步踏踏实实进行着这项工作，直到1559年，终于把这部宗教迫害史写到亨利王朝接近尾声时期。福克斯将这部用拉丁文写成的著作题献给自己从前的学生，即后来的诺斯福克郡公爵，题献的日期是1559年9月1日。

同年，福克斯回到英格兰。1560年初，当时的伦敦主教格林德尔按立他为牧师。此时他正忙于将上面提到的《殉道史》译成英文，也在对资料进行进一步整理，因为此间他又获得不少新资料，包括克兰麦的秘书拉尔夫·莫里斯（Ralph Morice）提供的文件。

《行传与见证》于1563年3月20日出版。从此书问世那天起，它就有了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殉道史》。福克斯寄了一本给莫德林学院，得到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酬金。该书的出版一举成功，作者为此获得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大教堂的一笔牧师薪俸，还在希普顿（Shipton）教区租得一处牧师寓所（1563年5月11日）。不过，他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

1570年基督受难节前夕，教皇下诏令革除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受难节这天，福克斯受格林德尔的邀请，在圣保罗十字架（St. Paul's Cross）教堂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布道文，对天主教再次发起声讨。《行传与见证》的第二版于1570年出版。教区主教会议决定，在各大教堂以及

⑥ 布拉德福德事件，即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Bradford, 1510—1555）在玛丽女王治下的宗教迫害事件。布拉德福德曾因坚持更正教信仰，与尼古拉斯·里德利、托马斯·克兰麦、休·拉蒂默一同被玛丽女王囚于伦敦塔内；1555年1月31日布拉德福德被烧死于新门（Newgate）监狱的火刑柱上。——中译注

⑦ 托马斯·克兰麦（1489—1556），第69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533年）。——中译注

大主教、主教、助祭和大助祭的房子里都要存放这本书。

1575年，有两位荷兰的重洗派信徒因他们的信仰观点问题而被判处火刑，福克斯千方百计为他们争取免受这一极刑。他写信给女王、伯格利（Burghley）勋爵和大法官曼森（Manson）勋爵，指出他们的过犯与遭受的刑罚之间是何等不相称，并表示反对在异端的问题上采用极刑。两位重洗派者的死刑延缓了一个月，但最终还是被处死了。

《行传与见证》的第三、第四版分别于1576年和1583年发行。

1586年，福克斯的身体每况愈下，几经磨难之后，他终于在1587年4月离开了人世。福克斯葬在伦敦跛子门（Cripplegate）的圣吉尔斯（St. Giles）教堂，墓碑上镌刻着他儿子塞缪尔（Samuel）写的碑文，至今犹存。

虽然福克斯的经济状况常常陷于窘迫，而且从未真正富有过，但他对穷人总是慷慨仁慈，性情也相当喜乐。他的妻子比他多活了18年，于1605年去世。他们膝下育有至少五个孩子。

福克斯是位多产的作家，但最为世人牢记和感激的还是这本《殉道史》。



目 录

- 中译本导言 1
- 英文编者前言 15
- 作者生平简介 18
-
- 早期基督徒受迫害的历史 1
- 君士坦丁大帝的事迹 25
- 改教运动的晨星——约翰·威克里夫 32
- 耶稣基督最忠勇的殉道士——罗拉德派的领袖
 约翰·奥特卡瑟爵士所受的患难与逼迫 46
- 约翰·胡斯长老的殉道史 60
- 上帝的真仆人与殉道士威廉·丁道尔的生平和事迹 90
- 马丁·路德的事迹——略述其生平和教导 102
- 伍斯特和格洛斯特主教约翰·胡珀长老的
 生平、事迹与殉道记 124
- 一位忠信的教区牧师——罗兰·泰勒博士的事迹 140
- 苏格兰的殉道者 155
- 拉蒂默的生平事迹 171
- 里德利主教的事迹 182

新
知
学
堂
PDG

里德利和拉蒂默的审判、定罪和殉道	192
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有关一些殉道者以生命 见证新教真理的记叙	202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的生平事迹	227
其他殉道士的轶事和言论	248
译名对照表	263
译后记	267



早期基督徒受迫害的历史

在《马太福音》中，我们的救主基督听到西门·彼得（Simon Peter）在众门徒中第一个公开承认说，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主从这件事情上看出其中包含的天父手中奥秘的工作，因此称彼得为磐石，意指“彼得”这个名字的含义；并说他要教会建立在这样的磐石上，这磐石如此坚实，阴间的门也胜不过它。这句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基督要在这世界上拥有一个教会；第二，这个教会将不只受到这世界的为难，还会遭到来自整个地狱最强大势力的攻击；第三，尽管鬼魔竭尽所能，施展其一切恶毒抵挡教会，教会却仍将生生不息存在下去。

我们看到，基督的预言奇妙地应验了。教会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都不偏不倚证明了这个预言的实际应验。首先，基督已建立起他的教会，这个事实已毋庸置疑；第二，这世上的帝王、将相、君主、臣宰，以及他们的属民们也确实纠集了一切权势，用尽一切诡计，明里暗里都在不遗余力抵挡上帝的教会；第三，尽管四围险恶，压力重重，基督的教会仍然忍耐持守自己的道、自己的立场！看看教会所经历、所胜过的这一切疾风暴雨，你真会惊异不止。如今，为了更鲜明地宣告这场得胜，我将这段历史呈现出来，其目的，首先是让上帝在教会中的奇妙工作显出他的荣耀，同时也让读者和基督徒通过我在这里讲述的历代教会忍耐持

守、不断向前的故事，从中增长知识和经验，从而使读者受益，使基督徒的信心得到造就。

在基督初始传道，带来福音之时，谁理当先认识、先接受他呢？难道不该是承受上帝律法的那群百姓中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吗？然而，逼迫、拒绝他最凶的又是谁呢，不正是这些人吗？然而，其后果又是什么呢？他们拒绝基督做他们的王，情愿选择做凯撒的臣仆，而最终毁灭他们的正是这凯撒。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自己也招来了上帝的震怒和刑罚，且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凯撒提比略（Tiberius）从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的信中得知了基督的所作所为、他行的神迹、他的复活和升天，还有他如何被多人尊奉为上帝，因此也受到这信仰的触动，便召集了整个元老院来商议，建议是否也将这位基督接受过来，尊为上帝来敬拜。但元老院不同意，拒绝了基督；他们说，基督未经元老院认可和册封就已被尊奉为上帝，这有违罗马法律。就这样，狂傲的元老院情愿满足于皇帝的统治，而不愿意上帝的儿子，荣耀谦卑的基督做他们的王。因着他们弃绝基督的不义之举，他们最后咎由自取，受尽责罚，陷入自设的罗网而不能自拔——他们选择了皇帝，拒绝了基督，上帝就激使他们自己的皇帝来攻击他们，以至元老们最后几乎全部丧身，整个罗马城也惨遭折磨长达三百年之久。

事情是这样的：上面提到的那位提比略，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还是一位比较温和宽厚的王，后来却变成一个尖刻、残忍的暴君，既不顾惜自己的母亲，也不饶过自己的子侄、城中的王孙们；他手下的二十个谋士中最后存活下来的没两三个。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曾写道，提比略如此铁石心肠，暴戾残忍，据记载，一天之内就有二十个人被拉去刑场。不过，也是在他的任下，上帝公义的审判临到将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彼拉多；他被押送到罗马，革了职，发配到多菲内（Dauphiny）的维埃纳（Vienne），最后自尽身亡。老亚基帕（Agrippa the Elder）也被提比

略王下在监狱里，不过后来获释了。

提比略死后，卡利古拉（Caligula）、克劳狄（Claudius）和尼禄（Nero）相继做王。这三个王同样成为抽打元老院和罗马百姓的鞭子。卡利古拉下令要人将他自己当作神来朝拜，要以他的名义建神庙，还时常坐在庙中众神之间，要求每一个神庙都要竖起他的像，耶路撒冷的圣殿也不能例外。这件事在犹太人中间引起极大骚动，而这正应验了福音书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①。这个卡利古拉性情如此暴虐，对罗马人满腹怨怒，巴不得所有的罗马人只有一个脖子，好让他在兴头上来时能一刀把这一大群人一下了结。那位杀了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又戏弄耶稣的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也是在他的任下被判终身流放，最后惨死。那个恶毒审判耶稣的该亚法（Caiaphas）也在这时被撤去大祭司的职位，由约拿单（Jonathan）顶替。

卡利古拉执政第四年，他终于被一位古罗马护民官和几名贵族所弑；倘非如此，他的暴行、烈怒还远不能止息。卡利古拉死后，在他的密室里发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剑》，一本叫《刀》。两本小册子上都写着他打算置于死地的元老院议员和罗马贵族的姓名。在《剑》和《刀》旁边还发现了一个保险箱，里面放着盛满各种毒药的瓶瓶罐罐，是准备用来毒死一大批人的。这些毒药后来被投进海里，果然毒死了许多鱼。

倘若卡利古拉想干的事尚未得逞的话，后继的那两任皇帝可算是把它完成了。克劳狄在位的13年期间，暴政一点不比他的前任轻；而尼禄则比前两任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继克劳狄之后当政14年，以他罕见的狂怒和暴虐杀死了元老院里绝大多数的议员，罗马帝国里的整个骑士阶层都被他毁灭了。尼禄完全秉承魔鬼的性情，毫无人性，禽兽不如，他来到人间似乎就是为了摧毁人命。他的残忍令人发指，连自己的母亲、姐夫、姐姐、妻子，还有老师塞涅卡（Seneca）和路堪（Lukan）都一律杀

^① 《马太福音》24：15。

死。不仅如此，他还命人在罗马城十二处纵火，任大火燃烧六天七夜，他则在一边从中观瞻当年特洛伊城在大火中焚毁的“盛况”，一边吟诵荷马史诗。事后为了摆脱咎责，又把罪名推到基督徒身上，让他们遭受逼迫。

元老院终于无法忍受尼禄卑鄙的统治，宣判他为人类的公敌，要把他游街示众，再把他鞭打至死。尼禄害怕了，从他敌人手下逃脱，连夜逃到他一个仆人在乡下的宅第，被逼无奈，只好自杀，临自杀前还抱怨说，要结束生命，身边居然既没朋友也无敌人来帮上一手。

主后 70 年，也就是基督受难后 40 年，大批犹太人被继承尼禄王位的韦斯巴芗 (Vespasian) 和他儿子提图斯 (Titus) 所杀，被屠杀的犹太人多达 110 万，还不包括韦斯巴芗在征服加利利省时所杀的人。此外，还有一万七千多名犹太人被卖或被遣送到埃及和帝国其他行省当奴隶；提图斯凯旋时又带回了两千多名犹太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扔去喂野兽，其他的则用酷刑处死。

前面说过上帝对那些罗马迫害者公义的审判，现在我要说到主后三百年间基督的百姓和仆人所遭受的迫害。这些迫害总共算起来有十次之多，不包括最初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对使徒发起的迫害。自司提反殉道之后，下一个受难的基督的圣使徒是约翰之兄雅各。据克莱门特 (Clement) 说，“当这位雅各被带到审判席上时，逮捕他、给他造成这一切患难的那个人看到他被判刑，而且要赴死，他的内心和良知受到极大触动，便和雅各一同上刑场，而且发自内心地承认说，他也成为基督徒了。于是他们俩就一同被押上刑场。在路上，这个人请求雅各赦免他所做的。雅各听了，稍做停顿，然后转向他说：‘弟兄，愿你平安！’并且亲吻了他。两个人便同时被砍了头，时为主后 36 年。”

多马 (Thomas) 到帕提亚人 (Parthians)、米甸人 (Medes) 和波斯人 (Persians) 那里传道，也到喀曼尼亚 (Carmanians)、希卡尼亚 (Hyrcanians)、白克屈亚人 (Bactrians) 和波斯拜火教徒 (Magians) 中间传福音。他在印度的卡拉明那 (Calamina) 遇难，被箭射死。犹大和雅各的兄

弟西门——这三兄弟都是亚勒腓 (Alpheus) 和马利亚·革流巴 (Mary Cleophas) 之子——是继雅各之后耶路撒冷的主教，他在图拉真 (Trajan) 当政时代在埃及某城被钉十字架。使徒西门，就是奋锐党 (Zelotes) 的西门，在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非洲的乡村以及英国传道，他也同样被钉十字架。

传福音的马可是亚历山大的第一任主教，他在埃及传福音，也就是在这里，他被人以绳捆绑，推到火中烧死，埋葬在一个叫布卡勒斯 (Bucolus) 的地方，时值图拉真做王。据说巴多罗买 (Bartholomew) 也向印度人传道，还将《马太福音》翻译成当地语言。最后在大亚美尼亚的阿尔宾诺波利斯城 (Albinopolis)，他遭遇多次逼迫。被逼迫者用棍棒毒打，钉十字架，又剥皮，最后再斩首。

关于彼得的兄弟，使徒安得烈，哲罗姆 (Jerome) 这样写道：“安得烈在主后 80 年向赛西亚人 (Scythians)、苏迪亚人 (Sogdians) 和塞西人 (Saccac) 传福音，还到过——一个至今还住着埃塞俄比亚人的西巴斯托波利斯城 (Sebastopolis)。后来他被依第森尼斯 (Edessenes) 的巡抚伊奇士 (Aeges) 钉死在十字架上，葬在亚该亚 (Achaia) 的帕得利城 (Patrae)。”伯尔纳 (Bernard) 和圣西普里安 (St. Cyprian) 都提到了这位蒙福使徒的信仰宣言和殉道事迹。我们以下收集的材料部分根据他们的讲述，部分出于其他作家的可靠记录：安得烈殷勤传道，带领许多人归信基督。巡抚伊奇士知道这件事后，就来到帕得利城，目的想要将所有信基督为神的人全都捆绑了去，待取得元老院全体议员的同意后，就将他们杀死，献祭给他们的偶像，以尊崇这些偶像。安得烈一开始想要抵挡这场罪恶的阴谋和伊奇士的行径，就去找他，对他说了如下的话：“身为众人的审判官，首先要认识那位住在天上的至高的审判官，并且要来敬拜他；只有借着敬拜这位真神，才能将人的心从假神和有眼不能看的偶像那里召回来。”安得烈将这些话说给巡抚听。巡抚伊奇士听完后勃然大怒，斥问他是否就是那个推翻殿中众神、怂恿人跟从那近来罗马人命令要废除和拒

绝的迷信教门的安得烈。安得烈从容而肯定地回答说，罗马诸王不认识真理，不晓得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世是为着世人的缘故；上帝的儿子来教导他们，宣告说，他们奉为诸神的那些偶像不但不是神，且是凶残的魔鬼，人类的仇敌，只会教人行得罪上帝的事；因着人屡屡得罪上帝，上帝就转眼不看他们，任凭他们；于是人就在魔鬼罪恶的诡计下一头栽进各样邪恶之中；等到离世之日到来，随他们而去的，除了他们罪恶的行径，此外别无所存。

巡抚威吓他，下令不准他再教导、传讲这些道理；如果再讲，他将被即刻绑去钉十字架。安得烈坚定不移地持守先前的立场，对于威胁要临到他的惩罚，他如此回答：“一个惧怕十字架之死的人是不会传讲十字架的尊贵和荣耀的。”就这样，安得烈被判了罪，罪名是，他教唆百姓，另立教门，取代他们众神的宗教，因此必须被钉十字架。安得烈走向刑场时，远远望见已经预备好了的十字架，从容镇定，面不改色，言辞依然有力，身体依然刚强，心思不受搅扰，理智清晰如常，全然不像常人在此种情形下的表现。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6：45），言辞之中充满了热切的爱，如火花闪射。他说道：“哦，十字架！我欢迎你！我渴想你！我心甘情愿，满怀喜乐，满心渴慕来就近你，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他曾挂在你上面；因为我一直爱你，我渴望来拥抱你。”

马太，也叫利未，那位第一个做门徒的税吏，他用希伯来文写下了给犹太人的《马太福音》。在他使埃塞俄比亚和全埃及都归信了基督后，便被那里的王赫凯纳斯（Hircanus）命人用矛刺死了。

腓力，这位圣洁的使徒，他曾在蛮族中间奔波劳苦，为他们传扬救恩，最后在弗吕加（Phrygia）的希拉波利城（Hierapolis）殉道。他先被钉十字架，后又被人用石头打死。他也葬在这个地方，他的女儿们和他葬在一起。^②

^② 请注意，此处的使徒殉道故事多来自传统说法。——原作者注

关于主的兄弟雅各，我们所读到的故事是这样的：

雅各和使徒们一起接手管理神的教会；从主在世的时候起，他就被众人看为公义、完全之人。他不喝清酒浓酒，从不吃荤，不用刀剃头。唯独他有资格进入圣殿，因为他不穿羊毛，只穿麻衣；他时常独自一人进圣殿去，双膝跪下，为百姓祈求赦罪；他的双膝因长期跪地——为着敬拜上帝，也为百姓求赦罪之恩——失去了知觉，麻木坚硬得像骆驼的膝盖。因着他公义完全的生活，人们称他为“义人”、“百姓的守卫者”。

当很多犹太人的首领因为雅各的榜样而信主的时候，犹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中间就起了骚动，他们说，这很危险，恐怕大家都去找耶稣，认他作基督，于是聚集商议，对雅各说：“我们恳求你来劝阻这些百姓，他们都去信耶稣，仿佛他就是基督；求你说服所有那些来过逾越节的人，让他们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都听你的话，所有人都证明你是完全公义的，你不会接受任何来自人的看法，所以请你劝他们不要受耶稣的骗。全体百姓，还有我们自己都准备听从你的话。你就站在圣殿顶上，这样我们大家在下面都能看得见你，也能听得清你的话，因为来这里过逾越节的除了各个支派，还有许多外邦人。”

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叫雅各站在圣殿的墙垣上，并对他大喊着说：“你这义人哪，我们该听从的是你，这些百姓都误入歧途了，才会去跟从钉十字架的耶稣！”

雅各大声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以人子耶稣的事问我？他现在正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右边，他要驾着天上的云再来。”

听了雅各这见证，许多人都信服了，并且归荣耀给上帝，说道：“和散那归给大卫的子孙。”

文士和法利赛人彼此议论道：“我们做错事了，反倒引人来见证耶稣；我们上去，把那人扔下来，好让百姓害怕，就不敢承认那信仰了。”于是他们大喊着说：“哦，哦，这个义人也被迷惑了。”接着就上去，把义人雅各从墙上扔了下去，可是雅各没有摔死，反而转过身，跪在地

上，祷告上帝说：“哦，主，我的神，我的父，我恳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又私下商议说：“我们干脆拿石头把这义人雅各打死。”他们正用石头击打雅各的时候，一个祭司对他们说：“快住手吧！你们在干什么呢？这义人正为你们祷告呢。”当时掷石头的人中有一个漂布工，他就操起一根平时漂布用的棍子猛击雅各的头，就这样，义人雅各完成了他的见证。他们把他就地埋葬。雅各是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做见证的耶稣基督真正的见证人。

现在让我们讲述在教会初期的三百年间罗马人是如何逼迫基督徒的。当时无辜的基督徒遭折磨、遭杀害的数目令人难以想象，看到或读到这些数字你会惊讶不已。他们刑罚基督徒的方式千奇百怪，但所有这些殉道士的态度只有一样——坚贞不屈！或者说，主在他这众多的圣徒身上彰显如此的大能，使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残酷的刑罚和非人的折磨。哲罗姆如此说到当时罗马人对基督徒杀人如麻的情形：“全年之中除了一月一日，没有一天不杀人，每天殉道的圣徒达五千之众。”

对基督徒的十次大逼迫中第一次是尼禄皇帝在皇后 64 年发动的。这个暴君的烈怒对基督徒发作起来尤其凶狠。据优西比乌 (Eusebius) 记载，“城中四处可见抛尸街头的情景，老少尸体皆有，互相交叠，还有全身裸露的女人尸体，对女性没有丝毫尊重。”在那些日子，许多基督徒看到尼禄这极端污秽的暴行和不堪忍受的残忍，都认为他就是敌基督。

在这次逼迫中，蒙福的使徒彼得是众多殉道圣徒中的一位。据黑格斯普斯 (Hegesippus) 记载，尼禄皇帝找借口要杀彼得，当人们知道后，竭力劝彼得逃离罗马城。彼得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也准备避开这次迫害。可是，当他来到城门口时，看见主基督迎面向他走来，他上前敬拜道：“主啊，你上哪儿？”基督回答说：“我要回去再钉十字架。”听到这话，彼得明白主已知道他要去受难，就转身又回到城里。哲罗姆说，彼得自己要求头朝下，脚朝上，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与他的主以同样的方式钉十字架。

曾经称为扫罗的使徒保罗，为着传扬基督的福音，历尽各样患难和无以言表的劳苦，最后也在尼禄统治下的这第一次逼迫中殉道。据爱底阿斯（Abdias）说，尼禄在判处保罗死刑后，派两个随从弗雷加（Ferega）和派替米斯（Parthemius）向保罗宣告他的死刑。他们两人到了保罗那里，看到他正在教导百姓，就请求他们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也能信主，保罗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要信主，而且要在他的墓旁受洗。此后，士兵就把保罗带出城，到行刑之处，保罗祷告后，就把颈项伸向他们的屠刀。

第一次逼迫在韦斯巴芗做王后才算消停，该王给了可怜的基督徒一段安宁的时间。可是，韦斯巴芗王在位不久就下台了，提图斯的兄弟图密善（Domitian）继位，对基督徒的第二次逼迫又开始了。图密善起初还比较温和节制，后来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得令人不堪忍受，居然要求人们把他当作神来敬拜，而且要为他塑金像银像，立在京城来尊崇他。

在这次逼迫中，使徒和传福音使者约翰就是被这个图密善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图密善死后——由于他是被人刺杀的，他的法令也被元老院废除——约翰就获释了。他在97岁时来到以弗所，在这里一直住到图拉真掌权的时候。他在以弗所管理亚细亚各教会，并写下《约翰福音》。约翰一直活到主受难后68年，时年大约一百岁。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曾就这位圣使徒的生平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讲述他对诚实良善之事的热爱，我们将它转载于此不无价值。故事是这样的：约翰从拔摩海岛回以弗所后，邻近的许多地方请他去走访。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城市看望那边的弟兄，碰见一个身强体壮、仪表堂堂、满腔热忱的年轻人。约翰就定睛看着新上任的主教，说：“我在基督和教会面前，以最庄重的心把这年轻人交托给你。”

主教接受了这份嘱托，答应一定忠心殷勤地照管这年轻人。约翰又对主教嘱咐了一遍，说了同样的话。此后，约翰就回以弗所了。主教接受了对这年轻人的托管之责后，就把他带到家里，看护他，养育他，最

后还让他受了洗。这之后，他就渐渐放松了对年轻人的照顾和监督，以为既然已经为他盖上主的印记，他也就有了最安全的保障。

年轻人渐渐开始涣散自由，他以前的一些老朋友老相识都好吃懒做，玩世不恭，无恶不作，心肠刚硬，现在有几个又来找他结交，先是请他狂欢宴饮，后又引诱他昼伏夜出，偷鸡摸狗，再后来就被勾引去从事更罪恶的勾当。就这样，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这种生活、行径越来越习惯了，渐渐驾轻就熟，再加上头脑灵活，胆量过人，他遂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远离正道，狂放无羁，一头扎进暴行、罪孽的深渊不能自拔。曾经学习过的那些关于救恩的纯正道理这时已被他彻底遗忘、拒绝，既然已在灭亡的道路上滑行了这么远，他也不在乎再继续滑落下去。于是他纠集了一帮匪徒惯偷，自居首领，从事各样杀人勾当，罪大恶极。

碰巧约翰又被请到那一带走访。他来了以后，见到了先前提到的那位主教，就问他，当初在基督和会众面前亲手交托给他代管的那件事怎样了。主教对约翰的话觉得有点困惑，以为是不是指某一笔托他代管的钱，可他并没有收到这么一笔钱，又不敢怀疑约翰，也不好反问他，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约翰看出他的茫然，就明确说出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年轻人，”他说，“交托给你的我们弟兄的灵魂，我问的是这个。”主教听到这话，痛哭失声，说：“他死了！”约翰问：“怎么死的？因何而死？”主教回答：“他向上帝死了。他成了个堕落罪恶的人，最后当了强盗，再也不光顾教堂了，而是在山林中出没，跟一帮和他一样的恶棍、盗贼在一起。”

使徒听到这里，撕裂衣衫，大大哀号说：“我可是让你看护一个弟兄的灵魂啊！给我一匹马，再给我备个向导！”马和向导都准备好后，约翰就立即辞别了教会，一路赶到强盗出没的地方，埋伏在那里的盗贼就把他抓住了。约翰既不逃跑，也不抵抗，说：“我正是为此目的来的，带路吧，我要去见你们的首领。”带到强盗头目面前时，只见这强盗全副武

装，气势汹汹，他上下打量着老约翰，不久就认出他来，顿时羞愧难当，慌不择路，撒腿就跑。老约翰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边喊着：“我的儿啊，你为什么要逃开父亲呢？你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为什么要逃开我这赤手空拳的人呢？你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逃开我这老人呢？可怜我吧，我的儿呀；不要害怕，还有得救的希望。我要在基督面前为你担待；若有必要，我愿意为你死。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也愿意为你献出生命。相信我吧，是基督差我来找你的。”

年轻人听到这些话，先是一脸迷茫，怔怔地站着，接着气势完全消退。他放下武器，慢慢开始颤抖起来，而后放声痛哭，来到老人面前，拥抱住他，泣不成声，在眼泪中再一次接受洗礼，只是他的右手一直藏在身后。

老使徒既已答应向教主重新寻得对年轻人的赦罪之恩，立即双膝跪下为他祷告，而且亲吻了他那只因杀人羞愧得不敢拿出来的右手，如今它在忧伤痛悔中已得蒙洁净。就这样，老约翰把年轻人又带回教会。接着，老约翰为这位年轻人恒切代祷，日日禁食，用许多的话劝慰他，坚固他的信心，终于把他整个挽回到上帝的家中，使他成为一个诚心悔改、真实重生的美好见证，也是将来复活的得胜纪念。

罗马皇帝如此迫害基督徒主要出于两大原因：恐惧和仇恨。

首先是恐惧。皇帝和元老院因为盲目无知，不晓得基督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存恐惧和怀疑，生怕这国会推翻他们的帝国，因此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杀害、折磨基督徒，企图把基督徒的名和对他们的纪念从这世上彻底抹去。

其次是仇恨。从某方面来说，这个世界就其天然光景而言，从来都是仇恨、蓄意谋害上帝的子民，自从世界开始以来莫不如此。另一方面，基督徒的性情和信仰与这世界完全对立，他们只侍奉一位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上帝，反对偶像崇拜，鄙弃世上的一切假神，许多时候还阻止撒旦借着世上的偶像发挥的权势，因此这世界的王撒旦就激使罗马诸王

和盲目的偶像崇拜者，对基督徒越发产生仇恨和厌弃之心。每当罗马某城或某些行省发生什么不测事件，比如饥荒、瘟疫、地震、战争、神奇的事、与季节不吻合的气候现象，或其他任何天灾人祸等等，会把罪名全部都归到基督徒身上。

这些撒旦手下的暴君和仆役并不单单满足于处死基督徒，剥夺他们的肉体生命。他们行刑的方式花样迭出，令人毛骨悚然。凡是人类能够想象、发明出来的刑罚肉体最残酷的方式，都被用到了基督徒身上——鞭抽棍打、挖心剖肺、活体撕扯、乱石投掷、铁架烧烤、活活勒死、地牢、监狱、拷问台、绞刑架、猛兽的利齿、公牛的尖角，应有尽有。不仅如此，把他们杀死之后，还把他们的尸体堆成堆，派猎狗看守，不准任何人来葬埋他们，任何要使他们入土为安的祈求都遭拒绝。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逼迫和最可怕的刑罚，教会成员数目却与日俱增，信徒们深深扎根在使徒和使徒时代的教训上，圣徒的鲜血丰丰沛沛地浇灌着早期教会的成长。

在第三次大逼迫中，以博学著称的古罗马学者普林尼第二 (Pliny the Second) 目睹基督徒惨遭杀害的情景，萌生恻隐之心，写信给图拉真皇帝，向他证实说，每天都有几千名的基督徒被杀死，而他们并没有做任何违反罗马法律的事配得遭受这样的迫害。“他们指控这些基督徒的全部罪名（如果可称得上罪名的话）总括起来不过如此——他们习惯在某个特定的日子在天亮前会集，一起向被他们尊为上帝的耶稣重复一种固定的祷告形式，而且他们还靠某种义务彼此联结在一起——这一切实在都不是为了作恶；相反，他们从来不偷、不抢、不犯奸淫，从来不说谎话，不欺骗任何人。聚会之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而后又在某个时候聚在一起，大家一同用餐，毫无危害可言。”

这次大逼迫中，备受敬重的著名的伊格纳修 (Ignatius) 做了蒙福的殉道士。这位伊格纳修曾接替彼得，任安提阿的主教。有人说，他奉差从叙利亚到罗马时，因承认基督的名，被扔到兽群中被野兽吞食。又有

人说，他途经亚细亚时，虽然受到最严紧的看管，仍然在沿途所经的各个城市劝勉众人，传讲上帝的话，坚固众教会，增强他们的信心。到示每拿城时，他还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劝他们不要想着用什么方法解救他免于殉道，因为那样做就是剥夺了他最渴求、最盼望的福分。“现在我开始成为一名使徒了。无论可见的不可见的事物，我一概不计较了，我唯独赢得基督为我的至宝。就让烈火和十字架来吧，让成群的野兽来吧，就让我骨头被折断，我的四肢被撕裂，就让我整个身体被磨成粉，让魔鬼一切的恶毒都倾倒在我身上吧，我唯独要赢得基督耶稣！”最后他被判以扔进兽群喂野兽，即使在这时，他那殉道的心志依旧如此热切，听到狮子吼叫时，他说：“我是基督的麦子，我愿在野兽的利齿间磨得粉碎，好使我能被制成纯净的粮。”

当性格平和温厚的王安东尼·庇护 (Antoninus Pius) 死后，他儿子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大约在主后 161 年继位，他是个性格严苛暴戾的人。虽然他在哲学研究与公民政治方面颇有可夸之处，但对基督徒却心狠手辣，他又发起了对基督徒的第四次大逼迫。

在这个马可·奥勒留的任下，大批真正承认基督之名的人受到最严酷的折磨和刑罚，其中一位就是示每拿令人尊敬的主教波利卡普 (Polycarp)。有关他最后的日子和他的殉道，我在这里不妨采用优西比乌的记录，优西比乌说这些记录来自波利卡普自己的教会写给全世界弟兄们的一封信。

波利卡普在被捕前三天的一个夜晚，在一次祷告的时候睡着了，睡梦中他看到头底下的枕头着了火，而且不一会儿就被烧光了。醒来以后他就把这异象对周围的人说了，他预言自己将为基督的缘故被活活烧死。当搜捕他的人临近他时，弟兄们因着爱他，劝他退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但是，追捕他的人也很快赶到了这个村庄。他们抓住两个住在附近的孩子，用鞭子抽打其中一个，直到他招出波利卡普的藏身之处。当追捕的人夜里赶到那个村庄时，发现波利卡普正睡在房顶的阁楼里。如果

愿意的话，他还可以从这里逃到另一座房子，但他不愿意这么做，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听说追捕者来了，波利卡普就下楼来，满脸喜乐、神情欢快地对他们说话，他们见此情景都惊讶不已。这些人原先并不知道波利卡普是谁，现在看到他是年事已高的老人，而且神情庄重，从容自若，都不解为什么要急切搜捕这么一个老人。波利卡普立刻命人为这些搜捕他的人摆上桌子，劝他们尽情吃喝一顿，而他自己则请求给他一小时来不受干扰地祷告。得到允准后，他就起身开始祷告。他的祷告如此充满上帝的恩典，在场听到的人都大为震惊，许多人都为要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敬虔老人处以死刑感到难过。

波利卡普在祷告中提到了与他有过联系的每一个人，无论年龄大小，无论地位尊卑，还为遍及全世界的普世教会代祷。祷告完了，动身的时间也到了，他们就让他骑在一头驴上，带到城里。在城里迎接他的是治安官希律和他的父亲奈西提（Nicetes）。他们请他坐到他们的马车上，劝他说：“你就喊声‘我主凯撒’，向他献祭，这有什么害处呢？还能救你自己的性命。”波利卡普起初沉默不语，但他们一直催逼他说，于是他就回答，“我不会照你们所劝的去做。”他们见无法说服他，就开始出言不逊，最后还把他猛地推下车去。波利卡普摔下车时伤了脚踝，但他似乎丝毫不觉痛楚，继续在卫兵的看守下欢欢喜喜走向行刑的体育场。体育场里喧嚷一片，什么都听不清楚，当波利卡普走进体育场时，听到有声音从天上来，对他说：“波利卡普，要刚强，做大丈夫！”没有人看到说话者，却有許多人听到了那声音。波利卡普被带进法庭，当观众知道被捕的人是谁时，场内顿时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地方长官问他是否就是波利卡普，他肯定了之后，长官就劝他否认基督，说：“想想你自己吧，要怜惜你自己的高龄。”还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比如，“凭着凯撒的福运发誓吧”，“悔改吧”，“说‘打倒无神论者吧’”等等。

波利卡普神情庄重地看了看体育场里的所有群众，向他们挥了挥

手，长叹一口气，举目望天，说道：“除去无神论者。”

地方长官又催促道：“发誓吧，这样我就可以释放你；诅咒基督吧。”

波利卡普回答道：“86年了，我侍奉着他；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亵渎这位拯救我的王呢？”

地方长官又催逼他：“凭着凯撒的福运起誓吧。”

波利卡普回答道：“你既然一直徒劳无功地想叫我照你所说的，凭着凯撒的福运起誓，看来你是不了解我的真性情。那么请你听我坦率地向你宣告我是谁，我是一名基督徒，如果你想知道基督教的教义，给我一天的时间，你就都可以听到了。”

地方长官听到这话大怒道：“我有的是野兽；你要不悔改，我就把你喂野兽去！”

“叫野兽来吧，”波利卡普说，“悔改，倘若是弃善从恶，那是一桩恶行；若是弃恶从善，那才是好事。”

“你既然蔑视野兽，那我就用火来驯服你，”地方长官说，“除非你悔改了。”

波利卡普说：“你用火来威胁我，那只能燃烧一个小时，很快就熄灭了；可是，那为不敬虔者预备的将来审判的火，永远刑罚的火，你却还不认识。为何耽延呢？想做的你就做吧。”

地方长官差传令官到体育场中央宣告三次：“波利卡普已经宣告自己是基督徒。”话音刚落，场内的所有群众，就是居住在示每拿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狂怒地咆哮：“这就是那亚细亚的博士，基督徒的祖先，他颠覆我们的诸神，教唆大家不要向我们的神祇献祭、敬拜。”他们立刻叫亚细亚的总督菲利普（Philip）来放出狮子，咬死波利卡普。菲利普拒绝了，称说今天的众示结束了。于是，众人又异口同声地喊着必须把波利卡普活活烧死。这正说明他在祷告时看到的那个异象——枕头被烧掉——必须应验。人们立即到作坊间及澡堂搬来木头和其他干燥易燃的东西，在这件事情上，犹太人怀着对基督徒通常的敌意，干得尤其卖力。

当他们要把他绑在柱子上的时候，他说道：“让我自己上去；我的主既然给我力量忍受住烈火，也会帮助我站在火堆上不退缩，你们不用拿钉子固定住我。”他们听了他这话，就不用钉子钉他。接着，波利卡普祷告道：“父啊，我赞美你，你看我配得列在殉道者中，分享他们的福分。”

他一说完“阿门”，行刑官就点火了。火焰显出一道弓形，如同张满风的船帆；它围绕在殉道者的身体四周，又仿佛一道围墙。殉道者的躯体在中间，似乎不是燃烧着的肉身，而是正在炉中熬炼的精纯的金银。我们闻到的味道也如同从乳香和贵重香料中发出来的馨香之气。最后，那些恶人看到烈火烧不毁他的身体，就命武士上来，用剑刺他。剑一刺进去，鲜血喷涌而出，竟然把火浇灭了。那仇敌对义者的忌妒、恶毒和仇恨是如此之深，甚至处心积虑不让我们取走波利卡普可怜的尸体。有人向奈西提建议，又有人去见地方长官，都要求不要把波利卡普的尸体交给基督徒，他们说：“免得他们离了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又来崇拜这个人。”他们的这些话也是出于犹太人的建议和议论；当我们去火堆上取波利卡普的尸体时，犹太人一直盯着我们。百夫长看出犹太人不好意，就把尸体放在火堆中烧成了灰。我们收拾好他的骸骨——它比金子珍珠更可宝贵——并把它存放在合适的地方。

在这次大逼迫中，法国的里昂（Lyon）和维埃纳（Vienne）两个城市也有许多荣耀、坚贞的圣徒遭遇患难。他们荣美的见证为所有的基督徒树立了榜样，如同一台戏，彰显了他们在我们救主基督里矢志不渝、恒切忍耐的殉道者之心。他们自己所在的教会叙述了他们受难的经历：

整个人群，包括巡抚和士兵在内，都把一腔暴怒发作在我们的圣徒身上。圣徒中有维埃纳的执事圣克图斯（Sanctus），有初信主却在属灵争战上大有能力的麦土鲁斯（Macturus），有曾是我们教会支柱的别迦摩（Pergamos）的阿塔路斯（Attalus），最后还有布兰迪娜（Blandina）。在布兰迪娜身上基督向我们显明了那在人中看为不起眼的、卑微的，恰是上帝眼中至为尊贵的，因为她表现了她是如何不借虚浮的言辞、外表，乃是竭

诚尽心爱她主的名。起初我们，包括她肉身的主母都担心——她主母也列在高贵的殉道者行列中——因布兰迪娜身体软弱，她能否对信仰做出美好的见证。然而，布兰迪娜是如此坚贞不屈。那些从早到晚轮番折磨她的人都已精疲力竭，打手们用尽整套折磨人的刑具，连他们自己都被这些刑具弄得疲惫不堪，但他们却惊奇地看到，布兰迪娜虽然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却仍然在呼吸。这位蒙福的女子从承认自己信仰的行为中重新获得力量；每当她说道：“我是一名基督徒，在我们中间并无恶行”时，她一切的痛苦显然都在这样的认信中消除了。

圣克图斯以超人的勇气忍受住最野蛮的凌辱。那些亵渎上帝的人企图从他身上榨出对福音有害的只言片语，对他用尽各种酷刑，多番折磨，但圣克图斯都以惊人的坚忍抵制住这一切，既不说自己的名字、国家、民族，也不说自己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面对每一个审问，他的回答都是：“我是一名基督徒。”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宣告，因为这就是他的名字，他的国籍，他的家庭，他的一切。

这些忠信者们被带走时都是踏着喜乐的步伐前行；他们的面容都闪耀着恩典和荣耀的光芒；他们的锁链成了他们身上最美的饰品；他们如同新妇，佩戴着最华贵的装饰，呼吸着基督的馨香。他们被处以各种各样的死刑；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苦难为他们织就了一顶满是各种香料和花草的花冠，献给他们的父神。麦土鲁斯、圣克图斯、布兰迪娜和阿塔路斯都被送到圆形剧场去喂野兽，这是丧失人性的外邦人习以为常的观赏节目。疯狂的群众狂呼乱喊着，要求用最野蛮的手段处置这些圣徒，其中最惨无人道的是叫他们坐在烧红的铁椅上；他们在铁椅上要被活活烧烤，身体被烤炙得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死去。布兰迪娜被悬挂在一根柱子上做野兽们的食物。人们看到她悬挂的样子正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在这痛苦中，她仍然热切地祷告着。此情此景大大激励了与她同在争战中的伙伴，他们用肉身的眼睛在自己的姊妹身上看到了那为他们钉十字架的主的形象。那时候没有一只野兽去碰

她，于是她又被从柱子上放下来，重新投入牢房。虽然在人的眼中她或许是软弱卑微的，可是当她披戴上基督这位大有能力、战无不胜的得胜者后，她也在与敌人各样的遭逢中得胜有余，并带上了荣耀不朽的冠冕。

人群也狂热地要求处置阿塔路斯，因为他是我们中间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以一个清洁的良心，踏着喜乐、镇定的步伐走上前去——他真是一位老练的基督徒，时时刻刻为真理做生动的见证。他被带着在圆形剧场游走一圈，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刻着：“这是基督徒阿塔路斯。”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怒，要立即把他处死，但巡抚知道他是罗马人，就叫他先回监牢里。考虑到他和其他几个人可以申请罗马公民的特权，巡抚写信给皇帝，等候进一步吩咐。凯撒下命令，凡承认信耶稣者，格杀勿论。罗马公民有权选择以杀头处死，其他的都放去喂野兽。

我们的救主在放弃罗马异教的人中也被尊为大了。他们接受审问时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他们对基督的认信让外邦人大为惊讶。这些信徒也被加进了殉道者的名单。

布兰迪娜是最后一个殉道的。她像一位仁慈的母亲，劝勉着她的孩子们，送别他们先自己一步凯旋归到王的身边；目睹着他们一个一个殉难而去，她也急切地要踏上同一征程。所以，当她要被带走时，她满怀得胜的喜乐，仿佛是应邀赴一场盛大的婚宴，而非暴露在野兽的利爪之下。她忍受住鞭刑、野兽的撕扯、铁椅的烧炙，又被装进一个网里，扔到公牛旁边。公牛将她上下甩了好一会儿；然而，因着心中的盼望，因着望见那信心的标杆，因着与基督的交通联合，布兰迪娜证明自己远远超越了所遭受的痛苦。终于，在这场患难中她将灵魂交托给了她的主。

现在让我们来讲述那位基督最忠贞、最勇敢的殉道士圣劳伦斯的故事。他的话语和著作如同枝繁叶茂的月桂树，在基督徒心里始终新鲜，常青不败。这颗饥渴的心渴慕生命之泉，切望通过死亡的痛苦这道窄门到达活水源头。当他看到罗马主教，警醒守护自己的牧者西克斯图斯（Sixtus）像一只柔顺的羔羊，被凶恶的暴君带往死亡之地时，他大张着嘴，

以一颗毫无畏惧的心高喊：“哦，亲爱的父亲！你要上哪里去啊，不带上你亲爱的儿子同去么？是否孩子犯了什么罪，冒犯了你为父的心？你是否认为孩子是虚假的？亲爱的父亲，那你就试验我，看我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吧！难道你不让他在你的血路上有份吗？”圣徒劳伦斯含泪喊出这些话，不是因为他的牧者要去受苦，而是因为他不能同去受苦，以尝那渴望已久的死亡之杯。

西克斯图斯对这儿子作了如下回答：“哦，我的儿啊，我没有抛弃你，我是让你知道，有更厉害的争战在等着你。我已是个身体衰弱的老人，所以我跑的这段死亡之旅更轻松，更容易；而你还年轻力壮，所以你也更有能力，更有荣耀地战胜这个暴君。你的时间也到了；不要哭泣，不要哀伤了；三天之后你就要跟我来了。何必渴望在我的受难中有份呢？我已经把全部遗产赠给了你。”

现在让我们靠近劳伦斯殉道的火堆吧，好使我们冷淡的心能因此重新被挑旺。冷酷无情的暴君知道他不只是圣礼的主持人，也是教会财产的分配者，因此指望在他身上一举两得。首先，他们想用贪婪的耙子在穷苦的基督徒身上搜刮钱财；其次，他们再用暴虐的火叉反复折磨基督徒，企图使基督徒对承认自己的信仰感到疲倦灰心。那贪婪的饿狼怒气冲冲、凶神恶煞地逼问劳伦斯把教会财产放到哪里去了。劳伦斯请求给三天的宽限，答应到时候就会公布财产在哪里。与此同时，他召集了一大批穷苦基督徒前来聚集。要宣布答案的那一天终于到了，逼迫者强令他践行诺言。勇敢的劳伦斯向身边的穷苦人伸出他的双手，说：“这就是教会最宝贵的财产，实实在在的珍宝，基督的信实在他们身上掌权，耶稣基督的圣殿就驻扎在他们里面。基督应许住在他们里面，还有什么比这份珍宝更贵重的呢？因为经上记着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又说：‘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除了这群穷苦的百姓，基督乐于在他们身上彰显自己的百姓，我们的主基督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财富呢？”

哦，听到这些话，那暴君是如何暴跳如雷，怒气冲天，实在非语言所能述！他又是捶胸顿足，又是怒目圆睁，举止行为完全丧失了理智：双目如同火焰在燃烧，嘴巴如同野猪在吐沫，牙齿如同地狱之犬龇咧着——完全不是一个理智之人，只能称他为一头狂吼的狮子。

“把火点起来，”他咆哮着，“堆上木柴，一点都别省。这恶棍居然敢愚弄皇帝？除掉他，除掉他！用鞭子抽他，用棍子打他，用拳头揍他，用乱棍击他的脑袋！这叛贼还敢拿皇帝开心？用火钳夹他，用烧红的铁板夹他的腰！把最粗的铁链拿来，还有火叉，还有铁床，把铁床放在火上烧，把这叛贼手脚都绑起来，等铁床烧得滚烫了，就把这叛贼扔上去，烤他，炙他，还要翻来覆去地烧他。你们这些掌刑的，每个人都给我好好尽职，让我出出心头这口恶气！”

话音刚落，所有的刑具都已经准备好了。经过多番残酷的折磨后，这只柔顺的羔羊静静地躺着，但与其说是躺在火热的铁床上，不如说是躺在柔软的天鹅绒床上。上帝的大能是如此有力地工作在他的圣徒劳伦斯身上，又是如此奇妙地掌管着烈火，以至于他躺在铁床上似乎不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而是在享受小小的卧榻带给他的甜美的安息。

阿尔本（Alban）是英格兰第一个为基督的名殉道的圣徒。在戴克里先（Dioclesian）和马克西米安（Maximian）当皇帝期间，他们颁发了迫害基督徒的最严厉的文告，阿尔本那时还是一个不信者，有一位教会的执事从逼迫者手下逃出来，躲到阿尔本家里。阿尔本见他日以继夜地恒切警醒，不断祷告，于是，借着上帝在他身上极大的怜悯，他突然开始效法这位执事的信心和他美好的德行，逐渐地，在执事纯正教导的指引下，他离弃了愚昧的偶像崇拜，终于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那位执事与阿尔本同住了一段时间后，有人向暴君告密，说这位认信基督的有德之人还没被处死，还藏在阿尔本家或者他家附近。暴君立即下令叫士兵严密调查这件事。他们一来到阿尔本家，阿尔本就穿上他的客人兼老师所穿的衣服，将自己交给士兵，顶替执事。士兵将他捆

绑，带到法官面前。

当圣徒阿尔本被带到法官跟前时，法官正好在祭坛上给魔鬼献祭。他一看来人是阿尔本，不禁勃然大怒，因为他竟敢为保护他藏匿的客人，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将自己交给士兵，自愿当阶下囚。于是法官下令将他带到自己正在敬拜的偶像前，说：“你竟敢窝藏并放走一个反叛者，不把他交给官府，这是对我们诸神的藐视！你要为你的亵渎罪受刑，你的客人受什么刑，你也同样要代他受什么刑！哪怕我看到你只有一点点反对我们敬拜的迹象，我也决不放过你！”圣徒阿尔本自己主动向逼迫者承认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对暴君的威胁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就这样身着属灵的全副武装，公开宣告绝不听从暴君的命令。

法官接着问：“你出身什么家族？”阿尔本回答：“我出身什么家族与你何干？如果你想听我讲述我的信仰，我可以向你证实，我是基督徒，而且已经完全响应这个呼召。”法官又说：“报上你的名字，不得迟延！”阿尔本回答：“我父母给我取名阿尔本，我敬拜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法官怒不可遏，说道：“如果你还想幸运一点，命活长一点，赶快向大能的诸神献祭！”阿尔本答道：“你向魔鬼献的这些祭，它们既不能帮助同样献祭的人，鬼魔也不可能成全祈求者的愿望和祷告。”法官听到这些话再次暴跳如雷，命令行刑者鞭打这位上帝的圣徒，既然无法用言辞胜过这个人忠贞刚毅的心，他就设法用重鞭抽打来胜过。阿尔本被打得皮开肉绽，却仍然安静地忍受着，不，可以说是满心喜乐地为主的缘故忍受着。法官见肉体折磨对他无济于事，也无法诱使他离弃基督信仰，最后就命令砍下他的头。

现在我们从英国再转向其他那些逼迫更凶猛的国家。

惨无人道的加勒里乌斯 (Galerius) 和大臣阿克列比德 (Asclepiades) 入侵安提阿城，企图用武力逼使城里所有的基督徒彻底放弃他们的信仰。基督徒那时正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名叫罗马纳 (Romanus) 的人急

忙跑来报告说狼来了，要来吞吃基督的羊群；“不要害怕，”他说，“危险临近，但是不要惊慌，我的弟兄们。”上帝伟大的恩典借着罗马纳开始工作，使他劝慰的话语传遍全会众，全城男女老少全都同心合意，做好一切准备为捍卫他们的基督信仰抛头颅洒热血。

有消息传到大臣那里，说全副武装的大队士兵之所以无法夺去在心里武装起来的基督徒会众的信心，是因为有一个叫罗马纳的人大有能力地在鼓动他们，使他们下定决心不怕杀头，反倒都希望为基督的名荣耀地殉道。“把那反叛者找出来，”大臣说道，“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他为这整个教门负责！”罗马纳被五花大绑着交到皇帝跟前，如同羔羊被绑赴至命定的宰杀之地。皇帝满面怒容地盯着他说：“什么？你就是这场叛乱的罪魁祸首？就是你闹得要让这么多人丧命？我向众神发誓，你一定要为此好好受一番苦；首先，你煽动你的那些同伙们情愿受的皮肉之苦，你现在要一一尝过！”

罗马纳回答说：“大臣啊，你的宣判，我欣然接受；我也不拒绝为我的弟兄舍命，不论你会想出什么样的酷刑来处置我。你的士兵遭到基督徒会众的抵制，那是因为拜偶像和拜魔鬼的不得进上帝的圣所，以至玷污了真心祷告者之地。”

阿克列比德听到这铿锵有力的回答不禁怒火中烧，下令把他捆绑起来，剖腹挖心。行刑者比大臣稍有怜悯之心，说：“大臣阁下，不能这样做，这个人出身高贵；用这么卑贱的方式处死一个贵族是不合法的。”“那就狠狠地抽他鞭子，”大臣说，“把鞭子头上包上铅。”罗马纳没有眼泪，没有叹息，没有呻吟，在受鞭打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唱着圣诗，还要求他们不要因为他是贵族而优待他。“不是我的贵族血统，”他说，“而是我的基督信仰使我高贵。”圣徒这纯全的话语对怒气填胸的大臣更是火上浇油；罗马纳越是说话，大臣越发疯狂，竟命令用小刀去刮罗马纳的肋部，直至露出肋骨为止。

罗马纳继续传讲他的永活之神和上帝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以及靠着

他的血因信得永生的福音信息。阿克列比德就命行刑者掌他的嘴，打落他的牙齿，这样至少让他即便想说话也发不出清楚的声音。行刑者奉命猛击他的脸，又用指甲抠他的眼睑，用刀划他的脸颊，一点点揪他的胡须，以至他的皮肉被一块块撕落下来，最后他俊美的面容便彻底被毁坏了。但这位圣徒只柔和地说道：“哦，我感谢你，大臣！你开了我脸上众多的口，好让我用它们来传讲我的主救主基督。看哪，我有多少伤口，就有多少张口来称谢、赞美我的上帝。”

这非凡的执著和忠诚让大臣惊讶不已，于是下令停止用刑。过后，他又以严酷的火刑相威胁，还一边辱骂这位高贵的圣徒，一边亵渎上帝，说道：“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昨天的神；外邦的诸神才是最古老的神。”

罗马纳又利用应对大臣辱骂的这个好机会，大段传讲基督永恒的神性、他的人性、他的死如何满足了上帝对全人类的要求。讲完之后，他说，“大臣，叫一个七岁的孩子过来。这个年龄的孩子不会有成年人常犯的恶毒与罪行。你可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大臣同意了。

他们就从人群中找来了一个小孩子，带到罗马纳跟前。“告诉我，孩子，”圣徒问道，“你觉得我们应该敬拜一位基督，在基督里面敬拜一位神，还是我们要敬拜许多神？”

孩子回答道：“不论这位神是谁，如果我们能够断定他是神，他就一定只能是一位，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基督既然是独一无二的，他就必定是那位真的神。如果说真神有许多个，这样的事我们小孩子信不来。”

大臣这时真是惊诧不已，骂道：“你这小恶棍，小叛贼，这种教训你都从哪儿学来的，谁教你的？”

“妈妈教我的，”孩子说，“从吃妈妈奶的时候起我就是这么学的。我坚信基督。”孩子的母亲被叫了出来。她欣然前往。大臣下令把孩子吊起来鞭打。人群看到这一幕惨绝人寰的情景都禁不住生出恻隐之心，潸然落泪；唯有那位面带喜乐的母親站在那里，没有流泪。她甚至责备自己心爱的孩子向他们讨水喝；她盼望自己的儿子纪念小以撒；小以撒看到了

刀剑，看到了祭坛，知道自己要被杀献祭，却仍然心甘情愿将自己柔弱的颈项伸向父亲的刀刃。母亲对孩子这番劝导之后，行刑者残暴地将孩子的头发连着头皮从头上全部扯了下来。母亲喊道：“忍住，我的孩子！你立刻就要到你的主那里；他要将永恒荣耀的冠冕戴在你光秃的头上。”母亲抚慰着孩子，孩子得到了安慰；母亲劝勉着孩子，孩子得到了勉励，于是，他以微笑的面容忍受着敌人的鞭打。

大臣见这孩子宁死不屈，自己敌不过他，就把这蒙福的孩子扔到臭气熏天的地牢里，又命人重新对罗马纳用刑，因为他是罪魁祸首。

于是罗马纳又被带出来受鞭打，道道鞭伤再次加在他原先的伤口上。暴君还不过瘾，巴不得速速把罗马纳拖往死刑之地，问他说：“你拖这么久还不死，不痛苦吗？你放心好了，马上就有一堆燃烧的火为你准备好，你跟那个孩子，那个跟你一起反叛的小同伙都要在烈火中被烧成灰烬了！”罗马纳跟那个孩子就一同被拉到火刑场。到了之后，行刑者要孩子的母亲交出孩子，因为那会儿母亲正把孩子抱在怀里。母亲只是亲吻了孩子，就把孩子交了出去。“再会，我心爱的孩子，”母亲说，“当你进到基督的国度里，在那最蒙福的地方别忘了你的妈妈！”当刽子手把剑伸向孩子的颈项时，母亲唱道：

哦，一切称谢赞美由心发出，
口唱心和归我主，
我们深知圣徒之死在你眼中，
都被看作至为贵重。

孩子无辜的头被砍了下来，母亲把他包裹在衣服里，怀抱在胸前。在刑场另一边，一堆大火正熊熊燃烧着，罗马纳被抛了进去，但一场大暴雨倾盆而下，浇灭了火焰。大臣最后被圣徒如此的坚韧和勇气弄得迷惑不已，只得下令再把罗马纳投入监狱，在狱中把他绞死。

君士坦丁大帝的事迹

在第十次大逼迫之初，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一同称王。这两个皇帝选择了另外两名凯撒作他们的辅佐，他们是加勒里乌斯和康士坦丢（Constantius）^①，后者就是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的父亲。

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共政的第19年，他们开始了对基督徒的疯狂迫害，但这段暴政持续的时间不长，上帝随其全能的旨意将一个嚼环放在暴君口中，其后不到两年，上帝就让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交出帝权，他们不再是皇帝，成了普通平民。

在他们的帝位被撤去之后，帝国王权落在加勒里乌斯和康士坦丢手中，他们把帝国一分为二，加勒里乌斯掌管帝国东部，康士坦丢掌管西部。康士坦丢是一位谦和的君王，他放弃了意大利和非洲，只致力于治理法国、西班牙和不列颠，其他的王国，因其是非纷扰，难于管理，皆予以放弃。

加勒里乌斯选了马克西米安和塞维鲁（Severus）为其凯撒。康士坦

^① 主后293年，戴克里先创立“四帝共治”，将罗马帝国分为“西罗马”和“东罗马”两部，每部各由一位“奥古斯都（Augusti）”统治，其下各有一位凯撒来辅佐。戴克里先成了东帝国的奥古斯都，而加勒里乌斯是他手下的凯撒。西帝国的奥古斯都是戴克里先的同僚马克西米安，康士坦丢则是他的凯撒。——中译注

丢则任命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为凯撒辅佐他。

当加勒里乌斯和他的两个凯撒在亚洲时，罗马士兵拥立先前弃位的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狄（Maxentius）为他们的皇帝。东帝国皇帝加勒里乌斯于是派自己的儿子塞维鲁前去镇压，塞维鲁在这次征途中被马克森狄所杀。加勒里乌斯就另立李西尼乌斯（Licinius）取代塞维鲁。

这些皇帝和凯撒继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之后继续迫害基督徒。从前面两个皇帝的逼迫开始到现在，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将近七八年时间，也就是到了主后 313 年。只有康士坦丢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不参与这场逼迫；相反，他们是基督徒的保护者和支持者。

康士坦丢作为帝王十分良善、文明、谦和、温柔，也很开明，愿意与他的属下多多为善。居鲁士（Cyrus）曾说过，当他让朋友富足时就如同为自己积攒财富；据说，康士坦丢还经常说，他宁愿自己的臣民拥有公共财富，而不愿自己私囤家产。他是个天性容易知足的人，吃喝用的都是粗陶器皿——此事被西西里岛人阿加索克里斯（Agathocles the Sicilian）视为一大美德——若什么时候餐桌上需要摆上考究餐具，他就差人向朋友借盘子和其他用具。由于这些美善之举，在他辖管的行省内处处安享平靖康乐。

除上述美德之外，他还有一项优点尤值称道，那就是，他对上帝的话语满怀忠心、热爱和渴慕。借着上帝话语的引导，他不发动任何反对敬虔和基督信仰的战争，也从不帮助其他人这样做，更不破坏教会，而是下令保护、捍卫基督徒免受任何侮辱性的侵害。当罗马帝国其他行政区域中的教会仍受骚扰和迫害时，唯有康士坦丢给基督徒自由，让他们按照自己惯有的方式生活。

有一次，康士坦丢想试验宫廷中那些是真诚良善的基督徒，就召集所有官员和仆从，假装要选出人来向魔鬼献祭，并说只有愿意献祭的人才可留在宫中继续他们的职位；拒绝献祭的，就要被逐出宫廷，遭到流

放。听到这个约定，宫廷中所有的人就分作两拨儿：皇帝由此辨出谁是真正忠心敬虔的人，而谁不是。当有些人说他们愿意献祭时，另一些人则公开、勇敢地拒绝这么做。这时，皇帝便严厉地斥责那些乐意去献祭的人，判定他们是背叛上帝的伪君子，这样的背叛者不配在宫中滞留，下令将他们流放。与此同时，他大大称赏那些承认上帝而拒绝献祭的人，认为只有他们才配留在君王身边，做他可信任的谋臣和国家忠心的卫士，也只有他们才配得担任宫中的职位。他将这些人视为自己可靠的朋友；他愿意珍惜他们胜过自己国中的财富。

康士坦丢于大逼迫第三年，也就是主后 306 年去世，葬于约克郡。君士坦丁继位。他如同第二个摩西，由上帝派来，也由上帝差遣，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极为痛苦的奴役，进入喜乐的自由中。

君士坦丁出生在英国，和他父亲一样，是一个良善而有美德的人。他的母亲叫海伦娜 (Helena)，是考依路斯 (Coilus) 国王的女儿。君士坦丁身为王子，十分慷慨仁慈，热爱学问，喜习各样美好技艺，时常用功读书、写作、自我习练；凡着手学习的东西他无不精通，成效卓越。他也十分热爱基督信仰，当他接受了这个信仰后，就始终保持敬重虔诚。

论到他的天性和智慧，他也是个能言善辩、颇有造诣的哲学家；在辩论时他词锋甚健，语出不凡。他时常说，身为一国之君，就应当不遗余力地谋求民众公共的福利。一个帝国是由上帝确定的旨意所赐，承受这帝国的人应当勤勉奋力，才能配得上赐予者手中的恩惠。

前面说过，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狄在罗马被禁卫军兵士立为皇帝。元老院虽然不赞同此事，但出于畏惧，也不敢抵制。当父亲的马克西米安虽然曾经弃位，闻知此事后，又想再夺回皇权，同时力劝戴克里先与他共同行动。但他没有说动戴克里先，于是自己回到罗马，筹划着把帝国从儿子手中夺回来。但禁卫军兵士不容许他那么做，于是他怀着某种诡诈的目的逃到法国找君士坦丁，佯装要告自己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其实是想谋杀君士坦丁。这阴谋被马克西米安自己的女儿、嫁给君

士坦丁的馥斯塔 (Fausta) 识破了。君士坦丁蒙上帝恩典保守，转危为安。马克西米安逃走了，逃亡途中，他被抓住并处死。

马克森狄在统治罗马的整个时期内，暴戾专横，恶贯满盈，让人不堪忍受，极似又一个法老或尼禄。他杀了手下的大部分贵族，掠夺了他们的财产；有时在盛怒之下，他会命令士兵屠杀罗马城内大批大批的百姓，可谓骄奢淫逸，无恶不作。

同时，他还对巫术极端痴迷；比起打理朝政来说，他行巫术可以说更加在行。他时常秘密地召唤鬼神，想借助他们的回答来抵挡他知道君士坦丁准备要对他发动的战争。为了能更好地实施他罪恶歹毒的图谋，他在统治初期假装支持基督徒，不对基督徒进行侮辱性的胁迫，也曾下令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以此赢得罗马人对他的善意。但到了后来，他就开始了对基督徒的公开迫害。

罗马公民和元老院议员对马克森狄可怕的暴政和难以言说的罪恶深恶痛绝，不堪重负，于是写信向君士坦丁控诉，罗列了诸多诉讼缘由，并提出由衷请愿，恳求君士坦丁拯救他们的国家和罗马城。君士坦丁得知这一切，理解他们痛苦可怜的状况，内心深感忧伤，先是写信给马克森狄，既是要求也是规劝他悬崖勒马，停止自己堕落的行径，不再进行残酷的统治。然而，这些信件和劝导都无济于事。最后，出于对罗马人民苦况的怜悯，君士坦丁召集了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前去镇压暴君的恶行。

就这样，君士坦丁备足了充分的兵力，更重要的是，备足了从上帝来的能力，踏上了前往直意大利的征途。这是大逼迫的最后一年，主后 313 年。马克森狄知道君士坦丁要来了，他更相信出于鬼魔的巫术，而不相信群臣的意见，尽管他实在不配得到这样的善意。他自己不敢出城，也不敢在开阔处正面交锋，而是让他的私人卫队在君士坦丁可能打进来的几条狭道上进行伏击。君士坦丁在这些地方与马克森狄有过几次小的交锋，靠着主的能力，他们每次都胜过敌军，将他们击溃。

不过，君士坦丁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步步谨慎，因为他们这时已经靠近罗马了，心中不免有点害怕马克森狄使用的那些魔法和巫术；马克森狄曾用这些战胜过加勒里乌斯派来攻打他的塞维鲁。君士坦丁心中疑虑重重，他在头脑中不停地思考着各种计策，看如何对付对方施展的魔法。在进军罗马城的一路上，他好几次举目望天。有一次，太阳即将落山时，在南方的天空中，他看到天边出现一道巨光，形状如十字架，上面写着几个词：“*In hoc vince*”，意思是“靠此得胜”。

优西比乌见证说，他听到君士坦丁多次亲口讲述此事，而且还起誓说上述事实确实凿无误，不只他自己亲眼看到空中的异象，他旁边的士兵也看到了。看到那幕景象时，他先是惊异不已，便问周围的人那有何含义。到了晚上，睡梦中基督就带着那与先前看到的同样的十字架标志向他显现，吩咐他把那十字架的形状画下来，在战争中跟随这标记，就能获胜。

亲爱的读者，在这件事情上你们要注意，这个十字架的标记，以及上面“靠此得胜”这几个字都是上帝赐给的，但绝不是为了让人对十字架产生迷信崇拜或迷信观念，仿佛十字架本身有什么让人获胜的权威或能力；它包含的是另一层意蕴，就是劝导君士坦丁去寻求主，激发他去认识、信靠那位钉十字架的主，好使他以及整个世界都因此获救，以彰显他荣耀的圣名。

这个异象出现后的第二天，君士坦丁依照画下来的样式，叫人用黄金和宝石做了一个十字架作为他的军徽，然后带着得胜的盼望和充足的信心，仿佛率领着一支装备齐全的天军，朝敌军迅速进发。马克森狄这时只得被迫出城，调遣所有军力渡过台伯河，在旷野中与他会合。军队渡河之后，他就狡猾地把河上那条叫“彭斯米尔维斯”（*Pons Milvius*）的桥拆毁，再用小船和渡船连接起一条假桥，上面用木板、木条覆盖，做成桥的样子，企图以此让君士坦丁落入陷阱。

可是，后来在此发生的事正如《诗篇》第7篇上所说的：“他掘了

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这些话在马克森狄身上完全应验了。当两军对峙时，马克森狄敌不住君士坦丁在十字架指引下作战的军队，只得弃军溃逃；在被迫逼的紧要关头，他逃到了原先为陷害君士坦丁而设的伪桥上（因他急于回城，慌不择路），人仰马翻，掉到了湍急的河里，沉重的盔甲使他很快沉入河底，他的全军便淹没在“红海”之中。法老的命运成了这个马克森狄名副其实的预表。

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忍受长期的奴役和逼迫后，终于看到他们的最后一个逼迫者被淹没在红海中；同样，这个马克森狄也成了罗马政权中最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君王。君士坦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征战，胜过了马克森狄，使基督徒终于在经过罗马三百年的逼迫后获得了自由。

在历史书上，我们读过许多关于胜利、征服的故事，但从来没有读到过一个如此完全彻底、如此影响深远、对人类如此恰当时机、意义重大的一场胜利；它终止了漫长的流血牺牲，为随后许许多多世代的人类生活带来了自由与生机。

君士坦丁从此建立了教会的和平。在其后的一千年中，我们不再读到有关基督徒遭逼迫的特定事件，这和平一直延续到约翰·威克里夫（John Wickliff）的时代。

君士坦丁的胜利是如此充满了幸福和荣耀，人们因而称他为“君士坦丁大帝”。曾经请他来解放他们的罗马公民带着胜利的喜悦，欢欣鼓舞地迎接他凯旋进入罗马城。他在这里受到了最为尊贵的欢迎，欢庆的日子一直延续了一个星期。他的像被竖立在广场上，右手举着十字架的标志，上面写着：“靠着这美好的标志，真正坚韧的象征，我拯救了我们的城市脱离暴君的统治。”

不久，君士坦丁和他的同伴李西尼乌斯宣布，不限制任何人信奉任何宗教，让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基督徒可以不受任何危害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其他人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接近他们。这个宣告深受人

们欢迎，罗马人和一切有智慧的人都对此法令表示高度赞许。

亲爱的读者，我深愿你们都仔细想想，上帝借他的大能在这一切事件中实施的工作是何等奇妙！你们看到世上那么多的君王都联合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基督；整个世界都伏在君王的权下，听从他们的辖制，他们可以竭尽全力，用尽诡计，来除灭基督的名，和所有基督徒的名。在这一切事上，倘若人的力量能够得胜，他们有什么是行不出来的呢？有什么更恶的事他们会做不出来呢？倘若策略、计谋能起作用，有什么计谋是没有使出来的呢？倘若死的折磨和痛苦能够达到目的，人类发明出来的酷刑有哪些没有被尝试过呢？倘若刻在石板和铜板上的法律、命令、公告，能吓得倒基督徒，所有软弱的基督徒也都经受过它们的试炼了。然而，我们却看到，人的任何谋算都抵挡不了主；所有这一切都消逝了，唯有基督和他的教会永存。



改教运动的晨星——约翰·威克里夫

虽然我们都清楚，在我们的同胞约翰·威克里夫之前，也有不少人与他从事同样的事业——圣灵不时在上帝的教会中兴起勇士，为他征战、劳苦、抗辩，反对罗马的主教，削弱修士们迷信的危害，战胜、推翻当时在世界上与日俱增、愈演愈烈的巨大谬误——但是由于这些人人数不多，也不是特别著名、突出，因此我们就从约翰·威克里夫的故事说起。在他的时代，逼迫的烈火似乎从他这里又开始燃烧。

我们的主借着他的美意，在英国兴起了我们的同胞、真理的勇士约翰·威克里夫，让他踏入属灵的竞技场，一步步越发充分地发现并揭露教皇教义和虚假宗教中的有害毒素。

威克里夫是牛津大学的神学读经师，在那个粗陋不文的时代，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著名学者，思想深刻，精通各类哲学。这些不只从他自己写下的博识多闻的名篇中可以看出，连他最残酷、最恶毒的对手瓦尔多 (Walden) 在表白中也不得不承认。在写给教皇马丁·V. 塞斯 (Martin V. Saith) 的一封信中，瓦尔多说他“极其惊异于他十分雄辩的论证，他引经据典时的权威和他讲理时的满腔热忱与活力”。

威克里夫的事业大约开始于主后 1371 年，时值爱德华三世在英国当政。毋庸置疑，那时整个世界都处于最绝望、最败坏的状况中，对于上

帝真理的无知和蒙蔽的可怜光景笼罩整个大地。就在这时，威克里夫像个勇敢的战士踏上了战场。奥尼亚（Onias）的儿子西门（Simon）对他做了以下恰切的评论：“正如晨星从一团云雾中出现，如满月踏上她的轨道，如太阳闪射出光芒，他也是如此在上帝的圣殿和教会中发光、闪亮。”

那些日子里，整个宗教的情形都处于堕落败坏之中。基督之名在基督徒中间徒有虚表；基督之名谁都熟悉，但基督那带着真理、生命的教义绝大多数人却一无所知。至于信心、安慰、律法的目的和功用、基督的权能、我们的无能和软弱、圣灵、罪的深重及其权势、真实的善工、恩典及因信称义的教义、身为基督徒的自由等等，这些几乎没有一样被提及。

世界既抛弃了上帝圣灵的话语所带来的生命能力，就完全被外在的仪式和人世的传统所牵引和蒙蔽。人们把所有得救的指望都寄托在这些外表的虚仪上；教会中、圣殿里所看到的，布道中听到或讲到的几乎没有一样是为着供应人们生命的需要。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一层又一层地堆砌暗昧不清的仪文，这繁文缛节的堆砌几乎了无止境。

教会陷入了各种极端的专制之中。基督的贫穷和纯朴被天然生命的残忍与可憎所取代。那些已蒙基督救赎，良心已获自由的人们，重新被宗教礼仪那数不尽的绳索和圈套所拘禁，呻吟不已！基督的百姓似乎完全被牵着鼻子走，只跟从人的法令和制度，甚至完全听凭主教们的喜好，而不是随从基督亲自的引导。这些朴实无学问的百姓由于远离一切圣经知识，以为只明白牧师告诉他们的事情就够了；而这些牧师所教的无非是出于罗马教廷的那一套，因此绝大多数的教导都只考虑他们自己阶层的利益，并不顾及基督的荣耀。

那个时代似乎已经看不到一点基督纯正道理的火花了。就在这时，上面说到的那位威克里夫蒙上帝旨意呼召，一跃而出；主借着祂首先要唤醒世界，进而将这世界从致使它沉沦并淹没其中的各种人为传统的深河中教拔出来。

威克里夫看到，基督福音的纯正道理已被主教和修士们发明的许多

污秽的花招和黑暗的谬论所玷污、践踏，而整个世界对此却都蒙昧无知；他为此心中深感痛楚，常常默默叹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心的论争和思考后，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现状，终于下定决心，奋起纠正这已远远偏离正路的各种弊病。

于是，这位圣徒在各个学校开始了不遗余力的公开抗议行动。他宣告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将教会从她的偶像崇拜，尤其是关乎基督的身体和血的圣餐礼仪的偶像崇拜中挽回过来。可是这个脓包或者说毒疮一经碰触就引起整个世界的轩然大波：首先，一大批贪婪的修士和托钵僧就为此勃然大怒，他们像大黄蜂一样用尖尖的蜇刺四面围攻这位义人。正如俗话说，他们这是为自己的圣坛、肚腹、胃口而战。这些人之后是教士、主教，再接下去是当时的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门（Simon of Sudbury）；西门主教接管了此事，还剥夺了威克里夫在牛津的圣职。最后，当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力已不足以抵挡那势如破竹的真理的流传时，他们就急忙转向罗马大主教那电闪雷鸣般的权威，以之为最高、最后的强权庇护所。不过，威克里夫也得到了国王的友谊和支持，因此，他在修士和大主教的恶毒攻击下依然能平安度日。贡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兰开斯特（Lancaster）的公爵、国王的儿子，还有亨利·珀西（Henry Percy）勋爵，这些地位显赫的人都是威克里夫特殊的支持者。

威克里夫之所以被免去圣职，是由于他所持的如下观点：教皇不比别人具有更多的革除他人教籍的权力；倘若教皇革除了一个人的教籍，那么其他教士同样有权赦免这个人的罪。他还进一步断言，不论是国王还是任何世俗君主都不能赐给教会或任何神职人员永久性权柄，因为倘若这些神职人员犯罪成性，世俗权力就可以为人称道地剥夺他们过去被赋予的东西。关于这件事，威克里夫证明说红脸威廉（William Rufus）^①

① 威廉二世（约1056—1100）是征服者威廉的次子，自1087年成为英格兰国王直到1100年。——中译注

在英国曾经践行过。“倘若他行得合法，”威克里夫说，“那么现在为什么不照样实行？倘若不合法，那么教会为他祷告的做法就是不合法的。”

除了这些意见以外，他也开始论及圣餐礼的事情。他证明说，在圣餐礼中，饼的偶有属性只存在于饼的实体或实质中，圣经上有简单明了的经文说明，一切出于人的传统，不论是什么，都需以此为参照。约翰·威克里夫为此引起许多人极大的不满和憎恨，尤其是那些修士和腰缠万贯的教士。

不过，由于有了兰开斯特的公爵和亨利·珀西勋爵的赞成和支持，威克里夫还是挺过了那些人豺狼般的暴力和残忍。终于到了主后约1377年，那些曾经剥夺了威克里夫圣职又阻止他传讲真理的主教们再次央求、煽动他们的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门，让他起诉、传讯威克里夫，要把他带到他们面前来。

公爵得知威克里夫要被带到主教跟前，担心他势单力薄，不足以对付这么一群人，就从修道士中找了四位神学士，每个修道会一位，与自己一同偕威克里夫前往，以确保安全。安排威克里夫动身的日子到了，这天是2月19日，星期四，随行的有前面说的四位修士、兰开斯特的公爵、亨利·珀西勋爵以及英国的掌礼大臣（Lord Marshal）。珀西勋爵先行一步，为威克里夫预备住处。

威克里夫蒙上帝恩典，在充足的护卫下前去看主教。一路上，同伴们都激励、劝勉他，叫他在那帮主教面前不要惧怕，也不要退缩。他们说，对威克里夫而言，那帮主教全是无知之辈；至于群集的百姓，也无需担心，他们会站在他一边，成为他的助手，不会对他造成不利的。

有了这些话的鼓励和贵族们的支持，威克里夫更加添了胆量。当他来到伦敦的圣保罗教堂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都在等着目睹这里要发生的一切事。珀西勋爵势高权重，人群向他蜂拥而去，熙熙攘攘，以至权贵们都难以进入教堂。伦敦主教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ney）见珀西勋爵在教堂人群中引起如此轰动，便对他说，若早知道

他在教堂里有如此威势，就要阻止他，不让他前来。公爵听到主教口出此言，不屑一顾地说，哪怕主教不让，他们还是要如此大张威势前来。

终于，经过多方努力，贵族们才得以穿过人群，进入圣母教堂。在这里公爵、男爵和大主教、主教们坐在一起，威克里夫则按惯例站在他们跟前，静候将要加在他身上的罪名。珀西公爵见此情景，就叫威克里夫坐下，说他今天有许多问题需要作答，应该有个舒服点儿的座位。伦敦主教对此话颇感不悦，回敬说，威克里夫不该坐下；根据法律或常理，一个遭传讯，被带到教会审判官面前的人，在回答问题时不可以坐下，只能站着。这一席话就点燃了双方的战火，主教与贵族们开始唇枪舌剑对骂起来，整个人群也变得人心躁乱，惶惶不安。

公爵这时站到了珀西勋爵一边，也开始言语急躁地与主教冲撞起来。主教在谩骂与斥责方面毫不示弱，不只以牙还牙，把这方面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在训斥、责骂的艺术上要远远超过公爵。公爵在吵架方面敌不过主教，羞得满脸通红，而后恼羞成怒，干脆口出凶言，威胁主教说，不只要打掉他的骄傲，还要打掉英国所有的圣职职权。公爵说：“你可以凭着你父母吹牛，可他们帮不了你！他们帮自个儿就差不多了！”主教的父母是德文郡的伯爵和伯爵夫人。主教针锋相对地说，他的自信不是来自父母，也不是来自任何人，而是单单来自上帝。

接着，公爵对坐在身边的人轻声耳语了一句，说他不想要管这事了，倒不如揪着主教的头发把他拖出教堂。可是这句话说得并不隐秘，被在场的伦敦市民听到了。于是，他们勃然大怒，大声喊着说，他们不能容许自己的主教受到如此轻蔑的侮辱，他们情愿自己丧命也不让他们的主教被揪着头发撵出去。那天的会议就在吵吵闹闹、骂声不断中终止，九点之前就解散了。

爱德华三世之后，他的孙子理查二世继位。他对威克里夫的方案和教理倒不甚反对。先王年迈时，国中一切政务都由兰开斯特的公爵统理；如今先王离去，主教们看到公爵与珀西勋爵已辞官卸任，隐居私

宅，不再干涉政务，便认为这是再次对付约翰·威克里夫的大好时机。威克里夫此前在公爵和勋爵的保护下尚能安享一段清静的时光，尽管主教禁止他再传讲他的教理，但他仍继续和同伴们一起打着赤足，穿着粗呢袍子，对人们殷情讲道。

在威克里夫的布道中，可总结出如下这几条纲领：

- 经过祝圣后的圣餐，并非就是基督的身体。
- 罗马教会与其他任何教会一样，并非众教会的首领，彼得也并不比其他使徒享有更多从基督来的权柄。
- 罗马教皇并没有权力比教士阶层中的任何人握有更多的教会钥匙。
- 福音本身足以成为指导每个基督徒世上生活的准则，无需任何其他准则。
- 其他一切准则，尽管有各种不同宗教人士受其主宰，循其而行，对于福音的完备并无丝毫加添，正如同在白墙上加刷白色。
- 教皇或者教会中任何高级教士都不应私设监狱来惩戒违反教规者。

尽管主教和高级教士三令五申，命令威克里夫不得开口布道，但他仍然不受压制，借着对真理的热忱，越发热切地传道。由于获得某些贵族的善意支持，他再次努力要在普通百姓中宣扬他的教理。但这时法利赛人也蜂拥而至，竭力抵挡已经开始照耀出来的福音真光。教皇也在幕后积极操纵，发出一份又一份诏书、信函来鼓动那些人。若非教皇的鼓动，那些教士凭着自己还不至于如此暴怒、疯狂。

1377年，也就是理查二世执政的第一年，格列高利教皇（Pope Gregory）直接下诏书给牛津大学，以教皇的架势严厉、傲慢地斥责他们，说

他们居然如此长久地容让威克里夫的教理在大学里扎下根来，而不用大公教会的教义这把弯镰刀把它连根挖除。接到这份诏书后，牛津大学的学监和校长们聚在一起商量，久久迟疑不决，反复掂量着是应该恭敬地接受它，还是视之为羞辱而抵制、拒绝它。

从教皇那里来的这份野蛮的诏书是这样写的：

我们从许多尊贵的人士那里得知，有一个约翰·威克里夫，他是林肯（Lincoln）教区拉特沃思（Lutterworth）的教区长、神学教授，他已经陷入一个可憎愚昧的深坑中，胆敢教导，甚至公开宣扬——或者说是从他胸中那污秽的地牢里吐出来——某些散发着异端的腐臭的荒谬、虚假的命题和结论，企图削弱并推翻整个教会，乃至世俗政府的权威地位。这些观点他已经在英国大地上广泛散布。我们这个国家本是充满了能力威荣、富甲一方的国度，更是闪耀着纯净信仰，人才辈出的国家。许多人对圣经知识耳熟能详，在人情世故上也彬彬有礼，对神圣事务更是忠诚有加，对大公信仰竭力捍卫。可是，这些基督的群羊中，有些却被他玷污了，以至从真诚信仰的正道上偏离出去，走向灭亡的深渊。因此，我们不能对这个致命的瘟疫还佯装不见。凭着我们的权柄，我们严厉地责令你们逮捕或者协助逮捕这个约翰，将他交给我们可敬的兄弟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和伦敦的主教，或者他们中的任意一个，由他们对他进行严加看管。

此外，还发现教皇的另外两封信，谈的也是同一个问题。一封说道，万一抓不到威克里夫，就要发公文传讯他，令他三个月之内到罗马见教皇；另一封信给主教，嘱咐他们要劝导英国的国王和贵族，叫他们不要相信威克里夫和他的任何教理。

两封信从教皇那里送达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和其他主教都为此信

心倍增。有了教皇谕旨的助威，他们固有的凶暴和残忍的本性就越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明目张胆地在省议会上公开宣扬，说他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和个人喜好，无论何人，也无论贵贱尊卑，谁都阻挡不了他们；任何人情恳求，任何威胁利诱，他们决不为之所动；他们宁愿冒生命危险，也要义不容辞行走正路，追寻正直、公义与公平。这些吹嘘如此狂妄，信誓旦旦，确实让人叹为观止。这些主教诡计多端，满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然而，在主面前却没有任何人的谋算和决心能够占上风，一个小小的事件就轻而易举地搅翻了他们的整个谋划。审讯威克里夫的那天到来时，王宫里来了一个出身并不高贵的人，名叫路易斯·克利福德 (Lewis Clifford)。他径直走到主教们中间，命令他们说，他们不得对威克里夫判以任何刑罚。他们听到这话惊愕不已，阴谋就此败露了，主教们一时哑口无言。就这样，借着上帝的恩典，威克里夫再次从主教们的手中逃脱。

这位良善的人继续向他敬虔的目标前进，殷勤劳苦，一如既往。不久，在上帝的旨意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又给威克里夫带来极大助益：这一年，前面提到的格列高利十一世，就是多方煽惑人反对威克里夫的教皇，突然两腿一蹬，死了！他的死对威克里夫实为好事一桩，因为紧接着教皇的死，罗马与法国的教皇就分裂作两大派，各自的后继者彼此互相攻击，此分裂一直持续了 39 年，直到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召开（1417 年）才告结束。

与此同时，大约三年以后，在英国的平民和贵族之间又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纷争，此事给国家带来不小的搅扰和麻烦。在这场骚乱中，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门被一群乡村暴民拉出去斩首，其位置由威廉·考特尼接替，此人对铲除异端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跟从威克里夫的队伍仍日渐壮大。直到主后 1381 年，牛津大学整个大学由校长威廉·伯顿 (William Berton) 统管，他召集了八个修道院的博士和另外四个人，拟订文书，加盖大学公章，发出通告宣布说，从今以后

不准任何人再与威克里夫的煽动者或支持者有任何联系，若顽固不化，违者处以重罚。至于威克里夫夫人，他们则威胁他说，要让他遭受更严厉的革除和监禁；他的同伙也不例外，除非他们在接到这训诫或警告后的三天之内，按照教规幡然悔改归正。威克里夫了解到此事后，打算撇开教皇和所有神职阶层，直接向国王上诉，但兰开斯特的公爵出面制止了他，劝他最好还是把自己交给教会法官去裁决审判。威克里夫为此深感愁烦困扰，如深陷滚滚波涛之中。他被迫再次为自己的信仰告白。

此时发生了一个出于上帝神圣训诫的大神迹，在此不得不提。当大主教、副主教、其他的神学博士、律师以及一大帮聒噪的修士和宗教人士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处置约翰·威克里夫的著述时，就在圣邓斯坦 (St. Dunstan) 之日午后两点，他们在伦敦黑衣修士处聚首，正要着手处理威克里夫事件的当口，全英国突然发生了一场非常奇怪而可怕的地震。这个奇异的征兆让几个副主教惶恐不已，对其含义犹疑不定，都觉得还是把既定的目标取消罢了。然而大主教——他是这帮人的首领，鲁莽胆大有余，聪明智慧不足——为刚才发生的这场意外的含义和目的做完全相反的解释；如此一番鼓动，那些因恐惧而气馁的人又重新壮起胆量，坚定信心，要勇往直前朝他们既定的目标直奔。他们对威克里夫的文章品头论足，但不是按照圣经上神圣的原则，而是按照他们私己的喜好和人的传统，判定哪些是纯粹异端，哪些是错谬，哪些不虔诚，哪些有跟罗马教会不一致的谋反之嫌。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场地震，还发生了上帝所命定的一件奇事；这事是约翰·胡斯 (John Huss) 的敌人报告的，如果准确无误的话，它令人震惊的程度并不比前面那件小。胡斯的这些敌人在指控他的主要罪行之外，特别责令他在康斯坦茨的宗教会议上向众人公开谈论威克里夫的事。当一大批宗教人士和神学博士聚集在某个教堂要反驳威克里夫的观点时，教堂的门突然被一道闪电击开，胡斯在场的对手们虽夺门而逃，但几乎个个都被击伤。虽然这事是胡斯的敌人用来反对胡斯的，胡斯本

人也没有否认，但既然此事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把它完全从记忆中抹除也不妥当。

还有一个关于威克里夫的报告也同样可信。当时威克里夫在伦敦病重卧床，有些修士来找他进行劝导。他们跟他唠叨了许多关于大公教会和罗马主教的事，还劝他承认错误。威克里夫觉得他们的谈话实在愚蠢可笑，就一鼓作气从床上坐了起来，向他们背诵《诗篇》118：17：“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以下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致伦敦主教的有关反对威克里夫及其追随者的训令书：

按照教会条例，任何人在未经许可和差遣的情况下不得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自任传道之职，因为他们既无使徒职权亦无当地主教资格。然而，我们目前有所耳闻，有某些灭亡之子，在圣洁的伪装下，生发狂妄念想，擅自使用传道的权柄，胆敢在教堂里、街市上，甚至许多污秽肮脏之处，公开、广泛地向百姓传讲某些异端和错谬虚假的观点及结论。这些都是上帝的教会所定罪的，也是圣教会定意认为是可憎恶的；它们使许多良善的基督徒深受毒害，将他们很可悲地引向远离大公教会信仰的歧路上去，而没有大公教会就没有得救。

故此，我们发出奉劝、警告，无论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也不论何种情形，都不得坚持、教导、传讲或捍卫前面所说的这些异端或错谬思想，任何一点都不行；也不得公开或私下赞同或拥护它。必须坚决果断地躲开它，避开它，如同躲避一条喷射毒液的毒蛇，否则就要受到更重的咒诅的痛苦。

此外，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工弟兄们也要殷勤仔细地调查上述妄论，进行有效抵制。

当时牛津的校长是罗伯特·罗奇 (Robert Rogge)，他是支持威克里夫的，曾多次尽一切可能勇敢地掩护威克里夫。只要有机会，他还经常协助福音事业，而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危险的。每逢需要向众人公开布道的时候，他都把整个布道会交给他知道是最赞同威克里夫的人。两位学监约翰·亨特曼 (John Huntman) 和沃尔特·狄虚 (Walter Dish) 那时也都勇敢地支持威克里夫的事业。就这样，在 1382 年这一年，在耶稣升天节和圣体节这两个节日中——按常例在圣弗里斯怀德 (St. Frideswide) 修道院 (现在为基督教堂) 都要有指定的面向众人的公开布道会——前面提到的校长和学监一致把任务交托给了支持威克里夫的非利普·瑞平敦 (Philip Reppyngdon) 和尼古拉斯·赫里福德 (Nicholas Hereford)。

赫里福德一开始便以公开为威克里夫辩护而闻名。他称威克里夫为忠心、善良、无辜的人。为此，修士们对希尔弗德提出强烈抗议。赫里福德越坚持赞成和拥护威克里夫的观点，就越引起敌视真理者对他的怀疑。后来，只要他一开始自由发表不带偏见的、倾向于支持威克里夫的言论，加尔默罗修道会 (Carmelite) 及其他所有修道会的人就会劈头盖脸地将许多异端的罪名加在他身上，从他的布道文中四处搜罗罪证，在这方面最卖力的要数一个叫彼得·斯多克斯 (Peter Stokes) 的加尔默罗修士。此人属于那种专事惹是生非，挑拨离间，好搅浑水之流，仿佛他生来就为此目的。不少作家都记录下了这类事情，来说明这号人有如某种蜘蛛般的性情。这类蜘蛛只要发现植物中有甘甜的汁液，就将其吸取，然后化作毒液。而这些唯利是图的带头巾的修士比起这种蜘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要看到人性中最败坏、最恶毒的东西，就立即猎取过来据为己用，甚至不惜用牙齿又咬又啃，吞进肚里；至于美善的意见，深得人心的真理，他们则为之制造分裂，宣布其为异端。

圣体节临近了，那天将由瑞平敦讲道。此前，他已经在许多学校发表过自己隐藏许久的支持威克里夫的观点；他公开表示在一切道德事务上都拥护威克里夫，只是关于圣餐礼的问题，他还暂时保持沉默，等待

主开启神父们的心怀意念，使他们自己得以明白。当修士们知道讲道的日子临近时，这群巴比伦人担心瑞平教会以委婉的方式戳他们宗教的痛处，就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密谋，要在菲利普·瑞平敦讲道当天，早菲利普一步，把已经被他们私下定罪的威克里夫的教理对着整个大学再进行公开诋毁。他们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修士彼得·斯多克斯，这是个反对威克里夫的标准领军人物。

校长收到大主教的信后，洞悉了加尔默罗修士的恶毒用心，对此极其反感，也十分厌恶加尔默罗修士及其同党搅扰大学的宁静，声称无论是主教还是大主教都无权干涉大学事务，也无权判定大学里何为异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校长召集了学监、董事及其他人员，公开声明他们无论如何决不会支持加尔默罗修道会的所作所为。

这些事情过后，瑞平敦就在原定的那天上台讲道了。据报道，他在讲道中声称，在所有道德事务上都拥护威克里夫，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公教会的博士；而且兰开斯特的公爵对威克里夫的教导也深有感触，对它十分关注，希望这些教导能得到接受和保护。此外，瑞平敦还说了很多称赞威克里夫和为其辩护的话。

讲道结束后，瑞平敦在许多朋友的陪同下走进圣弗瑞德威特教堂。他们的敌人都以为他们怀里藏着武器，那个加尔默罗修士斯多克斯怀疑这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唯恐受害，就把自己藏在教堂的圣所内，连头都不敢探出来。校长和瑞平敦在教堂门厅友好地打招呼，打发众人散去，然后各自回家去了。整个大学都为这场讲道备感欢欣。

过了一段时间，威克里夫就从他的短期流放地，或者说他的秘密隐藏地回来了。他回到拉特沃思教区，再次被任命为教区牧师。他在这里静静地辞别了他的在世生涯，于1384年底的西尔韦斯特日（Silvester Day）^②

^② 即12月31日，命名缘自主后335年12月31日去世的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Pope Silvester I）。——中译注

安睡主怀。他去世的时候虽已年纪老迈，但“老年时的喜乐与年轻时一样”。

威克里夫生前虽然有许多仇敌，但最残忍的敌人莫过于神职阶层本身。不过，他同时也赢得了许多很好的朋友，既有出身寒微的平民，也有贵族。他的朋友中包括以下这些人：约翰·克伦本（John Clenbon）、路易斯·克利福德（Lewis Clifford）、理查德·斯图里（Richard Stury）、托马斯·拉蒂默（Thomas Latimer）、威廉·内维尔（William Nevil），还有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e）；这位约翰·蒙塔古最后将他教堂里的圣像都拔除了。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索尔兹伯里的伯爵，他曾因心里藐视圣餐，就把圣餐带回家，为此受到索尔兹伯里主教拉尔夫·厄格姆（Ralph Ergom）的谴责。后来，他在索尔兹伯里立起一个石头的十字架，把自己的这一不敬行为写在上面。自此以后的一生之中，每个星期五，他都穿着单衣，光头赤足来到十字架前，双膝跪下，为他过往的行为悔罪。

至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说的是，敌人的残忍不只表现在处置威克里夫的书藉和文章上，他们甚至在威克里夫埋葬多年后还命人将他的尸骨挖出来焚烧，而这根据的是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决议。这个神圣决议宣布说：“要给约翰·威克里夫判刑，判他是十恶不赦的异端分子，至死还顽固地抱着他的异端不放。此人及其留在人间的一切记忆都当受到咒诅和谴责。”该宗教会议还颁布了一条严厉的法令，“若能将其的尸骨从别的忠信者的尸骨中分别出来，就必须将其从地里挖出，另抛他处，远离任何教堂墓地，这是教规和法律共同的规定。”对宗教会议这一邪恶、狠毒的判决，本该不遗余力地进行反驳，但其愚蠢、虚妄甚至野蛮到如此地步，似乎只配遭受嘲笑和藐视，实在不值得对它进行任何驳斥。

倘若古人们看到这些如此神圣、德高望重、以道德教诲自诩的加图（Cato）满脑子想的竟是如何对付一个死了这么久、埋了这么久的可

怜人的尸体，赫拉克里特可能笑不出来，德谟克里特可能也哭不出来。更何况，他们也许还不一定真能找到他本人的尸骨，挖出的反而是其他某个人的尸体，这么一来，没准儿还把一个正宗的天主教徒变成了一个异端！不过，威克里夫在这方面还是有理由对这些人心怀感谢，他们至少在他生前饶他一命，在他死后也好歹给了他一段安宁的时间，让他在墓中安睡了41年后^③，才掘了他的坟，使他从尘土化为灰烬。这些灰烬他们都拿去抛在了河里，这样威克里夫就化作了土、火、水这三元素。他们觉得这样就能彻彻底底、永永远远地将威克里夫的名字和教训从人间铲除净尽。此举与古时的法利赛人和墓穴看守兵丁实无两样，当他们把我们的主葬入墓中后，以为这样就能把守妥当，决不会让他复活。可是这些人，还有其他所有人都当知道，没有什么密谋可以抵挡得了上帝，同样也决不会有什么可以压制得了真理；它总要从尘埃与灰烬中纵身跃起，正如在威克里夫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尽管他们掘了他的尸体，烧了他的骸骨，还把他的骨灰撒入水中，可是上帝的话语和他教训中的真理却代代相传，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一切是他们焚烧不了的。

^③ 宗教会议达成的那个法令在那次会议结束后许多年才执行。——原作者注



耶稣基督最忠勇的殉道士——罗拉 德派的领袖约翰·奥特卡瑟 爵士所受的患难与逼迫

约翰·威克里夫，这位在生命与学问上都十分卓越的耶稣基督忠实的仆人，他在世上的时候，与欧洲最大的敌基督者罗马教皇及其麾下各种各样承受圣职、冠冕堂皇的伪善者进行着不遗余力的勇敢抗争，长达26年之久，目的是要把教会恢复到当初基督升天时那纯洁的情形中。1384年，他终于走完那与基督之名十分相称的一生，离世归入主怀，葬在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拉特沃思（Lutterworth）他自己教区的教堂里。

这位义人离世之后，兴起不少敬虔的信徒跟随他的脚踪而行，继续捍卫福音那谦卑朴素的品质，反对那些狂傲无度、野心勃勃、买卖僧职、满怀贪婪、假冒为善、亵渎神职、专横霸道、行各样拜偶像之罪及其他种种污秽、硬着颈项的法利赛人。然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对这些信徒捍卫福音的工作却竭力加以抵挡，其凶暴有如当年的法老、安提阿古（Antiochus）、希律或该亚法。1413年，他便为此目的在伦敦的圣保罗教堂召集了一次全英国圣职阶层的普世宗教会议，抵制威克里夫追随者们那敬虔的事业。

该宗教会议的核心宗旨就是要压制福音的发展和传播，特别是要对抗尊贵可敬的考伯汉勋爵 (Lord Cobham)，人们都知道他拥护、接纳并支持被主教们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的威克里夫的追随者们，是他们中的中坚人物。在伦敦、罗切斯特和赫里福德教区，考伯汉勋爵按立那些没有被主教授予传道许可证的信徒，差遣他们往各处传道，坚持并教导他们有关圣礼、圣像、朝圣、罗马教会及其“钥匙”等事情上的意见。罗马教会对这一切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决定一刻也不耽延，当即采取行动处置这个人，如同处置一个毒害最深的异端。

这个团体中一些更为老谋深算的人则认为，事情不宜如此仓促处理，还是应当做些事先预备；考虑到这个考伯汉勋爵出身名门，当时又与国王过往甚密，所以他们建议首先要探听国王的口风。这个建议得到广泛接受，于是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带着他的几个主教以及一大批圣职人员径直去觐见当时正住在肯宁顿 (Kennington) 的国王。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向国王控诉考伯汉勋爵，企图使这位正直敬虔的人污点满身、名誉扫地。国王平静地听着这些高级教士血口喷人的陈辞，未改其为王的尊严，反要求他们尊重考伯汉勋爵的高贵出身和爵士身份，对他仍应以仁相待，并尽一切可能不采取极端行为，而要努力将他挽回到教会的合一上来；还答应他们，若他们愿意谨慎行事，他作为国王会亲自与考伯汉勋爵认真商谈这件事。

于是，过了不久，英王就把考伯汉勋爵召来，与他单独密谈，劝他要像孩子服从母亲似的服从圣教会，且要求他承认自己不顺服的罪。

这位基督徒勇士回答道：“最尊贵的国王陛下，我一向对您都是甘心乐意随时表示顺从，因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君王，上帝派定您管理我们，赐您佩剑，惩罚一切作恶的，保护一切行善的。在我眼中，您仅次于永生的上帝，我向您献上完全的顺服，且一如既往，将我的一切，或财富或性命，完全交付与您，随时准备着成全您在主里面吩咐我的一切。然而，关于教皇及其灵性上的事，我不能苟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

应服侍他，因为我从圣经上知道，他是那敌基督者，是灭亡之子，是上帝公开的仇敌，是那站在圣地的可憎恶者。”

英王听到这一席话，就不想再谈下去了，断然拂袖而去。

当大主教再次觐见英王寻求答复时，英王就按所谓《神圣教会法令》的恶毒规条，授全权予大主教，对考伯汉勋爵进行起诉、审查并惩戒。但在指定审判的那天，考伯汉并没有到场，大主教就判他犯蓄意藐视法庭罪。此后，大主教雇用的奸细和其他溜须拍马之流又向他报谎信，说考伯汉勋爵嘲笑大主教，蔑视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并坚持其固有观点，藐视罗马教会权威，鄙视主教及教士阶层的尊严（考伯汉本来就被指控犯有这些罪）。大主教盛怒之下，也不问证据是否属实，就把考伯汉公开革除出教会。

约翰·奥特卡瑟爵士，亦即考伯汉勋爵，这位主最忠贞的仆人，最可敬的勇士，看到敌基督者那不可遏制的怒火已经向自己点燃，意识到重重生命危险正向他四围逼近，于是拿起纸和笔，写下一份信仰告白，作为对主教所控告的四个主要问题的答复。写完后他亲笔签名，盖上手印，并将抄件送呈英王，指望从英王那里获得一份仁慈的恩待。

然而，英王却拒不接受这份信仰告白，反而下令将它交付给考伯汉勋爵的审判者。于是考伯汉勋爵又亲自到英王面前，请求差派一百名骑士和士绅陪同他前去洗罪，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为他澄清一切异端的罪名。与此同时，他也再次表示，为着捍卫信仰，他愿全然献上自己，进行生死抗争，无论对手来自基督教会或是异教徒。然而，英王与议会中的贵族官员对考伯汉的请求却不予考虑。最后，考伯汉以温和的态度对在场的所有人表明，对于上帝的律法，他一向都以全然谦卑之心来顺服；只要是出于上帝的律法，他愿意接受对他进行的任何修正。

不过，英王还是再次在自己的私室内召见了，与他又进行了一次私人交谈。考伯汉勋爵对英王说，他已经越过大主教上诉到罗马教皇那里，所以大主教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是他的审判官。那时他手上正拿着那

份准备好的上诉状，因此就恭恭敬敬地将它呈交给英王。可是，英王那时对考伯汉勋爵的不满已经加深了，他怒称，他不应该进行上诉，应当搁下这件事，安静等候教皇自己认为合适的时机；而且，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大主教都要做他的审判官。

就这样，良善的考伯汉勋爵一切合法的要求都被拒绝了。由于不愿意在凡事上发誓效忠于罗马教会，他情愿接受大主教施与的刑罚。英王于是下令将他逮捕，关进伦敦塔。

审讯的日子到了，这一天是9月23日，圣马太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坐在圣保罗教堂的该亚法室里，随同的还有伦敦主教理查德·克利福德 (Richard Clifford) 和温切斯特主教亨利·伯林布鲁克 (Henry Bolingbrook)。骑士罗伯特·莫利 (Robert Morley) 爵士，也是伦敦塔的中尉，将考伯汉勋爵带到大主教面前。大主教对他说了如下这番话：“约翰爵士，在上次我们省里的神职人员宗教大会上，我们发现你有某些异端思想，并且证据确凿，证明你有罪。可是当我们按照教会法令传讯你时，你却没有到场。由于你的背逆和顽抗，你已经被公开革除教籍，也跟教会没有任何个人关系了。不过，只要你愿意谦卑地恳求赦罪，我们也并非不准备赦免你的罪，即便此刻仍是如此。”

考伯汉勋爵回答说，他并不要求任何宽赦；他很高兴能在大主教和众弟兄面前重申他所持守，并且要永远坚守的信仰。尔后他从怀里掏出那份回敬对于他的指控的文章，在他们面前宣读。

关于圣像的问题，我的认识是，它们不是信仰的对象；它们是在基督信仰获得大公教会的认可后被命定的，其目的是描绘并引入思念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和其他圣徒的殉道及美好生命。不管这些圣像代表的是谁，对无生命的圣像献上只应属于上帝的敬拜，如向上帝求助那样向它们求助，对之寄予信任与厚望，且对不同的圣像厚此薄彼，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犯最严重的拜偶像之罪。

我还坚信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是客旅，要么走向蒙福之地，要么走向痛苦之渊。活在此世时不认识上帝的圣洁诫命、不愿意认识也不愿意遵守的人，尽管他走遍世界各地去朝圣，并为此付出性命代价，他也仍要受到咒诅；而那认识上帝圣诫，且持守到底的人，即使他一辈子不曾像人们现在所作的那样，去坎特伯雷或罗马或其他地方朝圣，他仍然能够得救。

大主教与另外两位主教以及其他几个博士们要商讨下一步的对策，便命考伯汉勋爵暂时先站到一边去。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得出了结论，就招呼考伯汉勋爵说：“约翰爵士，你过来，你必须把想法跟我们说明得清清楚楚。根据你所坚持、所认定的信条，你认为圣餐礼中的饼经过神父的祝圣之后，到底还是不是物质的饼？还有，根据你所坚持、所认定的信条，在忏悔的圣礼中——倘若有足够的忏悔神父——你认为每个基督徒应不应该向教会按立的神父承认自己的罪？”

良善的考伯汉勋爵如此回答他们说，他既无需再说明自己的思想，也不必再解答那些问题，因为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写在他的文章了。

大主教对他说：“约翰爵士，你要当心你所做的；如果我们在这里向你提出的这些问题，你不做出明确答复，我们就会根据神圣教会的法律公开判定你为异端。”

考伯汉勋爵答道：“你们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们对考伯汉勋爵这种反应深觉惊讶，为此在他们中间起了不小的骚动。

最后，大主教再次向他宣布，神圣罗马教会已根据圣奥古斯丁、圣哲罗姆、圣安波罗修以及其他神职博士们的说法，对上述问题做出了最终决议——居然一次也没有提及耶稣基督的话语！“这个决议，”大主教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相信并遵循。”

考伯汉勋爵对他们说，他乐意相信并遵循基督的神圣教会所决定的

一切，也相信并遵循上帝要他所信所做的一切。然而，罗马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及教会中的其他高级教士却握有合法权柄，决定那些与上帝话语不完全符合的事情，对此他不能认可。大主教叫他三思其言，到下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25日再做慎重答复，尤其是答复以下这个问题：圣坛上的饼在祝圣之后是否还是物质的饼？

考伯汉勋爵看出他们心存歹毒，蓄意要攻击他，因此就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只愿上帝的灵能在他下一轮的答辩中帮助他。9月25日这一天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下令将他的审判座从圣保罗教堂的牧师会礼拜堂移至伦敦拉多加特（Ludgate）的多米尼克修道会。那一天与他同坐堂的比往常要多得多，有神父、僧侣、天主教会员、修道士、教区秘书、敲钟人，还有赦罪僧。伦敦塔的中尉罗伯特·莫利骑士将义人考伯汉勋爵带到他们中间，留在了那里，如同羊留在狼群里。

审讯考伯汉勋爵的经过如下：

大主教对考伯汉勋爵说：“约翰爵士，我们给你递过一份关于圣礼信仰的文件，那都是我们的母会神圣罗马教会和圣洁的博士们明确订立好的。”

考伯汉勋爵答道：“除了基督和他的使徒，我不知道任何比他们更圣洁的人。至于那份订立的文件，我知道那与基督及其使徒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不只与圣经不符合，还明显是敌对圣经的。”

这时一个律师问道：“那你对于圣教会持什么样的信念？”

考伯汉勋爵回答：“我的信念是，圣经里的每一卷书都是真实可靠的。凡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切我都深信不疑，因为我知道上帝喜悦我这样的信心。但是，你们那些傲慢的法律和没有根据的决议，我则不予相信。因为你们做出的行为表明你们与基督的神圣教会没有关系；相反，你们是真正的敌基督者，你们与基督的神圣律法和旨意顽梗为敌。你们制定的法律完全与基督的荣耀无关，它们只满足你们自己虚浮的荣

耀和可憎的贪婪之心。至于你们高高在上的姿态更不是属基督的；假若真属基督，你们就应当谦卑服侍人，而不是狂妄自大，以为高人一等。”

瓦尔多博士 (Doctor Walden) 发话道：“你的判语如此敏捷，一定是威克里夫派里的大学者喽！”

考伯汉勋爵如此回答道：“说到这位满有美德的威克里夫，我在此要对着上帝也对着人说，在我认识他那被人鄙弃的教导之前，我从来都戒除不了罪的影响。自从从他那里认识到如何敬畏主我的上帝，我相信我的生命就发生了转变。但在你们所谓荣耀的教训中，这样的恩典我从未发现一丝一毫。”

瓦尔多博士又说道：“世上有那么多德行美好的人，那么多教导圣经的饱学之士，他们的教导都广为人知，又有那么多祖先为榜样，你倒说在听到那魔鬼讲道之前，你都得不到改过自新的恩典，对此我绝对不能认同！”

考伯汉勋爵说：“你们的祖先，也就是先前的法利赛人，把基督的神迹归功于别西卜，把他的教训当作魔鬼的教训；你们作为他们的子孙，也正是如此判断基督忠心的追随者。他们中凡责备你们邪恶生活的，都被定为异端，而异端的证据是由你们的博士来定，完全不按照圣经。”接着，他又对在座的所有审判官说：“若要公正地审判你们，任何多余的证据都不需要，看你们目前的行为就够了。上帝所有的律法中你们看到哪一条说，你们可以如此坐堂来审判一个基督徒？可以如你们每天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判任何一个人死罪？整本圣经你们找不到任何依据可以让你们掌握如此高高在上的权力，除了亚拿和该亚法的例子；他们倒是这样坐堂审判基督和基督升天后他的使徒们。看你们如今的行为，你们正是从他们那里，而不是从彼得或约翰那里获得权柄来审判基督的门徒。”

有几个律师说道：“先生，你别忘了，基督审判过犹太。”

考伯汉勋爵回答：“不！基督没有审判犹太，是他自己审判自己，之后出去吊死了。事实上基督说的是，‘那行事贪婪的有祸了。’如今他对

你们中的许多人也仍是这么说，因为犹太的毒液也侵入到了教会中。事实上，你们从来没有跟随过基督，也从来没有站在上帝纯全的律法中。”

大主教问他，那毒液是什么意思？

考伯汉勋爵回答说：“你们的财宝，你们的权势。正如你们的历史书上所记载的，那时^①有天使在空中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今日，毒液流进了上帝的教会。那日子之前，所有的罗马主教某种意义上都是殉道士，而自那以后，我们很少读到他们为主殉道的事了。事实上，自那以后起，主教与主教之间互相倾轧，互为毒害，一方咒诅另一方，一方残杀另一方，诸如此类的邪恶之事不一而足，这在你们的史书上都已记载了。但愿你们众人都好好想想这件事：基督是何等温柔、怜悯，教皇是何等狂傲、专横；基督是何等贫穷，乐于赦免，教皇是何等阔绰，杀起人来心狠手辣。”

这时有一个叫约翰·肯普大人 (Master John Kemp) 的法律博士从怀里掏出一本诉状，就是大主教的议会用来把考伯汉勋爵投入伦敦塔的那份诉状，想借此将审讯速战速决。“考伯汉勋爵，”这位博士说道，“你必须简明扼要地向我们说明你对于下列这四个问题的看法。第一，”他接着念起诉状，“圣教会关于圣坛上经祝福过的圣餐饼的信条和决议是这样的：物质的饼一旦经过神父在弥撒中念诵的祝祷词的祝福，就变成了基督真正的身体；物质的酒也变成了基督真正的血。此后，留在圣坛上的就不再是祝祷语未念之前的物质的饼和物质的酒了。先生，你相信这点吗？”

考伯汉勋爵回答道：“我不相信。但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相信的是，在圣坛的敬拜礼仪中，基督的身体以饼的形式表达出来。”

博士继续往下读：“第二，圣教会认定，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他肉身还活在世上，都应该到教会按立的神父面前忏悔，请求赦罪。先生，你

① 指君士坦丁授权于教会的时候。——原作者注

对这点的看法如何？”

考伯汉勋爵回答：“一个人若患了病，或身负重伤，他就确实需要找一位医术高明、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因为只有他能知道患者的症结和危险所在。所以，我们最该做的，首先是向上帝忏悔，请求赦罪，因为只有他知道我们的疾患，只有他能帮助我们。”

博士又念道：“第三，基督将使徒圣彼得按立为他在地上的代理。彼得的主要职位是在罗马教会中；他还将赐给彼得的权柄也同样赐给了所有彼得的继承人，这些继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罗马教皇。他们拥有特殊的权柄，在教会中尤其如此，高级教士、大主教、教区牧师、副牧师及其他职位等，都是由教皇来任命。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依照罗马教会法来顺服教皇。这些都是圣教会定规的。先生，你相信这一点吗？”

考伯汉勋爵回答：“那在纯洁的生活上跟随彼得最紧的人，就是最靠近彼得的继承人。可是，你们的教阶制度高高在上；关于彼得，你们徒有空谈，却完全不敬重他那贫苦、谦卑的生活方式。西尔韦斯特时代以前，继承彼得的人也同样十分谦卑，且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殉道者，但对这些，你们全然不予关注。”

座中人并不理会考伯汉的这番话；另一位博士又接着问道：“那你对教皇是什么看法？”

考伯汉勋爵回答：“他和你们一起，正好凑成大敌基督者的全身。他是那最大的头，你们这些主教、神父、高级教士、僧侣是身子，那些托钵僧们是尾巴。”

博士又读道：“第四，圣教会规定，基督徒到圣地去朝圣能积攒功德，尤其是朝拜圣物和圣徒、使徒、殉道士、忏悔者的像，以及其他圣罗马教会认可的圣徒像。先生，你对这些又是如何看待？”

考伯汉勋爵回答：“上帝的诫命中没有一条要求我这么做，所以我并不想追求这些来满足你们的贪婪。你们最好将那些圣物、圣像上的蜘蛛网和灰尘掸干净，收拾起来，免得再贻害他人；不然就把它们好好埋到

地底下，如同你们埋葬那些带着上帝形象的故去的长者。那些圣徒终其一生都很恶贪婪与乞讨，如今既已作古，却反倒变成贪婪贫乏之辈，以至要可怜地向生者乞讨，这岂非咄咄怪事？现在我要对你们说，也愿意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们利用圣坛和偶像，还有那伪装的告解和赦罪文，目的就是要从所有基督徒身上搜刮物资和财富，并以此为你们最大的乐事！”

大主教对他说：“约翰先生，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要么顺服圣教会的命令，要么咎由自取，深陷灾祸，无法挽救。对于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要求是，你不得有别样的想法，只能遵从神圣罗马教会统一的信仰和信条。我劝你还是像个乖顺的孩子，归回到你的母会的怀里。”

考伯汉勋爵对着他们众人字字铿锵地说：“关于那些问题，除了我已经表达的观点外，绝无其他信条。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话音刚落，大主教就站起身来宣读审判状，全体教士和平信徒都脱帽洗耳恭听：

据我们所知，约翰·奥特卡瑟爵士（亦称考伯汉勋爵）不仅本人是个证据确凿的异端分子，他还大力支持其他异端思想，反对神圣罗马大公教会的信仰和宗教。作为罪恶与黑暗之子，他的内心已经冥顽不化，拒听牧者的任何劝慰之言，他的错谬更因他那可咒诅的顽梗而倍加严重。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将他交给世俗法庭来处置。不仅如此，对于那众多赞同他的错谬、接纳他、为他辩护、为他出谋划策、提供帮助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支持他的人，我们都一律将其视为异端的袒护者、接纳者、谋划者、帮助者及支持者，都要连同眼前这个异端分子一起革出教会，宣布为可咒诅者。

我们严厉责令，你们要把这份关于谴责该异端分子及其袒护者，并将之革出教会的明确的判决公之于众，印发全主教管区的城市、乡村和城镇。副主教和教区神父要尽力开导百姓，每到一处都

要在讲道坛上用当地语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向众人宣讲整个审判经过，好让所有人都能心领神会，都能因惧怕这样的宣判而放弃近来由一些叛逆的传道人灌输给他们的罪恶念头。

大主教当众念完判决书后，考伯汉勋爵脸上充满喜乐，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审判我的肉体，它不过是我可怜的外衣，然而我确信不疑，你们无法伤害我的灵魂，正如撒旦无法加害于约伯的灵魂。那创造灵魂的必按他无限的怜悯与应许保守这灵魂；对此，我绝无任何怀疑。”

尔后，他双膝跪下，在众人面前为他的敌人祷告；他举起双手，两眼望天，说道：“主，永恒的上帝，我恳求你，若是出于你的美意，求你因着你伟大的怜悯，赦免追逼我的人。”

因着这件事，众主教和神父在贵族和平民眼中信誉扫地，因为他们竟如此残忍地虐待义人考伯汉勋爵。高级教士担心这事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就聚首商量，同意采取与他们之前的行为有所不同的另一套措施。他们收买了考伯汉勋爵的一些仆人、朋友，到处造谣说，这个考伯汉勋爵已经变成一个好人，已经在一切事情上都谦卑地服从圣教会，已经彻底改变他对于圣餐礼的观点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冒用考伯汉勋爵之名，宣布他已经放弃先前的想法，因此众人不应再在什么事情上坚持从前从他那里听到的观点了。他们出此下策，是因为惧怕众人都视考伯汉勋爵为高贵之人，反而转去听从他。

可是，此法并不奏效。教士们看到反对他们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于是另想一计。他们到国王面前用最恶毒的言语告状，说全英国上上下下，每个角落，都因为威克里夫和这个考伯汉勋爵的言论出现了严重的纷争、谣言、骚乱、造反、结党、争执、分裂、不和、伤害、诬蔑、非法聚会、迷信、反叛等等，以致天天都有暴动。他们还说，教会因此被人憎恶，教区主教的话没人听从，也没有人来望弥撒；神职人员，如副主教、副监督、教区法官、博士、代理主教、官员、学监、律师、文书等到

处受轻视。圣教会的律法和权益都受到践踏，基督信仰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侍奉上帝的职事被嘲笑。教会属灵的审判、权威、荣誉、能力、政策、法律、礼拜、仪式、咒诅的权柄、掌握阴间与天国钥匙的权力、禁令、条规的神圣性，这一切全都受到完全彻底的藐视，其威信丧失殆尽。

而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异端分子和威克里夫派的人放肆大胆地广为传播威克里夫的观点；这些人还秘密召集非国教徒聚会，在私人家里讲课、撰书、写论文、编民谣，在民间各个大小角落私下讲道，在森林、田野、草地、牧场、树丛以及地下洞穴秘密聚会。

他们说，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如此下去，共和体将遭毁坏，国家将受颠覆，国王的王室产业将被彻底摧垮。而他们此番盘算的目的是，让王室的权威为他们此前在会议上定下的计谋撑腰，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会壮大不少；不然，哪怕已多番努力，他们也明知自己的势力依旧薄弱，不足以与考伯汉的跟随者分庭抗礼。不过，有了那一番控诉之后，国王立即在莱切斯特召集了一次议会会议。当时这会议不能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因为在伦敦及城市周边支持考伯汉勋爵的呼声甚高。

基督的子民就这样在这次议会会议中被彻底出卖了。会议上，国王定下了一条最残忍、最亵渎上帝的法令，还将它立为永久性法规。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用自己的本国语言读圣经（这做法被视为威克里夫的教导），违者将丧失土地、牛羊、人身自由、生命、财产；其子孙后代也循此例而行，他们都将被判处以下罪名：上帝的异端分子，王权的仇视者、声名狼藉的叛国贼。除此之外，该法令还规定，全英国境内，不得有任何一个礼拜堂、任何一个特殊的宽窄场所容纳这些人，尽管盗贼、杀人犯尚且可到这些地方避难逃命。倘若他们不洗心革面，或者被宽赦后又重蹈覆辙，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剩这两种死法：先以违逆国王的叛国罪被绞死，再以触犯上帝的异端罪焚其尸首。

众主教、神父、僧侣、修士终于如愿以偿，掌管了英国。那段时间，在许多地方，基督徒被逮捕，惨遭最严酷的死刑。有许多人逃到德

国、波希米亚、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边界；在那里这些上帝的子民也行了很多奇妙之事。

死罪既已定下，考伯汉勋爵就被带走了。罗伯特·莫利爵士又将他带回到伦敦塔。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晚上，他逃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逃的），逃到了威尔士。国王许以重金要把他抓回，不论死活，都要捉拿归案。而考伯汉勋爵此时正与鲍威斯勋爵（Lord Powis）结盟。鲍威斯勋爵是当时威尔士的一个大总督，他以贵族的待遇接待、供养考伯汉勋爵。可是四年之后，或许是由于贪爱钱财，或许是由于厌恶纯粹、真实的基督真理，他竟费尽心机扮演了卖主的犹太角色；表面上他仍装出十分友好、亲善的样子，但最后他终于达成他那血腥的目的，用最懦弱又最卑劣的办法把考伯汉勋爵捆绑起来，送到伦敦。这时大约是主后1417年的12月，那时在伦敦正有一个议会会议在召开。考伯汉勋爵再次被定罪，罪名是背叛国王与国家，为此他要被带到伦敦塔，再从那里一路游行到伦敦，最后拉到坦普尔巴（Temple-Bar）外的圣吉尔斯（St. Giles），在那里的新绞刑架上绞死，然后再处以火刑。

行刑的那天到了，考伯汉勋爵被带出伦敦塔。他双臂反绑着，但脸上充满了喜乐。他被关在囚车里，这待遇仿佛针对一个背叛王权的十恶不赦的逆贼。就这样，他被拉到了圣吉尔斯刑场。当到了行刑的地方，从囚车上被解下来后，他立即双膝跪地，向全能的上帝祷告，求他赦免他的敌人。然后他站起身，注视着观众，以最虔诚的态度劝勉他们跟从圣经上所写的上帝的律法，警惕在行为、生活上与基督教导相违背的那些假教师。最后他被一根铁链活生生地吊在了火堆之上。没有断气之前，他一直都在赞美上帝的名。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哀伤。这是1418年发生的事。

至于神父们在那段时间又干了些什么，他们如何亵渎上帝，如何口出咒诅，如何要求人们不准为考伯汉勋爵祷告，如何要判他下地狱，因为他至死都不顺从教皇，这些事要写来就太多了。

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战士，约翰·奥特卡瑟爵士就这样安息了。他与其他敬虔的同伴们一同安息于上帝的祭坛，也就是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实在都有份于基督的国，因他们都在遭遇极大的患难中恒久忍耐，最终为着基督信实的话语和见证，以身殉道。



约翰·胡斯长老的殉道史

在安妮 (Anne) 女王时代——她是波希米亚公主，嫁给理查二世 (Richard II)，波希米亚人开始获悉英国境内那些威克里夫的著述，也开始初尝基督福音的滋味；到后来，约翰·胡斯 (John Huss) 再传讲此道，他们的福音知识就越发长进了。消息传到教皇亚历山大五世 (Alexander V) 耳中，他十分恼火，向布拉格的大主教颁发一道谕旨，要求他查明此事，并下令教会、学校以及任何地方都不得持守这个教训，同时传讯约翰·胡斯。约翰在审讯时明确答复，教皇的命令或谕旨与基督及其使徒明显的榜样、行为完全相悖，它无视福音书宣告的自由，拘禁上帝的圣言，使之不得自由通行。因此他针对教皇的这份谕旨提出上诉，希望教皇再作思考。但正当约翰进行上诉的时候，亚历山大教皇却突然死了。

继承亚历山大的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John XXIII)。他也同样利用教皇职权，不惜一切手段置波希米亚人于他掌控之下，首先恶毒攻击他们的牧师，就是前面说到的这位约翰·胡斯，指控他为传异端者，因为当时约翰正在布拉格的伯利恒教堂传道；他更愿意传讲基督的福音，而不讲主教的传统。

教皇把整桩胡斯案件交给科伦纳的红衣主教 (Cardinal de Columna)

去处理。主教接到控告书后，就指定一个日期要胡斯出席罗马法庭受审。日期定下之后，罗马兼波希米亚的国王文策斯劳斯（Wenceslaus）接到从妻子索菲亚（Sophia）和全体波希米亚贵族来的一份特别请求，请求援救胡斯，同时波希米亚全城和布拉格大学也发出同样迫切的恳求。于是国王差使臣前往罗马，要求教皇停止诉讼，并明确表示要拯救胡斯免于这场传讯和审判。国王还表示，倘若果真怀疑波希米亚王国受到异端或错误教义的侵扰，教皇可以差派使节全力匡正补救，一切代价和费用都由波希米亚国王承担；还答应以国王的名义，行使一切权力、威严来辅助教皇使节捉拿、搜捕一切持错误教义者，并予以惩戒。

与此同时，约翰·胡斯也在受审日到来之前差他的合法诉讼代理人到罗马法庭，对他们义正辞严证明胡斯的无辜。胡斯料到，若按指定日期出庭，此行必定凶多吉少，因此他指望代理人的那番申诉当可使他免于被迫出庭的危险。然而，科伦纳的红衣主教对这整桩案件却主意已定、判决已下，不容许任何申辩或理论。胡斯的代诉人又向教皇上诉，但这最后一步挽救措施也仍然没能叫红衣主教让步；他因胡斯在指定日期未到罗马出庭，便判他为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将他革除出教会。

为了对付胡斯的代诉人向教皇的上诉，教廷也指定了法官，如阿奎里亚（Aquila）和威尼斯的红衣主教，还有其他人来审理此案。这些法官将审判拖延了一年半之久，后又把审判权交还科伦纳的红衣主教。主教维持原判，命约翰·胡斯的代诉者们不得再为胡斯申诉，否则后果自负。但胡斯的代诉人依旧没有停止诉讼，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被投入监狱，承受严刑，另一些人只得半途而废，回到波希米亚。

但波希米亚人对此并无多少顾虑。随着对圣经知识的增长，他们对教皇也越发不屑，反对之声每日不断。他们认为教皇和主教阻碍了上帝的圣言和基督福音的传播，他们的赎罪券和罗马法庭的做法都是在谋一己私利，全然不顾及耶稣基督的利益；他们是从基督的群羊身上拔取羊毛，榨取羊奶，却没有用上帝的圣言或良善的生活榜样来喂养他们。他

们还教导、奉劝人们，只要教皇和高级教士不跟从基督和他使徒的教训和生活，就不应顺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对教皇的司法权也表示蔑视和嘲讽，那时的教会正在发生大分裂，总共冒出三个教皇，且个个都在为争权夺利而钩心斗角。

正在那时，那不勒斯王拉迪斯劳斯（Ladislaus）前来劫掠教皇的城镇和领地。约翰教皇为了全力迎战，对抗拉迪斯劳斯，对所有愿意站在他这边为教会而战的人赐予完全的赦罪。赦罪令送达布拉格并在那里颁发，支持教皇的文策斯劳斯国王下令任何人不得对教皇的赦罪令有任何抵牾。

胡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不能容忍这亵渎上帝的所谓赦罪令，开始发出抗议。其中有三位手艺人，听到神父在传讲这些赦罪令，就公开站出来反对，称教皇是敌基督。他们为此获罪，被带到上议院，受到监禁。百姓们于是自发武装起来，去找地方长官，要求释放这三个人。地方长官甜言蜜语，劝阻他们，许诺放人，于是百姓们心满意足，各自回家去了。一场可能的骚乱平息下来，可是，这三位手艺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约翰（John）、马丁（Martin）和斯达生（Stascon）——却还是在监狱里被斩首了。百姓们知道他们殉道后，取了他们的尸体，极为庄严地运往伯利恒教堂。在他们的葬礼上，不少同情他们的教士带领大家唱起圣诗：“这些圣徒们，捐躯见证神。”约翰·胡斯在葬礼上讲道，大大赞扬他们对主的忠心。他们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伯利恒教堂。

布拉格城因此发生了分裂。高级教士和大部分的神职人员及绝大多数的男爵因怕遭遇损失，都站到了教皇一边；平民、部分神职人员和大学里的学生都支持胡斯。文策斯劳斯国王担心这会酿成骚乱，就在博士、高级教士和男爵议会的怂恿下，打算把约翰·胡斯撵出城。同时，为了止息教会纷争，国王又把这件事交给博士和神职人员去处理。这些人商量之后，发布一道训令，共包含有 18 条内容，主旨是坚持教皇与罗马教会的观点，反对威克里夫和胡斯的教导。训令获得国王的首肯。

约翰·胡斯于是离开了布拉格，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在当地受到贵族的保护，继续讲道，吸引了大批群众。他也没有被完全逐出布拉格，还不时回到伯利恒教堂，在那里为百姓讲道。

此外，约翰·胡斯还直接针对博士们的上述训令，提出下列观点，以示反驳：

博士们的训令宣称，教皇及其红衣主教都是彼得和使徒们真正的、明显的继承人，众主教和神父也同为彼得和使徒的继承人；但除他们以外，地上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彼得和使徒的继承人——这是绝对的谬论。

不是教皇，基督才是教会的头；不是红衣主教，基督所有忠心的百姓才是普世教会的身体。

倘若教皇本身行为堕落，显然他就不可能是教会的头，甚至不可能是上帝神圣教会的成员，而是属于魔鬼和魔鬼的殿。

我们也不应该无论何事都听从教皇和红衣主教的决定，除非他们的决定符合新旧约圣经。

主并没有指定罗马教会为教会之首先来管理他所有的教会。基督才是众教会的大祭司，他最先设立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彼得最早在安提阿设立教会，而后在罗马。其他教皇设立的教会有的在博洛尼亚 (Bologna)，有的在佩鲁贾 (Perugia)，有的在阿维尼翁 (Avignon)。

高级教士是蓄意曲解圣经的撒谎者，扬言凡事必须听从教皇。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有不少教皇是传异端者，还有一个教皇是女人。^①我们为何要凡事都听从他们呢？

他们幼稚地认为，必须遵从教廷对胡斯长老的诉讼，因为这是

① 传言教皇约翰八世为女扮男装。——中译注

全体布拉格神职阶层都已经接受的诉讼结果。按照这个逻辑，他们或许也要认为，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都听从了魔鬼，所以我们也必须听魔鬼的话。

针对约翰·胡斯的上述异议，大公教会的博士们也拟了一份冗长繁琐的诉讼文，其主旨是维护教皇的最高主权，坚持众教会要顺服教皇甚于世上的其他一切权威。他们说，正如基督是万王之王，而查理只是法国的皇帝，因此，基督是普世的头，而教皇是仅次于基督的全体教会的头；当基督在肉身显现，行经这地上时，他自己就是教皇、大主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头，但当他离世升天后，他的身体，也就是他在地上的教会，是不能没有头的，因此留下彼得及其继承者取代他，做教会的头，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场论争开始后，约翰·胡斯就被革除出教会，并逐出布拉格。只要有他在场，就不许举行弥撒。百姓对于这种做法表示极度不满，向高级教士和教皇手下的神父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他们买卖僧职，既贪婪又傲慢，还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其他种种恶行，致使他们中许多人名誉扫地，无地自容。与此同时，也渐渐响起许多呼声，要求教会内部必须进行改革。

国王看到民众这样的情绪，同时对神职人员的罪孽也并非未有所闻，所以就利用改革教会之机，着手对那些生活败坏、恶名昭著的神父和神职人员课以重税。支持约翰·胡斯的人则开始将怨气撒向所有天主教派的信徒，及凡与约翰·胡斯为敌的人。因此所有教皇制度下的神父都遭到了挤兑，那些罪有余辜的，自是深陷窘境，而那些无辜清白的，也陷入极度恐慌，都怕惹恼了更正教徒，巴不得自己能够加入他们的行列，或者至少不至冒犯了他们。^②胡斯长老借此机会获得一些自由，得以

^② 作者福克斯在这段叙述中是否暗含对更正教徒某些矫枉过正的做法的批评，读者可自行揣度。——中译注

在伯利恒教堂讲道，并没有人限制他。百姓也在这段时间颇觉舒心，国王则坐收渔利。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正当教皇派的神职人员四处逼迫约翰·胡斯时，他们突然自己身陷困境，四面楚歌，平民和福音派的神职人员都起来反对他们，甚至妇女孩子也憎恶他们给约翰·胡斯下的那些禁令。

但另一方面，教皇手下的神职人员越是遭受排挤，他们向约翰·胡斯反弹出来的怨怒和仇恨就越深，虽然他们目前的困境并非胡斯导致，而是他们自己罪有应得。为了把对胡斯的指控进行下去，教皇写信给西吉斯蒙德皇帝（Sigismund）的兄弟波希米亚王文策斯劳斯，要求他镇压约翰·胡斯和他的教义。“我们听说在你治下的许多地方，有人听从、传讲大异端分子威克里夫的谬论，而他的书是与大公教会的信仰背道而驰的，罗马教会全体宗教会议长期以来都已将它判为错谬和异端。为此，我们奉劝国王陛下，身为大公教会的君王，为着上帝的荣耀，也为着捍卫大公信仰，拿出你强有力的王者权柄，将这异端斩草除根。”

在教皇约翰时代，有三位教皇共同统治教会。这三位教皇分别是意大利人立的约翰教皇，法国人立的格列高利（Gregory）教皇，以及西班牙人立的本尼迪克（Benedict）教皇。他们之间彼此倾轧，从未间断，长达36年之久。为此，1414年，皇帝西吉斯蒙德与教皇约翰三十三世在康斯坦茨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次宗教会议历时三年零五个月，充满派系纷争，各个国家都野心勃勃要捍卫自己所立的教皇，并为此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各基督教国家之间因此产生了极大混乱。倘若（那段时期）教士能让福音的盐取代他们肉体的败坏，能让真理成为他们的所爱，这次宗教会议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将成就多少有益于上帝的荣耀和公众利益的事情啊！

教皇约翰在这次宗教会议上被罢黜了，有证据证明他犯了43个极为可怕的重罪：他曾雇用一个叫马西里斯·帕门西斯（Marcilius Parmensis）的医生毒死前任教皇亚历山大，他还是个传异端者、买卖圣职者、

骗子、伪君子、谋杀犯、巫师和赌徒。总之，此君几乎无恶不作，无毒不染。

这次康斯坦茨会议所颁布的律令和决议几乎都了无意义，仅有一条还值得一书：它规定教皇的权威在宗教会议之下，宗教会议对教皇拥有裁决权。至于饼酒二物同领的圣餐，虽然会议没有否认基督和使徒的确是使用了饼和酒两样物质的东西，但他们在谕令中仍然规定了相反的做法。

此次宗教会议的召集主要目的固然是为平息三位教皇间的纷争，但其中一大部分工作也是针对波希米亚人的诉讼，尤其是约翰·胡斯的诉讼的。在会议召开之前，西吉斯蒙德皇帝派遣了几位他自己家族中的波希米亚士绅，命他们将神学士约翰·胡斯召到即将召开的这次宗教会议上，该举动的用意在于给约翰·胡斯一个机会来洗刷、澄清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为了让胡斯放心，皇帝进一步允诺，保证他在康斯坦茨行动安全，出入自由，而且过后还可再回到波希米亚，绝不会有人陷害或阻挠他。皇帝还答应，对胡斯的接待工作将受到皇帝本人和整个帝国的保护。

约翰·胡斯看到皇帝给了他这么多美好的许诺和保证，就答应出席这次会议。在离开波希米亚境内以前，尤其在离开布拉格城之前，他写下了几份单张，叫人贴在大教堂、教区教堂和男女修道院的大门上，告知众人他要去康斯坦茨的宗教会议上申明他始终坚守、且至今仍然坚守的信仰，他盼望借着上帝的帮助能捍卫、持守这信仰，甚至不惜为之献身。这样，倘若有谁对他的教导发生怀疑，他可以将这怀疑陈明在布拉格大主教康拉德勋爵（Lord Conrad）面前；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他也可以直接将它呈到宗教会议上，因为他本人将在那里，面对所有人，向在场的每一位讲明他信仰的缘由。

1414年10月15日，约翰·胡斯在两位贵族士绅杜巴（Duba）的文策斯劳斯和克伦姆（Clum）的约翰的陪同下离开布拉格，踏上前往康斯

坦茨的旅途。沿途经过的各个城市中，都有众多百姓前来欢迎他；在德国境内的每一小镇上，他都受到人们彬彬有礼的接待和礼遇；不只接待他的主人如此，广大公民以及许多神职人员亦如此。胡斯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一封信中表示，只有在波希米亚他的敌人最多。他每到一个地方，街上都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大家都争先恐后要与他见面，这使他备觉欣慰。在纽伦堡（Nuremberg）情形更是如此。那里有许多教士来拜访他，希望与他私下交谈，但胡斯回答说，他更愿意在众人面前公开表达他的思想，而不是窃窃私语，因为他不愿意有任何隐瞒掩盖之事。因此，晚餐过后直到夜里，他一直对着神父、议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听众公开讲论，人们对他充满了崇敬和仰慕。

在胡斯离开布拉格后的第20天，也就是11月3日，他到达康斯坦茨，住在圣盖尔街（St. Gale's Street）一位诚实正直的妇人家中，她是一位寡妇，名叫菲斯芙（Faithful）。

第二天早上，克伦姆的约翰和亨利·拉詹伯格（Henry Latzemboge）勋爵两位贵族前去向教皇汇报，说约翰·胡斯已经到了，要求教皇答应在胡斯待在康斯坦茨期间，保证他可以自由出入，不会遭遇任何麻烦、困扰或被中途打断的事。对此教皇满口答应，说哪怕胡斯杀了教皇的亲兄弟，他也会出面四处斡旋，尽一切可能保证胡斯在康斯坦茨城居住的这段时间内，不会受到任何非礼或伤害。

在这段时间内，约翰·胡斯最大的对手，同为波希米亚人的斯蒂芬·帕勒兹（Stephen Paletz）大人也来到了康斯坦茨。帕勒兹有一个同僚叫考希斯的迈克尔（Michael de Causis），他是第一个对胡斯做出最恶毒指控的人。帕勒兹其实自幼就与胡斯交往密切，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两人的关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传达一份谕旨到布拉格，反对阿普里亚（Apulia）国王拉迪斯劳斯，约翰·胡斯公开抵制这份谕旨，因为他看出该谕旨存心恶毒，内容无聊。帕勒兹虽然也在一次宴会上当着约翰·胡斯的面承认说，该谕旨违反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可是，由于

他手头正有一件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与教皇牵扯在一起，于是便坚持为这份谰旨辩护，而站到了约翰·胡斯的对立面。

至于帕勒兹大人的同伙考希斯的迈克尔，他曾有一段时间任新布拉格的副牧师，但对现职不满，想图谋进一步高升，便绞尽脑汁想利用某种新花招来达成目的。他诈称找到一项新发明，能对已经废弃的基罗依(Gilowy)金矿进行重新开采。他竭力说服文策斯劳斯国王，国王果真交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去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个诡诈之人在折腾了几天之后一无所获，对自己的目标彻底绝望，于是携着余款悄悄溜出了波希米亚领土，混进了罗马宫廷——正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斯蒂芬·帕勒兹和考希斯的迈克尔这两个浮夸之徒一拍即合，合拟了几篇反对约翰·胡斯的文章，宣称其中罗列的那些谬误都摘自胡斯自己的文章，尤其是他讲论教会的论文。而后他们上蹿下跳，不遗余力地到处奔走，将这些文章送给红衣主教、主教和僧侣们过目，要让他们知道约翰·胡斯还在一些更严重的问题上触犯了神圣的教会机构，以及教皇和教会的其他法令法规；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要将这些罪状在宗教会议上公开宣布出来。经两人这么一番煽风点火，红衣主教与神父们果然被激怒了，于是齐心合意要下手惩治那位善良的人。

胡斯到康斯坦茨的第26天（这段时间他一直埋头读书、写作，也跟朋友亲切交谈），在帕勒兹和考希斯的迈克尔的阴谋策划下，红衣主教差派两个主教，即奥格斯堡(Augsburg)主教与特兰托(Trent)主教，以及随行的康斯坦茨自治市的长老和一名骑士，在晚餐时间一起到了胡斯的住处。他们告诉胡斯说，教皇及红衣主教派他们来请他到他们面前，向他们陈明他所坚持的教义，好让他们也有所认识；胡斯不是时常盼望能在教皇、主教面前讲论教义吗？现在他们都准备洗耳恭听。

胡斯回答说：“我来此并不是为这目的，我并没有想专门向教皇和红衣主教来为我的信仰辩护；我更愿意出现在全体宗教会议的与会者面前，接受任何质问，并在那里为我的信仰作坦然无惧的公开答辩。不

过，你们现在既然提出这要求，我也不妨随你们一起到红衣主教那里走一趟。我将自己交托在主耶稣手中，他们若对我图谋不轨，或要设法处置我，主必安慰我，加添我力量；我宁愿为他的荣耀而献身，也决不否认从他神圣的经文中获得的真理。”

主教们催促他赶快动身，他们内心怀藏恶毒，外表却不露声色（其实他们已经在聚集的房子和周边房子里都偷偷设下了卫兵）。胡斯于是骑上马，从住处出发，前往教皇与红衣主教的宫中。

到了目的地，胡斯向红衣主教们问了安，他们就开始向他发问：“关于你的事，我们听到很多传闻。这些传闻假若是真的，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说，你教导了一些有明显有严重错误的东西来反对我们真教会的教义；还把你错谬的思想散播到波希米亚全境，造成危害已有相当时间。我们为这缘故今天把你召来，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约翰·胡斯简洁明了地回答道：“尊敬的大人！你们都应该明白，无论在思想上，情感上，我都宁愿舍命，而不愿意犯一条错误，更何况是那众多严重的错误。只要有人证明我错在何处，我随时准备接受修正。”红衣主教们说，他的回答很让他们满意，说完就走了，留下约翰·胡斯和克伦姆的约翰勋爵在一起，旁边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就这样一直到下午四点钟。

四点过后，红衣主教又到教皇的宫中聚集，商议如何处置约翰·胡斯。斯蒂芬·帕勒兹和考希斯的迈克尔以及他们的众多随从坚决要求不能再放胡斯自由出入。由于有法官撑腰，他们如一帮疯子，口无遮拦，猖狂叫嚣，嘲笑约翰·胡斯说：“现在你可落到我们手中了！我们有权处置你；我们有权审判你。在没有把你榨干之前，你就甭想从这里出去！”

临近黄昏的时候，他们派罗马法庭的警卫长来通知克伦姆的约翰勋爵说，他可以回自己的住处去，但约翰·胡斯要听候他们另外安排。克伦姆的约翰勋爵闻此极为愤怒，他意识到他们正在用诡诈阴谋和花言巧

语把这个善良的人一步步骗到陷阱中去。于是他前去找教皇，把所发生的事情向他一一说明，并尽量谦恭地请求教皇记念他曾向亨利·拉詹伯格勋爵许下的诺言，希望他不要轻易背信。教皇回答说，所有那些事都没有经过他的允准，更不是他下令干的。尔后教皇把克伦姆的约翰勋爵叫到一边去，反问他：“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归罪到我头上来？你清楚知道，我自己也在这些红衣主教和主教们手中。”

克伦姆的约翰勋爵悲愤交加，无功而返。尽管他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十分严厉地谴责过教皇那伤天害理的做法，但一切都无济于事。约翰·胡斯后来被带到康斯坦茨教会中一个领唱诗的人家中，在那里软禁了八天，尔后又被带到靠近莱茵河的雅各比教派处（Jacobites），囚禁在那里的修道院监狱里。

由于监狱环境污浊不堪，胡斯在那里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就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身体十分虚弱，人们都以为他没有活命的指望了。教皇担心这位义人会死在监狱里，就派了一个御医去医治他。在他患病期间，他的控告者们就迫不及待地向宗教会议的首席长官提出诉讼，要求给胡斯定罪，并向教皇递交了以下奏章：

胡斯的的确确触犯了教会的圣礼，尤其是关于基督身体的圣礼，因为他公开传讲说，百姓领受圣礼时，应该是在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两种象征中来领受。^③并且，还有多人证实，他在学校、教会都教导这个观点，即祭坛上经过祝圣后的饼在圣礼中仍旧保持为物质的饼。或者至少他本人是坚持这样的观点。

他的错谬还表现在对教会负责圣礼之人的看法上。他说，主持

③ 第13届康斯坦茨会议规定，圣餐礼改为平信徒只领饼，不领杯，因为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认为，根据化质说教义，基督实际临在于饼和酒两种物质中，因此领圣餐者只要领受其中一样，就能获得圣餐礼的效果。只有神父才可领受饼和酒两种物质。胡斯因不赞同化质说，因而也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信徒要领圣餐就应该饼和酒二者同领，因它们分别象征基督的身体和血。——中译注

圣礼之人若犯了至于死的罪^④，就不可主持圣礼，同时又主张，除了神父，其他人也可以主持圣礼。

他不承认教会就意味着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以及他们手下的神职人员。

他认为，当教皇、红衣主教和其他所有神父及神职人员还陷在至于死的罪中的时候，教会就没有掌管阴间钥匙的权柄。

他还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委任另外一个人来做灵魂救治的工作。他本人的做法已证明这是可行的：在波希米亚王国，有许多人就是由捍卫和支持他们的人，甚至由胡斯本人推举到教区教会工作的。他们在那里长期管理、牧养教会，并没有经过罗马教廷的任命，也无需布拉格市政官方的许可。

他还坚持认为，一个人一旦被任命为神父或执事，就不可禁止他传道，他本人也不可传道。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他从不传道，无论是谁，罗马教廷也好，布拉格的大主教也好，都阻止不了他。

此外，关于约翰·威克里夫的四十五条纲领，布拉格大学的神学家们对之提出质疑，并为此召集过一次会议，会上，波希米亚的神学家们都认定，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有异端、反叛与错谬之嫌，唯独胡斯一人唱反调，说没有一条表现出异端、反叛或错谬。他后来还在布拉格的许多公立学校为这些教理进行辩护，坚持并教导这些教理。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约翰·胡斯是认同威克里夫教义的，而此教义不只在英国，就是在整个大公教会都已经遭到定罪和谴责。

④ 原文 mortal sin， 源出《约翰一书》第5章第16—17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此处“死”指灵魂之死。根据罗马天主教和某些更正教派的观点，有一些罪，若不开承认且得蒙赦免，将使人的灵魂在死后沉沦地狱。这些罪被认为是“至于死”，因它们构成了人与上帝救恩之间的断裂。传统上认为这样的罪有七宗：淫欲、暴食、贪婪、懒惰、暴怒、嫉妒和骄傲。——中译注

对胡斯的这次指控，他们委任了三个专员为审判官，他们分别是：君士坦丁堡的长老，凯斯特拉梅尔（Castel-a-mare）的主教和勒巴斯（Lebus）的主教。这几个高级教士听完布拉格的几个神父一番喋喋不休的指控以及他们宣誓确立的证词之后，他们就把控告书带到狱中向胡斯宣读，因为那会儿胡斯正患严重的疟疾，身体极度虚弱，只能待在狱中。

听他们念完控告书，胡斯要求请个辩护人为他答辩，但这要求遭到断然拒绝。负责此案的那几个官员的反对理由是，教会法规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为涉嫌犯异端罪的人辩护。然而事实上，他们提供的指控胡斯是异端的证词十分愚昧空洞，漏洞百出；倘若那些指控者并非同时又是审判者的话，他们的指控必定不攻自破。

就这样，约翰·胡斯继续关在圣法兰西斯（St. Franciscans）修道院的监狱里，直到复活节前那个星期三。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几本书，内容涉及摩西十诫、对上帝的爱和认识、婚姻、苦修，人类的三大敌人，主祷文及主的晚餐。

在他们向狱中的胡斯念控告书的同一天，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担心会因为他那极可鄙可恶的欺骗行径而受到审判，就乔装改扮，偷偷溜出康斯坦茨城，不过，他最终仍因罪迹暴露而被剥夺了教皇职位。由于教皇潜逃，胡斯被转移到另外一所监狱，因为原本看管胡斯的教皇的仆从知道主人逃之夭夭后，便把监狱钥匙交给西吉斯蒙德皇帝和红衣主教，自己也随他的教皇主子一起逃跑了。于是，经宗教会议同意，胡斯被转交到康斯坦茨的主教手中，他又把胡斯转移到莱茵河畔的另外一个城堡里，距康斯坦茨不远。在这里，他被关在一座塔楼上，双脚上了脚镣，白天几乎不能走动，晚上则被绑在靠近床边的一堵墙旁的肢刑架上。

在这段时间内，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几个贵族和士绅出于对胡斯闻名全国的美好声誉的敬重，竭尽全力为他的获释而上下奔走。然而，也有一些无耻之徒对此义举横加诋毁嘲笑。后来情形发展到一个地步，凡在康斯坦茨城里表示支持胡斯的人，都遭到众人的冷嘲热讽，就连奴隶和

贱民也掺和其中。这几个贵族聚集一起商议，最后一致决定，将他们的请求上书全体宗教会议，在1415年5月14日面呈于他们。请求信的大意如下：

当初约翰·胡斯长老完全出于自愿前往康斯坦茨，且在国王允诺的安全保护之下。如今他未经听审就遭非人监禁，脚镣铁链残酷折磨，饥渴交加无人理会。约翰·胡斯长老既没犯罪，也未被定罪，更从未经过任何听审，就被逮捕、囚禁，衣食毫无保障，身体极度虚弱，我们都十分担心，一旦其精力、体力完全被摧垮，消耗枯竭，他的神志、理性也将出现危机。

因此，我们全体强烈恳求阁下，为了尊重国王陛下颁赐的安全保障状，也为了维护和增强波希米亚王国和贵国远近驰名的美好声望，我们盼望诸位立即终止对约翰·胡斯长老的这些所作所为。

男爵和贵族们同时还写了一份请愿书，呈交于皇帝：“我们以最谦恭的心恳求陛下，希望陛下以君王的威严行使您美善的职责，促使最可敬的父老和贵族能有效听从我们正当的请求。”

皇帝对此信如何答复，我们始终不得而知。不过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不难判断这个善良的皇帝也被心肠刚硬、作恶多端的红衣主教和主教们逼到一个地步，只得食言、装假，做出违背自己诺言和信实的事情来。正是为此，皇帝也不得不放弃对一个涉嫌犯异端罪的人的任何安全保障，也不容许以任何方式为其辩护。

约翰·胡斯再次被带到会众面前时，所发生的一切实在是既离奇又可耻。他们几乎一条诉状都没有宣读，只列举了几个证人，而当胡斯要开口回答时，整群会众疯了一般对他又吼又叫，使他根本没有机会说一句话。那喧闹、混乱、暴怒的情形如此猛烈，如此可怕，真可将其比作一群野兽在咆哮，而非人发出的声音，更不必奢谈这是一场为了判断一

件严肃的大事而召集在一起的人的聚会。

会众中有人对胡斯恶语相向，还有人挖苦嘲讽。胡斯见自己根本无从与这片粗鲁、野蛮的吵闹声对峙，也看到任何言语辩白都无济于事，就干脆下定决心保持沉默。一旦见他沉默了，反对他的这群暴民就认为他们已经得胜，于是齐声喧嚷：“看，他不吱声了，他不吱声了！这就明摆着嘛，明摆着说明他承认自己错了，同意他所说的都是错的了！”事情愈演愈烈，到最后，会众中总算有几个节制、诚恳的人，看到这混乱不堪的场面，认为会议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就决定将审判延期到另外一个时间。在他们的建议下，高级教士和其他几个人就暂时离开会场，约定好第三天再在同一个地点会面，继续会审。

继续会审的日子到了，这一天是6月7日。大约早上七点之前，几乎发生了日全食，遍地昏暗。原先的那一群人又聚集到了小兄弟会^⑤的修道院里。约翰·胡斯也按约定时间被带到他们面前，随行的还有一大批武装兵士。皇帝也来了。两位贵族，杜巴的文策斯劳斯勋爵和克伦姆的约翰随后，他们要来看看事情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

有人开始宣读控告书，控告书称约翰·胡斯顽固教导、执拗捍卫威克里夫的错谬言论。为了证明这一指控，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约翰·胡斯如下罪状：他抵制罗马教会最初对威克里夫纲领所做的定罪结论，当初布拉格的大主教和其他有识之士在布拉格开会讨论同样事情时，胡斯也曾表示异议，说对威克里夫的批判有违他的良心；他还特别支持威克里夫的以下观点：即教皇西尔韦斯特和君士坦丁赐给教会的权力和赏赐过大，这是不对的；教皇或神父若犯了致死的罪，就不得祝谢或施洗。

对于以上指控，胡斯答道：“关于教皇或神父主持圣礼的事，我的看法是，教皇或神父若陷在致死的罪中，就不配在上帝的圣礼上做服侍工作，因此就不配进行祝谢或施洗。”因此，在从圣经上找出充足的理由证

^⑤ Friars Minor，天主教圣法兰西斯会的一支。——中译注

明威克里夫的观点有罪之前，胡斯不同意对威克里夫的这些观点进行定罪。

胡斯还说：“有许多布拉格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也跟我的想法一样。当大主教斯宾克（Spinco）下令将布拉格全城内威克里夫的书籍悉数收归到他那里去时，我也送交了几本。我把它们交给大主教时请求他，若在书中找到错谬或异端之处，务请标上记号，注明出来，我好将那些错误公之于众。可是这个大主教非但没有指出书中任何错谬、异端，反倒将我的书连同送到他那里的所有书籍悉数烧毁。他从教皇那里得到谕令，说因为威克里夫的书籍含有多处错谬（可他一样没指出来），必须从众人手中收回。大主教利用这谕令的权威，企图让波希米亚的国王和贵族都同意对威克里夫的书进行定罪，结果事与愿违。不过，他还是召集了一批神学学者，指派他们查阅威克里夫的著作，并按教会立法加以明确定罪。这些人用了个笼统的罪名，就判定所有这些书都应当焚毁。布拉格大学的博士、硕士和学者们听到这个消息后，聚集起来，同心合意要向国王请愿，要求阻止这件事。国王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派人到大主教那里调查此事。大主教矢口否认，声称在处理威克里夫著述这件事上，绝不会颁布任何有违国王心意的命令，令国王不悦。其实，他原本已经决定好了，要在第二天焚毁威克里夫的书籍，只因害怕国王，此事才暂时搁置。就在这时，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去世了。大主教担心教皇曾经颁给他的那份谕令不久会失效，就偷偷召集了几个心腹，把宫中四围的门关上，派武装士兵严加把守，然后在宫里把威克里夫的书籍全部烧毁。除了这件恶事之外，大主教还借那份教皇谕令干了件同样不得人心的事：他下令从那以后，任何人不得在教堂传讲威克里夫的道，否则以革除教籍论处。我就此事上诉教皇，但因教皇死了，我的事就一直悬而未决。于是，我又向继任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申诉。可是，两年过去了，我仍一直未得允准让我的辩护人为我辩护，因此我只好向至高的审判者基督上诉。”

胡斯说完了这些话，有人问他，他是否得到了教皇的赦免。他回答：“没有。”又有人问他，向基督上诉是否合法。胡斯回答：“我在你们众人面前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没有任何申诉比在基督面前发出的申诉更公义、更有效力。因为法律规定，申诉过程中，就因为次一级法官有可能在断案时造成冤情、错判，所以我们才允许向高一层法官申诉，请求帮助，好做出修正。还有什么样的法官比基督更高呢？还有谁比他断案更公正、更公平呢？在他那里没有诡诈，他也不会被诡诈所蒙蔽。谁能比他更有力量帮助那受痛苦、受压制的人呢？”约翰·胡斯以充满敬虔和庄严的神态说完这番话，但招来的却是会场上所有人的讥讽和嘲笑。

后来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宣读一篇控告书，说约翰·胡斯用威克里夫的书教导普通百姓时，为了表示对书中异端思想的肯定，甚至不惜表白他巴不得自己的灵魂与威克里夫的灵魂同在一处。约翰·胡斯对此的答复是，十多年前，当威克里夫的神学书籍还未在波希米亚出现的时候，他曾读过威氏的一些哲学书籍，当时就十分喜欢和钦佩他的思想。后来又得知这位威克里夫的生活也十分敬虔、良善，因此他确实说了上述那些话。

这番问答之后，胡斯就被送至里加（Riga）的大主教处监禁。被带走之前，坎布雷（Cambray）的红衣主教把他叫回到皇帝面前，问道：“约翰·胡斯，我听你说过，如果此次来康斯坦茨不是你本心所愿，主动要来，那么无论是皇帝还是波希米亚国王都强迫不了你？”

约翰·胡斯答道：“最尊敬的父老，在你的许可下我敢讲，在波希米亚有许多爱我、支持我的绅士和贵族，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我隐藏在安全、隐蔽的地方，在那里不会有任何人能强迫我到康斯坦茨城来。我来康斯坦茨城既非皇帝也非波希米亚国王的授意，完全是出于我的自愿。”

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听到这话，脸色都变了；他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个人是多么厚颜无耻！”

正当众人在底下窃窃私语、议论纷纷的时候，克伦姆的约翰站出来

为胡斯辩护，他肯定胡斯所说的一点不错。他说道：“就我自己而言，我跟波希米亚境内的其他许多人相比，只能算是势单力薄，但尽管如此，只要我插手约翰·胡斯的事，也可以轻而易举保护他一年，国王哪怕再有权势，也不能用权威武力来干预这事。更何况还有那些比我更有势力、更有影响的贵族们，他们的城堡、住宅比我的都更坚实，他们难道不能更有效地保护他吗？”

克伦姆的约翰说完这话，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就说：“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我来告诉你，约翰·胡斯！我奉劝你听从宗教会议的判决和决议，你在狱中答应过的。你这么做了，只会大大增添你的利益和名声。”

皇帝本人也跟他们口径一致，对胡斯说：“既然有许多人告诉我，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为已经是异端或被疑为异端的人辩护，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固执己见，好好顺服神圣宗教会议的权威吧。你照这么做，我们就会吩咐宗教会议让你平平安安离开此处，只判你受轻微的苦修。反之，你若是拒绝，宗教会议的主席就要起诉你。而且，我明确告诉你，我们还会配合他们，与其让你顽固不化，一意孤行，我们不如亲手燃起火堆，把你烧死。”

第二天，也就是6月8日，他们聚集在圣法兰西斯修道院开会，又把胡斯带来，对他宣读了据说是引自他书中的若干条文。胡斯认可那些真正忠实地取自他原著的章节，但这类摘录数量相当少。以下是约翰·胡斯对那些真正出自其原著的条文的答复：

“彼得从来不是，如今也不是神圣普世教会的头。”

答复：此言取自我书中的这段话：“众人都在以下这点上达成共识，即彼得从教会的磐石——基督——那里继承了谦卑、贫穷和坚定不移的信仰，结果，他自己也承受了祝福。当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把每一个征战的地上教会都建立在彼得这个人身上，而是说要把他的

教会建立在基督自己这块磐石上，彼得是从基督这大磐石上建立起对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唯有耶稣基督而非彼得才是每个教会的元首和根基。”

“若有人被称为耶稣基督的代理主教，且在生活中追随基督的榜样，他就是基督真正的代理。可是，倘若他所行的与基督所行的背道而驰，那么他就是敌基督的使者，是圣彼得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仇敌，是加略人犹大的代理者。”

答复：我书上的话是这么说的：“倘若那称为圣彼得的代理人，是按着前面所说的基督徒的美德而行，我们就相信他是彼得真正的代理人，也是他所管辖的教会的真正主教。可是，他若行行为人与基督的美德相悖，那么他就是敌基督的使者，不只与圣彼得相违背，更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背道而驰。正是因这缘故，圣伯尔纳（St. Bernard）在信中对尤金（Eugene）教皇如此写道：‘你行事为人趾高气扬，衣着打扮奢华富丽。你的群羊可以从你这榜样中获得什么益处，结出什么果子呢？我敢说，这些牧场和养料喂养的是魔鬼，而非群羊。圣彼得和圣保罗全然不是如此。你的行为表明你继承的是君士坦丁，而非圣彼得的传统。’”我还在书中说道：“如果教皇的生命和生活方式都与圣彼得背道而驰，或者一味贪恋财利，那么他就是加略人犹大的代理，因为犹大就是喜爱选择罪恶的工价，以致出卖主耶稣基督。”

“教皇的权威源自罗马皇帝。”

答复：请注意我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教皇突出的地位和教皇制度来自皇帝的权势和他的主宰权，起初是君士坦丁把这种优先权赋予罗马主教，随后的主教便紧抓这一特权不放。正如奥古斯都皇帝因将不少外在的世俗好处赐给教会，为此始终居于众王之首，同

样，罗马主教也是如此被称为众主教之父。”

“除非得到特殊启示，否则无人可称自己或任何其他人为某一教会的元首。”

答复：我承认此话确实出自我所写的书中。

“教皇若不效法、见证耶稣基督的生活，随从圣彼得의 脚踪而行，那么他作为基督代理人的权力是虚空的、了无价值的。”

答复：我在书中是这么写的：“那被按立为基督代理人的，理应在行事为人及各方面的生活情形上规范自己，遵从那赋予他此地位的至高者的权威。”

“红衣主教倘若在生活上没有按照基督使徒的样式，没有遵从主耶稣的吩咐和命令而行，他就不是耶稣基督使徒真正的继承者。”

答复：我在书中的确是这么说的。

“传异端者不应被交付世俗权力机构处以死刑，他只应受到教会的处罚。”

答复：我的原话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为自己残暴的判决感到羞愧，因为哪怕基督耶稣，这位新约并旧约最高的监督，也不会用民事法来审判那些不顺服的人，更不会判处他们死刑。应该借着圣经，用基督徒的爱和温柔劝导并教诲传异道的人。倘若在劝诫和教诲之后，此人仍是硬着颈项，顽固抵挡真理，这时候才应对他施与肉体上的惩罚。”

约翰·胡斯话音刚落，审判官又接着念他书上另一个句子。这句话中，胡斯对那些将传异道者未经确认犯错或宣告有罪就交与世俗权柄的

人进行了痛切猛烈的抨击；他将这些审判官比作大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人将基督交给彼拉多，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权柄处人死刑。”尽管如此，据基督自己的见证，他们杀人的罪比彼拉多更大。基督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红衣主教和主教听了这些，大声嚷嚷起来，要求约翰·胡斯说明：“你将谁比作法利赛人？”胡斯说道：“那些将无罪的人交与属世权柄的人，就如同将基督交与彼拉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

“那些被主教革除教籍的人，如果他们拒绝或摒弃教皇及全体宗教会议的审判，转而求告于基督耶稣，那么，在他们求告之后，所有从教皇来的革除教籍的审判和咒诅都不会对他造成滋扰和伤害。”

答复：我的确在书中提出这样的控诉，因为他们让我和支持我的人蒙受了极大的冤屈。他们在教皇的法庭上拒绝听我申诉，前任教皇死后，我还上诉于继任的教皇，但都了无结果。所以，我最终只得求告于教会的元首，我主基督耶稣。唯有他全然正确，对出于义而求告于他的人不会以不义对待，更不会将无罪的人当作有罪；他处理和断定事务，智慧远高过任何教皇。

“基督的仆人倘若能遵行上帝的律法而生活，熟知圣经，认识圣经，并渴望教导百姓，他就应该无视教皇所谓的革除教籍，仍然热心布道。有如此侍奉志向的教士和牧师倘若真被教皇或其他管辖者禁止布道，他就不应当顺服这样的禁令。”

答复：我的原话是这样的：“虽然基督徒会因遵行基督的诫命而招致反对，甚至被威胁以革除教籍，但依据圣彼得和众先知的话语，基督徒顺服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此，基督的仆人，倘若能遵行上帝的律法而生活，就应当无视所谓的革除教籍而仍要放胆传道。因为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传道，为百姓作见证。据此看

来，很显然，若教皇或教会中的任何管辖者下令禁止传道人的传道工作，他们就不应遵从这样的命令。”

当胡斯说道被如此革除教籍的人反而是有福了的时候，他更是遭到了全体会众的反对。胡斯是这样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每一次革除教籍，只要这革除的事行得不义，那么这被革除教籍的人在上帝面前就有福了。基督徒都不应存疑惑；那在圣经知识上已蒙充足教导的人就更应当劝勉、指教无知的人，教导那心存疑惑的人，训诫那不守法的人，还要赦免原谅伤害你的人，这些都好过做任何其他的善事。”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属灵的世界里必须有一个世上的元首来统治教会，而这元首还要时刻深谙地上征战的教会。”

答复：我的确是这么说的。基督是属灵世界的元首，唯有他主宰和管理地上征战的教会，这是理所当然的，远比凯撒统管属地的世界更为理所当然。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理所当然管理地上征战的教会，为全教会之首。

“倘若教会没有那些古怪的头，基督会用他分散在全世界的真使徒更好地管理教会。”

答复：我在书中是这么说的：“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耶稣基督是每一个教会的头，他一视同仁管理每一教会；他的管理没有瑕疵，没有欠缺；他也将感动和启示一视同仁地倾倒在每一个教会上。教会的治理在使徒时代远比我们今天好得多。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阻碍呢？是因为现在有这么多古怪的头出现，使得基督不能像当初那样借着他真正的门徒来管理教会。”

读完了上述条文，也经过了一一对证，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对约翰·

胡斯说：“你都听到了，这些都是指控你的罪状，其数何等众多，其情何等严重，何等可怕！现在该由你自己决定何去何从了。本宗教会议把两条道路摆在你面前：其一，顺顺从地从地将自己交给宗教会议去裁决，最终的决定你要耐心忍受，甘心承担。果真如此行，我们对你的处理和对待将本着仁至义尽的原则。反之，你若打定主意，还要为刚才宣读给你的那些条文抗辩，还要进一步要求听你的申诉，我们也不会剥夺你这权利，还许可你这么做。可是你该明白一点：我们这些人都非等闲之辈，对各方情况都已了如指掌，胸有成竹，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确凿的理由反驳你的观点；只恐怕你的申诉最终带来的只是更严重的损害，更大的不利和危险！”

约翰·胡斯谦卑地回答：“最尊敬的父老们！我多次说过，我来此处完全出于自愿，绝非为固执己见辩护什么而来。若果真在哪件事情上察觉得自己错谬或有罪的观点，我一定谦卑、耐心地接受修正和教导。正是因此，我盼望能有进一步的机会来阐明我的思想。除了我所必须坚持的真理外，我愿甘心乐意按你们的要求，将自己交付出去。”

坎布雷的红衣主教说：“你既然愿意将自己交给宗教会议做仁慈的处置，那么以下是对你的命令：首先，你要谦卑温顺地承认，在前面宣读过的那些指控你的条文上，你均犯有错误；其次，你要宣誓承诺，从今以后不再坚持、教导上述任何条文；最后，你要公开宣布放弃所有那些观点。”

在众人对这一判决纷纷发表意见之后，胡斯开口说道：“我以最谦卑的心恳求你们诸位，为着主我们众人的神的缘故，不要强迫我做我的良心一直挣扎反对的事，这样的事会让我遭到永恒的咒诅。我再说，我无法宣誓撤回你们用于指控我的那些信条。不过，倘若有人能够教导我那些信条究竟错在哪里，并提出修正，我必定甘心乐意地按着你们的要求去做。”

这时，佛罗伦萨的红衣主教对胡斯说道：“约翰·胡斯，我们会给你

一张声明放弃的书面表格，上面措辞温和、宽容，你可以很容易、很快地为自己做出决定，到底是放弃还是不放弃。”

约翰·胡斯的回答仍一如既往地坚定，最终他们都认定他是顽固不化，刚硬到底。胡斯这时已彻夜未眠，加之牙疼发作，他的敌手们的伤害和骚扰使他精疲力竭，近乎昏厥。

掌管胡斯的里加的大主教下令把胡斯再度送回监狱里，严加看管。克伦姆的约翰与他同去，给了胡斯不小的安慰。此时胡斯周围尽是骚扰与仇恨，他看出自己已为众人所弃绝，而约翰与他简短的交谈给了他难以言表的勇气和力量。

约翰·胡斯被带走以后，皇帝开始对宗教会议的主席们进行如下吩咐：“你们都听到了，指控约翰·胡斯的罪名是何等众多，何等严重！这些罪状不仅有明显、确凿的证据，他自己也对之供认不讳。依我的判断和建议，这些罪状中的任何一条都够判他死罪了。所以，我判决，除非他悉数放弃那些观点，否则理当处以火刑。”

判决前一天，也就是7月5日这天，西吉斯蒙德皇帝派了四个主教前去找胡斯，想了解胡斯最后的想法是什么，随行的还有杜巴的文策斯劳斯和克伦姆的约翰两位勋爵。

当胡斯被提出监狱与他们见面时，克伦姆的约翰首先开口与他说话。他说道：“约翰·胡斯长老，我是个无学问的人，而您满有悟性，我无法对您有什么劝导，但我恳求您，倘若您真知道那些指控您的罪名中有哪一条您确实是错了，您一定不要以改变想法为耻；但若非如此，我只愿您不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只甘心忍受加给您的刑罚，也不要否认您确信的真理。”

约翰·胡斯转向他，神情忧伤，满眼含泪道：“的确如此！我是以至高的上帝为我的见证人。假若宗教会议能够本着圣经指出我的错误，我心里更加明白，我满心愿意随时改变我的观点。”

这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主教对胡斯说，换了他，他绝不如此傲慢，

固执己见，而不听从整个宗教会议的决议。

约翰·胡斯回答道：“这宗教会议中哪怕有一位地位最卑微的能够让我相信我确实错了，我也会以一颗谦卑的心，甘心乐意去做宗教会议所要求于我的任何一件事。”

“瞧！”主教们说，“他还是这么顽固不化，一味坚持他的错误不放！”

他们一边这么谈论着，一边命令看守把胡斯再次押回监狱。

又过了一天，也就是7月6日，星期六，在康斯坦茨城的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由教会和世俗阶层共同举办的大型审判会，参加者皆为王孙贵族，主席则是一身皇袍、耀武扬威的西吉斯蒙德皇帝。在会场中央设了一块高出地面的台子，台子方方正正像一张桌子，紧挨着旁边的是一张木桌，木桌面上放着与这次审判有关的教士服饰；在把胡斯交给世俗权力处理之前，他必须公开毁损他的教士服装。约翰·胡斯被带上来了。他即刻双膝跪下，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

宗教会议的代诉人要求他们做最后的判决。一位主教，也是其中一位审判官，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前面听过的那些条文。约翰·胡斯想要用一两句话简明扼要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可是，每当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坎布雷的红衣主教就命令他住口，说：“你若想回答，等全部读完了，再一起回答。”胡斯说：“那些指控我的条文我不可能全部记住，怎么可能一次性回答？”佛罗伦萨的红衣主教答腔道：“你的话我们已经听够了！”

尽管如此，约翰·胡斯还是不愿噤口不言，于是他们就派人来强迫他闭嘴。胡斯仍不断恳求，要求听他申诉，希望在场的人相信所指控他的那些事都是不真实的。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胡斯再次跪下，将整件事情完全交给上帝和他的主耶稣基督。“哦，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在这宗教会议上受到公开的定罪，我要再次向你申诉。当你受到敌人的恶待时，你也向你的父神申诉，将你的事完全交给那最公义的审判官。我们跟随你的脚踪，也同样受压迫、受冤屈、受伤害，如今

我要快快飞奔到你的怀里!”

胡斯祷告完，一位审判官宣读了对他的最后判决：

约翰·胡斯系威克里夫的门徒，他教导、传讲和肯定被神圣教会所定罪的威克里夫言论；更有甚者，他还在公开的讲道中，在各学校里召聚他的随从和同伙，合谋抵制对于威克里夫言论的判决；他还在众神职人员和百姓面前公开宣布对威克里夫教义的支持和推崇，还称赞威克里夫是大公教会中一个真正的传福音的学者。

因此，最圣洁、神圣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裁定，约翰·胡斯的所有著作均要受到定罪和谴责，并且下令在康斯坦茨城以及其他各处，都要当着众教士和百姓的面，将所有这些书籍当场公开烧毁，还要知会各方，所有忠信的基督徒都当鄙视和弃绝他的各种教理。本神圣宗教会议严令，要严密搜查他的论文和著作，一经发现，立即焚毁。

最后，最圣洁、神圣的宗教会议发布如下决定、宣告和命令：约翰·胡斯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个地地道道、罪恶昭彰的异端分子，他公开传讲错谬和异端，藐视教会的权柄和禁令，在该错误中顽梗不化、心思刚硬达数年之久，他还要向至高的审判者主耶稣基督发出申诉，此冥顽不化之举令忠实的基督徒尤为愤怒。

基于上述理由，本宗教会议判定约翰·胡斯为异端分子，其申诉具有危害性、冒犯性，是对教会司法权的藐视，当严加谴责；本宗教会议判定，胡斯不仅以其著作和讲道迷惑基督徒，并非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正传道人，而且他还硬着颈项，一意孤行，不肯回到我们圣母教会里来，也不愿放弃他所公开传讲、捍卫的错误及异端。故此，最神圣的宗教会议下令，废黜约翰·胡斯原有的教士尊严及职位。

在审判官宣读这些判决时，约翰·胡斯被严令沉默，但他还是不时打断他们的发言，尤其是当他被指责为顽梗不化的时候，他大声说道：“我从来没有顽梗，我从来都愿意，即使此刻我仍然愿意接受圣经的指教。”当他们对他的书发起谴责时，他说：“你们没有证明我的书与圣经相违背，为何要谴责这些书？”他也不时举目望天，恳切祷告。

审判与判决结束了，胡斯再次双膝跪地，祷告道：“主耶稣基督！赦免我的敌人，你知道我是被敌人诬告的，他们用虚假的证据来诬陷我。主啊，求你凭你极大的怜悯，赦免他们。”会众中的大多数人，尤其那些领头的教士都在嘲笑胡斯的祷告。

最后，他们选出了七个主教来执行剥夺胡斯教士职位的仪式。他们命他先穿上教士的服饰。胡斯穿的时候，想起了希律也曾让耶稣基督穿上紫袍来接受羞辱。就这样，他在后来的每一样遭遇中都以基督耶稣为榜样来安慰自己。当他把教士的服饰全穿上后，主教再次劝他改变主意，好恢复名誉，获得拯救。胡斯泪流满面，对众人说道：

“这些贵族与主教一再劝导我，要我在你们众人面前承认我错了；倘若承认错误只会招致我在人间的羞辱和谴责，他们或许很容易就会把我说服。可是，如今我实实在在是在我的上帝面前，倘若我做了他们所要求于我的，我就大大羞辱了上帝，大大违背了我自己的良心，这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啊！倘若做了，我还有什么脸面仰望上天？还有什么脸面面对我曾经教导过的百姓？我怎能让那么多的百姓，对曾经认识到的满有把握、满心确定的事情，又因着我而变得模糊不定，没有把握了？这么多的灵魂，这么多的良心，他们都已经从圣经和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最纯正的真理那里获得了确定的知识，坚实的装备，以抵挡撒旦一切的攻击，我怎能又用自己的坏榜样使他们受到惊扰，产生困惑？我决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不能犯这样的罪；我决不能爱惜这迟早要交付给死亡的必朽的躯体，过于爱惜这些百姓灵魂的健全和拯救。”

这时，一位主教将胡斯握在手中的圣餐杯一把夺了去，说道：“哦，

可咒诅的犹太！你为什么弃绝和平的劝导和道路？我们要把这救恩的圣杯从你手上夺走！”

对于这个咒诅，约翰·胡斯用这样的心志来领受：“我信赖我的上帝，全能的父神，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是为他的缘故忍受这一切苦难。他必不会从我的手中夺去救恩的圣杯，他要赐给我这稳固、坚定的盼望：今日我就要在他的国里与他共饮这杯。”

接下来，其他的主教们一个一个上前去把穿在胡斯身上的服饰依次剥下，每个人还对胡斯发出一句咒诅。约翰·胡斯对此的回应是，他甘愿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那些亵渎的话。

最后，他们准备削平他已经剃光的头顶。正当主教们要动手的时候，他们却为用什么工具，用剃刀还是剪刀，彼此争执不下，起了不小的纷争。在这时候，约翰·胡斯转身面向皇帝，说道：“我真是感到惊讶，他们在心思残忍方面如此同心合意，但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残忍，倒彼此相持不下了。”最后，他们同意用一把大剪刀，把胡斯头顶上的一块头皮剪了下来。

做完这事，他们还说了这番话：“现在教会已经把赐给他的所有修饰和特权都剥夺了。他已经一无所有，可以把他交给世俗权威来处置了。”

但这一步之前，他们还要对胡斯进行一次羞辱。他们叫人做了一顶纸冠，约一肘高，上面画着三个相貌极其丑陋的魔鬼的头像，头像上方写着这么一个标题：“头号异端分子”。胡斯看见之后说：“我主耶稣基督为救赎我的缘故也曾戴着荆棘冠冕，如今我怎不应为他的缘故戴上这轻轻的冠冕，尽管它是如此满含羞辱？我理当戴上这冠冕，心甘情愿地戴上。”当纸冠戴到他头上后，主教说：“我们现在把你的灵魂交付给魔鬼了。”“可是，”约翰·胡斯举目望天说道，“我是把我的灵魂交付在你的手中，我主耶稣基督！我的灵魂你已经救赎了！”

这些侮辱性的仪式结束后，主教们转身面向皇帝，说道：“最神圣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已经剥夺了约翰·胡斯在上帝教会里的一切职权，现

在可以将他交给属世权力来审判。”

这时巴伐利亚 (Bavaria) 的公爵路易斯 (Louis) 正身穿长袍, 手执金苹果和十字架站在皇帝面前。皇帝命令他从主教手中将约翰·胡斯接收过来, 再把他交给行刑的人去处置。行刑的刽子手将胡斯带往刑场, 途中, 他看到自己的书正在教堂门口焚烧; 他先是面露微笑, 而后哈哈大笑起来。他劝导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 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他是为错误或异端而死, 他的死纯粹是出于仇视他的人的怨恨与恶毒。全城的人都跟在他后面。

指定的行刑地点在哥特立本 (Gottlieben) 大门前, 在花园与郊区的大门之间。约翰·胡斯一到那里, 就双膝跪下, 举目望天, 用《诗篇》上的话来祷告, 尤其是《诗篇》第 31 篇和第 51 篇。站在他旁边的人都看见他在祷告时以满怀喜乐的表情重复着这句经文: “哦, 主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旁观的平民百姓看到这情景, 都说: “他从前做过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 但现在我们确实听到他所说、所祷告的, 实在是很忠诚、很虔敬。” 有一个穿绿袍披红绸的教士骑在马上, 说道: “不要听他说话, 他是个异端分子。” 与此同时, 胡斯还在祷告。当他仰面望天祷告时, 头上的纸冠掉落到地上。一个士兵捡了起来, 说道: “我们再给他戴上, 让他和他所侍奉的魔鬼主人一起烧掉吧!”

刽子手受命将胡斯从祷告的地方吊起来。胡斯大声呼求: “主耶稣啊! 帮助我! 让我有坚定、忍耐的心志来忍受这残酷、屈辱的死; 我受死, 是因着传讲你最神圣的福音和真理。” 接着, 他又像先前那样向人们宣明他受死的原因。胡斯正说着话, 刽子手已经剥去他的外衣, 将他的双手背到身后, 用湿绳子把他紧紧绑在柱子上。这期间, 他有时会碰巧将脸转向东方, 有人就喊着, 他是异端者, 不可以面朝东方, 于是有人就把他扭过来, 面朝西方。尔后, 他的脖子也被用链条绑在了柱子上。他看到这链条, 微笑着说道, 他甘心乐意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接受这一切, 因为他知道, 捆绑主耶稣的链条比这更粗更重得多。他们在他脚下

堆放了两捆带稻草的木柴，从脚下一直堆到下巴，他整个人就这样被木柴密密包围着。

在木柴点燃之前，巴伐利亚的公爵路易斯和另外一个贵族绅士，即克莱门特的儿子上前来劝胡斯，劝他再次考虑自己的得救问题，放弃他的错误。胡斯回答说：“我实在不知自己错在何处，又有什么错误好放弃？我所传讲的教义只有一个目的和目标，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将悔改和赦罪的道教导所有的人。为此，我满心喜乐，满怀勇气准备迎接死亡的苦难。”胡斯说完这些话，两人就与他握手言别，转身离开了他。

开始点火了。约翰·胡斯高声唱道：“耶稣基督！活神的儿子！施恩怜悯我。”当他第三次说这话的时候，风把火焰吹到他脸上，他一下子就窒息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动了起来，动了约莫有念三遍主祷文的时间。当所有的木柴都烧光了以后，他的上半截身体还悬在链条上。他们把他的残躯从柱子上扔下来，又重新燃起一堆火来烧。他们先将胡斯的头颅剥成碎片，好更快烧成灰烬；又从一堆内脏中检出心脏来，用棍棒使劲敲打，然后把它挑在一根尖尖的棍子上，在旁边燃起的另外一堆火上烧烤。最后，为了不让这个人的任何一点余灰残留在地上，他们还不惜花费工夫把骨灰收拾起来，撒进莱茵河。然而，无论是火烧，水淹，或是任何摧残折磨，这一切都丝毫抹除不了胡斯留在敬虔人心里的记忆。

这位基督敬虔的仆人和殉道士于1415年7月6日在康斯坦茨殉道。



上帝的真仆人与殉道士 威廉·丁道尔的生平和事迹

现在，我们来讲述上帝良善的殉道者威廉·丁道尔的故事。威廉·丁道尔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器皿，他如同上帝的一把鹤嘴锄，锄动了教皇引以为豪的主教制根基，为此，那黑暗之王及其背逆上帝的走卒们对他心怀憎恨，用尽一切办法设诡计陷害他，虚伪地背叛他，最终还凶残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下面我们就要通过讲述他的故事来彰显他的这些事迹。

基督忠实的仆人威廉·丁道尔，出生在威尔士边境，从小在牛津大学里长大。在那段不短的时间里，他经过勤奋不懈的学习，在语言知识和其他人文艺术方面，尤其在他十分痴迷的圣经知识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即便是病卧在莫德林（Magdalen）宿舍楼里，他还私下为莫德林学院的一些同事和学生诵读神学书卷，教导他们圣经的知识和真理。他言行一致，凡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禀性善良、生活无瑕。

在牛津大学，他的学识与日俱增，获得了数个学位；之后转入剑桥大学，在那里也待了一段时间。此间，他对上帝的道的认识越发成熟。后来，他又离开剑桥，去往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一位骑士韦尔奇（Welch）先生家，做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并深得主人的喜爱。这位

韦尔奇先生家中总是高朋满座，常常来往的客人中有不少是修道院院长、教长、执事长、博士和有薪俸的牧师。他们常与威廉·丁道尔同坐一桌，频繁交流，谈论当时的博学之士如路德、伊拉斯谟（Erasmus）等等，也时常涉及有关圣经的种种问题与争议。

丁道尔先生博学多闻，在上帝的事务上又训练有素，在讨论时他往往不留情面，总是直截了当表明自己的判断。每当他们与丁道尔意见相左时，丁道尔就会将圣经摆在他们面前，给他们指明那些显而易见的经文出处，驳倒他们错误的看法，证明自己所说的话。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有许多次，双方各执自己的理由，争论不休，以致大家最后都精疲力竭，不欢而散。为此，许多人对丁道尔逐渐暗生积怨。

不久之后，有一次，以上这些人中的几位博学之士邀请韦尔奇先生和他夫人一同赴宴。在宴席上他们恣意高谈阔论，颇为自得，言谈中显示了他们的盲目和无知，但无人反唇相讥或略表微词。韦尔奇先生和夫人回家以后，找来丁道尔先生，就宴席上教士们所谈论的问题与他理论。丁道尔先生依据圣经回答，坚持真理，驳斥他们错误的观点。韦尔奇夫人——她是一位健壮、精明的女人（丁道尔这么说）——说道：“好吧，那里有一位博士可以支出一百镑，另一位可以支出两百镑，还有一位可以支出三百镑。怎么样！你以为我们还有理由相信你，而不相信他们？”

丁道尔先生并不回答她，之后也很少提及这些事（因为他已看出这是无益的）。那时，丁道尔在翻译一本叫《基督精兵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的书，就将书送给了韦尔奇夫妇。他们仔细阅读之后，就不再经常请那些博学的高级教士来做客，而那些即便来了，也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喝彩与赞许了。教士们完全能够察觉出这些都是由丁道尔先生造成的，他们先是克制着，后来就再也不去韦尔奇家了。

随着事态的发展，乡村的教士们聚在一起时，开始表露对丁道尔的嫉恨之情，言辞激烈地攻击他，在酒馆和其他场所都能听到对他的责骂

声；他们声称丁道尔的言论是异端，还秘密向司法官和主教手下的一些官员控告他。

这些事情之后不久，主教的司法官就定下了一个开庭时间，通知教士们出席，丁道尔先生也被通知出庭。此前丁道尔是否已经怀疑自己受到了威胁，是否得知他们在设陷阱指控他，这一点不甚肯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正如他自己所申明的），他现在开始怀疑了，怀疑他们有可能在秘密控告他。因此，在出庭的路上，他在内心恳切呼求上帝，求他赐力量，使他能坚定站立在上帝话语的真理上。

当他到了司法官面前的时候，司法官对他口吐凶言，语带威胁，还不断辱骂、斥责他，仿佛对待一条野狗；又捏造诸多事由，肆意诬告，而这些事他们连一个指控者也找不出来，尽管当时乡村的教士们都在场。最终，丁道尔先生还是逃出他们的手掌，回到了他主人韦尔奇的家中。

离丁道尔主人家不远处住着一位博士，他曾是主教的司法官。他与丁道尔先生是老交情，对他十分友善。丁道尔到他那里，就几个圣经上的问题，向他敞开心扉，大胆表白自己的观点。博士对他说：“你不知道教皇正是圣经中说的那个敌基督吗？要谨慎你说的话，若你的观点被人觉察，恐怕要以生命为代价了。”

又过了不久，丁道尔先生偶遇一位神职人员，据说是一位学问渊博之士。丁道尔与他交流、讨论神学上的事，该大博士被催逼到一个地步，脱口而出这样褻渎的话语：“我们宁愿不要上帝的律法，也不能不要教皇的法令！”丁道尔先生充满了对上帝的热爱，无法忍受听到这样褻渎的话，便反驳道：“我藐视教皇和他一切的法令。”又说，倘若上帝让他活下去，用不了几年，他就可以让一个耕田的男孩比他自己更通晓圣经。

这段时间，教士们对丁道尔的嫉恨越发加增，对他的辱骂、斥责从来没有停止过，还在许多事上恶毒地控告他，说他是传异端者。面对如

此严重的围攻和骚扰，丁道尔只得打算离开乡村，另寻去处。他来到韦尔奇先生那里，善意地向他请求，说他打算离开。他对韦尔奇说道：“先生，我知道我无法忍受在这个乡村再耽搁下去了；即便你愿意，你也无法使我脱离那些教士们的手。你若要保护我，别人就要对你产生不满，这些上帝都知道，而我会为此感到相当不安的。”

最终，丁道尔先生带着他主人善良的祝愿离开了。不久之后，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仍像在乡下时那样，继续以传道为业，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时的伦敦主教是卡思伯特·汤斯托尔 (Cuthbert Tonstal)，伊拉斯谟对他特别推崇，曾在评注中颂赞汤斯托尔的博学。丁道尔想到了汤斯托尔，心想，要是能在他手下服侍岂非一件乐事？于是，丁道尔带着他完成的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演说的希腊文英译本，找到了国王的审计长亨利·吉尔福德 (Henry Guilford) 爵士，希望他能在伦敦主教面前替自己说几句话，同时帮忙写一封推荐信，并带他一同去见主教。爵士与他同去，把推荐信交给了自己的一个老熟人，主教的助手威廉·西比尔怀特 (William Hebilthwait)。但上帝看见这事对丁道尔并非上好，也对上帝的教会无益，于是在暗中带领这件事，令他在主教眼中不受赏识。主教答复说：他那里已经人满为患，找不到空缺；他建议丁道尔离开伦敦去往别处。

遭到主教拒绝后，丁道尔去找伦敦市的参议员汉弗莱·曼默斯 (Humphrey Mummuth)，请求他的帮助，汉弗莱当下就把他带回家中。他在那里昼夜学习，称得上（就像汉弗莱说的那样）是一个好教士。他立定心志只吃煮熟的肉，喝一点清啤酒；在他寄居的这段时间里，从来没见过他在家中穿过亚麻布的衣服。

就这样，丁道尔先生在伦敦逗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看清了当时的社会主流，尤其是传道人的品行：他们自我标榜，争权夺位；高级教士们生活奢华糜烂。这些事情林林总总，都让他感到极其厌恶。他完全

明白了，不仅在主教那里没有空间让他完成新约的翻译，甚至整个英格兰都容不下他。

为此，上帝为他做了特别预备，让汉弗莱和其他一些好心人帮助他离开英国往德国去。在德国，这位良善之人心充满了祖国温柔的爱和满腔的热忱，不辞艰辛，不畏劳苦，想尽一切办法要让自己的弟兄和同胞也和他一样，能认识上帝神圣的话语和他的真实，因他自己已饱享这话语的甘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也和约翰·弗里斯（John Frith）进行了交流，他最后认为，只有将圣经译成通俗的日常语言，才可以让贫穷的老百姓也能简单明了地读懂上帝的话语。他知道，要使非神职人员在真理上得以建立，只有将圣经译成本国语言，明明白白地放在他们面前，这样他们才能明白经文的意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若不这样，无论以什么样的真理教导他们，真理的敌人都要以诡辩的理由和毫无圣经根据的自立的传统把真理浇灭；或者把经文当成杂耍，随意曲解。而圣经的正确意思若是能看懂，是不可能从经文中读出那种意思的。

丁道尔先生认为，教会中一切祸患的唯一或最主要根源在于普通百姓无法看到圣经。长久以来，伪善的神职人员一直在行可憎之事，而且还拜偶像，这些都没有被百姓察觉。他们所做的，就是用权势来维持现状，不让百姓读圣经；即使有百姓看过圣经，他们也会用诡辩的阴霾将真理笼罩，使斥责或蔑视他们丑行的人陷入迷茫之中。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曲解圣经，颠倒经文的意义，以此来愚弄无学识的平民百姓；这样，尽管你经过用心思考，确信他们所讲的都是假话，也仍然无法解开他们设下的诡诈的谜团。

在经过这样一些深入的思考之后，丁道尔被上帝兴起，开始将圣经译成自己的母语，以使本国的平民得着益处。他先译成了新约，大约在1529年付印。伦敦主教卡思伯特·汤斯托尔和托马斯·莫尔爵士（Thomas More）对此极其恼火，设计谋要毁灭这个他们称之为谬误百出的译本。

当时，绸布商奥古斯丁·帕克金顿（Augustine Packington）正在安

特卫普 (Antwerp), 主教也在那里。奥古斯丁与主教意见相左, 他大大赞赏丁道尔。主教急于实现自己的意图, 表明他十分乐意买下新约圣经。帕克金顿闻讯对他说道: “阁下! 只要您愿意, 我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出大力, 比这里别的商人出更多的力! 我知道荷兰人和外地人已经从丁道尔那里买到了书, 正要在这里转卖。只要阁下开心, 我保证可以买到已经印好且尚未售出的每一本书, 只不过要花现钱, 否则做不到。”主教以为正是“天助我也”, 就对帕克金顿说: “尽管去做吧, 帕克金顿先生。不管花什么价钱, 把书全给我买来; 我要在保罗的十字架前把它们全部烧毁。”奥古斯丁·帕克金顿到威廉·丁道尔那里, 讲明详情, 两人立了合约。于是, 伦敦主教得到了书籍, 帕克金顿得到了感谢, 丁道尔得到了书款。

这之后, 丁道尔重新修订了新约并付印, 印数是原先的三倍, 全部寄往英国。主教获悉后, 找到帕克金顿,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国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新约? 你不是答应把它们全买下了吗?”帕克金顿答道: “当然! 我把能买的都买下了。不过我想, 打那以后他们又加印了。只要他们有版权, 看来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好转。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把版权都买下来, 这样就全摆平了。”主教听后笑了起来, 这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不久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当时任英国司法官的托马斯·莫尔爵士把乔治·康斯坦丁 (George Constantine) 给逮捕了, 罪名是后者有传异端嫌疑。莫尔大人这样讯问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 我只问一件事, 只要你老实回答, 我保证会在你被指控的其他事情上庇护你。丁道尔、乔伊 (Joye) 以及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海外, 我知道有人在提供金钱方面的援助, 没有人帮助, 他们是无法生存的。你是他们中的一个, 也得到了资助, 应该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我请你告诉我, 是谁在帮助你们?” “大人,” 康斯坦丁答道, “我老实告诉你, 是伦敦主教帮助了我们, 他给了我们一大笔钱, 买了新约去烧。他过去是, 现在还是我们唯

一的资助者。”“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莫尔说道，“主教这么做之前，我已经说过他好多遍了。”

之后，丁道尔先生着手翻译旧约，完成了摩西五经，又加上各种各样充满学识和敬虔的序言，值得所有好基督徒反复诵读。这些书被送到了英国，在全英国人眼前开启了一扇原先在黑暗中紧闭着的阳光之门。

丁道尔第一次离开英国以后，只在德国过了一个季节。在那里，他与路德及其他博学之士有过交流。之后，他经往荷兰，但大部分时间都一直住在安特卫普。

丁道尔那些充满敬虔的书籍，尤其是他翻译的新约，已经到达人们手中，并流传开来，敬畏上帝的人们由此大得教益；不敬神的人则因百姓变得比他们有智慧而心生妒忌和不屑，又害怕自己黑暗中的所作所为被真理之光显明出来，于是觉得很惶恐不安。

当丁道尔译完《申命记》后，想在汉堡（Hamburg）印刷，就乘船前往那里。但船只在荷兰海岸失事，他失去了所有的书籍、手稿和抄本，也损失了时间和金钱，不得不从头开始。他搭乘另一艘船到了汉堡，科弗代尔（Coverdale）大人在那里等候他，并安排他住进女主人玛格丽特·范·爱默生（Margaret Van Emmerson），一位敬虔的寡妇家里。科弗代尔帮助他于1529年的复活节开始翻译摩西五经，到了12月便全部译完。那时候，汉堡正流行“出汗病”，丁道尔办完在汉堡的事情后，就回到了安特卫普。

上帝的旨意是要新约以日常语言流传到各国去，所以译者丁道尔在新约的最后附上一封信，信上表示，若有博学之士发现译本错误之处，希望予以修正；有识之士应用自己的学识，对当修正的错误进行修订，这是出于礼貌与仁爱之举。不过，神职人员因为不愿让圣经流传得更广，就叫嚣说译本有上千异端思想，光修订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全面查禁。有人说，圣经是不可能被译成英文的；又有人说，非神职人员拥有母语圣经是不合法的；还有人说，看母语圣经会使人成为异教徒。他们

为了达到目的，还拉拢世俗统治者，说这会导致百姓反叛他们的国王。

对于这一切，在摩西五经第一卷的序言中，丁道尔已经做过声明。他还说，译本校对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果少花些精力去校对的话，早就译完大部分的圣经了。校对的时候，他们会仔细查校每一个标题、每一个细节，甚至连“i”上面少了个点也会被注意到。说翻译圣经是异端做法的人是十分无知的。

英国的神职人员本来应该做百姓光明的向导，可他们却施展邪恶诡计，强硬驱使百姓远离圣经的道理。他们既不翻译圣经，也不能容忍他人的译本。就像丁道尔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要让世界一直处在黑暗之中，借虚空的迷信和伪善的教条，凌驾于百姓的良心之上，以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贪婪，攫取比君王更大的荣耀。

主教和高级教士们不停地游说，直到国王同意立刻发布公告并使其生效；大约1537年，丁道尔的圣经译本终于被查禁了。但他们仍不满足，又设计谋，让丁道尔陷入他们的网罗，以夺走他的生命。下面，我们来披露他们是如何得逞的。

伦敦的记载清楚地显明了主教和托马斯·莫尔爵士所做的事，例如在安特卫普，他们挖空心思搜查与丁道尔有关的事情：他住在哪里，与谁住在一起，房子在什么地方，他的身材、着装，他常去的地方等等。费力摸清所有情况之后，就开始施展他们的伎俩了。

威廉·丁道尔这时住在安特卫普一个英国人托马斯·珀因兹(Thomas Pointz)的家里，他在那里住了整整一年。珀因兹开了一家英国商馆。有一天，商馆里来了一个从英国来的人，叫亨利·菲利普(Henry Philips)，他的父亲是普尔市(Poole)人。菲利普相貌清秀，看起来像个绅士，还随身带了一个仆从；但大家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来访目的是什么。

丁道尔先生几次被请去与商人们共进晚餐。亨利·菲利普乘机与他结识，并在短时间内赢得了他的信任。丁道尔把他带回托马斯·珀因兹

家自己的住处，请他吃了一两次晚餐。他们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丁道尔也介绍他住进了珀因兹家，给他看自己的书籍和其他研究用的秘笈。当时，丁道尔对这个叛徒没有丝毫的怀疑。

但珀因兹却不太信任那个家伙，问丁道尔先生是怎么认识他的。丁道尔先生回答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英俊、博学，性格还很随和。珀因兹认为丁道尔是经朋友介绍才与他结识，又见丁道尔那么喜欢他，就不再说什么了。菲利普刚到镇上大约三四天的时候，有一次请珀因兹一起到镇子前面去，给他看了些商品，后来又一起走到镇外，聊了很多事情，也谈了些国王的事；那次谈话并没有引起珀因兹的任何怀疑。不过，时间长了之后，珀因兹发现菲利普别有用心，他在试图用金钱来试探自己，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在这之前，珀因兹就看出菲利普十分有钱，而且菲利普也希望珀因兹如此看他。他曾请求珀因兹帮他弄几样东西来，而他点名要的那些东西，他都要求是最好的，“因为，”他说，“我有的是钱。”

菲利普从安特卫普去往 24 英里开外的布鲁塞尔 (Brussel) 法庭，那里的总检察长是皇帝的代言人；他从那里带着总检察长和其他几个军官，回到了安特卫普。

三四天之后，珀因兹到 18 英里开外的巴鲁瓦 (Barrios) 镇做生意，大约要待一个月或六个星期。亨利·菲利普乘珀因兹不在家，到了安特卫普他的家里，进屋与珀因兹的妻子谈话，问明丁道尔先生还在她家后，他返身将从布鲁塞尔来的军官们带到这里，布置在街道和大门两旁。大约中午的时候，他再次来到珀因兹家，进屋找丁道尔先生，向他借 40 先令。他说：“早晨我从梅赫伦 (Mechlin) 来的时候，把钱包弄丢了。”丁道尔先生给了他 40 先令。倘若丁道尔手头有钱的话，是很容易借的。在这个诡诈阴险的世界里，丁道尔单纯而无戒心。菲利普说道：“丁道尔先生，今天我请你做客。”“不，”丁道尔答道，“我今晚要出去吃饭，你和我一起去吧，做我的客人，大家会欢迎你的。”

到了晚餐的时候，丁道尔先生与菲利普同去。珀因兹家的门前是个窄巷，两人不能并行。丁道尔先生让菲利普走在前面，但菲利普拒绝了。他把丁道尔让到前面，假装出一副十分博爱的样子。于是，个子不高的丁道尔走在了前面，高大英俊的菲利普则跟在后头。在门两侧的椅子上坐着菲利普安排好的军官，他们可以看见走进窄巷的人。菲利普用手指了指丁道尔先生的头，军官们就知道他们要抓的是谁了。军官们后来对珀因兹说，把丁道尔下监的时候，他们见他如此单纯，都禁不住对他生出怜悯之心。他们把丁道尔带到皇帝的代言人那里，让他用了晚餐。总检察长随即搜查了珀因兹家，将丁道尔的书籍等等所有东西都带走了。从那时起，丁道尔就被关在离安特卫普 18 英里的菲尔福特 (Fildford) 的一个城堡里。

通过英国商人们的帮助，支持丁道尔的信件被立即送达布鲁塞尔法庭。不久，一批来自英国的信件或直接寄往布鲁塞尔议会，或被投机商们带往安特卫普，以尽快的速度投递出去。当时在安特卫普的一些商人也聚集起来，要求珀因兹接手将这批支持丁道尔的信件递给巴鲁瓦的勋爵等人。但珀因兹得知，巴鲁瓦勋爵刚离开布鲁塞尔；珀因兹第二天就骑马上路，在后面追赶，在亚肯 (Achon) 赶上勋爵并把信交给了他。勋爵接过信读了以后，并没有直接答复，似乎还有回绝的意思。他说，他们的同胞不久前在英国被烧死了（确实有重洗派信徒在史密斯菲尔德被英国人烧死）。“尽管如此，”珀因兹对他说，“不管被控告的人犯的是什么罪，只要阁下或其他贵族行文要求释放他，这个请求是不会被拒绝的。”

“好吧，”勋爵说道，“不过我没时间写这文件，因为王子已经准备要上路了。”

珀因兹紧接着说：“如果阁下乐意，我可以陪阁下到下一个驿站。”下一站在马斯特里赫特 (Maestricht)。

“如果是这样的话，”勋爵说，“我倒是可以在路上考虑该怎么写。”

于是，珀因兹跟随勋爵从亚肯到了15英里之外的马斯特里赫特，终于得到了勋爵写的信函，一封给议会，另一封给投机商协会，还有一封给英国的克伦威尔（Cromwell）伯爵。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珀因兹策马回到布鲁塞尔，把巴鲁瓦勋爵的信函和来自英国的信一并交给议会；又把另一封带回安特卫普交给英国商人。他马上得到商人们的回应，应邀一同前往英国。珀因兹十分迫切地想营救丁道尔出狱，他不辞劳苦，放下自己的生意，一直跟踪已经递交给英国议会的信件，并遵命在那里等候回音。一个月之后，他拿到了回信，就返回布鲁塞尔，把信交给皇帝的议会，又在那里等候答复。

菲利普正在布鲁塞尔指控丁道尔先生，他听说要把丁道尔交给珀因兹，就害怕自己的目的落空，知道除了指控珀因兹之外别无他法。他指控说，珀因兹是帮助丁道尔的人，所持观点和丁道尔一样；他想让丁道尔获得自由的一切努力和请求，都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于是，法庭将珀因兹交予两个警卫官看守起来。

丁道尔先生仍然关押在狱中。他们要给他指定律师和代理人，但他拒绝了，说他可以替自己辩护。他依旧向指控他的人传道，也传道给在城堡里认识的人。他们都说，如果丁道尔不是好基督徒的话，就再没有谁可以称作是好基督徒了。

最终，经过几次法庭辩论，尽管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判丁道尔死刑，他们还是按皇帝的法令在奥格斯堡会议上把他定了罪。1536年，丁道尔在菲尔福特镇的刑场，被绑上了火刑柱。刽子手先绞死他，再把他烧成灰。在火刑柱上，丁道尔用热切的声音，高声喊道：“主啊！愿你开启英国国王的眼睛！”

丁道尔的教导是如此有力，他的生活如此真诚，在被囚禁的这一年半时间里，据说他使得看守、看守的女儿和他家里其他的人都悔改归主了。

至于他的新约译本，尽管他的仇敌们对它百般攻击、挑刺，诬蔑它

充满异端思想，丁道尔在给约翰·弗里斯的信中还是这样写道：“我呼求上帝在我们与主耶稣面对面相见的那日为我作证：我从没有违背良心，改变上帝话语中的任何一个音节；即便今天，哪怕全世界的荣华、享乐和财富尽数归我，我也决不会这么做。”



马丁·路德的事迹—— 略述其生平和教导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 年生于萨克森 (Saxony) 的艾斯莱本 (Eisleben), 长大后, 先后入马格德堡 (Magdeburg) 大学和爱尔福特 (Erfurt) 大学求学。在爱尔福特大学, 他遇见一位与他同属奥古斯丁 (Augustines) 修道会的年长修士, 两人一起就许多事情进行交流, 还特别谈到罪得赦免的问题。老修士向马丁·路德坦承自己的观点, 坚称上帝有一个极明确的旨意, 那就是, 每个人都要切实相信这件事: 人的罪在基督里都可得赦免; 他还引用圣伯纳的话为证: “圣灵在你心里作见证说, 你的罪已蒙赦免; 使徒的教导亦如是, 即人可因信而白白称义。”

老修士的这些话让路德不止信心大增, 而且也更明白了圣保罗一再声称的“我们因信称义”这句话的含义。关于保罗的这句话, 路德曾经读过许多释义; 现在因着奥古斯丁修道会这位长者的解释, 更借着灵里得着的安慰, 他发现过去所读的经院学派的解释纯属虚空。于是, 他一点一滴仔细研读、比较众先知和众使徒的话语与例证, 又不断向上帝呼求, 借着祷告的力量激发信心, 这样他对“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就有了十分确凿的认识。这以后, 路德继续在奥古斯丁修道会研习了四年。

当时, 知名人士施道比茨 (Staupitius) 正在维腾堡 (Wittenberg) 帮

助建立一所大学，他迫切希望提升新大学的神学研究水平。当他了解到路德的灵性和志向后，于1508年，将年仅26岁的路德从爱尔福特请来，安排到维腾堡工作。这期间，路德一刻都没停止他的神学研究。三年后，他去了罗马，并在同年返回。那年，他在萨克森公爵、选帝侯腓特烈（Frederic）的资助下，完成了博士学业；因为公爵曾听过他讲道，熟知他敏捷的灵性，也认真思考过他那些热切的言语，因此格外钦佩他在讲道时对那些奥秘之事成熟而准确的解释。施道比茨授予路德博士学位时，随口轻快地对路德说，上帝要借他在教会中成就许多事情。尽管言者无意，这句轻松的话却真的很快得到了应验。

这之后，路德开始注释《罗马书》和《诗篇》，阐明律法和福音的区别。他击败了当时在学院和布道中占主宰地位的错误观点，即如法利赛人所教导的那样，认为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蒙赦罪，也可以仅靠外在的苦修在上帝面前称义。路德竭力使人心重新归向上帝的儿子，如同施洗约翰所见证的：“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路德犹如漫漫黑夜之后的一道曙光，照亮了教会；他明确指出，因着上帝儿子的爱，罪就白白地蒙赦免，我们应当满有信心地领受这一慷慨的恩赐。

路德的生活和他所承认的信仰是并行不悖的。他清清楚楚地向人显明，他的言语并非口头空谈，而是真实地发自内心；大家钦佩他圣洁的生活，而这也更加吸引了听者的心。

这段时期，路德并没有在宗教仪式上做任何改变，他仍然和同伴们一起，严格遵守一切律法。他并不介入任何可疑的观点，只向众人教导这唯一的、也是所有教义中最重要教义：悔改、罪得赦免、信心、从基督的十字架中寻求真实的安慰。他向众人开启、宣告这些教义，让每个人都从这甜美的教义中尝到美善的滋味；有识之士也因着仰望耶稣基督和众使徒、众先知，得到极大的喜乐，并借此脱离黑暗，进入光明。

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许多人在伊拉斯谟那些博学著作的影响下，热心于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为他们开启了一扇比以往要愉快的学问之

门，他们也由此开始鄙视僧侣们粗俗和诡辩的道理。路德也开始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盼望能借着这样的学习从源头领受教义，以便对经文做出更可靠的判断。

1516年，利奥十世（Leo X）接继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成为罗马教皇。他以抵抗土耳其的战争为借口，把赎罪券贩售至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从中聚敛了难以计数的财宝。推销员和收税员们诱劝百姓说，只要愿意付10先令，就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免受炼狱之苦。可是，倘若凑不足10先令，即便只少一个子儿，那都将对他们无济于事。

教皇的生意通过多米尼克会（Dominic）的修士台彻尔（Tetzel），也做到了路德居住的德国，他厚颜无耻地在德国全境兜售教皇的赎罪券。路德对这个无耻修士亵渎上帝的布道感到极其愤怒，内心甚为迫切，竭力渴望维护真正的基督信仰，于是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赎罪券的论纲，于1517年万圣节的次日早晨，公开张贴在维腾堡城堡旁一座教堂的墙上。

这个可鄙的修士为了讨好教皇，召集了一批修道院里的僧侣和诡辩的教士，写文章反对路德。当无法再装聋作哑的时候，这个台彻尔修士就亲自跳出来恶狠狠地呵斥路德，说路德是传异端者，应该被活活烧死。他当众焚毁了路德张贴的论纲，以及路德就赎罪券问题所写的那篇布道文。修士的狂妄与暴怒反而激起了路德要维护真理、把这项事业进行下去的决心，于是一场激烈的论战开始了。

腓特烈公爵性情良善，在当时的诸亲王中，数他最喜和平与安宁，喜爱一切风平浪静，因此他没有鼓励也不支持路德的做法；相反，他倒时常因为惧怕引起更大的纷争，心情沉重，面露愁容。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明智的亲王，遵从上帝的教导；经过反复认真思考，他深深感到应该把上帝的荣耀摆在一切事物之上；他也并非不知顽固对抗真理是一件何等亵渎上帝的事，是要被上帝严厉地定罪的。于是，他做了敬畏上帝的君王所该做的，那就是顺服上帝，把自己交在上帝圣洁的恩慈和全能的

看护之下。尽管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Charles）和教皇都命令公爵全面禁止路德自由传道，但公爵在看过路德的布道文和其他文章，并将其仔细地与路德引用的圣经经文和见证相对照之后，他觉得不该阻止这件在他看来是真诚的事情。不过，公爵并不依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他十分渴望了解一些博学年长之辈对此事的看法，伊拉斯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公爵向伊拉斯谟表明自己在马丁·路德这件事上的见解，申明宁肯让大地开口吞灭自己，也不能容忍自己明知道是与真理相悖的任何观点。

伊拉斯谟一开始以玩笑的口吻轻松地回应公爵，说路德犯了两个大错：首先，他砸了僧侣们的饭碗，其次，他摘了教皇的皇冠。紧接着，他毫不隐瞒地对公爵说，路德在揭露赎罪券的谬误这件事上做得很对，教会确实需要一场改革了；而且，路德的教导的确起了功效。

第二年，伊拉斯谟又就路德的案子给门兹（Mentz）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这个世界因世俗的制度和乞丐僧的暴虐而不堪重负，人们只要反对他们的‘福音’就要被视为异端。如今，只要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意见不同就会被当作是持异端者；只要是不喜欢他们的，只要是他们看不惯的，就是异端。懂希腊语是异端，言辞比他们更文雅也是异端。”

原先那些封闭于修道院中的敬虔且有信心的基督徒，当他们明白了必须远避偶像以后，也开始摆脱羁绊他们的那可怜的奴役生活。

路德特别瞧不起那些戴角帽的罗马主教们，他们傲慢无耻地断言，圣彼得不仅掌管福音的教导，而且还管理公益，并执行民事司法权。路德规劝每个人将当归给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又说，大家都当侍奉上帝。为此，修士台彻尔伙同其他僧侣和修士，公开叫嚷着反对路德，以维护教皇的赎罪券。路德为了替自己的事业辩护，针对这一伙人公开的辱骂，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论纲，这些论纲犹如星火燎原，奇迹般地迅速流传至各个国家；人们不管远近，都争相传阅，一

睹为快。

不久，另一位多米尼克会修士西尔维斯特·德皮耶罗（Silvester de Priero）粉墨登场，开始四处发表一些傲慢的谈话来指责路德。路德则引用圣经上的话来反驳他。

1518年8月7日，路德被阿斯科利（Ascoli）主教海罗米（Hierome）传讯去罗马。那时，教皇的使节，红衣主教托马斯·卡耶坦（Thomas Cajetan）是奥格斯堡城（Augsburg）的君王，之前他是由利奥教皇委任，派到奥格斯堡的。维腾堡大学获悉路德被传讯后，立刻代表路德给教皇写了一封信。他们还写了另一封信给教皇的内侍，出生在德国的卡洛斯·米尔提丢斯（Carolus Miltitius）。此外，良善的腓特烈不停地恳求将路德的案子从罗马移交至奥格斯堡，交由红衣主教审理。卡耶坦应公爵的请求，写了一封信给教皇，并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如下回复：

他已经通过议院的审计官，阿斯科利主教海罗米传讯路德到罗马接受他的亲自审问；主教勤勉不息，遵命行事。但路德蔑视并辱骂这一善意之举，不仅拒绝到罗马来，而且越发大胆、固执，变得比过去还要充满异端思想，这在他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希望红衣主教能传唤路德到奥格斯堡去，倘若必要的话，可以让皇帝和德国的亲王一起办这件事。这样，等路德一出现，就可以抓住他，严加看守，随后把他押至罗马。倘若他觉得路德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做出改正，那么他就将释放路德，让他重新回归教会。若不然，路德将与其追随者、教唆者及支持者一起，一同被禁止参与圣礼，无论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如何，也无论他们是公爵、侯爵、伯爵还是男爵；加在路德身上的灾祸和诅咒也一样会加给这些人，只有皇帝恩免的人除外；任何国家、权贵、住宅和村舍，若不顺从罗马的监督权，为路德提供藏匿之处，都将受到教廷的诅咒，并禁止有关人员参与圣礼。反之，对于顺从罗马权势的人，教皇许诺赦免他们全部罪。

与此同时，教皇还写了另外几封信给腓特烈公爵，用许多恶毒的语

言控告路德。

红衣主教接受了委派，依据从罗马来的指令，火速传讯路德前来奥格斯堡。

大约在10月初，路德收到了红衣主教的函件。他听从高贵的选侯的指令，带上他的推荐信，顺从罗马教廷，往奥格斯堡去。因为临行前他的朋友嘱咐说，在得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充分的保证之前，不可去和红衣主教谈话，所以在面谈之前，路德在奥格斯堡逗留了三天。在得到保证之后，路德随即去见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十分温和地接待他，并奉教皇之命，向路德提了三个条件，即：

- 一、他应当悔改，并收回错误的言论，
- 二、他必须承诺，从今往后不犯同样的错，
- 三、他必须克制，不做任何扰乱教会的事。

马丁·路德要求红衣主教告知他错在哪里，教皇的使节回答说，他错在一直坚持如下这些教导，比如，认为赎罪券或免罪券带来的财富不是基督工作的果效；认为领受圣餐的人首先必须要有信心。不仅如此，路德还抗辩说，基督工作的果效不能交付在人的手中；只有在教皇所说的与圣经相符时才能听从；教皇本人会出错，出错时也应该受到谴责。他还指出，在信仰的事情上，不只全体宗教会议，就是每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只要能依靠至高的权威和理性，他的认识也可以高过教皇。

但红衣主教并不愿听从圣经，他的争论也不是出于圣经；他注释和讲解经文都是凭着自己的臆想。因为红衣主教拒绝再次见面交谈，路德在等候六天之后，听从朋友的建议，返回维腾堡。他留下一封给罗马教皇的上诉状，请红衣主教转交，并公开要求在他离开之前不要拆封。卡耶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口吻尖刻的信给腓特烈公爵，劝诫公爵要善待自己的荣誉和安全，尊重至高教皇善意的行为，把路德送交罗马，或将

其逐出领地。

公爵回应红衣主教的这封信，替路德和自己辩白。他说，路德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凭自己的良心行事，所以不会收回被证明是无错的所谓错误言论。他为自己辩解说，除非知道有正当理由，否则他不会将路德驱逐出境或送交罗马，因为这有悖诚信和良心。倘若红衣主教愿意或能够向他陈明驱逐路德的理由，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亲王，他的内心就不会有亏欠了。他请红衣主教传话给罗马教皇说，除非犯罪或过错已被合法证实，否则就不应压制真理与无辜。

公爵随后也把红衣主教的信转给马丁·路德。路德回复说：“我并不为我自己的事感到特别担忧，只担心你会因我而担当危险。既然这个国家已无处容我脱离仇敌的恶谋，我愿意离开它，离开这片国土，往上帝引领我到的任何地方去。”

这时，路德的事业无疑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难处在于：一方面，他要随时准备逃离这个国家；另一方面，倘若不是上帝奇妙的眷顾，公爵亦对挽留路德心生畏惧。但上帝自有奇妙的安排，在人的能力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伸出援救之手，亲自引导此事，在维腾堡大学的全体同仁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他们因看见真理的事业受阻，就一致同意给亲王写信，为路德及其事业辩护，谦卑地请求亲王出于君尊的荣耀，不要伤及无辜，不要容忍圣经的纯净真理受到教皇周围恶意的谄媚者们残暴的阻挠和压制。

因着这些信，公爵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路德的案子，研读他的书籍，聆听他的讲道。借着上帝神圣的工作，公爵属灵的知识与内心的力量都得以长进，对这场争论的理解也比过去更为透彻。这些事大约发生在1518年12月初。

也是在这个时候，利奥教皇又颁布了新法令，继续发行新的赎罪券。他在法令中声称这是众教会之王、神圣罗马母教会的普世教义；声称罗马教皇是彼得的继承者和基督的代理人，他具有发放、配售和赐予

赎罪券的权柄和威力，这些赎罪券可以赦免活着的或是已死去、正在炼狱中受苦的人。他责令所有忠诚的基督徒都必须接受这条教义，否则就要遭受极重的咒诅之苦，并与神圣众教会彻底隔离。为了教皇的利益，天主教的这一法令和赎罪券，作为一种新的敛财生意，在基督教界内各个角落推行开来。12月左右，德国也开始了这一买卖。路德获悉他们要在罗马对自己做出不利的判决，就引用合适的法律条款，写了一份上诉书，经由教皇上诉至全体宗教会议。

当利奥教皇发现他的赎罪券生意不如预想的好，又无法迫使路德前来罗马的时候，就试图靠诡计和诱惑来达到目的。他差遣管家，德国人卡洛斯·米尔提丢斯带上一支金玫瑰，到萨克森去见面腓特烈公爵，并在每年按例举行的仪式后，将其献上；又将一些密件交给公爵议会的一些贵族，希望尽可能使公爵不再支持路德，以达到教皇的目的。但就在米尔提丢斯抵达德国之前，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于1519年1月驾崩。当时，有两位国王出来选帝，一位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 (Francis)，另一位是西班牙国王查理 [他也是奥地利的公爵和勃艮第 (Burgundy) 的公爵]。通过选侯腓特烈亲王的帮助 (他因得到一个晋升许诺而拒绝了对另一个候选国王的支持)，查理在8月末赢得了选举，号称查理五世 (Charles V)。

此前于6月间，在腓特烈公爵的叔父，萨克森的乔治 (George) 公爵的领地莱比锡 (Leipzig)，举行过一场公开辩论会，辩论始于修士约翰·艾克 (John Eckius) 和维腾堡博士卡尔施塔特 (Andreas Carolostadt)。艾克曾抨击过马丁·路德一年前就教皇的赦罪权柄而提出的一些观点，而卡尔施塔特则针锋相对地提笔为路德辩护。作为回应，艾克又写了一篇辩文；卡尔施塔特立刻著文反驳，由此引发了这场辩论。乔治公爵给所有参加辩论的人都发放了安全通行证，马丁·路德也到了会场，尽管公爵给了他辩论的自由，不过他并不想卷入争论，只想听听别人都说了些什么。

但路德还是被艾克激怒了，于是一改初衷与其争辩起来，他们的主

要分歧在于罗马教皇的权柄。路德曾在文章中阐明了这样的教理，即罗马教会的至尊地位是没有根基的，它依据的只是教皇的法令，而这条法令又完全与圣经相悖。

艾克的结论与路德的这一断言完全相反，他声称能继承彼得的信心和权柄的人，就是彼得的继承者和基督在世上的代表；还争辩说罗马主教至高无上的权柄就是建立在上帝律法的根基上。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一直延续了五天。在整个辩论期间，艾克贬低了自己的人格，显得十分无礼和不诚实。他想尽一切手段，企图让对手陷入听众的仇恨和教皇的威胁之中。艾克是这么推理的：“教会既是一个公民团体，就不能没有首领，正如其他公民团体不能没有首领一样；因此，依据上帝的律法，教皇必定是基督普世教会的首领。”

对此，路德回应道：我承认并同意教会不能没有首领，但唯有永生的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元首；鉴于教会是属灵的国度，不是属世的，因此除基督之外，教会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元首。

艾克于是引用《马太福音》上的一句经文：“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路德回应道：这是信心的表白，在这里彼得代表了整个普世教会，而基督自己就是那一磐石。他们又查看《约翰福音》上的经文“喂养我的羊”，艾克宣称这句话完全是只对彼得一个人说的；路德则回应道，基督说完这句话后，也将同样的权柄赐给了众使徒，因为基督曾对众使徒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艾克随后引用康斯坦茨会议的所谓权威条文，宣称“当相信罗马教皇是教会至高的首领，这是我们得着救恩的必要条件”；他还进一步宣称全体宗教会议不会犯错误，因为这也是康斯坦茨会议经辩论和商议后决定的。对此，马丁·路德再次谨慎地回应道：康斯坦茨会议的所谓权威还需要由他人来评估；“毫无疑问，”他说道，“任何宗教会议都没有制定新的信仰条款的权柄。”

翌年，即1520年，卢万（Louvain）和科隆（Cologne）的修士及博士们谴责路德的书籍含有异端思想；路德再次为自己做出有力辩护，并指控他们顽梗暴虐，恶意亵渎上帝。几天之内，来自罗马教皇利奥的雷霆震怒就闪电般临到了路德身上。

路德曾经写过一本书致德国的贵族们，在书中他猛烈抨击了教皇至上论者，摇撼了他们垒起的这三堵大墙：

一、世俗地方行政官无权干涉神职阶层事务，神职人员却可对世俗事务握有权柄。

二、唯独教皇有权裁决关于圣经的争论，除教皇之外，任何人不得解释圣经。

三、当有任何宗教会议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说，除教皇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召集会议的权柄。

此外，路德在书中还提及另外几件事，如：不能容许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德国每年向教皇进贡的钱财总量达300万弗罗林；皇帝不在教皇权柄之下；神父可以娶妻；不应限制吃肉的自由；应禁止苦修乞讨；西吉斯蒙德皇帝之所以遭受不幸，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对约翰·胡斯和哲罗姆的信誓与承诺；应当借着圣经和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借着柴和火，来使传异端者信服；应当用福音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等等。

过后不久，在当年10月，查理五世在亚琛（Aix-la-Chapelle）举行加冕典礼。典礼过后，利奥教皇又派了两位红衣主教为使节去见腓特烈公爵，其中一位是希罗姆·亚历山大（Hierome Alexander）。他们先对公爵的贵族血统和著名美德极尽溢美之辞，尔后以教皇的名义提出两点要求：首先，他必须焚毁路德的所有书籍；第二，他要么将路德就地处死，要么将路德押解至罗马，交予教皇。

公爵似乎对红衣主教的这两个要求感到十分诧异，他回答说，他已

经许久不过问其他公共事务了，所以并不知道事情进展的情况，也不清楚路德的所作所为。至于他自己，他向来愿意恪尽职守，做自己本分内的事：首先，他已经把路德交予了奥格斯堡城的红衣主教卡耶坦；其次，他本来也愿意依据教皇的圣训，将路德逐出他的领地，只是教皇的内侍米尔提丢斯另有打算，唯恐路德在别的国家因为人们对他不了解，反而让他生出更大的事端来，因此建议还是将路德留禁在他自己的国家。鉴于皇帝并不了解路德的案子，公爵请求使节禀告教皇，希望能派出一些博学、严谨、具备正直判断力的人来审理此案，在定其异端罪名或焚烧其书籍之前，先弄清路德到底错在哪里。这样，一旦从圣经上找到明显而确凿的证据证明路德有错，那么路德就别想从他手上得到任何庇护。

但红衣主教还是公开焚毁了路德的书籍。路德获悉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1520年12月10日，召集维腾堡大学的全体学生和有识之士，在一大批人的跟随陪同之下，将教皇的法令及最近驳斥路德的训谕当众弃于火中。

在教皇和路德之间发生这些事前不久，皇帝已经下令于翌年1月6日在沃尔姆斯市(Worms)召开帝国大会；要求腓特烈公爵在这次大会上将路德的案子呈到他面前。3月6日，在腓特烈公爵的说服下，皇帝致信给路德，在信中表示，鉴于路德的一些书籍已经广泛印行，他身边的一些贵族和亲王们建议，应下令将此案直接呈到皇帝面前，由他亲自听审。为此，他给了路德此行来去自由的许可，并以公众的信誉和整个帝国的名义许诺路德，保证发给他护照和安全通行证，使他来回的行程既安全又保密。于是，皇帝催促路德尽快上路，在收到信后的21天内必须去见他。

那年的濯足节，马丁·路德在罗马第一次遭到教皇在训谕中的诅咒；一过完复活节，路德便匆匆踏上了去往沃尔姆斯的行程；到了那里，面对皇帝和帝国会议，路德坚定不移地持守真理，回击敌人的问

题，为自己辩护。

路德被安排住下后，倒也受到不错的招待，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他们中有伯爵、男爵、修道会的骑士、绅士、修士，也有平民；路德在寓所频繁接待访客，常常忙到夜幕降临。

路德决定去沃尔姆斯，大大超出人们的意料，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他的朋友们经过谨慎考虑，大多劝他不要冒眼前这个险，因为一些事情一开始就与所承诺的不一样。听到朋友们的这些劝说和建议，路德这样回答：“至于我，既然他们召我前去，我就下定决心，打定主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前往沃尔姆斯；是的，即便有恶魔阻挡我，即便恶魔多如城中屋顶的瓦，我仍要前去。”

路德抵达沃尔姆斯的次日，皇帝即派帝国陆军中将，帕彭海姆（Pappenheim）的绅士乌尔里克（Ulrick）在晚餐前去找路德，传令他在下午四点去晋见皇帝陛下、亲王选侯、公爵及帝国的各阶层人士，让他明白被召见的原因；乌尔里克乐得领命，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四点刚过，帕彭海姆的乌尔里克和皇帝的传令官卡斯帕·斯图尔姆（Caspar Sturm；他将路德从维腾堡带到了沃尔姆斯）就来到路德住处，一起领着路德穿过罗得斯（Rhodes）骑士花园，往帕拉丁（Palatine）伯爵的宫殿走去。为避免人群闻讯赶来滋扰，两人带着路德经过隐蔽通道前往指定地点。许多人识破了这一点，冲开徒劳的阻挡，强行闯入；另有许多人则攀上廊台，希望能见到路德。

路德站在了皇帝、选侯、公爵、伯爵及帝国各阶层人士的面前。帕彭海姆的乌尔里克首先告知他，除了被要求回答之外，不可开口说话。上文提到过的约翰·艾克当时是特里尔（Treves）主教的高级幕僚，他高声说道：

“马丁·路德，神圣无敌的皇帝陛下已经下令，神圣帝国的各阶层人士也一致赞成，准你站在陛下的宝座前申诉。我要求你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你是否承认这些书（他出示了路德用拉丁文和德文写的一堆书籍），以及散传到各地、署有你名字的那些书都是你写的？你确认它们是你写的吗？”

“第二，你是否要宣布放弃或撤回你的书籍，同时放弃或撤回书籍中的观点，还是决意坚持你所写的一切？”

路德回答道：“我谦卑地恳求皇帝陛下给我时间和自由，这样我可以仔细思考，给予审问者满意的答复，同时又不背离上帝的话语，也不使我的灵魂遭损。”

亲王们经过仔细商议之后，由主持会议的艾克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仁慈的皇帝陛下给你一天时间去深思。明日此时，你要公开你的观点，不要书面回复，只要在现场口头宣布即可。”

随后，传令官将路德带回住处。

第二天，路德被传令官带到了皇帝的法庭，因为亲王们正忙于开会磋商，所以他在那儿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在等待的那段时间里，法庭外聚满了围观的市民，其拥挤的程度几乎可以使人窒息。待亲王们准备妥当之后，路德才被传唤入庭，艾克以这样的口气问道：“现在，回皇帝的話。你是执意坚持书中的观点，还是撤回己见，以示顺服？”

路德的答复满含柔和、谦卑，但决不失内心的勇敢和一位基督徒的忠诚。他答道：“至尊至荣的陛下，我知道陛下要的是简单明了的答复。我可以明言，倘若不能找出圣经上的见证来让我信服（因我无法相信教皇，也无法相信全体宗教会议，他们出尔反尔，一错再错），我就决不会、也不应该撤回我所说过的话。对此我确定无疑，不需任何诡辩。我的良心只持守于上帝的话语，任何违背良心的事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的安息。我再无别的可说了。愿上帝怜悯我！”

亲王们又聚在一起商讨。当他们在仔细审查路德的答复时，艾克又向路德施加压力，说：“皇帝陛下只要你简单回答，‘是’还是‘否’！现

在，你还执意要为你的书籍辩护，认为它们符合基督教的正统吗？”

路德转向皇帝和贵族们，恳请他们不要强迫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因圣经可以为他的良心作证，证明它没有像他的敌人所指控的那样，背离圣经的原则。他说：“我只受圣经的约束。”

这时，夜幕降临了，贵族们起身离去。路德也辞别皇帝返回客栈，一路上，几个西班牙人一直尾随着高声怪叫，对这个善良的人极尽嘲讽、鄙视之能事。

到了礼拜五，亲王、选侯、公爵和各阶层的人又聚在一起开会，皇帝给大会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的前辈亲王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都顺从罗马教廷，但路德竟然攻击它。现在，他一点都不肯收回他的错误，这极大地败坏并玷污了我们的荣誉，将使我们无法效法先辈的榜样并维持古老的信仰，也无助于罗马教廷的权柄。因此，我们决心要开除路德及其追随者的教籍，并借助其他相关手段，肃清他的教理。不过，我们曾给过他许诺，不能言而无信，所以应下令准许他安全返回。”

这期间，又有许多亲王、伯爵、男爵、修道会的骑士、绅士、修士、僧侣和平民去拜访路德。所有这些人在皇帝开庭审问路德时自始至终都在场，但仍不满足于仅仅与路德谋面。此间还有人立了一些法案，有的反对路德，有的似乎在支持他。但许多人，尤其是对这件事有过深思熟虑的人都推测，这些议案都是路德的敌人想出的诡诈花招，目的是想借此找机会撤销已经颁发给路德的安全通行证；罗马特使也曾竭尽全力想使议案得以通过。

大主教的幕僚约翰·艾克到路德住的客栈，当着皇帝大臣的面，向路德宣读皇帝的训谕：虽然皇帝陛下、选侯、亲王及帝国各阶层已警告过路德，但他却不愿回到合一与和谐的立场上来。尽管如此，皇帝本着罗马大公正教的信誉，仍然下令保证路德可以持安全通行证大胆地安全返回；但他必须在21天内回到原地，并在途中不得以聚会、布道等形式引发百姓骚乱。

路德按照基督徒的方式谦卑地回答道：“愿上帝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愿上帝的名得着称颂！”他十分谦卑地感谢皇帝陛下、众亲王及帝国各阶层宽宏、仁慈地接见他，并让他能安全往返。最后，他表达了自己内心最大的希望，即按照上帝的话语和圣经的合一、和谐来改革教会：为此，他已准备好遭受各样的变故，或生或死，或名誉财富，或斥责羞辱，他都在所不惜；为自己他一无保留，唯独愿意持守上帝的话语，而且坚定持守，直到生命終了。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的早晨，路德与沃尔姆斯那些支持他的人，以及这段时间常上门造访的仁慈的朋友们告别辞行。吃完早饭，十点钟的时候，他与伴他同来的人一起离开了沃尔姆斯。

此后不久，皇帝为了讨教皇的欢心（因为这时他的帝国政权还不稳固），签发了一份正式文件，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法分子，命令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路德，即行逮捕，同时焚毁他的书籍。与此同时，腓特烈公爵也在一些忠诚可靠的贵族们的帮助下，秘密地将路德转移到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路德在离群索居期间，写了一些书信和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题赠给奥古斯丁的修士们，书名叫《论废止弥撒》（*De abroganda Missa*）；当时，修士们受到他的鼓舞，开始废除私人弥撒。腓特烈公爵怕由此引发大乱，便向维腾堡大学咨询此事，敦促他们对此作出判断。

他们告知公爵，最好下令在他自己的领地内废止弥撒；尽管这可能引起骚乱，但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让真理的进程受到阻挡，也不能将这样的骚乱归咎于所教导的教义。骚乱来自于敌人，是他们竭力、恶毒地抵挡真理，这一点基督早就警告过我们。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骚乱，而停止我们当做的事。不论这世界怎么看待我们，也不论这个世界如何疯狂地反对真理，为了捍卫上帝的真道，我们都必须坚定前行。

恰恰就在那个时候，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也著书反对路德。在那本书中，他首先谴责了路德关于教皇赎罪券的观点；其次，他

为教皇的至尊权柄辩护；最后，他还竭力反对路德关于教会圣餐的所有教理。

尽管这本书署的是国王的名字，其立意与构架却分别由他人操刀。不管成书者是谁，得到感谢与褒奖的无疑是国王；罗马主教为此给了亨利国王及其继承者一个“信仰捍卫者”的永久性头衔。

不久，利奥教皇突患热病，旋即辞世，仅活了47岁；也有人怀疑他死于中毒。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继任教皇，他曾是查理皇帝的老师。阿德里安出生在德国，后来在卢万长大，比一般的教皇都更有学问；他中规中矩，生活有节制，所以和其他几个教皇相比，似乎不容易走极端。虽然他像一个正直的教皇，没有因他的教皇职位而发生什么腐化堕落的事，但他仍是马丁·路德及其支持者的死敌。沃尔姆斯大会结束后不久，他在任期内，于1522年11月在纽伦堡，又召开了一次由亲王、贵族及德国各邦郡参加的会议。

阿德里安写了一封信给这次会议，同时就他提出反对路德的理由对其使节切瑞盖特斯（Cheregatus）做了一番指示。信上说，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写信给德国有名望的亲王及罗马帝国的贵族们：

我们听闻马丁·路德又重兴旧有的、可咒诅的异端。我们曾经借使徒的权柄给他慈父般的劝导，也给过他宣告有罪的判决；我们至亲的儿子，当选的罗马皇帝，大公正教的信徒，西班牙国王查理也颁发过谴责路德的帝国法令，在德国全境已家喻户晓。但路德既没有因法令而受到约束，也不因其所制造的混乱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编写新书。这些书充满了谬见、异端、谩骂和蛊惑，如瘟疫一般感染了整个德国及其周边国家。他竭力用邪恶的言语来毒害人们单纯的灵魂和生活。最为可怕的是，在他的同党和支持者中，除了那些庸俗之士，竟还有许多贵族名流。他们不顺从他们本该顺服的神职人士或一般信徒，竟而开始掠夺神职人员的财物。如

今，在他们自己中间，又萌生了结党与纷争。

哦，德国的亲王和百姓！这仅仅是罪恶与毒害的先兆和开端，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路德和他的信义宗蓄意图谋的吗？你们要明察秋毫，信义宗一开始假意要捍卫福音的真理，现在却显明是要败坏你们的财产，这是他们图谋已久的，难道你们看不清吗？这些罪恶之子假借自由之名却行悖逆之实，为恣意妄为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拒绝顺服神父、主教和大主教，光天化日之下抢夺教会的财物及分别为圣归于上帝之物，难道你们还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么？你还认为他们会将读圣的手从凡俗人的财物上挪开吗？抑或你还认为他们不会掠尽你们的所有？不！倘若你们真这么想，你们就将大难临头，若不尽速亡羊补牢，你们的货物、房屋、妻儿、土地、财产及你们所尊为圣的殿终必难逃灭顶之灾。

因此，我们凭着你们所该有的顺服——就是所有基督徒对上帝的、圣彼得和彼得在当今地上的代理所该有的顺服——来命令你们：你们人人都当伸出援手去浇灭这蔓延之火，并尽力研究出一种最佳方案，削弱马丁·路德及其同类所造成的谬见与骚乱，以使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之间有更好的沟通与和谐。如果已受毒害的人拒绝听取你们的忠告，就当防备健康的人受到他们的感染。当药性温和的药物治愈不了这一传播疾病的溃疡时，就当狠下猛药，甚或可用火烙。腐烂的部位应当从身体上切除，以免感染到健康的肢体。上帝就是这样将闹纷争的兄弟大坍（Dathan）和亚比兰（Abiram）吞下地狱；凡不顺从祭司权柄的，上帝都命令将他们治死。众使徒之王彼得就曾让欺哄上帝的亚拿尼亚（Ananias）和撒非喇（Sapphira）瞬间仆倒断了气。敬虔的先皇也曾将约维努斯（Jovinianus）和普里西拉（Priscilla）作为异端分子斩首。圣哲罗姆甚至希望能借着败坏异端分子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得救。我们的先辈在康斯坦茨会议上处死了约翰·胡斯和另一个也叫哲罗姆的胡斯的追随

者，如今他们竟又附身于路德。倘若你们效法先辈可敬的行为和榜样，那么我们就一点都不用怀疑，上帝的怜悯和仁慈会使教会迅速得以复苏。

基督徒读者们，我已将教皇反对路德的指令展示在你们眼前。他们叫喊着：“异端，异端！”却拿不出任何佐证；他们激使国王和众亲王起来反对路德，却没有正当的理由；他们指控路德不顺服，可是还有谁比他们更不顺服于地方行政长官和民事法呢？他们指控他压榨并掠夺一般信徒的财物，可是，若论及糟蹋一般信徒的生计，还有谁比教皇更甚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亲王们是如何回复阿德里安教皇的上述这些建议和指令的。

贵族、可尊敬的亲王及神圣罗马帝国各邦郡呈交给教皇使节的答复如下：

他们明白教皇陛下正忧心忡忡于信义宗的蔓延，因为无以计数的灵魂正面临坠入地狱的危险。地方行政长官、亲王和各邦郡也都表达了不亚于教皇的忧虑和悲哀。但罗马教廷的判决和皇帝反对路德的敕令迄今为止都还未能执行，其最为主要、最急迫的原因在于担心会由此引发一场大灾难。一直以来，大部分的德国百姓都在受到这样的诱导，即罗马法庭带给德国的只是冤情和骚乱。如今读了路德的书，就更加确信了。因此，倘若他们在这个时候严厉地执行教皇的判决和皇帝的敕令，只会进一步加深先前的这个印象；许多人就会怀疑或抱有这样的想法，即如此做法是在破坏福音的真理，那么随之而来的一场战争和灾难将在所难免。倘若滥用权柄与制造冤情的问题得不到真诚的改善，那么在圣俗阶层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与合一，也不能指望在德国能真正消除混乱与谬见。

鉴于教皇陛下希望他们找出抵挡信义宗谬误的最佳办法，他们

认为目前最有效的对策就是由教皇陛下和皇帝陛下尽快召开一次自由的基督徒会议，地点可选以下几个便利之处，如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门兹、科隆或梅斯 (Metz) 等等。在会议上，神职人员和非宗教界人士都可为了上帝的荣耀、灵魂的健全和基督教国家的公益，合法、自由地进行演说和磋商，且不必担心因与教廷意见相左而遭受控告或限制。当然，不仅仅是自由演讲，每一个良善之人都有职责按照真理，有的放矢，说造就人的话，不阿谀奉承，不行诡诈与欺哄，简洁而正直地申明自己的看法。

至于要用什么方法阻止和平息在德国民众中间产生的那些谬见和骚乱，地方行政长官与诸亲王们对此已经进行过仔细的磋商和考虑；关于路德及其追随者目前居住在尊贵的腓特烈公爵领地内的这个问题，地方行政长官及帝国的其他邦郡也将尽力就此事与这位萨克森的亲王进行协商，要求在这段时间内，禁止路德及其追随者从事写作、出版、印刷等活动。

地方行政长官和众亲王还将尽力做出解释，要求德国境内的传道人在布道时不要教导或谈及此事，以免民众陷入谬见之中，乃至生发叛乱或骚乱，也不要鼓动人们对这一粗俗之事进行争吵或辩论，而要搁置争议，等候宗教会议对此事做出判决。

此外，大主教、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还须安排教区内能依据圣经作出正确判断的敬虔博学之士，对传道人进行勤勉认真、切实可行的指导。倘若发现传道人出了错，或说了不该说的话，就当敬虔、温和、态度谦卑地对他进行劝导，这样就没人有理由抱怨说福音真理受到了非难；不过，倘若传道人顽梗不化，拒绝接受告诫，仍然在自己无知的道上一意孤行，那么就需按例让他们受到地方法官的禁戒与惩罚。

亲王和贵族们必须同意并保证，从现在起尽可能不印行新书，同时禁止私自贩售书籍。任何权贵阶层都当遵守此令，倘若需要发

布、销售或印刷任何新书籍，必须先指定敬虔、博学且谨慎之士来仔细阅读，未经他们同意并批准，就不得出版。

最后，关于神父结婚及修士离开修道院的问题，亲王们认为，鉴于民事法对此无法做出处罚，因此需要依照教会法进行相应的惩处，或剥夺其圣俸及特权，或受应得的谴责。

让我们回到路德的事迹上来。我们在前面说过，因皇帝下了敕令，在一些萨克森贵族的建议下，路德隐居了一些日子。路德不在维腾堡的那段时间里，卡尔施塔特以激进、粗暴的方式推行宗教事业，鼓动百姓拆毁殿中的偶像。路德指责卡尔施塔特在此事上的毫无秩序和鲁莽轻率。他声明偶像应当先从人们的心中除去；应先教导百姓到上帝的面前寻求救恩，靠信心来讨上帝的喜悦；让他们明白拜偶像是无益的。这样，百姓得着了良好的教诲，就不会在偶像前跌倒，偶像也会被自行拆除了。路德并不是要教导人们容忍偶像，只是认为应当把这件事交给地方法官去办，不应无法无天、凭一己之见武断行事。

尽管基督的教会（愿赞美归于主！）从来不缺乏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作家在教义方面对人们进行教导，但在慰藉灵魂的一些要旨上——我们的良心需要认识基督的荣耀、他受难彰显的大能及信心产生的力量；我们的灵魂在生死交战中需要极大的安慰才能站立得住——在所有这些事上，路德是所有作家中最能给人以教诲的那一位，他完全配得上圣西普里安在谈及他老师德尔图良（Tertullian）时常常说的那句话：“让我的老师来教导我（*Da magistrum!*）！”

大凡描写圣徒生平的书籍，它们都是记述和赞美这些圣徒的圣洁生活和敬虔美德，以及上帝借他们所行的神迹。马丁·路德的事迹也是如此丰富。这是何等大的神迹——从一所隐蔽的修道院中爬出来的一个穷修士，被上帝拣选去抵抗自称是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主教和万国主教的教皇，抵抗所有的红衣主教，还要承受几乎是整个世界加给他的敌意和仇

恨；从来没有一个帝王敢尝试像他那样去反对教皇、红衣主教和教廷，之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取得过这样的成就。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就像大卫击倒巨人歌利亚一样奇妙！

倘若神迹可以使一个人成圣（这是教皇的定义），那么路德又何尝不能成为圣人呢？他公开反对教皇、红衣主教和教会里的高级教士；他的敌人人数众多、行事诡诈且拥有可怕的权势，几乎世上所有的帝王都与他为敌，但路德传讲基督29年，终究都能脱离仇敌的手，一直平安地住在生养他的国家中。

因路德的祷告大有能力，所以在他的布道中，上帝也赐给他这样的恩典：让所有听他讲道的人都会觉得，他们每个人心中各自经历的试探都会在讲道中一个个被提及，被注意到。当他的朋友们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时，路德回答：“原因就在于我自己经历过各种试探，遭遇过各种事情。”亲爱的读者，这一点你们当明白，路德自幼年起就经历了许多属灵的操练与击打。马丁·路德的门生西尔罗尼姆斯·维勒鲁斯（Hieronymus Wellerus）记述道，他常常听他的老师路德说起，自己这一生经受过各种试探的攻击和折磨，唯独贪婪这一恶习从未搅扰和试探过他。

1546年，马丁·路德去世，他活了63岁，其中大约有二十九年是在不停地写作和传道。关于他离世的经过，梅兰希顿（Melancthon）曾在维腾堡对他的听众这么说道：

上星期三，2月17日，马丁·路德博士旧病复发。晚饭后，他胃痛发作，强忍着退入寝室，卧床休息了两小时，这期间他的疼痛加剧了。当时，约拿斯（Jonas）博士也躺在他的寝室里，路德醒来后，就请他帮忙叫来孩子们的老师安波罗修（Ambrose），替他在另一间寝室生上火。路德刚进那间寝室，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的伯爵阿尔伯特（Albert）和他的夫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匆匆赶来了。2月18日早上九点，他感到要离世的时刻来临了，就把自己交托给

上帝，他虔诚地祷告说：“我的天父，永在、慈爱的上帝！你已将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显明。我已传讲他，我已认识他；我爱他，他是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我的救赎；但那恶者逼迫他，诽谤他，伤害他。主啊，请你引导我的灵魂到你那里去！”

此后，他又连着说了三遍：“我将灵魂交在你手中，你已经救赎了我。哦，真理的上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祷告了几次之后，他无罪的灵魂平安地离开了世上的躯体，被上帝召回了天家。



伍斯特和格洛斯特主教 约翰·胡珀长老的生平、事迹与殉道记

约翰·胡珀 (John Hooper) 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还在大学学习期间，内心就已感受到上帝对他秘密的呼召，对圣经产生强烈的爱慕，渴望多多认识上帝的话语。因此他研读圣经十分勤勉，热切寻求圣经真理，并为之恒切祷告。圣灵也为他赐下丰富的恩典，满足他的渴慕之心，并将上帝的真光启示给他。

借着上帝的恩典，胡珀的属灵认识日渐成熟。他灵里火热，时有激愤之言，不久就流露出对牛津大学某些拉比的不满与厌恶，为此，这些拉比也四处搬弄是非，对他发起反击，其中史密斯 (Smith) 博士对他憎恨尤深，胡珀只得被迫离开牛津大学。搬出牛津后，托马斯·阿伦德尔 (Thomas Arundel) 爵士雇留他当了管家。阿伦德尔爵士能理解他的见解和信仰，虽对此并不赞赏，却十分欣赏他这个人，便找了个机会让他送口信给温彻斯特 (Winchester) 的主教，同时暗中写信给主教，请他借商讨学问来帮胡珀一把；不过，爵士也请主教无论如何要打发胡珀再返回他家来。

温彻斯特的主教与胡珀一起交流了四五天，发觉既不能如爵士所愿的那样给胡珀带来益处，也不能从胡珀那里获得什么，于是就照阿伦德

尔长老的请求，打发胡珀回主人那里去，顺带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了一番。可是，此行却让主教在心中对胡珀暗暗生出了妒意。

恶意总会埋下祸根，不久之后，危险就临到了胡珀身上。上帝赐智慧让他提前做了预备；他向朋友借了一匹马（胡珀不久前曾救了这位朋友的命，让他免于绞刑），离开阿伦德尔长老的家，沿着海岸去了法国，之后将马匹奉还。

胡珀长老在巴黎小住了一阵子，很快又返回英国，住在森特洛（Sentlow）长老家，但他再次受到骚扰，于是被迫装扮成一名船长，冒着沉船的危险，渡海往爱尔兰去，之后途经法国，逃到了德国高地，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博学之人。在巴塞尔他得到朋友们的善待；在苏黎世（Zurich），布林格（Bullinger）长老更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还在那里结了婚，妻子是一个用功学习希伯来文的勃戈尼亚人（Burgonian）。

爱德华（Edward）国王统治英国的时候，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福音得以平安传播。许多流亡者开始返回英国，胡珀长老内心受到感动，也准备起身回国。他想趁这样一个大好机会，竭尽全力去帮助推进上帝的工作。于是，他来到布林格长老和其他一些熟识的朋友中间，对他们在各方面给予他的特别的关爱和仁慈表示感谢，也怀着同样的仁爱之心向他们辞行。布林格长老这样对他说道：

“胡珀长老，你不能和我们一起了，大家都觉得惋惜，但我们更有理由感到高兴，不仅为你，也为真正的基督信仰。你长期被放逐，现在就要返回你的祖国了，在那里不仅你自己可以享受自由，基督教会的事业和境况也会因你变得更加美好，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我们为你感到高兴的另一理由是，你不仅要脱离流亡，重享自由；而且你要离开的，是一个荒芜、不快、野蛮、令人生厌的地方，你将进入的，是一个充满欢乐的、肥沃的流奶与蜜之地。

“然而，喜悦之余，我们也有一点担忧。你此去与我们相隔遥远，也许财富和幸福会接踵而至，你将会名利双收，一无所缺；你也可能成为

主教，会认识许多新朋友，而忘了一直在祝福你的老朋友。但请你相信，即便你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的老朋友和伙伴胡珀长老；倘若你没有忘记我们，就请给我们写信。”

胡珀长老回答道，国家性质、物质快乐和新朋友永远不可能使他忘却老朋友与恩人们。他说，“我会不时地给你们写信，告知我的近况。”说着，他拉起布林格长老的手，“但最终的事，我却无法亲自写信告诉你们。因那时我将承受苦难，你们会听到我被烧成灰的消息。”

胡珀长老返回伦敦后，殷勤布道，经常每天两次，或至少一天一次，从不间断。人们天天蜂拥而至听他讲道，他的声音对他们而言正如常言所道，如同俄耳甫斯（Orpheus）竖琴的旋律，极为悦耳动听。教堂在他讲道的时候往往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只能站在门口。他的教导十分真挚，言辞雄辩有力；他用纯全的话语讲解圣经，不辞辛苦，不知疲倦。

他的侍奉就是这样开始的，并一直坚持到生命的终了。不为劳累、困苦挫折，不为名声、地位改变，更不受世上珍馐美味的引诱而堕落。他的生活纯洁、虔诚，找不到任何瑕疵可以对他进行造谣中伤。他有一副壮实的身体，体魄强健，机智敏锐，毅力刚强，不屈不挠，经受得起任何不幸与逆境。他审时度势，观点坚定明确，判断事务态度公正不阿。在饮食、言语及时间的花用上，他都力求俭省、节制，决不枉费；在持家待客方面他却十分慷慨，有时甚至超出自己的日常开支范围。他不苟言笑，谈吐严肃，但也不失仁慈；可能会有人希望他能变得更随和一些，但他清楚自己最该做什么。

关于这一点，我想顺便提起一件事：我认识一位忠厚老实人，有一次因良心中一样过不去的事情，想找胡珀长老交谈。可是，到了他家门口，因为窘迫于长老严厉的眼神，没敢进屋，只得另往他处寻求帮助去了。在我看来，基督羊群的牧人为了教导羊群，还必须注意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言语表情，以及外在的行为举止，使之不过于随便、轻浮，

免得遭轻视，但也不能过于清高、严厉，以免单纯的羊群得不到造就。

不久，胡珀长老被召去在国王陛下面前讲道，许多人从他的讲道中深得教益。随后，他被按立为格洛斯特的主教。胡珀主教在位的两年，行事为人极为敬虔，就连反对他的敌人也找不到任何借口攻击他，除非是为了他的善行，为他有罪必纠的严厉作风而恨恶他。之后，他又被立为伍斯特的主教。

敬虔的胡珀主教有了一个美好、蒙福的开端，可是不知为何，不久就在有关主教的授圣职礼和主教服饰等琐事上起了不祥的争论，他的职事自此受到搅扰。尽管当时英国国教会内部已开始虔诚的宗教改革，但他们的礼仪仍流于炫耀浮华，于人无益，也起不到教导作用。此外，他们还照常穿戴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惯常穿的衣袍服饰：内着一件白法衣，外罩一件宽大的无袖长袍，头戴一顶意指世界四个方位的四角帽。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徒增迷信色彩，胡珀长老一直都无法接受，也拒绝穿戴。他谦卑地恳求国王陛下准许他摒除这些礼仪程序，否则他宁愿被革除主教之职。国王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

尽管如此，其他的主教仍在热切地捍卫这些礼仪程序，声称这仅仅是小事一桩，错不在事情本身，只是它被滥用了。他们还添油加醋地说，胡珀不该在这样一件微乎其微的事情上如此执拗，说他的固执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两派之间的争论超出了理性范围，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最终，主教们占了上风。这场神学上的争论以胡珀长老的妥协而告终，他勉强同意在某些布道中和其他主教们一样穿着打扮。此后，当他再次被召到国王面前布道时，他就像个刚出道的演员，穿着怪异的服装登上舞台：他的外套是一件猩红色的无袖长袍，长及脚面；里面是一件白色的亚麻布法衣，覆盖双肩，圆脑壳上顶着一顶几何形状的四角帽。这身奇怪的打扮让这位良善的传道者那天感到极其羞愧，以致在场的每个人都能一眼看出他的窘态。

胡珀主教到了他的主教教区，千思万虑，不辞辛劳，按救恩的真道精心牧养基督的羊群。他去往各城各乡传道，劝诫、教导百姓。相之于父亲操持家庭、园丁修剪花园、农夫栽培葡萄，没有一位能比他牧养教区更忙碌。

除了讲道之外，他还尽量抽出时间，或个人研经、祷告，视察学校，或听取公众的诉讼。在他殷勤不懈传讲真理的同时，他也适当施行谨慎的管教；相比对待其他人，他对那些有钱财的人的管教要更为严厉，因为他们以为自己钱囊富足，资产丰裕便可行事随心所欲。但总的来说，他是以丰盛的慈爱待人，无论贫富，都不偏待。他纯全无瑕的生活使他成为教会的脚前明灯，成为所有教牧人员的榜样；对于后世的人，他则留下了永恒的教导和训诲。

他尽心尽意照管基督的羊群，这些基督曾为之舍命的羊群，同时也毫不疏忽对自己孩子的教养，在学识上，行为举止上他都认真培育他们。无论居家为父，还是在外尊为主教，很难区分胡珀主教在哪方面更值得人们称赞，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言行一致，教导纯正，持守的信仰始终如一。若进了胡珀主教的家，你一定会以为是到了一所教堂。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充溢着美德和榜样，大家或研读圣经，或真诚交流。在这里没有丝毫的炫耀浮华，看不到宫廷式的喧闹作乐和无所事事，也听不到彼此说谎或发咒起誓。

至于他的两份主教薪俸，他从来不用来为自己购置什么东西，反倒常常用于帮补和款待。我记得有两次，在伍斯特他家的大厅里，我看到一张摆满丰盛食物的餐桌旁坐满了乞丐和穷人。我问他的仆人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主人每天下午四点，都会照例为城里一定数目的穷人提供集体晚餐，供给他们热的健康肉食。餐前，由他或他的代理牧师领主祷文、察验用餐者对于信仰纲领和摩西十诫的掌握情况。客人们都吃过之后，主教自己才坐下吃饭，并不是在他们之前用餐。

爱德华国王过世之后，玛丽继位为英国女王，这位良善的主教被第

一批召去伦敦。胡珀长老并非不知道此次行程凶多吉少，他的几个朋友也劝告他，要接他离开是非之地，另谋出路。他虽不愿辜负他们的好意，但仍耽延在家。他说：“以前我也逃亡过，而且也安然脱险了。但这回，我深信我必须留下，因为我蒙召担负使命，或生或死，我必须和我的羊群在一起。”

要他露面的那日子终于到了，1553年9月1日，胡珀来到伦敦，果真受到极其无礼的对待。胡珀毫不讳言地大胆澄清有关自己的不实传闻，力图为自己洗清罪名，但最终的结果是被他们下令关押起来。他们在把他带走之前，宣称监禁他的理由是他欠了女王一笔钱，与宗教信仰无关。

第二年，1554年3月19日这天，胡珀又被传唤至温切斯特主教及女王的官员面前。大法官讯问他是否已婚，胡珀长老回答说：“是的，大人。我已结婚，而且终身不解除婚约，一直到死。”官员们哄堂大笑，吵吵嚷嚷，做出某些动作手势，在当时的场合下，显得十分不合体统。奇切斯特（Chichester）的主教戴（Day）言辞激烈，面含鄙夷地称胡珀长老为“伪善者”。汤斯托尔主教称他为“畜生”，会议的书记员之一史密斯（Smith）和在场旁观的一些人也这样哄骂他。

德汉姆（Durham）主教汤斯托尔问胡珀长老，是否相信圣体存在于圣餐之中。胡珀长老坦率地回答说，没有这一回事，他不相信任何这样的事情。温切斯特的主教又问他，是什么权柄驱使他不相信圣体的存在。他回答说，是上帝话语的权柄。他们吩咐会议书记员作如下记录：他已婚，不愿与妻子分离，并且不相信圣体存在于圣餐之中，据此足以免除他的主教职位。

以下是胡珀长老于1555年1月7日亲笔实录下的他在舰队街（Fleet）所受的遭遇：

1553年9月1日，我从里士满（Richmond）被解送到舰队街监

狱，以为可获得一些自由。在随后的六天中，我为获得这些自由付了五英镑给看守当小费。钱一到手，看守竟立即翻脸向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迪纳（Stephen Gardiner）控告我。我由此被关进舰队街的塔楼中，禁闭达三个月之久，使我心力交瘁。

后来，我得到一个善良的贵妇人的帮助，获得了下塔吃午饭和晚饭的自由，但他们仍不容许我和任何朋友交谈，而且饭后得立即返回禁闭室。当我下塔楼吃饭时，看守和他的夫人总是找茬儿与我争吵，还到他们的靠山温切斯特的主教那里诬告我。

三个多月之后的一天，看守巴宾顿（Babington）和他夫人因邪恶的弥撒又与我争吵，他依仗温切斯特主教的权势，将我长期关在牢房里。牢房里污秽不堪，发着恶臭，连张床都没有，只有一小块稻草垫和一个塞了一些羽毛的烂褥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帝做工让一些好心人给我送来寝具为止。

牢房的一侧是一个洗脸槽，边上堆满了整个监房里的污物，另一侧是一条城区下水沟。牢房内的恶臭使我染上了各样恶疾，那段时间我病倒了。牢门、门闩、搭扣、铁链都紧锁着，牢牢地把我禁锢在牢房内。我哀鸣、呼叫、哭泣，寻求帮助。看守也知道我有几次几近于死，但当监房里的那些穷人们喊着要救我的时候，他却下令紧闭牢门，不准他手下人接近我，说：“不要管他！这样正好把他除掉。”

我总是像个贵族那样大方地付钱给看守，每周付给他 20 先令，作为膳款和小费，这还不包括我的侍从的伙食费；直到后来他们不公正地剥夺了我的主教职位为止，我还是监房里付给他钱最多的绅士，但他待我却越发恶劣和卑鄙，比对待最卑贱的奴隶还甚。

我的侍从威廉·唐顿（William Downton）来探监，看守却把他也投入狱中，剥光他的衣服，想搜出信件，结果一无所得，仅寻得一小张备忘纸条，上面记着为解救我出狱而捐赠的好心人的名字。

看守也要毁灭他们，就将名单交给我的敌人，与上帝为敌的斯蒂芬·加迪纳。

我身陷囹圄几近十八个月，财产、朋友和安慰被剥夺殆尽；公正地说，是女王欠了我 80 多英镑。她将我囚于狱中，却不做任何判决，也不许任何可能解救我的人接近我。我每天与一对邪恶的夫妇在一起，看不到任何指望，若非上帝的帮助，在判决之前，恐早已死于狱中。但无论生死，我都将自己交托给上帝，愿上帝的旨意成就！

此后，1555 年 1 月 22 日，舰队街的看守巴宾顿奉命将胡珀长老带到温切斯特的主教府圣玛丽·奥弗里 (St. Mary Overy) 教堂，去见温切斯特主教及其他主教和官员。温切斯特主教竭力敦促胡珀长老放弃在国王爱德华六世在位时所传讲的所谓腐坏与邪恶之道，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合一中来，还要求他依据全体宗教会议的决定，承认教皇陛下是教会的元首。主教又进一步许诺说，只要胡珀愿意屈尊俯就于教皇陛下，他和其他受到牵连的人都能得到女王的恩惠，就如同他自己和其他弟兄也都已得到教皇的祝福和女王的恩惠一样。

对此，胡珀长老的回答是，教皇不配作教会的元首，因为他的教理完全违背了基督的教导；他绝不会屈从于教皇如此强取豪夺得来的权柄；他也不会把那奉教皇为元首的教会看作是基督的普世教会，因为教会只听从她的新郎基督的声音，对于陌生人，她会远远逃离。“尽管如此，”他说，“假使我在哪一点上无意中冒犯了女王陛下，我愿最谦卑地俯伏下来，请求女王陛下的怜悯——倘若接受这一怜悯能讨上帝的喜悦，并使我的良心平安。”他们回应说，女王不会怜悯教皇的敌人；于是，巴宾顿又奉命将胡珀带回舰队街。

1 月 28 日，温切斯特主教和官员们又在圣玛丽·奥弗里教堂审理此案。胡珀长老在下午出庭，经过来来回回多次理论和争辩之后，他被勒

令退庭等候，直到他们以同样方式审完到庭的约翰·罗杰斯长老为止。审理结束后，两位伦敦治安官受令在下午四点，将他俩解往萨瑟克（Southwark）羁押起来，直到翌日早上九点为止，看他们是否会生出悔意，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大家庭中来。

胡珀长老和一个治安官走在前面，罗杰斯长老与另一个治安官跟在后头。临出教堂大门时，胡珀长老往后看了看，停下来，等罗杰斯长老走近跟前，然后对他说：“哎，罗杰斯弟兄！我们俩需要着手面对这事了，最先开始的是柴火的煎烤吧？”

“是的，大人，”罗杰斯长老回答道，“唯靠上帝的恩典。”

“不要疑惑，”胡珀长老说，“上帝必赐给我们力量。”

他们说着继续往前走去。这时街道上挤满了人，他们都为二人在信仰上的忠贞不渝而欣慰；二人费了好大的劲才走过人群。

第二天，胡珀和罗杰斯长老又被治安官带到主教和官员面前。经过新一轮严肃的长谈之后，他们知道胡珀长老是绝不会屈从他们了，就下了贬黜他的判决，并当面宣读了判决书。罗杰斯长老也被带到他们面前，受到同样的对待。之后，他们就把两人交付世俗权力机构去处置，两个伦敦治安官受命将他们带到离温切斯特主教府不远的克林克（Clink）监狱，在那里一直囚到晚上。

天黑之后，一个手持钩镰枪的治安官过来，把胡珀长老带走，他们经过温切斯特的主教府、伦敦桥，穿过市区，一直往新门（Newgate）监狱方向走去。一路上，几个军士奉命走在前面，沿街吹灭坐在路边的流动商贩的烛灯——他们可能是害怕百姓看见胡珀长老被带往监狱，会试图将他劫走；也可能是因为良心因罪恶而受到控告，感觉只有黑暗是隐蔽这一罪恶行径的最好时机。

尽管他们处心积虑，百姓还是预先知道了胡珀长老要经过的消息。许多人举着灯火站在门外向他致敬，为他坚守曾经教导给他们的真道而赞美上帝，也祈求上帝为他加添力量，扶持他一路到底。胡珀长老从他

们身旁经过的时候，同样也请求他们为他向上帝迫切祷告。终于，他走过了奇普西德（Cheapside）街，到了指定地点，被当作秘密囚犯移交给新门监狱的看守。他在那里关押了六天，除了指派的看守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接近他，更不容许任何人与他交谈。

在那几天里，伦敦主教邦纳和他安排的人绞尽脑汁，三番五次去找胡珀，企图说服胡珀回心转意，变成他们敌基督教会中的一员。可以说，他们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他们惯用的伎俩是歪曲圣经见证，曲解古代作家的作品含义；此外又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的样子，慷慨许诺以世上财宝的馈赠；见拉拢无效后，又穷凶极恶地进行威胁、恫吓。然而，他们发现胡珀长老依然故我，坚贞不屈，毫不动摇。

明白了劝说和利诱毫不奏效，他们转而四处造谣，宣布胡珀已经放弃原先的信仰立场了，借此让百姓对胡珀及其所传讲的基督的教导失去信任。谣言很快传播开来，再加上伦敦主教及其同伙的进一步煽风点火，一些信心软弱的人果真轻信了。终于，谣言也传到了胡珀长老的耳中。他为百姓居然轻信虚假的谣传感到十分悲伤。“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说外面盛传我约翰·胡珀，一个因基督的缘故被定罪、已判死刑的人（现关押在新门监狱，日日等候行刑之刻的到来），现在居然要宣布放弃此前所传讲的一切，而我如此放弃的缘由，是因为伦敦主教和他的牧师不断上门规劝我。伦敦主教和他的牧师们确实找过我，我也确实跟他们交谈过，而且目前还有交谈，但那是因为我怕他们的辩论，也不觉死亡有什么可怕；他们的到来反而使我对此前传讲的真理更加坚信不疑。我已经撇下世上的一切，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铁窗岁月，感谢上帝，我已经准备好赴死，这是必死之人的必行之路。以前，我用口和笔教导过真理，很快，我就将靠上帝的恩典用我的血来为真理作见证。”

2月4日，星期一，看守暗示要将他送往格洛斯特处死，他因之十分喜乐，抬手举目望天赞美上帝，因这乃是上帝的美意，让他回到他曾牧养的百姓中间，用他的死来见证他从前教导过的真理；他毫不怀疑上帝

将赐他力量来成就这事，以荣耀他的名。他让人从他仆人房中取来靴子、踢马刺和披风，做好骑马的准备，等待召唤。

次日凌晨约莫四点，看守带人到牢房里来，搜查他和他睡的床，看他是否写了什么东西。随后，伦敦的治安官和官员将他带离新门监狱，到离舰队街圣邓斯坦（St. Dunstan）教堂不远的指定地点去，女王的六个卫兵受命在那里接收他，并将他解往格洛斯特，交予当地的治安官；钱德斯（Chandos）勋爵、威克斯（Wicks）长老和其他几个官员将与治安官一起监刑。

卫兵领着他到了安吉尔（Angel），在那里吃了早餐，他很久都没有这样自由地用餐了。天将破晓的时候，他走到马前，愉快地自行跃上马背，高高兴兴地踏上去往格洛斯特的路途。他们已给他戴上面罩和帽子，以免被人认出。一路上，卫兵不断向他打听他过去常去休息和投宿的地方，然后把他带往其他小客栈。

星期四，大约上午十一点，终于抵达他的主教管区中离格洛斯特 15 英里的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镇，他们到一位妇人家中用午餐。这位妇人从前一直恨恶真理，对胡珀长老极尽恶毒之语，但当她得知他来此的缘故之后，便为他的境遇伤心落泪。妇人尽可能友善地接待他，并向他承认，她以前常常议论说，胡珀若遭试炼，必定在真理上站立不住。

午饭后，胡珀继续策马前行，下午五点左右到了格洛斯特。在城外一英里处，聚集了众多百姓，为他的境遇悲叹哀哭。他们害怕百姓将他抢走，就让其中的一个卫兵骑马到城内报信，请求市长和当地治安官协助。官员和他们的随从携带武器往城门去，沿途命令百姓待在家中，不准外出。不过，当时百姓并没有做出任何营救或暴力的举动。

他在格洛斯特的英格拉姆（Ingram）家中住下。据卫兵和其他人报告说，当晚他和在旅途中一样，安静地吃完晚饭，然后安稳地睡了一小觉。一觉醒来，他彻夜祷告直到黎明。因他住的房间里有卫兵，他随后要求到另一个房间去，在那里单独向上帝祷告，与他交谈。除了吃饭的

那一小段时间，以及与获准跟他说话的卫兵交谈之外，他一直在祷告。

骑士安东尼·金斯顿(Anthony Kingston)爵士是另一位与他有过交谈的人。他是女王在信中指定要监刑的官员之一，与胡珀长老曾经是朋友。有人把金斯顿长老带到胡珀长老的房间，这时胡珀长老正在祷告。他一看见胡珀长老便禁不住放声大哭，长老一时没认出他来。金斯顿长老说：“怎么了，大人，你认不出你的老朋友安东尼·金斯顿了吗？”

胡珀答道：“是的，金斯顿长老，我现在认出来了，很高兴看见你很健康，我为此感谢上帝！”

金斯顿说：“见你这般境况，我真的很难过。我知道你到这儿，是来赴死的。唉，想想生活的甜美和死亡的痛苦。既然还有一线生机，还是盼望活下去吧。日子从此以后也许会好起来呢。”

胡珀答道：“的确不错，金斯顿长老，我到这里来就是要结束今生、遭受死亡，原因是，我不愿意放弃从前在我的主教管区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以及在你们中间所教导的真理。感谢你友好的劝告，尽管这不是我希望得到的。金斯顿长老，死亡的确痛苦，生活也确实甜美。但想想吧，更痛苦的是那将来的死亡，更甜美的是那将来的复活。我对前者恐惧战兢，对后者则无比渴望与热爱；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次的死，也不在意今生。借着上帝圣灵的能力，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宁愿耐心地忍受为我预备的火刑的折磨和极度的痛苦，也不要拒绝上帝的真道。我现在也请求你和其他人为我祷告，将我交托在上帝的恩典之中。”

金斯顿说：“好吧，大人，我知道已无可挽回，我要与你告别了。感谢上帝让我与你相识，因为上帝曾派你来召唤我这个浪子。”

胡珀答道：“我也要为此赞美上帝。我祈祷上帝让你继续对他心存敬畏。”

此后，他们又说了许多话。临分别的时候，金斯顿长老流下了痛苦的泪水，胡珀长老的脸上也淌着泪珠。离别时，胡珀长老告诉金斯顿长老说，在监狱里遭受的所有痛苦，都没能让他像现在这样悲伤。

同一天下午，一个盲童向看守求了许久的情，终于获准进去与胡珀长老谈话。这个男孩不久前因承认真理而被囚禁在格洛斯特。胡珀长老省察了男孩的信心，并问了他被囚禁的原因。他噙着泪，坚定地望着男孩，对他说：“哦，可怜的孩子！上帝带走了你外在的视力，唯有他最清楚这是为了什么；他已经给了你另一双更宝贵的眼睛，因他赐给你圣灵，让你拥有知识与信心。上帝也赐给你恩典，让你不断地向他祷告，这样你就不会失去那双属灵的眼睛了。若不然，你的肉体与灵魂都要处于黑暗之中。”

当夜，卫兵完成了委派的任务，就把他移交给格洛斯特的治安官监视。格洛斯特的市长、市政官和治安官一起到胡珀长老的住处，亲自去提押他。

胡珀长老这样对他们说：“市长大人，我由衷地感谢您，还有您的弟兄们，你们亲自来提押我这个囚犯，一个被定罪的人。可以看得出，你们过去对我的关爱与友情并未完全泯灭，这使我备感欣慰；我也相信，当初我在这里，由你们敬虔的先王任命我做主教和牧师时所教导你们的一切，你们并没有完全忘记。你们肯定知道，正是由于我不愿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将这些最真实、最纯正的道理看成是虚假和异端，女王才下令把我送到这里处死；我如今来到这个我曾经教导过真理的地方，要用我的血来为真理做见证。治安官大人，我知道我这些善良的卫兵朋友一路上给了我许多友善与关爱，满足我作为一个囚犯通情达理的要求，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现在，我被交由你们监押，就像当初被交由他们监押一样，明天他们一定会看着我被带往刑场。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使火势迅猛些，让结局来得快一点。在这期间，我将按照你们希望的那样，顺从于你们。倘若你们认为我有任何地方做得不对，就竖起你们的手指，我便知道了。我不是被迫来受死的，大家都知道我可以保存性命，并得到世上的利益。但我情愿为真理舍弃生命，也不愿惹怒并羞辱上帝，与罗马主教邪恶的天主教信条苟同，而英国的执法官们竟

然接受并提倡它。我确信，借着上帝的恩典，我明天将会作为一名上帝忠心的仆人，也作为真正顺服女王的臣民去赴死。”

市长、市政官和治安官们听完胡珀长老的这番话，大多深觉悲恸。尽管如此，两位治安官还是决定要把他关到镇上一个叫北门（Northgate）的普通监狱去。多亏卫兵们热切地为他求情，证明他一路上都表现得十分安静、和善与忍耐，甚至连一个孩童都足以看住他，还说他们情愿再费心看管他，也不愿把他送进普通监狱。

于是，他们决定在那天夜里继续将胡珀留在罗伯特·英格拉姆（Robert Ingram）家中，由治安官、军士和其他官员亲自看守。胡珀长老说要回忆一些事情，要求能早点儿上床休息。晚上五点，他就睡了。一觉醒来，他又彻夜祷告。天明起床之后，他要求别人不要进入他的房间，一直让他单独待到临刑的时刻。

早晨八点左右，约翰·布里奇斯（John Bridges）爵士、钱德斯勋爵带着一大帮人来了，其中有安东尼·金斯顿爵士、艾德蒙·布里奇斯（Edmund Bridges）爵士和其他监刑的官员。九点，他们让胡珀长老做好预备，因为行刑的时刻到了。紧接着，治安官们手持钩镰枪、剑戟等兵器，到他的房间要押他下来。胡珀长老见他们带着这么多武器，便说道：“治安官大人，我并非叛国者，何须你们如此这般地带我到受刑的地方去。倘若你们愿意，我可以独自走往火刑柱，不用烦劳你们。”那天是集市日，有七千百姓聚集在那里，许多人都想看一看他面对死亡时的表现。

他被夹在两名治安官中间向前走去，仿佛一只羔羊被牵往屠宰场。他身上穿着房东的一件长袍，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手上拄着一根拐杖。他在狱中落下了坐骨神经痛，走起路来有些蹒跚，需要用拐杖支撑一下。他欣慰地看着他熟识的人群，脸上带着极大的喜乐和荣光，是过去他在他们中间时从未流露过的。他走到了赴死的地方，微笑地看着火刑柱和其他为他预备的物品。火刑柱的边上有一棵高大的榆树，对面是他过去常去讲道的神学院。建筑物的周围挤满了人，很多人还爬上了树

干。神学院大门对面的会堂里站着神学院的神父们，他们是贪婪的吸血鬼。

他跪下来准备祷告，因他们不许他对百姓说话。正当他要静心祷告的时候，他们取来一个盒子，放在他面前的搁脚凳上，盒子里有女王给他的赦罪书，只要他回心转意（至少他可以假装悔罪），就可以取走它。他一见盒子，就大声喊道：“你若爱我的灵魂，就拿走它！你若爱我的灵魂，就拿走它！”

祷告结束后，他便开始预备上火刑柱。他脱下长袍，递给治安官，请求他们务必将其归还房东，又脱下其余的衣服，准备身着紧身上衣和紧身裤去受火刑。但贪婪的治安官仍然不允，这位良善的人十分顺从地满足了他们，脱下紧身上衣、紧身裤和短裙。他仅穿着衬衣，自己从紧身裤上取下一条尖包头系带，将衬衣在两腿间扎紧，放入卫兵给的装有一磅火药的囊袋，之后又在每只手臂下各放入一袋。

他要求百姓和他一起诵读主祷文，并为他祷告。在这过程中，百姓一直在流泪。随后，他走向火刑柱。他们在他的腰间套上预备好的铁环，接着又拿来两只，想要套在他的颈上和腿上，但他坚决拒绝了。

一切准备停当后，他环顾四周。在每个角落，他看到的都是悲伤哭泣的百姓。他本来就高大，又站在一个高凳上，所以看得很清楚。他举目抬手向天，为自己祷告。很快，一个奉命点火的行刑者向他走了过来，祈求他的宽恕。胡珀长老问道：“为什么要让我宽恕你，我从不知道你会曾冒犯过我。”“哦，大人！”那人说，“我是被差来点火的。”“就此而言，”胡珀长老回答说，“你一点都没有冒犯我；上帝赦免你的罪，请你点火吧。”

他们把芦苇抛了上来，他用手接了两捆，拥抱并亲吻了它们，然后分别把它们放在两臂下面。他又用手势示意他们剩下的该如何堆放，告诉他们哪里还需要再放置一些。

未几，点火的命令就下达了。因为柴捆里青柴很多，不少于两匹马

所能驮的，所以火燃得很慢，好长时间也没能烧着柴堆上的芦苇。最后，火在他周围燃了起来。但那是个寒冷的早晨，天阴沉沉的，刑场上风很大，火焰都被吹开了，他似乎只是被火舌舔了一下。

过了一会，终于又送来了一些干柴。这时，芦苇已经用完了，他们用干柴在柴堆底部生了一堆新火，但因为风大，柴堆顶部的火焰依旧较小，仅烧焦了他的头发，并使他的皮肤略微有些肿胀。当火势刚起时，他温和地轻声祷告，仿佛一个毫无痛苦的人：“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接收我的灵魂！”接着，他用双手揉了揉眼睛，注视着百姓，大声说道：“善良的人们啊，因着上帝的爱，让火烧向我吧！”这时，火焰已经吞噬了他的足部，但因燃着的柴捆太少，他身上的火势依旧不大。

过了一会，第三处火又被点燃了，这团火燃得十分迅猛，超过了前两次的火势。原先放置好的火药随即借着风势炸开了，他身上一下燃起火来。火光中，他高声祷告：“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接收我的灵魂！”这是人们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他的嘴烧焦了，舌头肿胀，不能再发出声来。但他的嘴唇仍然在动，直到皱缩至牙床为止。他用双手捶胸，渐渐地一只手垂了下来，但另一只手仍在捶着。他垂下的指尖上滴滴着油脂和血水，当火势再度凶猛的时候，他的气力尽了，捶胸的手无力地粘在了胸前的铁环上。他的头垂了下来，很快就断了气。

他像一只羔羊一样在火中待了三刻多钟，坚韧地忍受着剧烈的痛苦，既不前倾，也不后仰，更不左右挣扎。他像一个睡在床上的孩童那样安静地死去。他是一位蒙福的殉道者，我确信他已得享天上的喜乐，将来还要与基督一同做王，这是在创世之先就为忠诚于基督的人所预备下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当为他的坚贞不渝而赞美上帝。

一位忠信的教区牧师 —— 罗兰·泰勒博士的事迹

哈德莱镇 (Hadley)^①是英国最早接受圣言的地方之一。基督的福音在那里成功扎了根，那个教区的许多人都对圣经很熟悉：他们或是通读了整本圣经，或能大段背诵圣保罗 (St. Paul) 的使徒书信，或能在有争议的事情上迅捷明晰地援引一句经文。小孩和仆人也是在汲取属灵知识和聆听圣经教海的氛围中成长、生活。整个小镇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学者云集的大学，而非一个穿梭着织布工劳碌身影的小镇。尤值称道的是，这些人在生活中大多是遵从圣言的虔信之人。

罗兰·泰勒 (Rowland Taylor) 博士就住在这个小镇上。他首次接受教产^②时，并未像一般享有教产的人那样，把教产租给一位为其谋利的农民，然后安排一位无知的教士来做牧养的工作，这样，享有教产者即使很少或从未喂养羊群，却能得着羊毛。罗兰·泰勒的做法与此完全相反；他离开了曾与他共住一处的坎特伯雷^③的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把

-
- ① 施罗普郡 (Shropshire) 的一个小镇，该镇位于英格兰的中西部，毗邻威尔士 (Wales)。——中译注
- ② 神职人员因教牧工作而享有的收入，多与地产相关。教产 (benefice) 中存在的腐败是导致 15、16 世纪由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中译注
- ③ 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 (Kent) 的历史名城，尤以坎特伯雷大教堂而闻名。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于公元 597 年担任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中译注

教区住宅安置在哈德莱，置身于那些托付给他管理的人中间。在那里，他就像一位好牧人，居住于羊群中间，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对圣经的研习中。对于基督的这份爱深深激励着他，以至于他不漏过任何一个主日、圣日或凡有可能将百姓聚集在一起的时光，向众人传讲上帝的话语及有关他们救恩的教义。

他的言谈和举止皆是圣洁基督徒生活的典范。他毫无骄矜之气，像孩子一样谦卑温顺。穷人们都求助于他，如同求助于父亲一般。他的卑微并非幼稚或惧怕。只要是场合、时间和地点所需，他都会勇敢地指责有过犯和行罪恶的人。因此，他总坦率地指出那些富人们的缺点。他指责的言辞既恳切又犀利，正贴合于一位好牧师的风格。他是一位非常温和的人，毫无怨恨、嫉妒或恶念。他总愿向人行善，总愿原谅敌人，却从不以恶待人。

对于那些目盲、跛腿、患病或卧床不起者，或多子女的穷人，他恰似一位父亲、资助人和救济者。他让教区居民为有需要者提供救济。他自己则不仅在个人住处发放救济物，还诚实地每年往公共的救济箱里放入善款。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诚实谨慎、严肃自持的女管家。他的孩子们都得到良好的教养，并在敬畏上帝和认真学习的氛围中一天天成长。

他是地上良善的盐，除去恶人朽坏的作风。他是上帝居所里的光，置于灯台之上，为所有义人效法和跟随。

就这样，在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④ 这位神圣君主统治时期，这位好牧人在他的羊群中一直做着牧养的工作，管理、引领着他们穿过这邪恶世界的荒野。但不久，上帝就将爱德华君主从痛苦的深谷带至最为蒙福的安歇之地，使他与基督同在，在永远的喜乐与福祉中掌权。爱德华六世一死，教皇制度的拥戴者就猛烈推翻了真正的福音教义，并以刀

④ 爱德华六世是英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和简·西摩 (Jane Seymour) 的儿子，九岁即任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国王，都铎王朝 (Tudor Dynasty) 的第三位君主，英格兰第一位新教徒最高统治者。——中译注

剑和烈火逼迫那些不同意再次接受罗马主教为普世教会^⑤之最高首领的人。他们还放任所有的错误、迷信和偶像崇拜，而这些事既不为上帝的话语所认同，也早已受到圣言公义的审判。

在这敌基督的风暴盛行之初，卑鄙小人福斯特 (Foster) 与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 合谋，再次将教皇和他对偶像的崇拜带进哈德莱教堂。此前泰勒博士已在他的教会中实行爱德华国王制定的敬虔的崇拜礼仪和改革制度，而且也以极其忠心和热切的讲道抵制那已殃及整个英国的教皇制腐败之风。

上面所说的那个福斯特和克拉克雇用了一位名叫约翰·埃夫斯 (John Averth) 的人，此人是奥尔德汉姆 (Aldham) 的牧师并罗马天主教的拥戴者。这一行人来到哈德莱，要在此重操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活动^⑥。为了达成此目的，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搭起一座圣坛，意欲在棕枝主日前后再次引进弥撒仪式。但他们的这次计谋未能奏效，圣坛在夜间就被人拆除了。然而，他们竟再次建起圣坛，并严加看守，以防有人再行拆毁。第二天，福斯特和约翰·克拉克来了，同时带来了他们罗马教的祀奉者。此人备足全套装置和衣袍，准备举行他的罗马教盛典。为了防备他的祭祀过程受到干扰，这些人及其手下还佩带了利剑和圆盾严加守护。

泰勒博士此时正照例伏案研读上帝的话语。听见钟声，他起身进入教堂，以为是一些与牧师有关的事务需要处理。进入教堂后，他发现除了圣台所的门是从外面上了锁之外，教堂的其他门都关着，并从里面反锁上了。他走进圣台所，便看见一位天主教的祭祀者身披法衣，头戴一顶宽大的新帽子，正准备进行天主教的祭祀活动。他的周围被利剑和圆盾守护，以防有人前来搅扰。泰勒博士说：“谁使你们有如此胆量闯入基

⑤ 普世教会 (universal church) 即指罗马天主教会。英文“catholic” (天主教的) 是从希腊语翻译而来，具有“普遍的”意义。——中译注

⑥ 罗马天主教的一整套敬拜仪式，由问候、祝福、点洒圣水、悔罪、祷告、唱诗和圣餐等部分组成。——中译注

督的教堂，以这种令人厌恶的拜偶像行为褻渎和玷污这个地方？”福斯特闻听此言立时惊跳起来，面带愠色对泰勒博士怒言道：“你这叛徒！你在这儿做什么？是来妨碍和搅扰女王钦准的仪式吗？”泰勒博士答道：“我不是叛徒，我是主基督指定的牧者，来牧养群羊的。我有充分的权柄在此——我奉上帝的名命令你们，离开此处，从此不得擅自在此毒害基督的羊群！”

福斯特说：“你这叛逆的异端，是想制造混乱，并肆意抵挡女王钦准的活动吗？”

泰勒博士回答道：“制造混乱的不是我，恰恰是你们这些教皇制度的随从！是你们在制造混乱和喧嚣。我只是在以上帝的话语抵挡你罗马教的偶像崇拜行为。这行为违反了上帝的圣言，损毁了女王的荣誉，还会使整个英国遭到彻底颠覆。”

福斯特及其手下携带兵器的人就强行把泰勒博士推出教堂，那些罗马教的教士则继续进行着他们的拜偶像行为。泰勒博士的妻子此前曾跟随她丈夫进入教堂。看见他被如此粗暴地推出教堂，她就跪下来举起双手，大声祷告说：“上帝啊，公义的审判者，这罗马教的拜偶像者伤害了基督的宝血，求你自己来申冤。”由于害怕人们会把那位天主教的祭祀者撕成碎片，福斯特一行人随即也把她推出教堂，并关上门。

由此，你可以看见，罗马教的弥撒是如何不顾百姓的赞成与否，只靠着战服、利剑和圆盾，靠着暴力和专制，重新被兴起来。

一两天后，福斯特和克拉克又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一封信给温切斯特的主教和大臣斯蒂芬·加迪纳，信中对泰勒博士大加指责。

闻听此事后，主教就差人送信给泰勒博士，命令他在规定的日期内来见他。

泰勒博士的朋友们听说此事后，极为伤心和难过。预见到此事可能导致的结果，他们就来到泰勒博士的住处劝他逃跑。

泰勒博士说：“亲爱的朋友，十分感谢你们的关心。我知道在敌人手

中既无公义、也无真理可循，有的只是囚禁和残酷的死亡。但我也知道，我的事业良善而公义，真理也牢牢地站在我这边。所以，我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去见他们，我要公开抵挡他们错误的行为。”

他的朋友们说：“博士，我们认为你最好别那么做。你已经恪尽职守；已经通过敬虔的讲道，通过对奥尔德汉姆的牧师及其他到此重操弥撒的人的抵挡，为真理作了见证。既然我们的教主基督也在他的旨意中吩咐我们，我们在一城受迫害时，就应逃往另一城^⑦。我们认为，你最好立刻逃走。而你此时的逃走，是使自己备他时之用：那时，教会将非常需要像你这样勤勉的教师和敬虔的牧者。”

“噢，”泰勒博士说，“你们要我做什么呢？我现在老了，经历了世上最为邪恶可怕的时日。你们逃吧，照你们的良心指引你们的去行。我已决意靠着上帝的恩典到主教那儿去，当面告诉主教，他所做的尽是徒劳。上帝将在他的子民中兴起牧师，他们将以更大的勤勉和果效教导上帝的子民。上帝不会弃绝他的教会，而只是在借着环境试炼我们。我现在所做的即是对上帝最好的侍奉，不会有比这更荣耀的呼召，也不会经历比目前更多的上帝所恩赐的怜悯。因此，我恳求你们诸位以及其他所有的朋友为我祷告。我毫不怀疑上帝会赐予我力量和圣灵。”

他的朋友见他如此坚决地定意前往，就含泪把他托付给了上帝。

在自己的仆人约翰·赫尔（John Hull）的陪同下，泰勒博士踏上了去伦敦的行程。途中，约翰·赫尔竭力劝服他逃走，不要去见主教，并表示自己愿意跟从服侍，甘愿在任何艰难境地中为他冒生命之险。泰勒博士却对此坚决不允，说：“约翰！我怎能听取你的建议和属世的劝告，把我的羊群留在危险之中？记住那好牧人基督。他不仅喂养他的羊群，且为他的羊群舍命^⑧。我必须跟随他。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定意这样做。”

⑦ 《马太福音》10：23。

⑧ 《约翰福音》10：11。

不久，泰勒博士就面见了温切斯特的主教斯蒂芬·加迪纳，此人时任英国大臣。加迪纳一见到泰勒博士，就辱骂他是骗子、叛徒、异端，还说了许多邪恶的责骂之词。对于这些辱骂，泰勒博士都耐心地听着，最后才说：“大人，我既非叛徒，也非异端，而是一个诚实的国民和虔信的基督徒。我现在来是奉了你的命令。不知阁下何故召我至此？”

主教说：“你来了，你这恶徒？你怎敢厚颜直视我？难道你不知我是谁吗？”

“是的，”泰勒博士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斯蒂芬·加迪纳博士，温切斯特的主教，英国的大臣。但我敢说，你也无非是一个必定朽坏之人。倘若我应惧怕你高贵的容貌，那你为何不惧怕上帝，我们所有人的主呢？你既已弃绝真理，否认我们的救主基督和他的话语，并与自己的誓言和所写的文章背道而行，你又怎敢厚颜直视任何一位基督徒呢？你将来有何颜面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对先后向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所起的誓作出交代呢？”

主教答曰：“啧啧，那是希律王^⑨的誓，本就不合法，因此理应违背；我违誓并无错。感谢上帝，我再次回归我们的母会，普世罗马教会。我希望你也这么做。”

泰勒博士回答道，“要我弃绝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真实根基上的基督的教会，而去赞许教皇之流今日所称许的谎言、谬误、迷信和拜偶像那些亵渎上帝的行径吗？不，这是上帝不容许的。让教皇和他的随从回归我们的救主基督和他的话语上，并将他所坚持的可恶的偶像崇拜清除出教会，这样基督徒才会转向他。你也确实以文字抨击过他，并起誓反对过他。”

“我告诉你，”温切斯特的主教说：“那是希律王的誓，是不合法的。因此理应违背，不应遵守。我们的圣父教皇正是差我来解除这先前的誓。”

^⑨ 即犹太王希律 (King Herod)，历史上的暴君 Herod the Great。——中译注

泰勒博士说：“但你这样做并非受了基督的差遣，他无疑要求你遵守原先的誓言。你若顺从基督，就没有人能攻击你，教皇不能，他的手下人也不能。”

“我看，”主教说：“你是个自负的骗子，一个十足的傻瓜。”

泰勒博士说：“主教大人，你尽可辱骂我。这种辱骂并不适合你掌权者的身份。我是属基督的。而你知道，‘凡骂弟兄是拉加的^⑩，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⑪

主教说：“你抗拒女王钦准的仪式，而且不愿奥尔德汉姆正直敬虔的牧师（一位非常有德行和敬虔的牧师）在哈德莱做弥撒。”

泰勒博士答道：“主教大人，我是哈德莱的牧师。若有任何人竟敢代领我的职权，并以教皇崇拜弥撒的毒液来毒害在我托管之下的羊群，这与任何正义、良知和法律都是相悖的。”

主教听到这话，气急败坏地说，“你的确是个亵渎上帝的异端。你亵渎了上帝所赐福的圣餐，而且抵挡为祭祀生者和死者所做的圣弥撒。”

泰勒博士回答说：“不，我并非亵渎基督所设立的蒙上帝祝福的圣礼；相反，我敬重圣礼，我认为它是任何真基督徒都应遵行的。我也承认，基督设立的圣餐礼是为纪念他的受死和受难。为了我们蒙救赎，基督舍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献出的身体是最好的祭物，为所有信他的预备下完充足的救恩。这一祭物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以他的全人一次性地为我们献上的。任何神父都不能再次将他献上，我们也不再需要更适宜的祭物。”

主教随后把他的人召来，说：“把这个家伙带到国王凳监狱^⑫，命令看守直接把他关起来。”

^⑩ 《马太福音》5：22。Raca（拉加）有“头脑简单”之意。——中译注

^⑪ 《马太福音》5：22。——中译注

^⑫ 英文的全称为 King's Bench Prison，位于伦敦东南索思沃克区。始建于中世纪，直至1880年才被关闭。——中译注

泰勒博士跪下来，举起双手说：“恩主啊，谢谢你。亲爱的恩主将我们从罗马主教的残暴专权和所有可恶的错误、偶像崇拜和恶行中解救出来。愿上帝的名因良善的爱德华国王而得到世人的赞美。”

泰勒博士坐监几近两年。他将所有时间用于祷告、读经、写作、讲道和规劝那些向他求助的犯人悔改。

1555年1月22日，泰勒博士、布拉德福德（Bradford）长老和桑德斯（Saunders）长老再次被召来到温切斯特的主教和诺威奇（Norwich）、伦敦、索尔兹伯里和德汉姆的众主教面前。他们三人被控犯有异端罪和分裂教会罪。对此众主教要求他们给予明确的答复：他们或是宣告放弃错误、归顺罗马主教，或是按法律定罪。

听到这话，泰勒博士和他的同伴坚定无惧地回答说，他们不会偏离自己在爱德华国王时代传讲的真理，也不会顺从罗马的敌基督者；他们感谢上帝的仁慈召唤他们为上帝的道和真理而受苦。

看到他们如此坦然无惧、坚定不移地持守真道，众主教就宣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

泰勒博士被下令关在克林克（Clink）。看守带他去监狱时，百姓蜂拥而至来看望他。他对这些人说：“良善的百姓啊，上帝的名是当称颂的。我离开了那些人，并未受他们的玷污；我将以自己的血来捍卫真理。”他被下在克林克的监狱里一直到夜间，随后又被转至靠近波尔垂（Poultry）的康普特（Compter）。

泰勒博士在康普特监狱的第七个晚上，也就是1555年的2月4日，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与其他几个人一起来羞辱他，同时带来他们做弥撒的那一套装饰。主教叫人把泰勒博士带来，对他说：“博士大人，我愿你顾念自己，回转向神圣的教会。若你行得好，我愿为你诉求赦罪。”

对此，泰勒长老回答：“我愿你和你的伙伴回转向基督。至于我，我是不会转向敌基督者的。”

“好吧，”主教说，“我来是为贬黜你的。因此你要穿上这些衣服。”

“不，”泰勒博士说，“我不能。”

“你不穿？”主教说，“我走之前会让你穿上的。”

泰勒博士说，“靠着上帝的恩典，你不能强迫我。”

主教迫使他顺从命令，但他坚决不肯。主教遂令人把衣服披在他身上。就这样被装扮妥当后，泰勒把手放在身侧，来回走着，说道，“你怎么看，大人？我岂不像一个漂亮的傻瓜？你们又怎么看，先生们？若我在奇普（Cheap），岂不会有许多孩子围观、嘲笑我这愚蠢花哨的装饰？”

接着，主教又刮擦他曾受膏过的手指和头顶。

最后，当他本想杖打泰勒博士的胸部时，主教的牧师说：“大人！不可，他一定会还击的。”“是的，以圣彼得的名起誓我会的，”泰勒博士说，“若不为我主基督的事业争战，我就不是好基督徒。”见此情状，主教就未打他，转而咒诅他。泰勒博士说，“虽然你咒诅我，上帝还是会赐福我。我有良心作见证，你们对我所行的，皆是冤屈暴虐。但我还是求告上帝——若这是他的旨意的话——赦免你们的罪。求主将我们从罗马主教的专制暴虐和邪恶大罪中解救出来！”他回到牢房告诉布拉德福德长老（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他使伦敦主教害怕了：“因为，”他大笑着说，“他的牧师劝他不要用杖打我，说我会还击。我起誓使他相信我真会那么做。”

被贬黜的当晚，他的妻子、儿子托马斯和仆人约翰·赫尔来看望他。好心的看守准许他们一起吃晚饭。一进来，他们就跪下祷告。饭后，他来回走着，感谢上帝的恩典和赐给他遵行圣言的力量。他们一起含泪祷告，互相亲吻。然后他给儿子托马斯一本拉丁文的书，书中记载着古时殉道者的名言。在书的末尾他写下了自己的遗言：

我对妻子和孩子这样说，主把你们给了我，又把我从你们身边带走，并把你们从我身边带走；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相信在主

里面死去的人是有福的。上帝看顾麻雀^⑬，也看顾我们的头发^⑭。在他那里，我寻见远胜过在任何父亲或丈夫身上所能找到的慈爱和信实。因此，靠着我们亲爱救主基督所成就的大功，将你们自己信托给他：相信他，爱他，敬畏他，顺服他。向他祷告，因为他应许赐下帮助。不要看我已死，我当然会活着，且永远不死。我先走一步，你们也将跟来，去我们永远的天家。

我对哈德莱那些亲爱的朋友，以及所有听过我讲道的人说：我此去是带着平安的良心。关于我所传的教训，祝愿你们同我一起感谢上帝。因为那些教训，是我靠着一点微小的才能，从上帝的书——这本蒙福的圣经中搜集而来并向他人传讲的。因此，若是我，或任何从天而来的天使，竟向你们传讲另一个福音，是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的，上帝的咒诅将会临到那传道者身上！

我现在将怀着对永恒救恩的盼望和确据离去。靠着救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上帝我的天父。

清晨两点，伦敦的警卫长和他的军官来到康普特，趁着天黑把泰勒博士带到伍尔塞克（Woolsack）的奥尔德格特（Aldgate）外的小酒店。泰勒博士的妻子怀疑她的丈夫将在那夜被带走，就在奥尔德格特旁边圣博托夫（St. Botolph）教堂的长廊里整夜守候。同来的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13岁的伊丽莎白（Elizabeth）（这孩子是个孤儿，三岁时由泰勒博士从救济院里领来养大），另一个名叫玛丽（Mary），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当警卫长一行经过圣博托夫教堂时，伊丽莎白哭喊道：“我亲爱的父亲啊！母亲，母亲，父亲要被带走了。”可当时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

⑬ 《马太福音》6：26。

⑭ 《马太福音》5：36。

清，于是他妻子哭道，“罗兰，罗兰，你在哪里？”泰勒博士站住应答，“爱妻，我在这里。”警卫长的随从要带他继续前行，但警卫长说：“诸位，请停留片刻，让他同他妻子讲话。”于是他们就停了下来。

泰勒博士的妻子走上前来，泰勒博士就抱起女儿玛丽，同妻子和女儿伊丽莎白一起跪下祷告。见此情形，警卫长感动得落泪，同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祷告完后，泰勒博士起身与妻子吻别，握着她的手说，“别了，爱妻；别难过，因为我良心平安。上帝将为我的孩子们兴起一位父亲。”他又吻别玛丽，说道：“上帝赐福你，并使你成为他的仆人。”与伊丽莎白吻别时，他说：“上帝赐福你，我为你祷告，愿你刚强立定于基督和他的真道上。”最后，他妻子说：“上帝与你同在，亲爱的罗兰。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愿在哈德莱与你再见。”

就这样，他被带到伍尔塞克，他的妻子也跟去了。一到伍尔塞克，他就被关进一间牢房，由四个警卫和警卫长手下的人看守。一进牢房，泰勒博士就双膝跪地，全心祷告。看到泰勒博士的妻子也在那里，警卫长就不再许她与丈夫说话，而是和善地希望她到他家里去，并答应在他家，她可如同在她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毫无缺乏，并派两位军官前往护送。但她还是希望去自己母亲家。于是军官就陪她去了，吩咐她母亲看着她，直到他们再来。

泰勒博士则仍留在伍尔塞克，由警卫长和他的随从看守至十一点。然后，埃塞克斯 (Essex) 的警卫长来提犯人。他们让泰勒博士上了马之后，才把小酒店的大门打开。

在大门出口处，前面提到的仆人约翰·赫尔和泰勒博士的儿子托马斯在栏杆旁站着。看见他们，泰勒博士就喊道：“我儿托马斯，到这里来。”约翰·赫尔举起孩子，把他放在他父亲座前的马背上。泰勒博士脱下帽子，对围观的人们说：“善良的百姓啊，这是我的亲生儿子。”随后他眼望苍天，为儿子祷告；又把帽子戴在孩子头上，为他祝福。他把儿子交给约翰·赫尔，握着他的手说：“别了，约翰·赫尔，你这人间最忠

诚的仆人。”然后，泰勒博士由埃塞克斯的警卫长，四个警卫和警卫长的手下带着，继续骑马前行。

到了布伦特伍德（Brentwood），他们命人为泰勒博士制了一个面罩。这种面罩只有两个供眼睛向外看的小孔和一条供嘴巴呼吸的狭缝。这样做是防止别人认出他，或是他同别人讲话。这套做法他们也用在其他人身上。他们怕万一人们听到或看见他们，将会更加立定真道，坚守神圣的教导，并弃绝教皇统治的迷信和偶像崇拜。

一路上，泰勒博士充满了喜乐，仿佛是要去赶赴愉快的宴会或婚筵。他向押送他的警卫长和卫兵讲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呼召他们悔改归主，弃绝邪恶的生活，其诚恳热切常使听者感动落泪。看到他如此坚定不移，毫无惧怕，喜乐赴死，他们既欢喜又稀奇。

在切米斯福特（Chelmsfort），接迎他们的是萨福克郡（Suffolk）的警卫长，他把泰勒博士继续押送至萨福克。晚饭时，埃塞克斯郡的警卫长极力用好话恳切说服泰勒博士回归罗马天主教。他说：“善良的博士大人！我们确实为你感到遗憾。上帝给了你非凡的学识和智慧，你也因此一直深受最高宗教会议的赏识，并享有很高的声望。此外，你这人身材魁梧，精力充沛，颇有长寿之相。因你的美德和学识，你深得所有人爱戴。所以我以为，你竟这样自暴自弃，落得这样一个不齿的惨死下场，实在是可惜了。放弃你的立场，你则大有可为。我和你所有的朋友都愿为你求赦免。你肯定会得到赦免的。”

泰勒博士思忖片刻，似在考虑如何回答。最后，他这样说道：“警卫长大人，还有这里所有的先生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好意。我认真听了你们的建议。坦白地说，我的确发觉自己被骗了，而且还可能使哈德莱的一大群受骗，使他们的期盼落空。”

听了这些话，在场的人都不胜欣喜。“对，善良的博士大人，”警卫长说，“上帝赐福你！你不必再说了。这是我们听你讲过的最令人欣慰的话。哦！你岂会白白舍命吗？要做聪明人。我敢保证，你会得到赦免

的。”在场的人也都为这一席话欢欣鼓舞。最后，警卫长说：“善良的博士大人，你刚才说，你认为自己被骗了，而且还将让哈德莱的一大群人受骗，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想清楚地知道我的意思吗？”他说。

“是的，”警卫长说，“善良的博士大人，请坦白告诉我们。”

泰勒博士于是说道：“我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认为自己被骗，且将欺骗一大群人。如诸位所见，我有一副好躯壳。若是死在床上——我也非常希望如此，将会被埋在哈德莱的墓地。但就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自己被骗了。在哈德莱墓地，一大群期盼已久的虫子正等着美餐这堆腐肉。但现在我知道我和它们都被骗了。这副躯壳将被烧成灰，而它们也将失去盼望已久的美味。”

听他这么一说，警卫长一行人皆面面相觑，惊异此人竟是如此坚定不移，毫无惧怕，嘲笑即将面临的酷刑和死亡。他们使他回转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到了拉文汉姆 (Lavenham)，一大群被指派协助警卫长的绅士和法官骑着高头大马前来。这些绅士力劝泰勒博士回归罗马天主教，应允要赦免他。“我们就是为此目的而来的。”他们说。他们还允诺，若他肯接受这赦免，他将被大大提升，得到主教这样的要职。但他们所有的努力和恭维都白费了。

距离哈德莱不到两英里时，泰勒博士要求下马。下马后，他开始跳起男人常跳的轻快双人舞。“博士大人，”警卫长说，“你现在感觉如何？”泰勒博士答：“赞美上帝。感觉再好不过了，善良的警卫长大人，因为现在我知道就要到家了。再经过两个窗棂，我就在我父的家了。警卫长大人，我问一下，我们要经过哈德莱吗？”“是的，”警卫长说，“你将经过哈德莱。”泰勒博士随即说道：“主啊！感谢你。在我死之前将再次见到我的羊群。主啊，你知道我深爱他们，忠实教导他们。主啊，祝福他们。保守他们立定于你的圣道和真理。”

当他们将到哈德莱，骑马经过一座桥时，桥下有一位穷人带着五个小孩子在等着。看到泰勒博士，那人和他的孩子全都跪下，举起手来，大声喊道：“啊，泰勒博士，亲爱的父和好牧人！愿上帝帮助你，就像你多次帮助我和我可怜的孩子一样。”

哈德莱街道的两边挤满了等着见泰勒博士的百姓。看到他就这样被押送赴死，他们都痛哭起来，彼此喊道：“主啊！我们的好牧人要离开我们了。他曾那么忠心地教导我们，像父亲般地照顾我们，又虔诚地管理我们。仁慈的上帝啊！我们这些四散的贫羊该怎么办呢？这个邪恶的世界又会有什么事发生呢？愿主加他力量，安慰他。”

泰勒博士则始终这样告诉人们，“我向你们传了上帝的道和真理。今天我要以我的血来印证它们。”

到了他非常熟悉的救济院时，他把囚禁期间所攒的钱抛撒给穷人。其实他的生活费早在刚入狱时就被剥夺殆尽。他囚禁期间的的生活全靠看望他的那些善良人们的救济金来维持。他把余钱放进一只手套，分发给站在门口看他的穷人。走到最后一间救济房时，因未看见住在里面的人像其他人那样站在门口，他就问：“住在这里的男女盲人都还活着吗？”人们回答：“是的，他们还在里面。”他遂将手套以及其中的所有钱都从窗户那儿扔了进去。

这位穷苦人的好父亲和救济者就这样离开了他一生悉心照顾和教导的人们。

最后泰勒博士来到被指定受刑的地方——奥尔德汉姆公地（Aldham-common）。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里，泰勒博士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聚在这里？”人们回答：“这是奥尔德汉姆公地，你将在此受刑。这些人来看你的。”泰勒博士说：“感谢上帝，终于到家了。”他于是下马，用双手将头上戴的面罩撕裂。

看见他那张可敬的脸和长长的白髯，百姓不禁放声大哭并喊道：“上帝拯救你，善良的泰勒博士！愿耶稣基督加你力量并帮助你。愿圣灵安

慰你。”他想对百姓讲话，但卫兵不许。他一开口，就有一个卫兵把金属头手杖插进他口中。

因看到一个叫索伊斯 (Soyce) 的人，泰勒博士就坐下，把那人叫来说：“索伊斯，请你过来脱下我的靴子，拿去干活儿时穿。你早就想要双靴子了，现在拿去吧。”接着，他又起身把外衣脱下送人。这些都做完后，他大声说：“善良的百姓啊！我向你们所传的，没有别的，就是上帝神圣的道。那些教训都是我从上帝所赐的圣经中得来的。我今天就是要在以我的血来印证这道。”听了这话，卫兵霍姆斯 (Homes) (此人一路都恶待泰勒博士) 在他头上猛击了一下。泰勒博士跪下祷告。人群中一个穷妇人走过来和他一同祷告。卫兵把她粗暴地推开，并威胁要用马把她踩倒。但她坚持不走，仍同他一起祷告。泰勒博士走向火刑柱，吻了吻它，然后自己进入一个事先为他备好的柏油桶中。他背靠火刑柱，双手合拢，举目望天，不住地祷告。

然后他们用铁链捆住他。警卫长把屠夫理查德·唐尼汉姆 (Richard Donningham) 叫来，命他堆柴。但他拒绝照做，说：“我的脚跛了，先生，举不动柴。”警卫长威胁要把他关进牢里。但他还是不肯照做。

警卫长只好改派马拉尼 (Mulleine)、索伊斯、沃里克 (Warwick) 和罗伯特·金 (Robert King) 堆柴点火，这些人都殷勤照办了。沃里克恶狠狠地将一捆柴扔在泰勒博士头上，血顿时顺着他的脸流下来。泰勒博士于是说：“朋友，我受害已够多了，还有必要那么做吗？”

泰勒博士用英语诵祷《诗篇》第 51 篇时，站在一旁的约翰·谢尔顿 (John Shelton) 爵士打了他的嘴，并说：“讲拉丁语，你这恶棍。我会叫你讲的。”

最后他们点了火。泰勒博士举起双手，求告上帝的名，说：“仁慈的天父啊，因着教主耶稣基督，求你接纳我的灵魂。”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不叫喊，不移动。索伊斯用矛击打他的头，顿时脑浆迸流，泰勒博士的躯体倒入烈火之中。

苏格兰的殉道者

路德^①是结果子最多的根。如同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满了他所发的枝子，英伦岛上也有他的枝子和果子。

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是路德所结的果子之一。他出身高贵，有王室血统，天资聪颖，23岁即任弗恩（Ferne）大修道院院长。他同三个朋友一起出国去德国的马尔堡（Marburg）大学学习神学。这所大学是由黑塞（Landgrave of Hesse）的菲利普（Philip）在当时新近建立的。在大学里，汉密尔顿通过与博学之士们的交谈，尤其是与法兰西斯·兰伯特（Frances Lambert）的相交，在知识和判断上都获益良多。在这位兰伯特的激励下，汉密尔顿成为该大学中在信心、行为这类有争议的问题上公开下结论的第一人。这位年轻人若选择高官厚禄、放荡享受的生活道路，或许还可获得赏识，不会遭受危难或惩罚。然而，如今他既已加入虔信者的行列，且美德随岁月越发增长，他便无法脱离恶者之手，因为除了邪恶与罪孽，这个世界并无安全与稳定可寻。

有谁见过红衣主教或主教以其残忍的宗教法庭狂怒地反对暴乱、野

^① 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中译注

心、不法的赌博、醉酒和抢劫？但若有人真心渴求和学习上帝的道，承认基督是唯一的保护人和中保，在称义的问题上排除圣徒的功德因素，否认炼狱，只承认因信在基督里白白称义（汉密尔顿就是因着这些理由被烧死），这些人无论年龄几何，家世怎样，权力多大，就都敌不过教廷的威势和权力。

若非苏格兰国人的嫉恨，这么一位高贵优秀、博学敬虔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将会给自己的国家增添何样的光彩啊！

随着学识和敬虔之心日渐增长，这位帕特里克逐渐有了回国的想法，希望把他在国外收获的成果传授给国人。持定这一虔信的目的之后，他不久便带着当初同时出国的三个同伴中的一个回国了。因不满百姓无知和瞎眼的悲惨境况，他就勇敢地传讲真道，与圣安得烈修道院的大主教詹姆斯·比顿（James Beaton）展开激烈辩论，为此，他被控为传异端者，并被命令于1527年的3月1日去见大主教和主教团。帕特里克在知识和灵性上都充满热诚，所以他毫不迟延。那天，还未等人来找他，他就一大早主动前往，与众主教进行激烈辩论。那些人既然无法以圣经的话给他定罪，就以武力压制他。他被判死刑，并在当天饭后就被匆忙带往刑场烧死。

这位高贵的汉密尔顿，上帝蒙福的仆人，就这样惨死于敌手。但他也为基督的教会结出硕果：他以自己的血为上帝的真理作了见证，并将这真理坚定不移地栽植在许多人心里。此后，又有一些人像他一样，为捍卫真理而殉道。

在帕特里克·汉密尔顿长老殉道几年后，出生在林利思戈（Linlithgow）的青年亨利·福里斯特（Henry Forest）在获得所谓贝尼特（Bennet）和科利特（Collet）的学位后，因坚称帕特里克·汉密尔顿长老是殉道者，就被圣安得烈的大主教詹姆斯·比顿逮捕入狱。不久，大主教又让一个叫沃尔特·莱恩（Walter Laing）的修士来听亨利忏悔。亨利·福

里斯特就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认为帕特里克·汉密尔顿是个好人，而非异端，处死他是个错误。修士遂将他听到的这些忏悔词报告给了主教，使主教知道了亨利·福里斯特的真实立场和想法。就这样，亨利·福里斯特的忏悔词反而成为指控他反对主教的充分证据。亨利·福里斯特为此被定为异端，与帕特里克·汉密尔顿长老同罪，并被移交世俗法官处死。

处死他之前先要贬黜他。行刑那天，他被带到一帮神职人员跟前，地点是位于圣安德烈城堡与莫尼梅尔（Monymail）之间的一片绿地。他进门一见那些神职人员的脸色，就知道了他们的意图，于是大声喊着说：“呸！虚假！呸！虚伪的长老，任意散播别人忏悔词的人！从今天起，任何人再也不要相信你们这些虚伪的修士，蔑视上帝话语的人，人类的骗子！”被贬黜后，他便因虔信见证了基督的真理和福音而受死。处死他的地方位于圣安德烈修道院教堂的北门，目的是让福法（Forfar）的所有百姓看到处死他的烈火，从而叫他们不敢再落入他们所谓的异端之中。

亨利·福里斯特殉道一年后，林利思戈的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他的姐姐，也是邓巴（Dunbar）队长的妻子凯瑟琳·汉密尔顿（Katherine Hamilton），利思（Leith）的另一个诚实妇人，劳里斯顿（Lauriston）家的大卫·斯特拉顿（David Straton）以及诺曼·格利（Norman Gurley）都被罗斯（Ross）的主教、大主教詹姆斯·比顿的长官詹姆斯·海（James Hay）叫到爱丁堡的霍利路德（Holyrood）修道院，在穿红袍的詹姆斯五世面前受审。詹姆斯·汉密尔顿被指控坚持其兄帕特里克长老的主张。由于众主教已使国王相信异端思想于其不利，国王遂吩咐詹姆斯·汉密尔顿离开此地，不要再回来；若他再回来，国王就帮不了他了。汉密尔顿逃跑后，仍被定罪为异端，他所有的财产和土地都被没收了。

詹姆斯·汉密尔顿的姐姐凯瑟琳·汉密尔顿因被指控坚持可怕的异端思想而被判死刑。这异端思想即是：她自己的努力救不了她。凯瑟琳对此未予否认。经过与律师约翰·斯彭斯（John Spens）的一番长时间辩论，最后她说道：“在这儿努力，在那儿努力，所有这些又是什么样的努力？我清楚地知道，除了我教主基督的努力，任何努力都救不了我。”听到这话，国王转身大笑起来。因为她是他姑姑，国王就叫她过来，劝她放弃自己的主张。

诺曼·格利长老认为没有炼狱，教皇并非主教而是敌基督者，他在苏格兰没有司法权。为这些思想，他也受到了指控。同样被指控的还有大卫·斯特拉顿，因他也认为没有炼狱，只有基督的受难和人世的苦难。大卫·斯特拉顿被指控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埃格尔斯格里格（Eglesgrig）的教区牧师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长老就他所捕的鱼征收什一税^②时，大卫把鱼从船里向他扔去，结果一些鱼落入水里。于是牧师就指控他有不该征收什一税的想法，尽管他本人并未这样说过。虽经国王的极力劝说，诺曼·格利和大卫·斯特拉顿仍拒绝公开放弃自己的主张。罗斯的主教判他们为异端，并在利思与爱丁堡的草地旁施以火刑。选择此处为行刑地点是为了让法伊夫（Fife）的居民看到烈火，从而心生恐惧再也不敢落入类似的信仰之中。

在大卫·斯特拉顿和格利长老被烧死后不久，圣科姆英奇（St. Colm's Inche）的牧师、多洛（Dolor）的副主教托马斯·福里特（Thomas Forret）教长每个星期天都向教区居民讲道，讲解圣经里的书信和福音书。这在当时的苏格兰很是罕见，因为讲道者多是穿黑袍或灰袍的修士。因此，修士们嫉妒托马斯，向邓克尔德（Dunkeld）的主教（托马斯所在教区属该主教管辖）指控他是个传异端者，竟然用英语向没有教养的平民阶层讲解圣经的奥秘，从而使牧师在百姓看来十分可憎。由于修士们的煽

^② 把收入所得的十分之一作为税收或自愿地奉献上交给基督教团体教会。——中译注

动，邓克尔德的主教就把托马斯叫来，对他说：“托马斯教长，我的孩子。我极爱你，因此一定要在行事为人的规范方面给你一些劝告。”托马斯说：“衷心感谢您，大人。”以下是主教对托马斯的劝告：

主教：“托马斯教长，我的孩子！有人告诉我你每个星期天都要向教区居民讲解圣经里的书信或福音书，并且不向百姓收取应得的牛奶和上等布料。此事对于牧师们极为不利。因此，托马斯教长，我希望你能像其他牧师那样收取自己该得的牛奶和上等布料，否则你每个星期天都去讲道，未免太多了。因为你的做法会让百姓认为我们都应像你那样讲道。你只需讲解在圣经中找到的那些用以阐明神圣教会自由的好的书信或福音书。其他的就不必讲了。”

托马斯：“大人，我认为教区居民中没有人抱怨我讲道却不收取牛奶和上等布料的办法。他们总是愉快地给我同等价值的东西或他们现有的任何其他东西，而我也总是把自己所有的与他们分享和交流。因此，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和。至于您所说的我讲道太多的问题，我反而觉得讲道太少了，并希望您也能来讲道。”

主教：“不，不，托马斯教长，不可这么做。我们并没有被命定来讲道。”

托马斯：“大人要我讲所能找到的好的圣经书信和福音书。我读过新约、旧约，以及所有的使徒书信和福音书，尚未发现圣经中有坏的书信或福音书。若大人能向我指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我就只讲好的，不讲坏的。”

主教坚定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来不懂什么旧约、新约。托马斯教长，我只知道主教的职务和仪典书。尽管按照你这些幻想去做好了。但我要警告你，若你仍持守谬误，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不已。”

托马斯：“我相信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在上帝面前是正义的，所以我不惧怕这么做的后果。”

不久，圣安得烈的红衣主教和邓克尔德的主教签发判决书，宣判托

马斯·福里特教长和其他一些人死刑，且再无放弃观点的机会。他们被定罪为异端的创始人、首领和教师。尤其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参加位于斯特林（Stirling）旁图利博西（Tulibothy）的教士在伦特（Lent）的婚礼，并在婚筵上吃肉。他们全部在爱丁堡的希尔（Hill）城堡受火刑殉道。

在阿伦（Arran）的伯爵，亦即汉密尔顿勋爵的政府中制定了一项议会法令。该法令给予苏格兰全境的人以其母语读圣经的特权，但禁止人们对圣经进行推理、讨论，且不允许举行听读圣经或解释经文的集会活动。尽管如此，个人阅读圣经的自由还是结出了它的果子。在苏格兰的各个地方，蒙上帝拣选的人都睁眼看见真理，憎恶罗马教的恶行。这些人中有些来自圣约翰镇。

此时斯彭斯（Spence）修士在圣约翰镇（又称珀斯镇）有一场讲道。他断言有必要向圣人祷告，若无这样的祷告就没有得救的希望。该镇居民罗伯特·拉姆（Robert Lamb）无法遵守这种亵渎上帝的规条，就当众指责斯彭斯修士的谬误，并以上帝的名义命他讲说真理。

1543年，真理的仇敌抓走了热爱真理的约翰·查特豪斯（John Charterhouse）。查特豪斯是圣约翰镇的教长。政府官员贬黜了他的职位，并让罗马教徒亚历山大·马贝克（Alexander Marbeck）接任此职，以使他们的邪恶信仰大行其道。

圣保罗日那天，地方官、红衣主教、阿盖尔（Argyle）的伯爵和其他几个贵族来到圣约翰镇。虽然有许多人被指控犯有传异端罪（这是他们所立的罪名），但只有罗伯特·拉姆、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詹姆斯·雷文森（James Raveleson）、詹姆斯·芬利森（James Finlason）和他的妻子海伦·斯特赖克（Helen Strike）被捕。当晚他们被关进斯佩塔。

第二天早晨他们受审。指控他们的罪名是违反前面提到的议会法令，任意集会，听讲和解释圣经。罗伯特·拉姆更是由于干扰修士讲道

而受到指控。对此罗伯特·拉姆不仅承认，而且肯定地说任何知晓真理的人都有责任指出谬误；因此那些赞成谬误、隐藏真理知识的人都会受到上帝的审判。

罗伯特·拉姆、威廉·安德森和詹姆斯·雷文森还被指控用细绳挂圣法兰西斯（St. Francis）像，把公羊角钉在他头上，把母牛臀部钉在圣徒像的臀上，以及在万圣节前夕吃鹅肉。

詹姆斯·亨特是一个心地单纯、没有学识的屠夫，并不太懂教义。他被控告是因为常与可疑之人聚会。

妇人海伦·斯特赖克被控告的原因是：在产床上她没有按她邻居所劝告的那样，求告童贞女马利亚的名，而是只靠耶稣基督的名呼求上帝。她还说若自己生活在童贞女马利亚的时代，上帝或许也会顾念她的谦卑、贫穷，使她像童贞女那样成为基督的母亲。言下之意，童贞女被上帝拣选获得做基督母亲的尊荣并非因她本身有什么优点，而是上帝丰盛的怜悯高举了她。这些话在牧师和罗马教徒们听来是极其恶毒的。

官员们对这些人判刑后，就捆住他们的手，让人们肆意虐待他们。目睹了这一切的妇人海伦·斯特赖克为了主的缘故，要求兵士们把她自己与丈夫捆在一起。

镇上的人为这些人代求，请求镇长保住他们的性命。镇长本人也愿这些人被释放，但他受制于那些残忍的教士而无法这么做。教士们威胁他说，若不在此事上协助他们，就把他革职。

这些殉道者被一大群兵士押解至刑场（教士们害怕若不派遣全副武装的兵丁，镇上就会有人反叛）。这刑场原是处决盗贼的地方，现在用来处决殉道者是为了使他们的信仰在百姓眼中显为可恶。殉道者们相互安慰，确信他们当晚将在天国共进晚宴。他们把自己交托给了上帝，坚定地为主殉道。

妇人海伦迫切要求与丈夫同死，却未获准。海伦跟随丈夫来到刑场，一路上不断安慰他，鼓励他为主坚贞不屈，忍耐到底。与丈夫吻别

时，她说：“丈夫啊，要喜乐，因为我们曾经共度过许多快乐的时日。今天是我们的大限之日，我们更应喜乐，因为我们将得到永生的快乐。今天我不会与你道别，因为我们很快将在天国愉快地相见。”后来，海伦要被带去淹死，她怀里吃奶的婴孩也未能打动铁石心肠的仇敌。海伦就把这婴孩托付给保姆，其余孩子则交给邻居照料，然后用死见证了真理。

亲爱的读者，以下我们将叙述乔治·威沙特（George Wishart）殉道的经过。虽然残忍的仇敌无理地指控他，邪恶的教会暴虐地迫害他，这位蒙福的人却总是毫无惧怕地面对威胁，并以谦卑、耐心、虔信的言辞回答仇敌的问话。以下的叙述是根据威沙特的学生埃默里·泰尔尼（Emery Tylney）的文稿，现记录如下：

大约1543年，剑桥大学有一位乔治·威沙特长老，人们通常称他贝尼特学院的乔治长老。乔治长老身材高大，黑发长髯，面容清瘦；他为人谦卑有礼，阅历丰富，勤勉好学，乐于教导，讲得一口地道的苏格兰方言。他经常穿着长及足背的粗呢袍子，外罩一件斜粗纹的黑色马甲，身着黑色紧身裤和袖口有着白色垂带的粗帆布衬衫，头上则戴一顶法国圆帽。

他是一位谦逊、温和、敬畏上帝的人。除非有特殊需要，他通常一天只吃两餐，四天中要禁食一天；睡的则是硬草席和干净的粗帆布被褥，一直用到不能用了才更换。他常在床边放一盆水，以待别人都入睡后来清洁自己。虽然他生活如此简朴，却从未停止善工和周济穷人。他对我非常慈爱，而我也极敬爱他。他教导人时既谦逊又严厉，有些人甚至因此想杀他。但他蒙主的保守，免于遭害。虽然如此，他仍耐心地劝导人们远离恶行，而他自己则一如既往地践行主的真理。但愿主能把他留在我这个可怜之人身边，使他能够完成当初教导我的工作。但后来他离开了我，与前去同亨利国王谈判的几个贵族一起回到了苏格兰。

倘若要我宣讲他对我和众人的爱，对穷人的仁慈，宣讲他对人如何

施舍、救济、关爱、帮助、供应各种所需，如何竭尽全力，一心行善，与人无伤——所有这些，实非言辞所能描述。

乔治长老被关在圣安得烈城堡时，圣安得烈镇的教长奉红衣主教之命传令乔治长老：次日上午他务必来见法官，法官将会详细陈述和列举他那煽动性的异端教训。

第二天早晨，红衣主教叫侍从们穿上无袖皮军衣、薄盔甲并佩带上斧剑。这全副武装的阵势像是去作战而不是去教堂。当这些兵士威风凛凛地簇拥着众主教进入修道院的教堂之后，他们就立刻命令城堡的队长率领一百人以同样的方式把乔治长老带来。乔治长老好似一只被带去献祭的羔羊。走进修道院教堂的大门时，他看见一位患重病的穷人躺在那里求他施舍，他就把自己的钱包给了他。当他来到红衣主教面前时，修道院副院长约翰·温瑞姆（John Winryme）正站在讲坛上向集会的人们讲道。

温瑞姆的讲道一结束，他们就叫乔治长老站在讲坛上听候对他的指控。在他对面站着个魔鬼般的恶人叫约翰·兰德（John Lander）。他拿出一张写满咒诅的纸——满是威胁之词和恶毒的谎言，向无辜的乔治长老说了许多恶毒的话，并以教皇般的威严和权势恶意攻击他，以至于无知的百姓害怕极了，以为地要将裂开把乔治长老吞吃进去。然而，乔治长老一直以极大的忍耐安静地站着，面不改色地听着兰德的恶意指控。

读完他的谎言后，这个肥猪般的恶人满头大汗，他把唾沫吐在乔治长老的脸上，说：“你这个叛徒！卖国者！盗贼！对这些证据充足的指控你作何回答？”

听了这些话，乔治长老跪在讲坛上祷告，然后他以基督徒的语气温和地回答说：“我想你应先了解一下我所说的话和所传的教义。为了上帝的名和荣耀，也为了确保你的公正和我自己性命的安全，请你先听一下我对自己所传教义的如实陈述。”

恶人兰德突然尖声叫道：“你这个传异端者、叛徒、卖国者、盗贼！”

你讲道本来就不合法。你篡夺并滥用了教会的权力。”

全体高级教士也跟着叫起来：“他如此狡猾，若我们准许他讲道，他会劝说百姓接受他的观点并挑唆他们反对我们。”

乔治长老看透了他们的恶毒意图，就请求改由镇长对他进行中立公正的审判。约翰·兰德又立刻嚷起来：“难道红衣主教不是全国权力第二大的人？他是苏格兰的司法官、圣安得烈的大主教、米伦波伊思（Mirepois）的主教、阿伯布拉肖克（Aberbroshok）的圣职代理人，教皇的特使。”背诵了一长串名不副实的头衔之后，约翰·兰德接着说：“难道红衣主教不正是审判你的公正法官？你还想叫谁来审判你？”

乔治长老谦卑地回答：“我不是抗拒红衣主教，而是愿上帝的话做我的审判者，并对我的属地生活作出裁决。你们将为这裁决作见证，因为我现在是镇长的囚徒。”

听了这些话，那些骄横的讥讽者就嘲笑起乔治长老。若非一些人的建议，他们会立即要求对乔治长老进行裁决。某些人建议红衣主教应先宣读他的罪行，再听一下他对所指控罪行的回答，以使百姓不要因对他的错判而怨声载道。

他们把想听乔治长老讲话的百姓打发走，只留下那些对长老心怀恶意的人。这些恶人径直对乔治长老进行宣判，而毫不顾及上帝的审判。所有程序进行完之后，红衣主教命行刑者把乔治长老再次关进城堡，听候火刑处决。似羔羊般柔顺谦卑的乔治长老被关入城堡后，斯科特（Scot）修士和他的同伴过来说：“先生，你必须向我们忏悔。”乔治长老说：“我不忏悔。”

在准备绞刑架和火刑时，红衣主教担心乔治长老被友人劫持，就命令将城堡的所有军火都调用来加强防备。他又命令枪炮手在乔治长老受刑时站在枪炮旁边。一番精心布置后，他们把乔治长老的手反绑在背后，由兵士将他押赴刑场。刚出城堡大门，就有几个乞丐围上来求乔治长老施舍。乔治长老说：“我本应给你们一些救济品，无奈我被绑的手无

法这么做。但仁慈、满有恩典的上帝会看顾所有的人，也定会供给你们所需的灵粮和食粮。”在这之后两个修士又迎上来说：“乔治长老，向我们的圣母马利亚祷告吧。她会她儿子面前为你代求。”乔治长老温柔却坚定地说：“弟兄，住口！不要试探我。”就这样，他颈部绑着绳子，腰间捆着铁链，被带到了刑场。

来到刑场后，乔治长老先是跪下，而后又站起，他一连三次这样祷告说：“哦！世人的救主啊，求你怜悯我。天父啊！我把灵魂交托在你手中。”祷告完后，他向在场的百姓说：“为了上帝的道和真实的福音之故，我今日要在人的手中受难。但我不觉苦痛，反而极为喜乐。我被带到这里受刑就是为了主。因此，这烈火毫不足惧。你们也将看到我受刑时会面不改色。我确信今晚我的灵魂将与救主基督共进晚餐。”

奉命对乔治长老行刑的人跪下来说：“先生，求你原谅我，因我对你的死并不负有罪责。”乔治长老说：“你到我面前来。”行刑者来到他面前后，乔治长老亲吻了一下他的面颊，说：“看！这表示我已原谅你了。现在尽你的职责吧。”说完，乔治长老就被送上绞刑架绞死，然后又被烧成灰。目睹长老殉道的人无不深感悲痛，憎恶那些人残害了这样一位无辜的羔羊。

在蒙福的乔治·威沙特长老殉道后不久，血腥迫害乔治长老的大卫·比顿——苏格兰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就在1546年3月1日遭到了上帝的判罚。这一天，莱斯利（Leslie）和其他几位绅士被主兴起。他们闯进大卫·比顿在圣安德烈城堡的寓所。比顿在被杀时大叫：“啊！啊！不要杀我！我是教士！”就这样，他像屠夫那样活着，又像屠夫那样死去。他的尸体被曝在外长达七个多月，最后才像腐肉般被扔在粪堆里。

大卫·比顿死后，约翰·汉密尔顿继任圣安德烈的大主教。为了在镇压殉道者方面不输于他的前任，他就把穷苦人亚当·华莱士（Adam Wallace）带来审判。华莱士的受审经过如下。

在爱丁堡黑衣修士教堂的主墙旁有一个坚固的台子。台上坐着镇长，全体议员则站在镇长的座位后面。讲道坛上是身穿白袍、头戴红帽的控告人——马博特（Marbotle）教区的牧师约翰·兰德长老。

圣安得烈的主教的仆人卡姆诺克（Cumnock）的约翰把衣着朴素的穷人亚当·华莱士带进来，让他站在台子中央面对控告人。控告人先问了亚当·华莱士的名字，接着又问：“你出生在何处？”华莱士回答：“距费伊尔（Fayle）两英里的凯尔（Kyle）。”控告人说：“像你这样的穷人竟以自己虚妄的言论给贵族们带来如此大的麻烦，这实在令我感到遗憾。”华莱士说：“我必须讲述上帝赐予我的恩典。我相信自己未曾说过伤害任何人的恶言。”控告人说：“愿上帝使你从未讲过那些话。因为你犯的是这个国家最可怕的传异端罪。”

华莱士回答说他的话全是基于所理解的圣言。因此，无论生死，他都要遵守圣经的教导。他又说：“若你们因我持守上帝的话语将我这个无罪的人定罪，将来你们也会在上帝的宝座前受审。”

把华莱士定罪后，他们就他移交给爱丁堡的议会长，要把他烧死在希尔城堡。议会长让人摁住他的腿和脖颈，把他关在镇里最高处的房子里，并让无知的牧师休·特里（Hugh Terry）和主教们看管。特里派两个灰衣修士来劝导华莱士，但华莱士对他们毫不理睬。不久又派来两个黑衣修士，一个是英国修士，另一个是狡猾的诡辩家阿巴思诺特（Arbuthnot）。华莱士要与英国修士辩论，以表明自己的信仰是以圣经为基础，但英国修士表示自己不是来与他辩论的，说完就走了。

另一个有属世智慧的人被派来劝导他，此人是雷斯塔里格（Restalrig）的教长。教长先给了他一番基督徒式的安慰，又劝他相信祝圣之后的圣餐礼的真实性。但华莱士拒不相信没有圣经依据的观点。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听见他唱赞美诗，并诵读大卫的《诗篇》作为安慰。

休·特里知道了华莱士有一些用来阅读和安慰灵魂的书籍，就气急败坏地把这些书全部没收，以竭力阻止他从救主基督那里获得盼望和忍

耐的力量。但上帝保守华莱士，并未使他因此心志动摇。

第二天整个上午华莱士都被铁链锁着，而此时逼迫他的人正在为他次日的火刑做着准备。行刑那天，雷斯塔里格的教长又来劝导他，但华莱士又像先前那样回答说：他只相信圣经，即使从天而降的天使也无法改变他的信念。此后休·特里又来审问他，说要把魔鬼从他身上驱赶出来。华莱士说：“就我现在的情形而言，你更应像一个虔信之人那样给我安慰。当我知道你要来时，我求上帝使我经得住你的试探。感谢上帝，他使我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请你不要打扰我。”然后他又问站在旁边的一位军官：“火准备好了吗？”军官说准备好了。华莱士于是说道：“为讨上帝的喜悦，我也准备好了。”

议会长来见华莱士时，向他说了许多威胁的话，禁止他同别人交谈，也不让别人与他说话。从小镇去希尔城堡的路上，百姓都说：“愿上帝怜悯他。”华莱士也说：“愿上帝怜悯你们。”在火刑柱旁站定后，他举目望天两三次，对百姓说：“我今天是为真理而死，相信你们不会因此跌倒，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绳索套入他的脖颈，大火被点燃。华莱士就这样面无惧色、坚定不移地为主殉了道。

在苏格兰其他的殉道者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坚贞不屈的沃尔特·米尔 (Walter Mill)。从他的骨灰中兴起千万个殉道者。他们宁死也不愿忍受残忍无知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僧侣及修士们的暴虐。

在阿尔门 (Almain) 接受了福音教义后，沃尔特·米尔 (年轻时他曾是罗马天主教徒) 于 1558 年回到苏格兰。回来后，他弃绝了罗马教中所有的谬误，并娶妻成家。这件事使得苏格兰的主教们怀疑他犯有传异端罪。经过对他的长期监视，两位罗马天主教的教士把他带到圣安德烈并将他囚禁于那里的一座城堡。为使他放弃自己的观点，罗马教徒们以死刑和酷刑威胁他。看到米尔坚定不移，他们知道这种手段并不能奏效，就转而苦苦劝导他，许诺说会给他一个邓弗林 (Dunfermline) 修道

院的僧侣职位，保证他一生衣食无忧；但条件是他要放弃先前接受的观点，并宣布这些观点是异端邪说。但沃尔特·米尔坚守真道，毫不理睬他们的威逼利诱。

沃尔特·米尔被带进圣安得烈大教堂。他被命站在讲道坛上，面对控告他的主教。看到他身体虚弱（这既是因他年事已高、旅途劳顿，也是因他所受的恶待），没有人的帮助他甚至无法走上台阶，控告他的人就预料他讲话时声音定会微弱无力。然而，当他开口讲话时，整个教堂都回荡着他坚定有力的声音。这使得在场的基督徒备受鼓舞，仇敌们则困惑不解、羞愧难当。沃尔特跪在讲坛上祷告。大主教的一个教士安德烈·奥利芬特（Andrew Oliphant）喝令他站起来，说：“沃尔特·米尔先生，站起来回答对你的指控。你已经让主教大人们在此等你很久了。”沃尔特祷告完才回答说：“叫我沃尔特，而不是什么沃尔特先生。因为我做教皇的骑士也太久了。有什么话，现在请说吧。”

奥利芬特：“你说没有七种圣礼。”

米尔：“我所看为宝贵的是主的晚餐和洗礼。给我这两样，其余的你们拿去吧。”

奥利芬特：“你反对祭坛上经神父祝福过的圣餐，并说弥撒是错误的拜偶像行为。”

米尔：“君王叫许多人来赴晚宴。晚宴准备好后，君王使人摇铃召唤客人就餐。待客人们来到厅堂后，君王却背转身，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并嘲弄客人。这就是你们的做法。”

奥利芬特：“你否认祭坛上的圣餐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和宝血。”

米尔：“弥撒是错误的，因为基督已在十字架上为人的过犯作了挽回祭。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献祭，不需要再次献上自己。”

奥利芬特：“你私自在家秘密传道，还在田间公开传道。”

米尔：“不仅如此，也曾乘船在海上传道。”

奥利芬特：“你拒不放弃错误的观点吗？”

米尔：“我不会放弃真道。因为我是谷物，不是糠秕^③。我不会被风吹走，也不会被枷打碎，而会经受住它们的考验。”

奥利芬特遂对沃尔特进行宣判，宣布将他移交给世俗法官处置，并作为传异端者接受火刑的处罚。然而，沃尔特的勇敢和坚定打动了许多人。镇上的议会长拒绝担任负责处置沃尔特的世俗法官。主教的管家也不愿奉命做这不敬虔的差事。全镇的人都对主教不公正的判决不满。主教的仆人甚至买不到捆沃尔特的绳子和烧他的柏油桶。最后，他们只好割下主人家帐篷上的绳子，以把沃尔特捆在火刑柱上。

然而，主教的一个仆人亚历山大·萨默维尔（Alexander Somerville）却担当起处置沃尔特的世俗法官一职。此人的无知残忍更甚于其他人。沃尔特被带到火刑场后，反而更加刚强壮胆。上帝的灵在他身上奇妙地做工，向所有人显明他所传的道是正义的，他乃是无辜受逼迫。

死刑工作准备好后，沃尔特被兵丁押至刑场。奥利芬特命沃尔特走到火刑柱前。沃尔特说：“不！我自己不能过去。上帝的律法禁止我加害自己。你要亲手带我过去，参与对我的处决。我会愉快地接受这死刑。”奥利芬特只好亲自带沃尔特过去。沃尔特喜乐地走上火刑台，说：“我要去上帝的祭坛了。”他想向百姓讲话，但奥利芬特和其他行刑人不许，说他已经说得够多了，主教们都已对此事拖了这么久表示不满。然而一些年轻人认为行刑者和主教们的做法是魔鬼的作为，并称他们终有一天将为此事痛悔。这些年轻人极力要求沃尔特畅所欲言。

沃尔特先是跪在地上谦卑地求告上帝，而后站在火炭上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在此受刑不是因为那些强加给我的罪名（虽然在上帝那里我也是个可怜的罪人），而是为了捍卫耶稣基督的真道。这真道是旧约和新约昭示给我们的。许多虔信的殉道者在喜乐地奉献自己的生命时，确信自己在肉体死后，将能得到永生的福乐。因此，今天我赞美上帝怜

③ 《诗篇》1:4。

悯我，在众仆人中召我以生命见证他的真理。这生命本是上帝所赐，我也甘愿把它奉献给上帝的荣耀。若你们想逃脱永远的死亡，就不要再受教士、僧侣、修士、大修道院院长、大主教以及所有敌基督者的蒙骗，而是要全心依靠耶稣基督和上帝的怜悯。唯有如此，你们才能免于上帝的审判。”

沃尔特讲话时，百姓极其悲痛。他们不仅为他的忍耐、刚强、勇敢和坚贞所感动，内心更是备受激励。沃尔特祷告完后，就被吊在火刑柱上。他在烈焰中说：“主啊，怜悯我！百姓啊，趁着还来得及，祷告吧！”然后就为主殉道了。

此后，因着上帝的公正审判，在沃尔特·米尔被烧的地方，修道院大教堂中不计其数的所谓圣者的昂贵肖像都在宗教改革时期被销毁殆尽。



拉蒂默的生平事迹

拉蒂默 (Latimer) 长老这位基督真理的实践者和卫士，原是英国莱斯特郡的一位家境殷实、心地善良的农民的儿子。他生于瑟克森 (Thurkeson)，并在此地长大，直到四岁左右。他是父母亲七个孩子中唯一的儿子。父母见他聪慧机智，就想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取有益的知识。他年轻时在家乡的普通学校中进步很快，14岁时就被送进剑桥大学深造。学习了一些课程之后，他开始主攻神学。在他这个年龄，许多人对此科目尚一无所知。

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当时他对罗马天主教非常认真热诚。由于是神父且经常举行弥撒，他极遵守罗马教廷的教规，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以水掺酒这类弥撒仪式。那时他认为，只要他曾经成为一名公开认信的修士，他就永远不会沉沦。诸如此类的迷信思想还有许多。由于这种盲目的热心，他非常敌视基督福音的信徒。接受学士学位时，他在演讲中公开反对菲利普·梅兰希顿 (Philip Melancthon) 和他的作品。

然而，上帝自有其美善怜悯的旨意。就在拉蒂默长老言辞激烈地诋毁福音的信徒和基督的真正教会时，他自己也同时被上帝赐福的话语所吸引。当时，托马斯·比尔尼 (Thomas Bilney) 长老是胜过撒旦诡计、暗暗与敌基督的魔鬼国度进行斗争的人。看到拉蒂默虽然欠缺真正的知

识，却不乏侍奉上帝的热心，比尔尼长老就对他充满弟兄的同情，心想自己如何才能帮助这位热心却无知的弟兄得到有关基督的真知识。于是他来到拉蒂默的书房，希望他能听听自己的观点。对此拉蒂默表示同意。听了比尔尼的一席话，拉蒂默深受圣灵感动，遂弃绝了对于学院派和其他这类愚蠢思想的学习，成为真正神学知识的学者。因此，虽然他曾是基督的敌对者，几近于基督的迫害者，现在却成为基督的热切追寻者。对于比尔尼长老和其他人，他一改原来（诋毁）的态度，而是时常与他们交谈探讨。

被基督得着之后，他并不仅满足于自己个人的归信，而是像那位好撒玛利亚人的真门徒那样，同情其他人的悲苦，成为一名在学校里向其他弟兄传讲福音的公开讲道人和私人教师。三年间，他有时在有学问的人中以拉丁语讲道，有时则在平民之中以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讲道。然而，撒旦从不会安然看着自己的国度朽坏。如今，看到这位可敬的传道人以智慧撼动其国度，撒旦就集结他的子孙来攻击搅扰他。

这些人中有一位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修士。他在1529年圣诞节期间拉蒂默长老所做的布道会上抵挡拉蒂默长老，因为拉蒂默长老在布道会上向人们分发了一些出自《马太福音》第5—7章的卡片，希望人们能够因卡片上这些上帝的话语时时警醒。在作为他们的得胜卡片的首张卡片上，他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要以心灵侍奉上帝，因此他推翻了所有外在的仪式，不再注意对上帝的话语和圣餐的必要美化。为达此目的，他希望圣经以英文写成，这样普通百姓就能了解他们对于上帝和邻舍应尽的职分。

当时拉蒂默对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妥当。在推翻教皇的迷信和建立完美宗教这些问题上，他既表现出一个传道者的卓越智慧，而且也在听众间收获了许多果效。

圣诞节前的那个主日，他来到教堂，让人敲响教堂的钟。他走上讲坛，规劝和呼召所有人以心灵和真爱、而非外在的仪式来侍奉主。他的

意思是应以诚实和单纯的心灵来敬拜侍奉主。因此，真正的基督教不仅仅在于外在的文字言辞，或人的华丽传统，也不在于赦罪、朝圣、仪式、誓言、祈祷、自愿的事工、立功德、制度的设立或教皇的权柄——与对主的真正敬拜和侍奉相比，所有这些或是无足轻重的，或是没有必要的。

若要描述拉蒂默长老此次的讲道在剑桥引起的震动需要很长的篇幅。撒旦或许开始感到自己的国度危在旦夕，就武装手下对他施加压力。

首先出来攻击拉蒂默长老的是布莱克 (Black) 修道院的副院长巴肯汉姆 (Buckenham)。他宣称圣经译成英文不合时宜，因为英文圣经有时也许会使用无知者有离弃本分的危险，或者使他们遭遇不便。例如，犁田人若是听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①这样的福音，也许就会停止耕种的工作。同样，若是面包师听到“一点点的酵会败坏一整团面”^②，也许就不再使面包发酵，面包也就无味了。另外，像“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③这样的福音也许会使头脑简单的人眼睛变瞎，从而整个世界就会充满乞丐。

听了巴肯汉姆博士这种修士般的讲道之后，拉蒂默长老再次来到教堂回应他的观点。教堂里聚集了许多人。这些人中既有来自大学的，也有来自小镇的；既有博士，也有大学毕业生。他们都极其期待他的发言。就在讲坛下面，巴肯汉姆直面拉蒂默长老坐在听众中间，肩上披着他黑衣修士的兜头帽。

拉蒂默长老反驳了修士的谬论，指出修士所谓的犁田人向后看以及面包师不在面包里放酵这类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既肤浅又轻率，恰恰向所有人暴露了修士的虚荣。拉蒂默长老向百姓证实圣经译成英文不会像修士所佯称的那样，给人们带来恐惧或危险。长久以来百姓就盼望将圣

① 《路加福音》9：62。

② 《马太福音》16：5—12。

③ 《马太福音》18：9。

经译成英文。但英国人不至于因受到这种急切心情的影响而蠢笨到犁田人不敢回头看，面包师做面包不加酵。拉蒂默长老说：“每种语言都有它的比喻和修辞手法。这些手法广为人知，画家也常利用这些手法在墙上或家里作画。例如，”说这话时，拉蒂默长老望着修士，“若有人画了一只头戴修士兜头帽讲道的狐狸，没有人会笨到果真以为是狐狸在讲道，而会清楚明白这幅画的意义。这幅画是要让我们明白，在修士的兜头帽里隐藏着多少虚伪、诡诈和狡猾的伪装，以使我们提防他们。”

总之，巴肯汉姆修士的图谋被粉碎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在讲坛上攻击拉蒂默长老。

除了这位巴肯汉姆，另有一位长于攻击、古里古怪的灰衣修士维内特斯 (Venetus) 博士。他虽不穿黑衣，却在敌对拉蒂默长老上与巴肯汉姆修士如出一辙。在他那充满对拉蒂默长老指责谩骂的布道词中，他称拉蒂默长老为疯子、没头脑的人，希望百姓不要相信他。对此，拉蒂默长老再次以我主基督的话为基石予以还击，“不可杀人……”“但我告诉你们，凡对邻人动怒的将会受判断；凡对邻人说拉加（或骂没头脑的）将会受公会的审判；凡对邻人说‘傻瓜’的，将遭受地狱之火”^④。他又当众宣讲，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真正仆人和传道人通常被圣言的敌人嘲讽、谩骂，并被他们视为疯子、傻瓜、没头脑的人或醉汉。但在圣经中，这些人却被视为最纯正的传道人，因为他们彰显了圣言的荣耀。就这样，拉蒂默长老击败了那个狼狈的修士。修士不仅被赶出教堂，并被彻底逐出学校。

当时，在大学里有一大帮的修士和博士从各个方面对拉蒂默发起猛烈攻击，讲道、言谈之间都不失时机地辱骂他。最后，伊利 (Ely) 的主教韦斯特 (West) 博士在巴恩韦尔 (Barnwell) 大教堂讲道时也公开反对拉蒂默长老，禁止他在那所大学的各教堂里讲道。然而，尽管如此，主

^④ 《马太福音》5：21—22，此处的经文与和合本稍有不同。——中译注

还是预备了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巴恩斯 (Barnes) 博士，他允许拉蒂默长老在该院的教堂里讲道。

拉蒂默长老毫不理会敌人的恶意，在剑桥大学连续讲道三年。他的讲道既受到敬虔人的欢迎，也赢得前来听他讲道的敌人的尊敬。甚至主教本人，在体会到了他非凡的讲道天分之后，也不得不称赞他，并希望自己也能有如此讲道的能力。拉蒂默和比尔尼长老常聚在一起，以至于许久之后，他们经常在田野里散步的那处地方都被称作“异端丘陵”。大学里的许多人都发现，他们两人为所有愿意效法他们行为的人彰显了许多美好的见证，如探望犯人、扶助穷人、供给饥饿者等等。

拉蒂默长老提及此时在剑桥大学发生在他们二人和当时被关押在剑桥城堡（或剑桥塔）里的一位女犯人之间的事。认识比尔尼长老后，拉蒂默长老偶然有一次与他同去探望剑桥塔里的犯人。其中，有一位女犯人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的孩子。对这一指控女犯人非常坦然地矢口否认。于是他们就调查此事，最后发现起因是妇人的丈夫不爱她，因此想方设法要抛弃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的一个孩子患痲病一年后，在收割季节死了。孩子死后，她想找邻居帮忙把孩子葬了。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忙着收割。她只好强忍悲痛，独自一人为孩子准备丧事。她的丈夫回家后，因为不爱她，就指控她谋杀了孩子。这就是此案的起因。通过深入、诚恳的调查询问，拉蒂默长老断定这妇人无罪。此后不久，拉蒂默长老被召去为在温莎城堡的亨利八世讲道。讲完后国王陛下召见他，并与他亲切交谈。拉蒂默长老乘机跪下，向国王陈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求王赦免那位妇人。对此请求国王欣然应允，并在他回家时把赦免令给了他。

国王的御医巴茨 (Buts) 博士是一位极其善良的人，尤其擅长诉讼方面的工作。通过他，拉蒂默长老与其他几个人共同为国王的权位忙碌。到王宫后，他在巴茨博士家住了一段时间，故而常在伦敦讲道。最后，他厌倦了宫廷生活，就想去国王给他的牧师俸禄之地——该地是国

王应克伦威尔勋爵和巴茨博士的请求赐给拉蒂默长老的。尽管巴茨博士坚决反对，拉蒂默长老还是执意去俸禄地做工。

这块牧师俸禄地在威特郡 (Witshire)，属萨罗姆 (Sarum) 教区的韦斯特金顿 (West-Kington) 镇。拉蒂默长老在此地不懈地牧养羊群。他的勤勉热忱不仅惠及他所牧养的羊群，也扩展到临近乡村。因他布道热诚不懈，且大有能力，同样再次难免遇到敌手。1531年1月29日，他被命令来见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 (William Warham) 和伦敦主教约翰·斯托克斯利 (John Stokesley)。此后便常常受到严重骚扰，被拘禁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还一周三次受两位主教传讯，要求针对讲道内容的有关问题做出回答。他们不仅自己不讲道，也不许拉蒂默长老讲道和工作。他们的搅扰使得拉蒂默长老痛苦万分，最后他不得不写信给大主教，借口身体虚弱，不能再次奉命受讯。另外，拉蒂默长老言辞激烈地指出，他们拘禁并阻止他工作并无正当理由，无非是因为他传讲真理，反对渗入到信仰中的某些弊病而已。

以上经历他在1550年10月9日斯坦姆福德 (Stamford) 的一次讲道时有所提及：“我一度被五至六个主教审讯，他们的审讯对我造成极大的骚扰。一周三次我都要去受审。他们设下种种圈套和陷阱来陷害我。上帝知道我不懂法律，但上帝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如何回答。真的，若非上帝的怜悯，我根本无法逃脱他们的罗网。最后我被带进一个挂着花毯的房间。我早已习惯了在此受审。但那次，房间似乎有些异样。从前，壁炉里总是生着火，那天火却熄了。花毯挂在壁炉上，桌子则放在壁炉旁。”

“在审讯我的这些主教中，有一位老年人与我相熟，而我也把他当作极好的朋友。那天他就坐在桌子的一端。在提问过程中，他问了一个非常狡猾的问题，狡猾到甚至我都难以意识到它所潜藏的危险。我正要回答时，一个人突然说：‘拉蒂默长老，请你大声点，我听不清。这里还有许多人坐得太远也听不清。’我对他的这一要求颇感诧异，这才听见帘布

后的壁炉中传来写字的声音。因他们认为在我回答时最好不要惊动我——我也不会受他们的惊动，他们就指派一人记下我所有的回答。但上帝是我仁慈的救主，教给我如何回答，否则我将永不能逃脱他们的圈套。”

他们审讯他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在良心中认为你被怀疑犯有传异端的罪？”这是一个非常诡诈的问题，对此问题保持沉默是无用的，因为那等于默许自己就是有罪的，而做出回答则无论如何都会授人以把柄。但上帝在他需要的时候却帮助了他如何回答。不过他并没有说他最终是怎么答的。

国王亨利八世非常喜爱拉蒂默长老，一直保护他，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他从敌人的魔爪中解救出来。此外，通过巴茨博士和善良的克伦威尔的鼎力相助，拉蒂默长老得到沃塞斯特（Worcester）的主教一职。此后的几年间，他都在自己的教区里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给百姓有益的教导，又成为他们的表率。

要称赞他所表现出的美德，需要很长的篇幅。在学习、预备、教导、讲道、规劝、探望、劝人弃恶从善等事情上，他都竭尽所能。虽然当时环境危险多变，他无法按己所愿做所有的事，但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他都会全力以赴，以使古老迷信的余烬——虽然这余烬无法完全熄灭——带来的危害能减低到最小程度。例如，在必须接受圣水、圣饼的情况下，他就教导百姓在接受时应去除所有的迷信成分，并吩咐参与圣餐服侍的人在分发圣水和圣饼时讲下面的话。

分发圣水时要说的话：

记住你受浸时的应许，
基督的怜悯和他流出的宝血，
靠着祂圣洁宝血的涂抹，
你所有的罪白白地得到赦免。

分发圣饼时要说的话：



这是基督身体的标记，
为你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
若你与基督的死有分，
就要弃绝所有的罪恶。

若环境许可，他还将陈明更多的真理，因为他深知圣水和圣饼的设立不仅毫无圣经依据，而且充满了亵渎的邪术，与福音的教导和教义相左。

像从前在大学里任职时受恶人的搅扰一样，他在任大主教一职时也无法避免仇敌的干扰。特别是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向爱德华国王控告他的讲道。此事他曾在为爱德华国王讲道时提及，下面援引他自己的叙述：

在爱德华国王的时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被国王召去陈明对某些事的看法。某人控告我传不合法的教训，国王问我道：“先生，对此你如何回答？”

我于是跪下来，先朝控告我的人说：“先生，你想让我为国王讲什么样的道？难道你要我在为国王所讲的道中不涉及国王吗？你有什么特殊的建议呢？”除这些问题外，我还问了他许多其他问题。对于所有问题，他都无言以对。

我又转向国王求他的恩典，“我从未企求或认为自己配得上为陛下讲道。我是奉命来这儿尽职。若陛下厌弃我，我愿让贤，因为我认为有许多人比我更胜任此职。若陛下要他们讲道，我甘愿跟在他们后面拿书、服侍他们。若陛下要我讲道，恳求您允许我按照自己的良心讲。”

我感谢全能的上帝。上帝总是我的拯救。国王采纳了我的话。几位朋友含泪来见我，说他们还以为那天我会被关进伦敦塔。

接下来的几年间，他继续勤勉地做着主教的工作，直到英国国教会颁布了《六条信纲》^⑤。此时，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失去良心的平安，要么放弃教职。他自愿选择放弃了教职。当在自己的居室当着朋友的面脱下标志主教身份的衣袍时，他突然高兴地跳起来，因他感觉肩上轻松了许多。然而，困苦自此便尾随着他。放弃教职后不久，他被一棵倒下的大树压伤；去伦敦求医治时，他又因主教们的逼迫而处于极大的危险中。最后他被关进伦敦塔，成为囚犯。直到蒙福的爱德华国王即位，这位被禁许久的传道人才又开始讲道。

他又开始辛勤地耕耘主的田地，并收获了许多果实。他在全国各地发挥自己讲道的恩赐，也在王宫向国王讲道。王宫的内花园原是用以宫廷宴乐消遣的地方，他就在这里向国王和全王宫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神圣福音，使许多人受益匪浅。在爱德华国王统治的整个时期，他都是这样辛苦工作，每个主日讲道两次。尽管已是一位被大树压伤、年逾 67 岁的老人，他很少歇息或怜惜自己。无论冬夏，每天凌晨两点钟他都早起研读经书。

拉蒂默长老一直认为传讲福音会使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对此他早已喜乐地做好了充分准备。爱德华国王去世后，继位不久的玛丽女王就派捕役把拉蒂默长老带来。拉蒂默长老早就获悉捕役要来，但因他从未有过逃跑的念头，所以还未等捕役来到，他就做好了迎候的准备。当捕役诧异地看着他时，他说：“朋友，欢迎你送信给我。我要向你和全世界表明，此刻我愿随你去伦敦阐明我所讲的道，正如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见证主的道一样。我确信，是上帝使我配得为两位最好的国王^⑥讲道，上帝也将使我向第三位国王^⑦见证这真道，或者使她得安慰，或者使她永

⑤ 英王亨利八世于 1539 年颁布了《六条信纲》的法案，重新确立了某些天主教的教义，新教徒将因违反《六条信纲》而受惩处。——中译注

⑥ 指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中译注

⑦ 指玛丽女王。——中译注

无宁日。”

捕役把信送给拉蒂默长老后就走了，称自己受命不可为等候他而耽搁时间。这显然表明他们不要他去伦敦，而是希望他逃离英国。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坚定不移会破坏教皇制度，从而坚定敬虔信徒的信心。

拉蒂默长老遂经史密斯菲尔德 (Smithfield) (他笑称史密斯菲尔德对自己思念已久) 来到伦敦，并被带至议会。在议会中他忍受着蔑视他的罗马天主教徒们的嘲笑和讥讽。被关进伦敦塔后，那些认为自己的国永不倒塌的罗马教徒残忍无情地对待他。但依靠基督的神圣救恩，他经受住了长期的牢狱之苦。对于他们所有的虐待，他都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和喜乐。是的，主赐给他如此勇敢的灵，使他不仅能鄙视监狱的酷刑，而且耻笑仇敌的暴行。

一次，狱卒来到他的牢房。时值寒冬，牢房却没生火。忍受着严寒饥饿的这位老人却愉快地请狱卒转告他的主人：若得不到更好的待遇，也许他们会觉得被他骗了。听了这话，狱卒还以为拉蒂默长老想逃跑，更是对他严加看管。拉蒂默长老于是对他说：“狱卒大人，我那么说是因为你们盼望我活着被烧死。若你们不让我取暖，我就可能被冻死，这样，你们的希望岂不是落了空？”

许多类似这样机智风趣的回答不是出于无思想的头脑，而是出于这位老人镇定自若、平静安稳的理性，它们宣示的是一颗坚强刚毅、稳健如山的心灵，对敌人的一切恐吓威胁、咆哮暴怒不仅毫无惧色，反而加以鄙视和嘲弄。

拉蒂默长老被关在伦敦塔很长时间，从那里又被转至牛津，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博士和伦敦主教里德利长老关在一起，在那里他们一同针对温切斯特主教加迪纳下达的六条法规进行辩论。拉蒂默长老与他同囚的弟兄们被定罪后，又被关回监狱，从4月至10月一直被关在那里。在狱中，他们的生活极其敬虔，或是弟兄彼此交通，或是自己恒切祷告，或是进行大量的写作。虽然拉蒂默长老因年事已高写得最少，但

他经常长时间地跪着祷告，几至无法站立的地步。他主要为以下三件事祷告：

第一，因上帝指派他传讲圣言，他将至死不渝地坚守这真道，愿意呕心沥血见证这真道；

第二，他求上帝怜悯英国，再一次把福音赐给这个国家。当不断求告说“再一次，再一次”时，他仿佛看见了上帝，并且与上帝面对面讲话；

第三，他求上帝保守当政的女王陛下和伊丽莎白公主，并求上帝慰藉已失去安慰的英国。

主恩准了他所有的这些请求。第一，因着他的坚定不移，甚至在极端痛苦中主也仁慈地看顾他。当他站在牛津博卡多（Bocardo）大门外的火刑柱旁，刽子手即将向他和博学敬虔的主教里德利长老点火时，他举目望天，脸上带着亲切、平安的表情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忍受超出我们力量所能承担的试探。”

上帝又是何等仁慈地答应了他的第二个请求，再一次使福音在英国复兴。如今，上帝的仁慈降临，英国也被上帝的圣言更新了。回首英国可怜悲惨的过去，难道我们不应因着上帝今日所赐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吗？主实在是怜悯了我们。

感谢上帝！上帝似乎尤其恩准了他的第三个请求：上帝再次通过福音带给英国的安慰实在是难以言表。当仇敌大大地兴起得胜，上帝的圣言被驱逐，当西班牙人占领了英国，基督的仆人无处栖身时，一切都那么令人绝望。但主突然又一次赐下怜悯，不记念我们所有的过犯，结束了这一切的痛苦。拉蒂默长老在囚禁期间为之迫切祷告的伊丽莎白公主被膏立为王。借着这位真诚、天性善良的女王，上帝的圣言再次光照敌基督者充满谬误的黑暗王国；基督的圣殿再次被建立，被掳的忧伤信徒也重获自由。

（拉蒂默主教和里德利主教的审讯、宣判和殉道的细节在后文详述。）

里德利主教的事迹

在为基督的真正福音而殉道的诸多事迹中，我想里德利博士的感人事迹应记录在此，并被永远铭记。恳求你，好心的读者，对以下的记述仔细阅读，认真思考，牢记在心。你将看到他是一位有着何等美德的人，如何被圣灵充满，且富有属灵知识。毫无疑问，他现在已被记录在生命册内，与全能者的圣徒一起，头戴冠冕，跻身于荣耀的殉道者的行列之中。

里德利博士出生于诺森伯兰郡 (Northumberlandshire) 一个敬虔的家庭。他先是在纽卡斯尔 (Newcastle) 熟习文法，随后又转读剑桥大学。不久他因非凡的才智而出名，被称作帕姆布鲁克霍尔 (Pambroke-hall) 的领袖。在获得神学博士之后，他随即去巴黎旅行。回国后，被任命为国王亨利八世的牧师，后来被提升为罗切斯特的主教。在爱德华国王时期他又被调任为伦敦教区的主教。

里德利博士专注于传讲基督纯全的教义，他对教区群羊的爱远胜过父母对孩子最深的疼爱。每逢节日或主日，若无重大事情，他都会在某地方讲道。百姓被他的讲道吸引，像蜜蜂一样簇拥着他，从富有果效的教义中汲取甘美纯全的汁液。他不仅传讲教义，也以生命见证这教义，给灵里瞎眼的人作指路的明灯。他如此纯洁，以至于他的敌人无法

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瑕疵。

他博闻强记，自然应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见证了他非凡的事工，智慧的讲道和辩论。所有这些，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和称赞。

他富有真知灼见，睿智异常，行事老练。总之，他是一位善良敬虔的主牧，英格兰当为失去这样一个瑰宝而追悔莫及。

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他总是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心中从无苦毒怨恨，而总是立刻忘记别人对他的伤害和冒犯。他对家人极为仁慈，却从不容许他们的任何不义。他对兄弟姐妹立下这样一条原则：他们若是作恶，就休想在他这里寻到任何包容，因他只会将他们视作外人。对于任何敬虔诚实的人，他则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用各种方法操练自己，多方祷告默想。每天早晨一起床，穿上衣服他就立即跪下祷告半小时。然后他就回到书房读经。若无他事打扰，他会一直读到十点钟。随后他就同家人聚在一起，进行每天的定时祷告。祷告完后进午餐。吃饭时若非特别必要，他就很少开口讲话。与人交谈时，他会非常适时地或者言语睿智，或者措辞谨慎，有时也会非常风趣。

午饭后，他通常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与人交谈或下棋。然后他又回到书房读经。若非有人求见，或偶尔有公事要处理，他会一直读到下午五点钟。接着又是像上午那样的与家人聚在一起祷告。祷告完后进晚餐，饭后下棋一小时。此后回书房读经至十一点。跪地祷告后方才睡觉。

在富勒姆（Fulham）庄园的家人公祷会上，他每天为家人讲圣经。所讲内容包括《使徒行传》和保罗的全部书信。他给家里每个识字的人一本新约圣经，甚至出钱请家人背诵某些重要篇章，尤其是《使徒行传》第13章。他常给家人讲解《诗篇》第101篇。他对家人管教极严，使他们务必在美德和诚实方面为他人作美好的见证。总之，因他敬虔且极具美德，他也求上帝以这敬虔和美德引领家人，并以主耶稣基督的灵

粮来喂养他们。

还需用一两句话提及他对待一位老妇人时的慈心和爱心。妇人名为邦纳 (Bonner) 夫人, 是伦敦主教邦纳博士的母亲。里德利主教常请邦纳夫人到富勒姆庄园来, 请她住在他的隔壁。每到吃饭时, 里德利主教便说: “去请我母亲邦纳过来。”他总请邦纳夫人坐在餐桌最尊贵的位置, 对她温顺体贴, 就像她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即使国王的议会在此召开, 邦纳夫人的这个位置也不会被取代。时常会有人打算坐在那空位上, 里德利博士就会对来说: “阁下, 按惯例这座位是留给我母亲邦纳老太太的。”

可是后来, 邦纳博士却恩将仇报, 对主教的温柔慈爱报以残暴凶狠, 甚至欲置主教于死地, 并苛待主教的姐姐和姐夫乔治·希普西德 (George Shipside)。邦纳的母亲、姐姐及其他亲属不仅能安然享用邦纳所供给的一切, 并能在里德利主教的家中每天受到尊敬友善的款待。相比之下, 邦纳一恢复主教职位, 就既不凭法律, 也不顾诚实, 而只凭手中的权力剥夺掉里德利主教兄弟姐妹的一切生活费用。这样仍不能使邦纳满足, 他还想害死主教的姐夫希普西德。但上帝干预这件事。当希普西德还被囚在牛津时, 上帝就借沃塞斯特的主教希思 (Heath) 博士将希普西德救出。

1552年9月8日, 时任伦敦主教的里德利博士从赫特福德郡的哈德姆 (Hadham) 家中去拜访住在两英里之外亨斯顿 (Hunsdon) 的玛丽公主^①。托马斯·沃顿爵士和公主手下的其他官员盛情款待了里德利博士。玛丽公主到十一点才来, 主教向公主问安, 并表示自己是前来拜见她的。公主为他的不辞辛劳表示感谢, 随后与他愉快地交谈了一刻钟。公主说, 当主教还在宫廷担任她父亲的牧师时, 自己就认识他, 故而赐他

① 后来的女王玛丽一世 (Mary I), 亨利八世和凯瑟琳之女, 1553年在其弟爱德华六世去世后, 贬黜珍妮女王而夺得王位。1555年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 (Philip II) 成婚。玛丽是一名坚定的天主教徒, 在位期间废除了其弟爱德华六世所立的新教, 因迫害新教徒而史称“血腥玛丽”。——中译注

与自己手下的官员一同进餐。

饭后，主教被玛丽公主叫去进行单独交谈。主教首先说：“我此次来是尽自己的职责拜见阁下。若阁下愿意，我愿主日再来给阁下讲道。”

闻听此言，玛丽公主脸色顿变。沉默片刻后，她说：“主教，至于这件事，我请你还是考虑考虑。”

主教：“阁下，就我的职位和职责而言，我有责任提出向阁下讲道的请求。”

玛丽：“好吧，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请你对此事再作考虑。其实你应该知道如何做。但若你执意要我回答，这就是我对你的答复——你来时，附近教堂的门将向你敞开，只要你登记便可在里面讲道，但我和我的手下都不会去听你讲道。”

主教：“我相信阁下不会拒绝上帝的道。”

玛丽：“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上帝的道是什么。但那只是我父亲时代的上帝的道，现在已经不是了。”

主教：“在所有的时代，上帝的道都不更改。只是在某些时代，人们要比在其他时代更好地理解 and 遵行上帝的道。”

玛丽：“听着，你不要奢望今天仍能像在我父亲时代那样讲你所谓的‘上帝的道’。至于你新著的那些书，感谢上帝我一本也没读。我没读过，也不会去读。”

接着，她说了许多苦毒的话抨击已经设立的宗教形式和她弟弟在年轻时建立的英国政府和法律。她说，在她弟弟未成年前，她本不受这些仪文法律的约束。在她弟弟成年后，她才会遵行这些法律。她问主教是否是议员。主教回答说：“不是。”于是她说：“但你的表现就像今天的那些议员一样无聊。”

最后，她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交谈：“主教，我感谢你好意来看我。但对你向我讲道的请求，我丝毫不能表示感谢。”

托马斯·沃顿爵士随后把主教带到他们先前吃饭的地方，有人请他

喝酒。主教喝过酒后，停顿片刻，看上去十分伤心，突然他说：“我一定做错事了。”“做错什么了？”爵士问。“我不该在上帝的道被拒绝的地方喝酒。若我记得自己的职责，就该马上起身离开，并跺掉脚上的尘土^②，以见证他们对上帝的抵挡。”说这话时，主教异常激愤。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说，主教当时激愤的神情让他们不寒而栗。

爱德华国王长期患病、身体开始出现虚弱迹象时，诺森伯兰郡公爵的儿子吉尔福德（Guilford）勋爵和萨福克郡公爵的女儿珍妮公主（Lady Jane）^③之间的婚事确定下来。珍妮公主的母亲当时还活着，她是亨利国王第二个姐姐玛丽的女儿。玛丽先是嫁给法国国王，后又嫁给萨福克的公爵查理（Charles）。爱德华国王身体日益衰弱，事实上已无康复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和英格兰的诸律师同意了爱德华国王的遗嘱：指定珍妮公主为英国王位继承人，越过她的两位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反对玛丽公主继承王位的理由是害怕她会嫁给外国人，由此在王位问题上引发纠纷。另一个反对理由是她会完全改变宗教，重新兴起教皇，从而导致英国全地的覆灭。

此后不久，爱德华国王病重离世，终年仅 16 岁。随着他的离去，英国的全盛局面和荣誉也衰败了。

在伦敦和其他城市的大力支持下，珍妮被宣布为女王。这位年轻女王与爱德华国王年纪相仿，但在学问、语言和知识方面要胜过他。若她的命运像她的教养那样好，再加上她的聪明机智，她无疑可与雅典聪明的女人阿斯帕西斯（Aspasia）和塞姆普罗尼阿斯（Sempronias）〔即格雷西（Gracchi）的母亲〕相媲美，或与任何才华出众的女人相提并论，甚至不逊于大学里获得过多个学位的饱学之士。

② 《马太福音》10：14；《路加福音》9：5。

③ 即珍妮·格雷公主（Lady Jane Grey, 1537—1554），其父为萨福克郡第一任公爵，其公公为诺森伯兰郡第一任公爵。爱德华六世去世后继任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但在位仅九天就被玛丽废黜，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君主，史称“九天女王”。——中译注

与此同时，当玛丽公主获悉弟弟的死讯后，就写信给议会的勋爵，表示要获得王位。“各位勋爵，我要求你们效忠于上帝和我，而非任何其他他人。接信后，务必在伦敦和其他城市宣布我对王位的继承权和我英国女王的称号。”

对于玛丽公主的这封信，上议院作了如此回复：“此信是要告诉你，我们的国君珍妮女王已被正当合理地授予英帝国女王的称号。这不仅是依据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的法律，也是根据我们前国王的特许文件，这文件上有国王的亲笔签名，并加盖了英国的大印。因此，出于我们的责任和忠诚，我们必须拥护女王陛下，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玛丽公主接信后，知道了上议院的想法，就迅速秘密离开伦敦，寄希望于下议院，盼望或许能召集一些贵族秘密开会。议会闻听她突然离开的消息，知道她不肯就此罢手，就迅即召集起一些有实力的人，派出一支军队，指定萨福克公爵为统帅。但后来他们又改变了想法，认为最好还是由诺森伯兰郡的公爵和其他一些勋爵负责此事，而让萨福克公爵守护伦敦塔，因为珍妮公主和吉尔福德勋爵都暂时住在塔中。

此时，玛丽正竭力奔走，力争有利于自己的最好结果。她来到诺福克 (Norfolk) 和萨福克，因为她知道在这两个郡，公爵因曾奉前国王爱德华之命镇压这里的反叛者而招致怨恨。因此，她极力召集此地能够帮助她的下议员。她在弗雷姆林那姆 (Framlingham) 城堡待了一段时间。首先归向她的是萨福克郡的人。这些人一直热心于传播福音。他们向玛丽表示，只要她不改变她弟弟爱德华国王先前通过法律建立和被全国接受的宗教，就答应帮助她。玛丽立刻同意了这个条件。就这样，在福音传道者权势的保护下，玛丽击败了公爵和所有反对她的人。

同时，上帝也使百姓的心归向她并反对议会。当议会发现一些贵族也开始转向她时，就宣告她为女王。

诺森伯兰郡公爵孤立无依，与几个儿子和其他几个人被遗弃在剑桥。他们以叛国罪被逮捕关进伦敦塔。

看到敌人被击败，一切已太平无事，玛丽于8月3日来到伦敦。许多人为她欢呼，更多的人对她心怀恐惧，但都对发出违心的恭维。她先是住在伦敦塔里。珍妮公主和她丈夫吉尔福德勋爵一直被囚禁在伦敦塔里将近五个月。珍妮·格雷（Jane Grey）公主于1554年2月12日被处死，而诺森伯兰郡公爵在被关入塔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宣判死刑，并被送上断头台斩首。

玛丽不仅在伦敦塔里望弥撒，而且宣布自己对国内当前的宗教形式没有好感。这使得人们日益不安。良心里有真道的人都知道，迫害基督徒的火焰将被点燃。

许多主教纷纷迁居，其他人则闭门不出。里德利博士也是如此。在珍妮女王时代，他曾应议会要求，在保罗的十字架旁进行一次布道。在这次布道会上，他向人们谈了有关玛丽公主的看法。他断言，接受玛丽为女王会带来种种不便，并预言说，她不仅会镇压基督教，还会引入外国势力来统治国人。对她不能抱任何希望，因她只能推翻由他兄弟辛苦建立起来的宗教。此次布道后不久，玛丽被宣布为国王。里德利博士立即前往弗雷姆林那姆觐见女王。女王却冷待他，夺去他一切的尊荣，命他骑着一匹跛马去伦敦塔。

3月10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伦敦主教里德利，以及曾任沃塞斯特主教的拉蒂默一行人被作为犯人从伦敦塔押往温莎，又被押往牛津大学，与牛津、剑桥的神学学者辩论有关圣餐中主的临在、圣餐的实体和献祭等问题。争辩的具体问题如下：

第一，神父祝圣后，基督的身体是否真实临在于圣餐中？

第二，祝圣完毕后，在圣餐中是否仍然存留有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以外的其他物质？

第三，弥撒是否是生者和死者的赎罪祭？

对于这些问题，里德利博士给予了毫不迟疑的回答。他说所有这些都是从苦毒的根上生发出的虚假谬误。他的回答犀利睿智，充满学识。

当被问到是否还要继续争辩时，他回答说只要上帝赐给他生命，他就不仅要用心，而且要用嘴和笔捍卫真理，只是他需要时间和书籍。他们说他可以在星期四辩论，在此期间可以使用书籍。他们给了他一些论题，命他连夜写出自己的看法。里德利長老关于在牛津无理反对他和其他犯人之辩论的报告和记述如下：

有生以来，我还从未见过像我在牛津大学所经历的如此混乱无益的辩论。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这些所谓全国最富有学识的人之间，竟会有如此厚颜无耻、行为不可理喻的人。他们不像是学府里严谨雄辩的神学学者，而更像是舞台演员在两幕戏间穿插的化装表演。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本应为他人做仲裁者和监督者、本应在言语行为上做表率的人，比之其他任何人都表现得更差。他们咆哮、吼叫、怒号。良善的基督徒读者啊，这一切表明他们根本不是在寻求真理，而是追寻这世上虚浮的荣耀，以及自我吹嘘的胜利。

指定用于辩论的时间大部分被浪费在挑剔、辱骂、指责声中，场上或唏嘘或鼓掌，只为博得人的喜欢。当我看到所有这些，看到与高等学府和学者们不相称的蛮横无理及混乱场面，看到正是这些人成为这一切的煽动者和参与者，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暴露自己的虚弱和虚荣，我心情非常沉重，不得不公开提出抗议。我这些卑微的抱怨并非想表明自己有什么好的作为。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被迫听到的这些辱骂、挑剔和讥笑，就像一个卑鄙无赖对一个可怜罪犯发出的詈骂，任何一个诚实的人听了，都不会不脸红。

辩论开始时，我本应简短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段辩词还未完，博士们就大叫起来：“衰读！衰读！”于是我双膝跪地，恳请他们听我把话讲完（此时代言人却被感动了。他在上面高叫道：“让他读下去！让他读下去！”）但当我再次开始读时，立刻袭来一片嘈杂

混乱的叫嚷声，“衰读！衰读！”在我记忆中，除了《使徒行传》中记载着银匠底米丢（Demetrius）^④和他的同行反对保罗时叫道：“大哉！以弗所人的黛安娜（Diana）^⑤！大哉！以弗所的黛安娜！”^⑥就再也未听过这样的辱骂和训斥。

反对我的叫骂声占了上风。虽然我的辩词很短，我却不能把它们读完。

辩论后的第二天，4月20日的星期五，专员们坐在圣玛丽教堂里。韦斯顿（Weston）博士特别对他们三人进行了逐一警告，叫他们不必费心考虑答辩了，而是，按他的话说，务必直截了当地，不容分辩地回答，他们是愿意签字还是不签。韦斯顿先是对坎特伯雷大主教说，这场辩论大主教已经输掉了。对此大主教回答说，他既不愿与他们辩驳，也不愿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专员们的指控理由层出不穷，他不愿与他们大肆争吵。四五个人打断了他，使他无法继续讲话。当里德利和拉蒂默长老被问及他们想怎么做，二人回答说他们将坚持自己先前说过的话。于是他们宣读了对三人的判决：他们三人已不再是教会成员，因此他们和赞成他们的人都被定为异端。

宣判完后，他们三人依次这样回答：

坎特伯雷大主教：“你们的判决却使我呼吁公义全能的上帝的审判。相信今天被定罪于祭坛，是为了在天上与上帝同在。”

里德利博士：“虽然我不是你们的同伴，我却深知我的名字已被记在另一个地方。你们的判决只不过是更快地把我们送到那儿去罢了。”

拉蒂默长老：“衷心感谢上帝保守我的生命到如今。感谢上帝让我借

④ 《使徒行传》19：23—34。

⑤ 黛安娜（Diana）是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和月亮女神，一般等同于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和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中译注

⑥ 《使徒行传》19：28。

着这样的死法来荣耀他。”

判刑后，他们三人被分开。大主教被送返博卡多，里德利博士被带到警长家，而拉蒂默长老则被带至法警处。

(下一章将详述里德利主教的殉道经过。)



里德利和拉蒂默的审判、定罪和殉道

亲爱的读者，你们已了解了里德利长老和拉蒂默长老的事迹。由于他们二人同时殉道，我们将把他们的殉道经过放在一起叙述。

1555年9月28日，红衣主教波尔（Pole）把一个由林肯郡的主教约翰·怀特（John White），格洛斯特郡的主教布鲁克斯（Brooks）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主教霍利曼（Holyman）组成的委员会派往牛津大学，命他们三人或其中的两人全权负责审判休·拉蒂默长老和长老里德利博士在牛津大学的公开辩论中所持的种种错误观点。若他们愿意放弃错误观点，法官有权接受他们的悔罪，并促使他们与圣父教皇的和解。但若休·拉蒂默和尼古拉斯·里德利坚持错误观点，法官则应宣判他们为异端，将他们清除出教会，并把他们交付有关方面接受惩罚。

9月的最后一天，上述主教们把审判地点安排在牛津大学神学院。先来受审的是长老里德利博士。红衣主教向他宣读控告书。里德利博士不戴帽地站着，谦卑地聆听控诉他的理由。一听到红衣主教称神圣罗马教皇，他立刻戴上帽子。他说：“罗马教皇篡夺高位，滥用职权，我完全否认并谴责他的名。我绝不会向他表示任何尊敬，以免这样的做法诋毁上帝圣言的信实。”

林肯郡的主教警告里德利博士摘掉帽子。第三次警告之后，他不得

不让教会里的执事摘下里德利长老的帽子。里德利长老向执事低头，温和地任他摘去帽子。接着，主教长篇累牍地劝说里德利长老放弃以前的观点，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力。

里德利长老这样回答：“说到基督的那句话，你们诸位都从中以为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这根基上，事实上，此处经文并非如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基督问门徒他是谁时，有人说他是先知，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这，有人说那。然后他问彼得，‘你说我是谁？’彼得答道：‘我说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基督对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将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里说的磐石不是指彼得本人，基督不会选定一个脆弱的凡人为坚固可靠教会的基础，而是以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这种认信为基础来建立教会。因为全心、全意地承认基督是上帝儿子的才是整个基督教的基础和开端。”

主教毫不理会里德利长老的回答，而是说：“我们来不是与你辩论，而是要你就某些问题直接回答是或否就好了，不必进行辩论了。这些问题你现在听好了。明天早上八点钟你要在圣玛丽教堂给予答复。”

教皇代理人共同向里德利博士和拉蒂默长老提出的几个问题如下：

尼古拉斯·里德利和休·拉蒂默，我们反对你们公开辩护并坚持的如下观点：

1. 在神父祝圣后，基督的真身体并不临在于献于祭坛的圣餐里面。
2. 在献于祭坛的圣餐里面，饼和酒的实体性仍然保留。
3. 弥撒不是生者和死者的赎罪祭。

里德利长老交由市长带走后，主教命令法警带进另一名犯人。拉蒂默长老跪在地上，手拿帽子，头上盖一块帕子，帕子上是一两顶睡帽和一顶大帽（像市民惯常所戴的，有两条宽大的带子束于颌下）。他身穿一

件破旧的布里斯托尔^①长袍，腰间系一条廉价腰带，又有一条长皮带把圣经扎在腰带上，没有镜盒的眼镜挂在颈上垂在胸前。主教说：“是什么阻止你接受全英国都接受的信仰，使你不能放弃国王、女王并全国都谴责摒弃的观点？大家都承认先前的观点是错的，所以承认你的错误对你、对我们所有人都不是什么耻辱。拉蒂默长老，看在上帝之慈爱的份上，记住你是一个老人。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人为地加速自己的死亡。要特别看重你灵魂的健康。若你以这种方式死去，你也只能是献给上帝的一份腐朽祭品。成就殉道者的是事业，而非死亡。想想吧，若你以这种方式死去，就得不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人离了教会，是无法得到救恩的。”主教说他们来不是为了与拉蒂默长老辩论，而是为要得到他对那些问题的确切回答。接着便把向里德利长老宣讲的问题又向拉蒂默长老宣讲了一次。

第二天（即10月1日）八点刚过，主教们再次来到圣玛丽教堂。他们在饰以丝绸的宝座上就座后，传里德利长老进来。

林肯郡的主教说：“我们来是为要得到你对那些问题的确切回答。若你带来了书面回答，我们就接受；若你写了些其他东西，我们就不会接受。”

里德利长老从胸前拿出一张纸，准备读他写好的内容。但林肯郡的主教命教堂执事把那页纸拿过来。但里德利长老说上面不过是他针对那些问题的回答，希望他们允许他读一下。但主教坚决不许。

里德利：“主教大人，难道你要求我回答问题，却又不许可我公布我的答案吗？”

林肯郡的主教：“里德利长老，我们要先看一下你写了些什么。若我们认为适合读，你就可以在此宣读。但若你不先交出，我们就不接受你

^① 布里斯托尔是英格兰西南部重要海港城市，古时的商业重镇，尤以皮革、衣料和烟草为主要产业。——中译注

的任何答复。”

里德利长老无奈，只好将纸由军官转交主教。主教与另外两人暗暗商讨了一会儿后，就告诉里德利长老写的东西不能读，因为其中有亵渎的话，以免这些亵渎的言语欺骗了有耐心的听众。

格洛斯特郡和林肯郡的主教都苦劝里德利长老回心转意。里德利长老坚定地回答说，他坚信自己捍卫的信仰是以上帝的圣言为基石；因此，他不能得罪上帝，不能使自己的灵魂受损，不能放弃他的主、他的上帝。他希望主教能履行前一天的诺言，准许他说明为何他不能良心平安地承认教皇的权力。主教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规定他只能讲40个字，自己会用手指给他计数。然而，还未等里德利长老讲完半句，坐在旁边的那些博士就大叫超过规定数字了。里德利长老被迫停了下来。

林肯郡的主教宣读判决，剥夺里德利长老的主教职位、牧师资格和所有圣职；宣布他不再是教会成员，把他移交世俗权力机构以接受当受的刑罚。就这样，里德利长老成了囚犯，交由市长处置。

接着他们立即传唤拉蒂默长老。林肯郡的主教希望他放弃错误观点，悔改并回归普世教会。

“不，主教大人，”拉蒂默长老打断他说，“我承认有一个普世教会，但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很快将成为魔鬼的教会。罗马教会是一回事，普世教会是另一回事。在此我必须引用西普里安的忠告。当初他受审时，他要求审判他的那些主教回答谁更像基督的教会——是受逼迫的，还是逼迫人的？他说：‘基督早已说过，凡要跟从他的，必须背他的十字架^②。基督让人知道门徒要受逼迫和苦难。因此，各位主教，你们认为是长期逼迫人的罗马教会更像教会呢，还是长期受逼迫、甚至被逼迫致死的群羊更像教会呢？’”

拉蒂默长老再一次指出，他不能否认主基督的名和信实。林肯郡的

^② 《马太福音》16：24。

主教要拉蒂默长老注意听。拉蒂默长老以为有什么新的问题要宣读，但主教只宣读了对他的判决就宣布退庭，并遣散听众。拉蒂默长老请求主教履行他前一天的诺言，准许他简要说明自己为何拒绝教皇的权柄。主教说现在不会、也不应再听他说什么了。随后主教把拉蒂默长老交给市长，说：“市长先生，现在他已是你的囚犯了。”

此后里德利主教和拉蒂默长老一直受监禁，直到1555年10月16日。

10月15日清晨，格洛斯特郡的主教布鲁克斯博士，牛津大学的副校长马歇尔（Marshal）博士和其他几位大学负责人来到牛津市长艾里什（Irish）长老家里，里德利博士即被关押在此。格洛斯特郡的主教向里德利博士说明来意，告诉他女王陛下再次怜悯宽恕他，但条件是他必须回归他当初受洗的信仰中；否则，他们只好按法律处罚他。

里德利博士说：“阁下，我的良心确认我所传授的教义是正确的，是以上帝的圣言为基石，并以上帝为依靠。只要我一息尚存，舌头还能转动，就一定坚守这真理，并以我的血来见证它。”

格洛斯特郡的主教说：“既然你不愿接受女王陛下的怜悯，我们就必须依法贬黜你，剥夺你的牧师资格，并把你交给世俗权力机构处置。你知道后果会是什么。”

里德利：“只要能讨上帝的喜悦，你们如何处置我都可以。我乐意顺从上帝的一切旨意。”

格洛斯特郡的主教：“里德利长老，摘下你的帽子，穿上这件法衣^③。”

里德利：“我不能穿。”

格洛斯特郡的主教：“你必须穿。”

里德利：“我不会穿。”

③ 法衣（surplice）为礼拜或圣餐仪式上所穿的外衣，衣袖宽大，长及膝盖或脚踝，以白色亚麻布或棉布制作而成。——中译注

格洛斯特郡的主教：“你必须穿。别再浪费时间了，快穿上这件法衣。”

里德利：“穿法衣是违背我的意愿的。”

格洛斯特郡的主教：“你坚决不穿吗？”

里德利：“绝不穿。”

格洛斯特郡的主教：“那就只好请人给你穿了。”

里德利：“随你便吧。我很乐意你们这么做。岂止是乐意。如圣经上所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④，我们的主基督曾耐心忍受别人的恶待，而今他的仆人们将要承受这恶待了。”

他们把做弥撒的全部服饰强行套在里德利博士身上。里德利博士痛斥罗马主教和这些愚蠢的服饰。这使得布鲁克斯主教大发雷霆，喝令里德利博士住口。里德利博士回答说只要他活着，他就要反对这些可恶的行径，不论这么做会付出何等代价。

听了这些话，站在旁边的希腊文讲师埃德里奇（Edridge）对布鲁克斯主教说：“阁下，依法应堵住他的嘴。让人用东西把他的嘴堵住。”里德利博士听见后，定睛看着他，摇头叹息道：“哦，好，好，好！”那些人塞住里德利博士的嘴，但里德利博士仍然发出令他们刺耳的声音。一两个人喝令里德利博士安静下来，以免自讨苦吃。

他们来到某处，命令里德利博士在此手拿圣杯和所谓经过祝圣的圣饼。里德利博士说：“我不会拿的。若非要让我拿，这些东西也会落在地上。”于是他们指定一人为里德利博士拿着这些东西。布鲁克斯主教读了一些拉丁文的法律条例，其大意是：我们剥夺你传讲福音的教职。里德利博士长叹一声，望着天说：“上帝啊，赦免他们邪恶的罪吧！”

所有这些可憎荒唐的贬黜仪式一本正经地做完后，里德利博士对布鲁克斯主教说：“若你已做完这些事，允许我稍微谈谈对这些事的看

④ 《马太福音》10：24。

法。”布鲁克斯回答说：“里德利长老，我们不能与你谈话。你已被教会开除，我们的法律不许我们与任何被开除出教会的人讲话。”里德利长老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又坚决不听我讲，除了忍耐这一切，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唯有把这事交托给天父，他会照他喜悦的方式更正这些错误。”

里德利长老说：“阁下，我请你为许多穷人，特别是为站在那边我可怜的姐姐和姐夫恳求女王陛下。他们原本依靠我在伦敦担任教职时的俸禄维持生活，而现在，连这些也被现任主教、此刻就在这个房间里的人无理无情地剥夺殆尽。我为他们恳求女王陛下。以后你会看到我为此事写的书面请求。”提到姐姐的名字时，他一时泣不成声。平静下来之后，他才说：“这是人之亲情的天性触动了我。现在我的话说完了。”布鲁克斯说：“里德利长老，你的请求合情合理。我一定会凭着良心为他们向女王陛下恳求。”

一切结束后，布鲁克斯主教命法警带走里德利长老，并声称对他要严加看守，不许任何人同他讲话，届时把他押赴刑场。

受难的前夜，里德利在看守人艾里什长老家与众人共进晚餐。他邀请女主人和同桌吃饭的人来参加他的婚礼。“明天我定要结婚了。”他说。说这话时，他表现得像往常一样喜乐。他希望姐姐也能来参加他的婚宴，并问坐在身旁的姐夫说，姐姐是否真心愿来。姐夫回答说：“我敢说，她一定乐意赴宴。”

听到这样的谈话，艾里什夫人不禁哭了起来。里德利安慰她说：“艾里什夫人，我看你现在是不爱我了。你的眼泪表明你不乐意、也不会来赴我的婚宴。你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我真正的朋友了。不要难过，请安静下来。虽然我的早餐有些痛苦，我确信我的晚餐一定是美好快乐的。”

饭后，他姐夫要求通宵为他守夜。里德利却说，“不，不，你不必这么做。若是上帝所喜悦的，我想今夜我会睡得和往常一样安稳。”

行刑地点被指定在镇北面靠近巴利奥（Balliol）学院的排水沟。为避

免骚乱，确保火刑的顺利进行，威廉勋爵奉女王之命，指派了足够多的助手。一切准备就绪后，犯人被押上来。

里德利长老像往常做主教时那样，身穿浅黑色长袍，颈部围一条绒毛披肩，头戴丝绒睡帽，上面是角帽，穿着拖鞋向火刑柱走去。走在他两边的是市长和市政员。

拉蒂默长老走在后面。他身穿一件破旧的布里斯托尔粗呢长袍，头戴束带帽和帕子，长袍外面罩一件新寿衣，长至脚跟。

想到他们昔日的尊荣和今天将落入的苦难，观刑的人都心中悲痛。

里德利长老走向博卡多时，抬眼向监禁克兰麦长老的地方望去，希望能透过窗玻璃看见他，同他讲话。但当时克兰麦长老正忙着与索特 (Soto) 修士等人辩论，所以没看见他。里德利长老回头见拉蒂默长老跟在后面，就对他说：“噢，你也来了！”“是的，”拉蒂默长老说：“我就紧跟在你后面。”最终他们两人一同来到火刑柱前。里德利长老高举双手，仰望苍天。然后他喜乐地跑向拉蒂默长老，拥抱亲吻他，并安慰他说：“振作起来，弟兄。上帝会减轻烈焰的痛苦，或者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忍受它。”然后，他走向火刑柱，跪下来吻它，并虔诚地祷告。在他身后的拉蒂默长老也跪着热切地求告上帝的名。

史密斯博士开始向他们讲道，并引用了保罗的一段话，“我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⑤他强调是圣善的道，而非死亡，才能使人成圣。他以犹大之死和牛津一位自缢身亡的女人为例。最后，他规劝两位长老放弃原先的信仰立场，回归教会，以拯救自己的性命和灵魂。

里德利博士对拉蒂默长老说：“是你先回复这讲道呢，还是我先回复？”拉蒂默长老说，“请你先回答。”“好。”里德利长老说。

这歪谬的讲道一结束，里德利和拉蒂默长老就向泰姆 (Thame) 的威

^⑤ 《哥林多前书》13：3。

廉勋爵跪下。里德利长老说：“阁下，因着基督的缘故，恳请你允许我讲两三句话。”勋爵低头看了看市长和副大法官，不知是否许他讲话。法警和副大法官马歇尔急忙跑向他，用手堵住他的嘴说：“里德利长老，若你愿放弃错误的观点和信仰立场，你不仅可得到讲话的自由，还可得回自己的生命。”

“若我不如此行，就没有这些自由吗？”里德利长老反问道。

“没有。”马歇尔博士说。

“好吧，”里德利长老说，“只要我生命尚存，我就永不会否认我主基督和他的道。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行刑人命令他们两人做好准备，两人顺从遵命。里德利长老脱下衣袍和披肩给他的姐夫希普西德长老。其他不值钱的衣物他都丢在一边，被法警捡了去。他又把几件小东西给了站在一边对他同情落泪的绅士：送给亨利·利（Henry Lea）爵士一枚四便士的新银币，送给威廉姆斯（Williams）等绅士们餐巾、肉豆蔻、姜果；并把身上所带的日晷和其他一些东西分发给站在近旁的每一个人。还有人摘下他长袜上的纽扣。凡从他身上得到一片衣物的人都很高兴。

拉蒂默长老非常安静地让看守脱去他的长袜和其他一些本已十分简单的装饰。先前穿着几层衣服时，他看上去是一位干枯驼背的老人。而现在，虽然只穿着一件里衣，他却身体笔直，面容安详，就像一位慈祥和蔼的父亲。

里德利长老举起双手说：“哦，天父！衷心感谢你召我至死不渝地见证你的道。上帝啊，我恳求你怜悯英国，把她从仇敌的手中解救出来。”

铁匠拿一条锁链捆住里德利博士和拉蒂默长老的腰。当他给他们钉铁钉时，里德利博士摇着铁链对他说：“好朋友，钉得重一些，因这肉体将走向完结。”他的姐夫拿来一袋火药，准备系在他的脖颈上。里德利博士问这是什么东西，他的姐夫说是火药。里德利博士说：“这是上帝送来的，我乐意接受由上帝而来的东西。你还有火药吗？好给我的弟兄（他

是指拉蒂默长老)一些。”他的姐夫说还有。里德利博士说：“那就给他吧。要快，否则就迟了。”于是他姐夫又另取了一些火药给拉蒂默长老。

行刑人拿来着的一捆柴放在里德利博士的脚下。拉蒂默对里德利说：“里德利长老，安心吧，要做勇士。借着上帝的恩典，我坚信我们今天将在英国点燃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

当里德利看见烈焰燃向他时，他以响亮的声音喊道：“主啊，接受我的灵魂吧！”拉蒂默长老也在另一边激烈地喊：“啊，天父！接受我的灵魂！”大火包围他后，他以双手擦脸，好像是在用火焰洗脸。不久，拉蒂默就似乎毫无痛苦地死去了。

里德利这边的火却着不起来。他们把木柴堆在金雀花四周，又堆得很高，火因被木头压着而只能在下面燃烧。里德利就请求他们为着基督的缘故，把火引向他。但他的姐夫未能理解他的意思——他原本是为了除去他的痛苦而来的，此时却像一个悲伤过度而不知如何做才好的人，反而把更多的木柴压盖在里德利身上。这使得下面的火着得更旺，把里德利的下半身全烧毁了，上半身却没被火烧到。里德利请求把火烧向他全身，说：“我还未烧着。”看上去确实是这样：他的双腿已被烧尽，上半身的衣服却丝毫未被烧着。即使在这样的极度痛苦中，他仍未忘记呼求上帝：“主怜悯我！”又呼喊道：“让火烧向我吧！我还未烧着。”

里德利坚忍地承受着痛苦，直到站在旁边的一个人用铁锄把上面的柴拨开，下面的火才燃上来。里德利努力朝向火焰。火点着火药时，他才完全不动了。

目睹这一可怕的场面，在场的几百人都悲痛落泪。看到肆虐的烈火吞噬着他们的身体，任何人性未泯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虽然人们悲痛的缘由有所不同：有些人实在看重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的死十分痛心；有些人则怜悯他们，认为他们的灵魂此后再无需要了。是的！他们虽然死了，却已得到今世的赏赐。而他们在天上的赏赐，待到主与圣徒再来时的荣耀之日，将会向众人显现。

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有关 一些殉道者以生命见证新教真理的记叙

大约在国王亨利一世^①继位的第三年，在史密斯菲尔德创立了圣巴多罗买 (St. Bartholomew) 医院。该医院是由国王陛下一位名叫雷尔 (Rayer) 的吟游诗人始建，后由伦敦的参议院和市长理查德·惠廷顿 (Richard Whittington) 续建完工。史密斯菲尔德当时是处置重刑犯和其他犯人的地方。

工匠约翰·巴德比

1410年3月1日，星期六，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在伦敦传教修士区的一所房子里审讯了裁缝约翰·巴德比 (John Badby)。因巴德比曾说，经神父祝圣过的圣餐不可能真正变成基督的身体。

巴德比表现得神情刚毅、心志坚定，主教见他心意已定，难以转变，就对在场的人宣告说约翰·巴德比是公开传异端者，并把他移交世俗权力机构处置。

主教在上午刚刚宣布了这些判决，国王的命令下午就下达了。兵士

^① 亨利一世 (1069—1135) 于 1100—1135 年在位。——中译注

把约翰·巴德比带到史密斯菲尔德，把他放进一个空桶内，用铁链把他捆在火刑柱上，并把干柴堆在他周围。当他就这样站在那儿时，恰逢国王的大王子在场。王子似乎表现出好撒玛利亚人的心肠^②，开始设法挽救巴德比的生命。

与此同时，史密斯菲尔德圣巴多罗买修道院院长在十二支火把的护送下，将圣餐郑重其事地带到被捆绑在火刑柱上的巴德比面前，要求他对圣餐的认识作出回答。巴德比说，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圣餐，而非主的身体。行刑者遂向他点火。一触到火，巴德比即向主呼求：“主啊！怜悯我！”听到这样的呼求声，大王子深受感动，命令行刑者把火熄灭。然后，大王子问巴德比是否愿意放弃异端信仰。若愿意的话，他可以每年享受从国王财政中拨出的津贴，以满足生活所需，并可由此过上富足的生活。

但这位笃信基督的勇士毫不理会王子的好言相劝，断然拒绝了他提出的条件。他蔑视出于敌人的所有诡计，宁可忍受酷刑，也不屈从于偶像和邪恶。王子遂下令再次向他点火。面对酷刑，巴德比毫无惧色，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威廉·斯威廷与约翰·布鲁斯特

1511年10月18日，威廉·斯威廷(William Sweeting)和约翰·布鲁斯特(John Brewster)一起被处以火刑。

对他们二人的主要指控围绕着他是否相信“圣餐是主耶稣真实的宝血和身体”。其他罪名包括读禁书，与有异端嫌疑的人交往。最严重的罪名是，他们未穿用以标志身份的条纹衣服，这是当地僧人要求他们终身穿着的。

^② 《路加福音》10：25—37。

约翰·斯蒂尔曼

约翰·斯蒂尔曼 (John Stilman) 反对向偶像祭拜和祷告，否认经祝圣的圣餐是基督身体的真实临在，并盛赞约翰·威克里夫 (John Wickliff)，认为他是一位天国的圣徒。由于这些罪名，他被交付伦敦的警卫长，于 1518 年被公开处以火刑。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 (Thomas Man) 因表明对基督福音的信仰而被捕。他反对向神父忏悔，否认主耶稣的身体真实地临在于祭坛上的圣餐中，认为不应拜偶像或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他因这类事情而被长期拘禁。最后，出于怕死他宣誓放弃自己的立场，甘愿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审判。自此他不仅被命令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立场，并被囚禁在牛津旁的奥斯尼 (Osney) 修道院，每天背着柴火来到十字架前，作为苦修。不久，主教因家中需要人帮忙，就把他从修道院里带出，安置在自己家里。但他不久后逃走，在其他几个郡县打零工维生。他有时住在埃塞克斯，有时住在萨福克。他在这些地方得着更新，再次敬虔表明了自己对基督福音的信仰。几年后，即 1518 年他再次被捕，被送至伦敦主教那里。因托马斯·曼行事公义，并未做任何违法之事，主教就指定几位博士作顾问为托马斯辩护。但他还是被定为异端罪，交由佩特诺斯特罗 (Paternosterow) 的警卫长处置。警卫长立即把他带到史密斯菲尔德。当天上午，他被“蒙福地接入天家”。

约翰·弗里思

年轻的约翰·弗里思 (John Frith) 学识渊博、生活敬虔，以至于人们难以断定他在哪一方面更值得人称道。后来，通过与威廉·丁道尔 (Wil-

liam Tyndale) 相识及聆听其教诲，从而在他心中播下了福音真义的种子。

当时，约克郡的红衣主教准备在牛津建一所名为弗里斯怀德 (Frideswide) 的豪华学院，即今天的基督学院 (Christ's Church)。这位野心勃勃的红衣主教似欲将全国最好的东西——诸如各类的服饰、器皿、装饰品等——都集中于这所学院。他还招聘了能找到的所有学界精英，约翰·弗里思就是其中一位。

这些精选出来的年轻人机敏睿智、思想深邃。他们时常聚在一起，针砭当时宗教信仰中的腐败和弊端。他们因此被控为异端，被关进学院储放咸鱼的地穴里。里面的腥臭使他们全都感染恶疾。一些人虽被释放，但仍因此丧生。

红衣主教曾在信中声明，不可苦待他们。约翰·弗里思和其他几人因此获释，但条件是只可在牛津方圆十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即便如此，这种有限的安全也未能持久。时任英国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为搜寻约翰·弗里思，封锁了陆路、海路的所有通道，并以重金悬赏透露约翰·弗里思消息的人。

就这样，约翰·弗里思四面受敌，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他到处寻找藏身之处，常常乔装改扮，变更居所，从一处逃往另一处。但他还是没有安全的栖身之所，后来终至被捕。

狂怒残暴的仇敌把他带到伦敦温切斯特和林肯的众主教面前。这些主教在圣保罗教堂审讯弗里思，要他阐明对圣餐和炼狱的看法。无论如何劝说，弗里思始终不肯放弃福音真义的信仰。他被伦敦主教判处火刑。柴火堆积在他周围时，他仍不改初衷。1533年，他为耶稣基督殉道。

安德烈·休伊特与约翰·弗里思同受火刑

安德烈·休伊特 (Andrew Hewet) 出生于费弗舍姆 (Feversham)。24岁那年的某个宗教圣日，在前往圣邓斯坦教堂时，他在舰队街上遇见威

廉·霍尔特 (William Holt)。此人是个卑鄙小人，曾是国王裁缝的工头。他怀疑安德烈·休伊特是福音的支持者。安德烈与他短暂交谈后，就走进弗利特桥旁一家传扬福音真义的书店，霍尔特认为这是显示安德烈·休伊特罪证的大好时机，就立即叫来几个军官搜查书店，并逮捕了安德烈。

安德烈·休伊特被带到伦敦主教那里。当被问及他对圣餐的看法时，安德烈答道：“与约翰·弗里思的看法一致。”其中的几位主教感到他的回答颇为可笑。伦敦主教斯托克斯利说：“弗里思是个异端，已被判处火刑。除非你放弃现在的观点，否则你将同他一起被烧死。”安德烈说：“很好，我很乐意领受这样的判决。”此后，他和弗里思被关押在一处。1533年，二人同时殉道。

约翰·兰伯特

兰伯特生长在诺福克郡，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他在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造诣很深，曾把这两种语言的各种作品译成英文。后来，由于时局所迫，他不得不渡海到了丁道尔和弗里思那里。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担任安特卫普市英国王族的牧师。不久，托马斯·莫尔来找他麻烦。在巴洛 (Barlow) 的控告下，他从安特卫普被遣送回英国，并被带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勒姆那里受审。

此后不久，大主教过世，兰伯特因而暂时获释。他回到伦敦，在斯托克斯 (Stocks) 一带教小孩子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的工作使他深得人们的称赞和爱戴。

1538年某日，他去伦敦圣彼得大教堂听一个布道。讲道人是牧师泰勒博士。讲道一结束，兰伯特就友善地上前与牧师交谈。双方争辩的焦点是关于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圣餐礼。为说服兰伯特，泰勒还带兰伯特去请教巴恩斯博士。但巴恩斯似乎不太赞成他们这样的争论。

没想到，兰伯特所参与的这样一次私下辩论竟成了一个公开事件。

他被克兰麦大主教叫去，被迫公开讲明辩论时所持的立场。大主教此前并不是特别赞同有关圣餐的教义，但不知何故后来竟成了该教义热切的拥护者。在这次辩论中，据说兰伯特上诉至国王陛下。

最后，国王身着一袭白衣，亲临辩论现场进行裁判。他的右手边坐着众主教，主教身后是身穿紫袍的著名律师。国王左手边是英国王室、法官和贵族，这些人身后是国王私人内阁的成员。会场的阵容和气氛足以使人胆战心惊，而国王严厉的神情显示了他的愤怒，这使气氛更加紧张。国王神色严峻地看了看兰伯特，然后转向顾问团，召令奇切斯特的主教桑普森（Sampson）博士向众人宣告召开此次审判会的原因。

桑普森宣布完后，国王立起身来，眉头紧锁，声色俱厉地向兰伯特发问：“喂！你叫什么名字？”

兰伯特，这位基督谦卑的羔羊，卑微地双膝跪地，答道：“我名为约翰·尼科尔森，但许多人叫我兰伯特。”

国王说：“什么！你竟有两个名字？即使你是我的兄弟，我也不能信任像你这样有两个名字的人。”

兰伯特回答：“哦！尊贵的国王！是您的主教强迫我更改名字的。”

这样的多次回答之后，国王命兰伯特说明他对祭坛上圣餐的看法。在回答该问题之前，兰伯特先向上帝发出感谢，感谢他改变国王的心，使他愿意来到这里，了解有关宗教教义的论辩。

国王生气地打断兰伯特的话，说：“我不是来听你当面赞美我的。你务必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祭坛上的圣餐，你是否认为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国王边说边举起帽子，一副起身要走的样子。

兰伯特说：“好，我回答。圣奥古斯丁曾说，就某种仪式而言，它是基督的身体。”

国王说：“不要引用圣奥古斯丁，或其他什么权威的话。你坦白说，圣餐是否是基督的身体？”

兰伯特说：“我否认它是基督的身体。”

国王说：“注意！现在你将被基督自己的话‘这是我的身体’^③定罪了。”

国王遂命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驳斥兰伯特的观点。限于篇幅，在此不能再现每位主教的论点。即使勉强为之，他们毫无信服力的论点只能使篇幅显得冗长累赘。

直到一天将尽，夜幕降临时，国王意欲结束这场辩论，于是他这样对兰伯特说：“经过这些博学之士的论辩和教导，以及你自己所进行的辛苦辩论之后，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难道你还固执己见吗？想活还是想死，你可以自由选择。”

兰伯特说：“我愿服从陛下的旨意。”

国王说：“把你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而不是我的手里。”

兰伯特说：“我把自己的灵魂交付于上帝之手。至于我的身体，我愿完全听候陛下的处置。”

国王说：“若你的确听候我的判决，你必须得死，因为我不愿做异端的保护者。”然后，国王转身对克伦威尔说：“克伦威尔！宣读对他的判决书。”

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的所有人中，无人比这位蒙福的殉道者遭受的痛苦更多。1538年的这一天，他经受了最为惨不忍睹的酷刑：他的双腿几乎被烧尽时，残忍的刽子手把火焰挪开，单用小火灼烧他，站在两边的人又用矛扎他。兰伯特举起残缺的双手，指尖上的火还在烧，向人们喊道：“唯有基督！唯有基督！”行刑者放下矛，兰伯特落入火中。这位殉道者就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斯泰尔

亨利国王统治期间，许多蒙福的圣徒和基督的殉道者为见证上帝的

^③ 《马可福音》14：22，《路加福音》22：19。

圣言和真理而无辜受苦。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殉道者我无论如何不能从记忆中抹去。他遭受了同样残忍的迫害，并于伦敦主教卡思伯特·汤斯托尔在任末期在史密非尔德遭受火刑。这位殉道者名叫斯泰尔（Stile）。亲眼目睹他在火刑场殉道的罗伯特·奥特瑞德（Robert Outred）爵士对此作了见证。罗伯特·奥特瑞德是一位正直的骑士，他的见证应该真实可信。据奥特瑞德说，与斯泰尔一同被烧的还有他平日常读的《启示录》。看到这本书被绑在火刑柱上，斯泰尔高声说：“哦！蒙福的《启示录》！能与你一同被烧，我是何等喜乐！”就这样，这位义人与他那本蒙福的《启示录》一同被烧毁，时间是1539年。

罗伯特·巴恩斯、托马斯·加勒特和威廉·哲罗姆

英国教会勇敢的领袖和中流砥柱托马斯·克伦威尔被废之后，许多良善的圣徒被残忍杀害。温切斯特的主教更是肆意行恶，任意毁坏主的葡萄园，攻击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托马斯·加勒特和威廉·哲罗姆。在克伦威尔去世不到两天，就处死了他们。

罗伯特·巴恩斯是剑桥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和院长。他在修道院内公开讲读保罗书信。为传扬基督的真道，他在短期内就培养了几位优秀的牧师。由于出色的解经、辩论和讲道能力，巴恩斯当时非常有名。一天，一个士兵突然在剑桥的会议厅中公开逮捕了他，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次日上午，他被带到威斯敏斯特的主教沃尔西（Wolsey）那里。由于主教秘书加迪纳博士、福克斯（Foxe）长老和沃兹（Wards）的长老这三人的缘故，当晚在主教的住所，巴恩斯跪在地上与主教进行了一次谈话。方才提到的三人也在场。

主教对在场的人说：“这位就是被指控传异端的巴恩斯博士吗？”

“是的。恳求大人的怜悯。他博学睿智，我们相信您会发现他能回归正道。”

主教说：“博士大人，你曾公开说我的金鞋、短柄斧、柱石、金垫和

十字架令你非常反感，你定要使我们显为愚蠢可笑。那天我们也的确成为人们的笑柄。你这样教导百姓，是否有基于圣经的充分依据？你的布道更适合在舞台上、而非讲坛上进行。最后你还说，我在敬拜仪式中戴了一双红手套（用你的话说，是血手套）来御寒。”

巴恩斯回答：“我所说的，都是出于圣经的真理，都是根据我的良心和以往博学之士们所讲过的。”说着，巴恩斯递给主教六页稿纸，以证实他的话。

主教接过稿纸，微微一笑说：“我们看得出来，你打算坚持己见，并显示自己的学识。”

巴恩斯说：“是的。以上帝的恩典和大人您的善意，我的确打算这么做。”

主教说：“但你对我们和普世教会却未表示善意。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我是应维持现有的权势，在全国最高法庭上代表国王镇压国内邪恶腐败之人，还是像你希望我们的那样，变卖所有财产，周济穷人——而他们很快会把这些东西弃之不用？或是听从你的建议，去推翻对恶人有震慑力的国王的威权呢？”

巴恩斯回答：“我认为应变卖财产，周济穷人。唯有如此才能配得上上帝对你的呼召。”

主教说：“诸位博士，看哪！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那人的睿智。”

博士们跪下恳求道：“恳请大人怜悯宽恕他。他定会放弃己见，回归正道。”

主教说：“你们都站起来！看在大学和你们诸位的份上，我们会善待他。博士大人，你是否知道：在英国，我如教皇般拥有针对一切宗教事务的处决权？”

巴恩斯回答：“我知道。”

“若你顺从我们，我们愿为你和大学竭尽所能。”

巴恩斯回答：“谢谢大人的好意。但我愿按照上帝所赐我的纯朴才

能，坚守圣经和上帝的话语。”

主教说：“那好吧。但你的学问将受到极大的试炼，而你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巴恩斯被关在弗利特达半年之久，最后以自由犯的身份被押往伦敦的奥斯汀（Austin）修道院，然后又将被押解到北安普顿处以火刑。霍恩（Horne）长老得到他很快将被处以火刑的消息后，就劝他化装逃走，并要他写两封信。一封放在主教的桌子上，声称自己已去投河自尽，并把衣服留在那儿。另一封写给市长，告知他去河里搜寻自己的尸体，因自己脖子上系着一封用蜡密封的羊皮纸信，信中有教导人们提防主教的内容。收到这两封信后，主教和市长等人花了七天时间寻找巴恩斯的尸体，但这期间巴恩斯已穿上穷人的衣服回到伦敦，然后又乘船到安特卫普的路德那儿去了。

安妮女王在位初期，巴恩斯博士就和其他一些人返回到英国。巴恩斯仍是上帝忠心的传道者，并在安妮女王时代受到优待和提拔。此后，他又作为大使被国王亨利八世派往克利夫斯（Cleves）公爵处，来办理克利夫斯的女儿安妮和国王的婚事。直到加迪纳从法国回来之前，他在一切事上都受到优待。

不久，巴恩斯博士和弟兄们被捕，被送至汉普顿（Hampton）宫在国王面前受审。国王严词责备了巴恩斯的行为。当巴恩斯表示愿服从国王的责备时，国王说道：“不，你不必服从我。我也是个必定要朽坏的人。”接着，国王起身转向圣餐，摘下帽子说：“那边是我们众人的主人，真理的始创者。服从他的真理。这真理也是我要捍卫的。若我不能捍卫这真理，就不要服从我。”在温切斯特主教的请求下，国王允许巴恩斯跟随主教回去。虽然国王尽力为巴恩斯提供安全，加迪纳却想方设法陷害巴恩斯和弟兄们，命令他们在复活节讲三次道。每次布道会上，加迪纳都在场。他或是记录下他们“离经叛道”的言辞，或是巧施文字游戏陷害他们。不久，巴恩斯等人就被传唤到汉普顿宫，又从那里被押往

伦敦塔。他们一直被关在塔内直到赴死的那日。

接下来我们讲述一下托马斯·加勒特的经历。

约在1526年，时任伦敦霍尼莱恩（Honey-lane）副牧师的加勒特来到牛津。他随身带了些丁道尔译就的首版英文新约圣经，并把这些圣经卖给了一些学者。从伦敦传来消息说，他因传异端罪受到搜查，并被捕入狱。后来，他被迫背着柴，同其他受刑人一起从圣玛丽教堂来到弗里斯怀德教堂，而后又被囚在奥斯尼，听候进一步的审判。

斯特普尼（Stepney）的牧师威廉·哲罗姆也与巴恩斯和加勒特一同受刑。他在威斯敏斯特当着国王的面受审，罪名是传讲错误的教义。

威尔逊（Wilson）博士与哲罗姆进行辩论。威尔逊坚持认为人因行善而称义。对此哲罗姆回答说，无论什么样的善行都毫无价值，也不能给人带来救恩。善行只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引导的结果。

复活节后，巴恩斯、哲罗姆和加勒特三人被关进伦敦塔。1540年7月30日，即克伦威尔勋爵去世两天后，对他们的进一步迫害开始了。这三位圣徒从伦敦塔被押往史密斯菲尔德火刑场。即使被捆在火刑柱上，三人仍未停止对众人的教导。

巴恩斯博士说：“不要以为我被带到这里是因为我反对行善。行善是必须的。不行善的人确实不能进上帝的国。善行我们是要做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但善行不是让我们显为义，只有基督的死才成就了义。”

有人问他关于向圣徒祷告的观点。巴恩斯博士回答说：“整本圣经中并无教义要求我们向圣徒祷告。因此我不能向你们传向圣徒祷告的道，否则我就是在传一种出于我自己头脑的道。警长先生，若众圣徒确实为我们祷告，我也愿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为你们祷告。”

巴恩斯请求众人为他作见证：他痛恨所有背离上帝话语的教义，也因坚信基督耶稣而赴死。哲罗姆和加勒特也作了同样的宣告。他们握手吻别后，就安静谦卑地听凭刽子手行刑。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出的忍耐见证了他们信仰的真义和良心的平安。

安妮·阿斯丘：林肯郡骑士威廉·阿斯丘爵士的女儿

以下是安妮·阿斯丘 (Anne Askew) 应某些人真诚的请求，亲笔记录下的她的受审经过。

1545 年，在宗教法庭的首次受审

克里斯托弗·戴尔 (Christopher Dare) 在萨德勒 (Sadler) 大厅审讯我，问我是否曾说过我宁愿每天读五行圣经，也不愿在教堂听五次弥撒。我承认确实这样说过。这是因为圣经或书信确实带给我许多有益的教导，弥撒却于我毫无裨益。他对我的另一项指控是：我曾说过若是一个恶神父在服侍圣礼，那么他服侍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我回答说，自己从未这样说过。我的原话是：无论谁向我服侍圣礼，服侍者本人的败坏并不能伤害我的信心。我在灵里面接受的，唯有基督的宝血和身体。他又问我对于认罪的看法。我表示正如圣雅各所说，我们应互相认罪，彼此代求^④。他又打发一位教士来问我，我是否认为个人所举行的弥撒可以使亡灵得救。我回答说，若信这些而不信为我们死去的基督，就是拜偶像。

后来他们把我带到市长那里。市长给我加的罪名是：我曾说过，是否一只吃了圣餐的老鼠也接受了上帝。这种话是他们说的，我从未说过。所以我只是付之一笑，并不作答。

主教的大法官斥责我说，我出口讲解圣经，理该严加谴责，因为圣保罗禁止妇女讲论上帝的道。我回答说，我和他一样明白保罗话中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第 14 章，保罗说妇女不应在会中以教导的方式说话。我问他曾见过多少妇女走上讲坛布道？他说还未见过。我于是说他不该对妇女吹毛求疵，除非她们违犯了律法。

^④ 《雅各书》5：16。

此后的 11 天我被关押在康普特，他们不许任何朋友同我交谈。

在格林威治 (Greenwich) 国王议会前审讯我的记录

他们告诉我说，国王很乐意我向他们说明整个事情的经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愿那样做。但若国王乐意听我说，我愿向他讲述真理。他们却说没必要为了我的事麻烦国王。我回答说，所罗门王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智慧的国王，但他未曾厌恶听取两个普通妇人在他面前的诉讼，并将恩典施予那位纯朴、忠信的妇人。

大法官问我对圣餐的看法。我这样回答：“我相信掰饼聚会是为了纪念基督的死，并按照他的吩咐献上感谢。因此，我接受他荣耀受难的果效。”温切斯特的主教要求我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说自己不愿在异乡唱主的新歌。主教说我并未作答，而是在讲比喻。我说这是回答他问题的最好方式。“即使我向你显明真理，”我说，“你也不会接受的。”我又告诉他我已做好了在他手上受苦的准备，并将乐意接受他给我的所有责备和刑罚。

埃塞克斯的勋爵莱尔 (Lisle) 和温切斯特的主教恳切要求我承认圣餐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宝血和骨骼。我回答说，他们在做一些自己都不明白的劝告，对此他们应感到羞耻。

主教说他愿同我好好谈谈。我说：“卖主的犹大也是如此。”主教又表示愿与我单独交谈，但被我拒绝。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凡事要有两三个证人才能定准。

于是主教说我应被烧死。我回答说，自己翻阅了整本圣经，也未发现基督或他的门徒曾处死过任何活物。“上帝会审判你们悖逆的罪的。”我说。他们遂把我送至新门。

从新门离开后我的遭遇

他们又把我从新门押往国王指定的地点。里奇 (Rich) 长老和

伦敦的主教威逼利诱我离弃上帝。对他们冠冕堂皇的谎言，我一概不予理会。他们遂让尼古拉斯·沙克斯顿 (Nicholas Shaxton) 充当说客，极力劝说我像他那样放弃自己的立场。我劝他说，他还不如不出生为好。

里奇长老就把我关进伦敦塔。在那里我一直待到三点钟。

然后里奇长老和一位议员命我据实告诉他们我是否认识我们教派中任何领地的妇女。我回答说认识。他们又说国王已知道若我愿意，我定能说出我们教派中许多人的名字。我答道，国王在许多事上都被他们混淆了视听，在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他们又命令我说明是谁在康普特暗中支持我，并使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回答说，没有任何人支持我。我在康普特得到的帮助是来自我的使女。她为我向人求援时，有人托她带了些钱给我。至于是谁，我并不知道。他们说有一些妇女和小姐给过我钱，便一再追问这些人的名字。但我确实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我说，有一位穿蓝外套的男子给了我 10 先令，说是赫特福德 (Hertford) 小姐派他送来的。另有一位穿紫衣的人送给我 8 先令，说是丹尼 (Denny) 小姐让他送来的。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属实。

由于我拒不说出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的名字，他们就长时间地严刑拷打我。我安静地躺在刑架上，不喊不叫，大法官和里奇长老就亲手向我用刑，直至我奄奄一息。

当他们把我从刑架上放下来时，我昏了过去。他们又设法使我醒来。我坐在地板上，与大法官辩论了两个小时。大法官用尽甜言蜜语，劝我放弃自己的立场。但我的主——感谢他永不改变的慈爱——赐我恩典，使我能够（我也希望能够）忍耐到底。

他们把我带进一间小房子里，把我放在一张床上。我筋疲力尽，全身骨骼疼痛难忍。我因此感谢我的主。大法官派人告诉我，若我肯放弃原来的观点，我将一无所缺，否则，我就会立即被送往

新门火刑场烧死。我再次给了他这样的答复：我宁死也不违背自己所信的真道。

行刑的当天，这位善良的妇人被人用椅子抬至史密斯菲尔德火刑场。酷刑的折磨已使她无法站立，行刑者就用铁链把她绑在火刑柱上。由于围观者太多，刑场上不得不设拦绳以阻止他们入内。圣巴多罗买教堂下面的审判席上坐着英国大法官赖奥思利（Wriothesley），诺福克的老公爵，贝德福德（Bedford）的老伯爵，市长阁下，以及其他一些人。施火刑前，审判席上的某位官员闻听要用到火药，就大为惊恐，唯恐爆炸使柴捆飞到他们头上。贝德福德的伯爵向他解释说，火药不是放在柴捆下，而是放在受刑者身旁，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大法官赖奥思利再次宣布，若安妮·阿斯丘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国王就会宽恕她。但安妮答道，她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否认主的名。就这样，这位良善的姐妹安妮·阿斯丘在烈火的包围中，如献燔祭一样将自己献给了上帝，于1546年安睡主怀，为所有后来人留下一个忠贞不渝的基督徒的杰出榜样。

约翰·拉塞斯、约翰·亚当斯与尼古拉斯·贝勒尼安

与安妮·阿斯丘同时遇害的还有施罗普希尔（Shropshire）的神父尼古拉斯·贝勒尼安（Nicholas Belenian），裁缝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以及亨利国王家族的成员、法院绅士约翰·拉塞斯（John Lacels）。能与安妮·阿斯丘一同殉道，实在是上帝莫大的怜悯。由于姐妹坚贞不屈的榜样，他们愈加刚强，坦然无惧。即使在残忍火刑的痛苦中，他们仍能得着莫大的喜乐、平安和安慰。

约翰·布拉德福德长老

约翰·布拉德福德长老出生于兰卡希尔（Lancashire）的曼彻斯

特 (Manchester)。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养，学习拉丁文和写作技巧，曾一度以此为职业。后来他服侍过骑士约翰·哈林顿 (John Harrington) 爵士。哈林顿曾在国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手下任职。在担当国王军营和建筑的司库一职时，他就了解了布拉德福德的才干和忠诚，因此格外重用他。

但上帝拣选约翰·布拉德福德做更好的工作，呼召他去传基督的福音。布拉德福德遂放弃俗务和属世的种种利益，全身心地研习圣经。为此他离开伦敦，来到剑桥大学攻读神学。一年后，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不久，帕姆布鲁克霍尔的校长和院士颁发给他奖学金。上帝的仆人马丁·布塞 (Martin Bucer) 常劝他把才能奉献给传道事业。对此，布拉德福德总是回答说，由于学识有限，他还不能胜任此职。听了布拉德福德的回答，布塞总会说：“若你没有上好的白面包，就给人大麦面包，或把主所托付给你的任何东西给人。”在布塞的劝导下，布拉德福德担当起传道的工作。伦敦主教里德利博士先使他得了执事的职位，后又使他得了在圣保罗大教堂传道的职位，并给予他牧师的俸禄。

在他三年的传道期间，英国的许多地方都见证了布拉德福德虔诚的信心和辛勤的工作。他公开、严厉地斥责罪恶，真切地传讲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道，毫不留情地谴责异端邪说，诚恳地规劝人们过敬虔的生活。玛丽女王得了王位之后，布拉德福德一如既往地传道，直至女王和议会无理剥夺了他的教职和自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玛丽女王继位那一年的8月13日，巴思 (Bath) 的主教伯恩 (Bourn) 长老在保罗的十字架旁讲道，要去国外建立教皇制度。这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几乎要将他赶下讲坛。会场上肃敬庄严的氛围，伯恩长老的老师邦纳主教的在场，甚至伦敦市长阁下的命令，都不能平息众人的愤怒。他们讲得越多，人们的情绪越激动。最后，伯恩看到人们群情激愤，深知自己处境危险 (已有人向他投掷匕首)，就请站在他身后的布拉德福德前来向群众讲话。布拉德福德同意了

伯恩的请求，对这些敬虔、安静、顺从的人们讲话。众人一见布拉德福德，顿时大声欢呼：“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愿上帝护佑你。”方才的愤怒很快平息下来，而人们也安静地离开会场回家去了。伯恩希望布拉德福德不要走开，一直到自己完全安全为止。布拉德福德于是照他所希望的做了。在市长阁下和法警带领伯恩走向讲坛旁的学校校长室时，布拉德福德一直紧随其后，用自己的长袍遮住他，以使他不被看见。

当天下午，布拉德福德在奇普西德（Cheapside）的鲍（Bow）教堂讲道，严厉斥责了人们上午在会场上不冷静的表现。三天后，他被传唤去伦敦塔，先是在女王后是在议会面前。从伦敦塔他又被带至索思沃克（Southwark）的最高法院。判罪后，他被押往伦敦波尔垂的康普特。在这两个地方，他虽身为犯人，只要不生病，他都坚持一天讲道两次。慕道的人们每天都来听他的讲道。他的房间常常挤满了人。讲道、读经和祷告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一天只吃一餐，且饭量极小。他时常把书搁在双膝上，吃饭时就以帽遮眼，独自默想。泪水会不时地滴落在他面前的木盘上。他待人温柔，对小孩子也不例外。

他身材瘦弱，面色苍白，留着一脸络腮胡。他每晚的睡眠一般不超过四个小时。躺在床上时，只要尚未入睡，他就手不离书。他主要的消遣是真诚质朴地与人交谈。因此他往往会在饭后与人谈一会儿，然后就回去祷告、读书。他唯恐自己没有利用好点滴的时间，用自己的笔、学识或是劝导去做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对于自己的钱财，他从不吝惜，而总是把自己的钱物慷慨地分给其他犯人。他通常在一周内探望窃贼、扒手和其他犯人一次。他不仅给予他们良善的劝导，还把自己的一些钱分给他们，以使他们得到真实的安慰。所有与他相处过的犯人都从他那里获益良多。

一天，他走进看守的房内，看守的妻子突然跑过来，异常惊恐地说：“布拉德福德长老，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什么消息？”长老问。“哎呀，”她说，“明天他们就要让你受火刑了。他们正在买捆绑你的铁链，

很快就要把你押往新门。”听了这话，布拉德福德长老脱下帽子，举目望天说：“为此我要感谢上帝。我等待此事已多时了。此事并非突然临到我的身上，而是我时刻等待的结果。上帝赐恩于我，使我配得上这一刻。”

夜间十一二点左右，他们把他带至新门，大概认为这个时候没人会起床。然而，就在奇普西德和其他地方（在康普特和新门之间这一带），许多人赶来为布拉德福德长老送别，含泪为他悲切地祈祷。布拉德福德长老再次温柔地向众人告别，衷心为他们祷告，求主恩待这些良善的人们。次日凌晨四点钟，史密斯菲尔德聚集了一大群人。但直至九点钟布拉德福德长老才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押解他的是一批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其他人遭受火刑时从未有过的场面。一到火刑场，布拉德福德就仆倒在地，向全能的上帝祷告。然后他起身走向火刑柱，与一位年仅20岁的青年人坚忍喜乐地同受火刑。这位青年人名叫约翰·利夫（John Leaf）。

约翰·利夫

约翰·利夫是伦敦基督堂教区的信徒，牛油烛业主亨福瑞·高笛（Humfrey Gawdy）的学徒，殉道时年仅20岁左右。据他自己说，他在康普特的布雷德街（Bread）收到两张通知。一张要他公开放弃自己的立场，另一张则要他向某位他选定的人忏悔。他把那张要他放弃自己的立场的通知退回。对于另一张通知，他不用笔写，而是用一根针扎自己的手，把血溅在通知上，以此向主教表明，他已用血印证了自己的信仰。

布拉德福德和约翰·利夫来到火刑柱前时，布拉德福德长老拿起一捆柴吻了一下，又吻了一下火刑柱。然后他举手望天说：“英国啊英国，你认罪悔改吧！你认罪悔改吧！”他又转头对将与自己同受火刑之苦的年轻人说：“弟兄，要振作精神，因为今晚我们将愉快地与主同进晚餐。”就这样，他们坦然无惧、面不改色地结束了自己尘世的生命。

约翰·菲尔波特长老

约翰·菲尔波特 (John Philpot) 长老是骑士的儿子，出生于汉普郡 (Hampshire)，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新学院 (New College)。爱德华国王时代，他任温切斯特的副主教，任职期间得到过许多帮助。爱德华国王去世后，爱德华的姐姐玛丽继位。玛丽召集高级教士和学者参加符合她意愿的集会。在集会上，菲尔波特长老坚决支持福音，反对弥撒。因此加迪纳主教把他叫来，当面责备了他。菲尔波特长老又被送到邦纳和其他官员那里，他与这些人发生了许多冲突。

最后，主教见他在信仰上矢志不移，就判了他的罪。菲尔波特长老说：“感谢上帝，我被你们可咒诅的教会视为异端，却不被上帝视为异端。但上帝也会赐你们认罪悔改的恩典，并使所有人警醒提防你们血腥的教会。”

兵士把菲尔波特长老押到新门监狱。他的一位仆人紧紧跟随他。一位兵士向仆人厉声喝道：“喂！你想干什么？”仆人说：“我想同我的主人讲话。”菲尔波特长老转身对仆人说：“有什么话明天我们再说吧。”这时，副看守走过来问菲尔波特长老：“这是你的仆人吗？”长老回答说是。副看守遂准许菲尔波特长老和他的仆人在右手边的小房间里谈话。不多时，看守长亚历山大过来见菲尔波特长老。一进门，他就向菲尔波特表示问候：“你是否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才使自己被关在这里？”

菲尔波特长老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必须为此感到满足。你我都是故交，愿你能善待我。”

亚历山大说：“我会善待你，这样你才能服从我。”

菲尔波特长老说：“请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做？”

亚历山大说：“若你肯公开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会为你做任何我能办到的事。”

菲尔波特长老说：“不，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所信的真道。”

我愿以我的血见证这真道。”

亚历山大说：“这就是你对那套异端邪说的说法。”他遂命菲尔波特长老坐在石板上，又把许多铁链锁在他双腿上，使他痛苦不堪。

“亚历山大，既然你是我的好友，可否将这些铁链移去。”

亚历山大说：“给钱就可以给你拿去铁链，否则你就要一直带在身上。”

菲尔波特长老问：“你要多少钱？”

亚历山大说是4英镑。

菲尔波特长老说：“我是个穷人，坐监既久，没有那么多钱。”

亚历山大问：“那你能给我多少？”

菲尔波特长老说：“我可以叫我的仆人给你拿来20先令。或者你可拿走我的外衣。”

听了这话，亚历山大转身离去，临走时命令把菲尔波特长老关进大牢。

监狱的管家威特伦斯（Witterence）背起菲尔波特长老，要把他带走，长老的仆人不知自己的主人要被带到哪里去。菲尔波特长老对仆人说：“去找警卫长，告诉他我在这里的遭遇，请他善待我。”仆人立即前往，并带一位心地诚实的人与他同去。

警卫长取下手指上的戒指，把它交给与菲尔波特长老的仆人同来的那个诚实人，让他把戒指交给亚历山大，并传令亚历山大取下菲尔波特长老身上的铁链，且善待长老。二人向亚历山大传了警卫长的口信后，亚历山大拿着戒指说：“我看警卫长是菲尔波特和所有异端的支持者。明天我就把这戒指作为证据拿给警卫长的上司看。”然而，第二天上午十点，亚历山大却取下了菲尔波特长老身上的铁链。

1555年12月17日，星期二。晚饭时分，警卫长派人传口信给菲尔波特长老，要他做好第二天受火刑的准备。菲尔波特长老答道：“我已准备好了。上帝赐我力量，又赐我喜乐的复活。”他走进房内，把灵魂完全

交托给上帝，衷心感谢上帝的慈爱怜悯，使他配得上为上帝的道受苦。

次日上午八点钟，警卫长来了。菲尔波特长老喜乐地向他们走去。他的仆人与他告别：“亲爱的主人，再见了。”菲尔波特长老对他说：“侍奉上帝，上帝定会帮助你。”进入史密斯菲尔德火刑场时，路很难行，两名军官架着他来到火刑柱前。他愉快地说：“嗨！你们要让我做教皇吗？我倒是很乐意步行走完我的旅途。”

最后来到受难处时，他说：“既已看见我的救赎者为我受难钉十字架，我岂能厌弃在这火刑柱上受苦？”祷告完毕后，他对军官们说：“你们都为我做了些什么？”每个人都说了自己为他做的事情。菲尔波特长老就把自己所剩的钱分给他们每一个人。然后，他在烈焰中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万能的上帝。

七位一同受难的殉道者

1556年1月27日，七人同时被烧死。他们是神父托马斯·惠特尔(Thomas Whittle)、绅士巴特利特·格林(Bartlet Green)、匠人约翰·塔德逊(John Tudson)和约翰·温特(John Went)、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家庭主妇伊莎贝尔·福斯特(Isabel Foster)、匠人罗伯特·拉什福德(Robert Lashford)的女儿琼·沃恩(Joan Warne, 别名 Joan Lashford)。

惠特尔写信给他的朋友，清楚叙述了他们所受的凌辱及在邦纳主教手上所受的恶待。

“整整一夜，我都在看门人的屋里，躺在搁置于地面的一个装有稻草的袋子上，度过了苦不堪言的一晚。主教派人叫我去。来到他面前时，他问我若派人来通知我，我是否会参加当天上午的弥撒。对此我回答说，我会奉命去见他，但对于他的弥撒则毫无兴趣。他听了极为不悦，吩咐人只给我面包和水作为我的伙食。我跟随他穿过大厅时，他转身用拳打我的脸。他把我关进一间贮盐的小屋。屋内既无稻草，也没有床。

整整两个晚上，我都躺在一张桌子上过夜。感谢上帝，我睡得还很熟。”

惠特尔靠着主的恩典坚定不移。他因此与其他六人一同遭受了火刑。

巴特利特·格林长老家境很好，曾被送入牛津大学读书。他常去听有关殉道者彼得的演讲，因此得以看见基督福音的真正亮光。

前往新门火刑场时，巴特利特·格林遇见了两位绅士，也是他的好友。两位好朋友本想安慰他们受逼迫的弟兄，但他们只能以止不住的眼泪来表达内心的挚爱和友善。格林于是说：“啊，我的好朋友！这就是你们在我心情沉重时给予我的安慰吗？”

邦纳主教用棍子打他时，他极为喜乐，但他的谦卑使他从未提及此事，以免荣耀自己。他只是在赴刑前向他的好友坦普尔的戈顿（Cotton）长老略微讲了这件事。

惠特尔最先被捕，但直到1月15日才最后一个被判罪。1556年1月27日，他与其他六位殉道者一同被烧死。

托马斯·布朗住在弗利特街圣布赖德（St. Bride）教区。因他不去教区内的教堂做礼拜而被教区的警官带到邦纳主教处。邦纳主教要求他去富勒姆的小教堂听弥撒。布朗拒绝这样做，而是来到养兔场，跪在树林里祷告。邦纳主教因此严厉斥责他：“我常常叫你来，苦心规劝你改正错误。你却对人说我在迫害你。”布朗答道：“是的，阁下。你的确是个吸血鬼。但愿我的血像海水那样多，可以让你吸个够。”

因此他被判火刑。

琼·拉什福德是罗伯特·拉什福德的女儿。罗伯特和妻子因上帝的福音而受逼迫并遭受火刑。当时，年仅20岁的琼在狱中接受了父母所传的福音。她非常虔信，拒不参加罗马教中的弥撒，也不“认罪”改信，最终被判火刑而殉道。

其他五位受火刑的虔信殉道者

1557年4月12日，其他五位被逼迫的圣徒受火刑而殉道。这五位殉

道者是托马斯·洛斯比 (Thomas Loseby)、亨利·拉姆齐 (Henry Ramsey)、托马斯·瑟泰尔 (Thomas Thirtel)、玛格丽特·海德 (Margaret Hide) 和阿格尼丝·斯坦利 (Agnes Stanley)。他们因不去自己的教区教堂做礼拜而被捕。

托马斯·瑟泰尔这样回答邦纳主教：“阁下，若你认为我是异端，你也会认为基督和他的十二门徒全是异端。”玛格丽特·海德说：“阁下，我更愿你以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而不要给我讲圣经中不存在的圣饼和圣水。”

阿格尼丝·斯坦利的回答是：“阁下，我相信被你称为异端而烧死的人是真正的殉道者。因此，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和观点。”

这五位虔信的信徒坚定不移、充满喜乐地在烈焰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却得到了永生。

约翰·哈林代尔、威廉·斯帕罗和理查德·吉布森

1557年11月18日，这三位圣经的忠实见证者被判火刑。

约翰·哈林代尔 (John Hallingdale) 说克兰麦、拉蒂默、里德利、胡珀和最近所有作为异端被烧死的人根本不是异端，因为他们确在忠实地传讲福音，而他自己的信心和良心正是以他们的讲道为坚实的基础。威廉·斯帕罗 (William Sparrow) 则这样回答邦纳主教：“即使我每一根头发都是一个人，我宁愿把他们都烧尽，也不会放弃真理。”

伊斯林顿田野的殉道者

在伊斯林顿 (Islington) 镇外的田野间，秘密聚集了40位虔信信徒。他们常常一起祷告，默想上帝的话语。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这人对信徒们说，他们都很和善，不像是会害人的人。其中一位信徒问此人这个地方属于谁，他们是否有权坐在这里。陌生人说：“是的，

你们可以在此聚会，因为你们在我看来都是好人。”说完他就走了。

一刻钟后，伊斯林顿的警官带着六七个人来到此处。其中一人拿着弓，另一人拿着公文，其余的人都带着武器。警官让这六七个人待在一个隐蔽处待命，他自己则先过来看看这群人在做什么。警官命信徒们交出他们正在读的书。信徒们知道他是警官，就拒绝这么做。那六七个兵士立即过来喝令信徒们站好，不许离开。信徒们回答说，他们会顺服。他们先是被带到不远处的一个酿酒场，那些兵士则赶忙去找附近的法官。但法官不在家，信徒们又被带到罗杰·乔姆利 (Roger Cholmley) 爵士处。在此期间，一些妇女逃跑了。信徒们最后被押解至新门时，还剩 22 人。其中的 13 人被判火刑：7 人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另外 6 人在布伦特福德 (Brentford) 被烧死。

七位殉道者的名字分别是亨利·庞德 (Henry Pond)、雷纳德·伊斯特兰德 (Reinald Eastland)、罗伯特·索瑟姆 (Robert Southam)、马修·里卡比 (Matthew Ricarby)、约翰·弗洛德 (John Floyd)、约翰·霍利笛 (John Holiday) 和罗杰·霍兰 (Roger Holland)。在这些人中，我们只知道罗杰·霍兰的有关情况和被审判过程。

罗杰·霍兰是伦敦的裁缝师，最初是沃特林街 (Watling) 黑孩儿裁缝店肯普顿 (Kempton) 手下的学徒工。他行为堕落，沉湎于跳舞、击剑、赌钱、宴饮和与放荡的朋友厮混。他把为师傅收的 30 英镑的账款全部拿去赌钱，结果输得精光。于是他打算逃离英国，搭船去法国或弗兰德斯 (Flanders) ^⑤。

次日清晨，他把女仆叫进房里。女仆名叫伊丽莎白，是一位敬虔的好姐妹。霍兰对她说：“伊丽莎白，我现在后悔当初未听你好心的劝导和责备。若听了你的话，也不会落入如今可耻悲惨的境地。我赌输了师傅的 30 英镑。现在实在拿不出这些钱还他。请你让师傅先存着这个

⑤ 覆盖现今比利时、法国和荷兰部分地区的一块地理区域。——中译注

账单。待我有能力时，一定还清他这笔钱。求师傅莫声张此事。若让我父亲听说了，他老人家会气死的。”说完，霍兰就想动身离开。

女仆想这件事也许会就此毁了他的一生，于是就亲从亲属遗赠的一笔钱中取出 30 英镑，说：“罗杰，这里有 30 英镑。你拿着，我留下你的账单。但你要答应我不与行为不端的人来往，不说咒诅和下流的话，更不要去赌一分钱。否则我就把这账单拿给师傅。你还要答应我每天去万圣堂 (All-hallows) 听道，每个主日去圣保罗教堂聚会。而且要丢弃所有有关罗马教和其他内容虚诞的书籍，怀着敬畏之心读圣经，求上帝赐你恩典，指引你更好地明白真道。祈求上帝赦免你以前所有的罪，不再记念你幼时的过犯。随时警醒，以免触犯律法或得罪上帝。这样，上帝会保守你，并赐你所求的。”

半年间，上帝极大地改变了霍兰，使他成了一名热心的传道人。后来，他回到兰卡希尔探望父亲时，随身带了许多好书给父亲和亲友，使他们得着福音的真道，憎恶诸如弥撒和拜偶像这类的迷信。最后，父亲给了他 50 英镑让他去谋生。

罗杰再次回到伦敦，把钱给了伊丽莎白，对她说：“伊丽莎白，这是我曾借你的钱。我无法偿还你所馈赠我的友情、善意和忠告。愿上帝赐我恩典，使你成为我的妻子。”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那年玛丽女王继位。

此后，霍兰常与其他忠实的信徒一起聚会，直至玛丽女王统治的最后一年，他和以上提到的六位信徒一同遭受火刑。

感谢赞美上帝，在罗杰·霍兰之后，再无人因为见证福音而在史密斯菲尔德火刑场殉道。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的生平事迹

托马斯·克兰麦出生于诺丁汉郡 (Nottinghamshire) 的阿斯莱顿 (Aslacton), 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 并被选为耶稣学院 (Jesus College) 的研究员。当时各种学说逐渐风行, 法布尔 (Faber) 和伊拉斯谟^①的书尤其受追捧。克兰麦对这些书也很有兴趣, 但他每天阅读这些书籍只是为了使头脑不致太迟钝。直到马丁·路德兴起后, 上帝的知识才将真理的亮光照进人们的思想。当时, 年近三十的克兰麦就放弃一切学问, 专心研讨神学。他认为, 在形成任何观点之前, 必须先对事物的根源有透彻了解, 否则便不能做出任何判断。因此, 他用了三年时间研读圣经的每一卷书。在打下坚实基础之后, 他认为自己已为受教于更成熟的见解做好了充分准备, 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博览神学书籍。

他不以派别或年龄作为判断的标准, 对所有人的观点都加以审慎的判断。他阅读前人著作, 但并不因此厚古薄今。对于作者的见解, 他读得很慢, 但总是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批注。他读书时总是做笔记, 但也不忘操练记忆力。每逢作者们意见不一时, 他就将作者见解产生分歧的

^① 德西德里厄斯·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 是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神学家, 擅长拉丁文风的写作。——中译注

语句简略记于一处，以便于分析。若语句太长，难以书写，他就记下文字的出处，以便于查考。

当他还是耶稣学院的文学硕士和研究员时，他因邂逅一位绅士的女儿并与之结婚而失去了研究员职位。他转而入巴肯汉姆学院做讲师。为更专心读书，他把妻子安置在剑桥一个名叫“海豚”的小旅馆里。店主之妻与他的妻子相熟。因常去旅店看望妻子，他引起了一些信奉罗马教的商人们的注意。因此，在他被擢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人们到处传言他只是个毫无知识的旅店老板。

克兰麦长老在巴肯汉姆学院任讲师期间，他的妻子过世了。耶稣学院的长老和研究员们希望他回来，就再次选他做该学院的研究员。几年后，他任耶稣学院的神学讲师，并在整个剑桥大学享有盛名。因是神学博士，他与其他几人被指派负责年度神学学士或博士的甄选工作。这些负责人有权决定是否授予学位。经他们批准后，学校才能颁发学位证书；否则，学生就只好继续进修，直到有了更完备的知识后才能获得证书。

克兰麦非常看重圣经知识，不许圣经知识不扎实的人进修神学博士学位。一些主要研读经院学派著作、不重视圣经权威的修士和宗教人士常遭到他的拒绝。克兰麦由于对考试的严格要求而遭人怨恨。但有一种情形是，许多被拒的人因不得不研读圣经而获益匪浅，并成为博学之士。当他们继续深造博士学位时，都对克兰麦称赞有加，感谢克兰麦当初的严格要求，使他们得以在被拒后认真攻读圣经，从而获得更好、更完备的知识。

克兰麦在剑桥执教期间，英王亨利八世遇到一件难事，即他与西班牙遗产继承人凯瑟琳^②的离婚问题。两三年间，此事都在宗教法规学者和

^② 也被称作阿拉贡的凯瑟琳 (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 (Ferdinand of Aragon) 和皇后伊莎贝拉 (Isabella) 的女儿，亨利八世的第一位妻子，玛丽一世女王的母亲。亨利八世的哥哥亚瑟 (Arthur) 死后，她按照罗马教皇的婚姻律令于 1509 年嫁给了亚瑟的弟弟亨利。——中译注

其他学者间备受争议。后来，克兰麦认为这种争论已波及剑桥，就离校去了沃尔萨姆（Waltham）修道院的克雷西（Cressy）长老家。克雷西的妻子是克兰麦的亲戚。克雷西的两个儿子都在剑桥读书，是克兰麦的学生。1529年夏天，克兰麦就与克雷西的孩子住在一起。

这年夏天，碰巧国王离开伦敦去沃尔萨姆修道院住一两天。随行的秘书斯蒂芬·加迪纳博士、施赈官福克斯（Foxye）博士就被安置在克雷西长老家。克兰麦早就认识这两个人。晚餐时，秘书和施赈官问起克兰麦对国王离婚一事的看法。克兰麦认为人们把这件事情复杂化了。他说：“一个人是否应与兄弟之妻结婚的问题应由上帝的话来定规，这样就可以使国王获得良心的平安，从而避免使此事耽搁日久。有识之士将会马上指出，圣经就此问题只提出一个真理。英国的大学会像罗马一样很好地解决此事，如此便可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加迪纳和福克斯非常赞同克兰麦的看法，就想据此向国王建议。当时，国王正打算派人去罗马寻找一个新的委员会来处理此事。第二天，国王到了格林威治，感觉心神不宁，非常想结束这个冗长的申诉，就把加迪纳和福克斯两位博士叫来，说：“我们是否应在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中做点什么？必须从罗马派一个新的委员会来。这件事究竟何时结束？只有上帝知道，我实在不知怎么办了。”

福克斯博士回答说：“我们相信一定会为陛下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法。昨夜我们在沃尔萨姆修道院克雷西家借宿时，碰巧遇见我们的熟人克兰麦博士。他认为有一个办法能让陛下得着良心的平安，那就是以上帝话语的权威来审理此事，此事便可得着最终的解决。”国王说：“那位克兰麦博士在哪里？还在沃尔萨姆修道院吗？”两位博士说：“是的。我们离开时，他还在那里。”国王说：“太好了！我一定要和他谈谈。立刻派人叫他来。我相信他已有正确的解决办法。若我两年前就知道这办法，就会省下许多钱，也会免去许多烦恼。”

于是国王便派人去找克兰麦。但到伦敦之后，克兰麦就与两位博士

发生了争执，责怪二人把他牵扯进一件棘手的事里，使他无法专心学习。因此他恳请二人为他找个借口，好让他不去见国王。但这些都无用。每次两位博士为克兰麦不来见国王开脱，国王就把他们责骂一通。最后，所有的借口都行不通，克兰麦只好来到王宫。

国王说：“博士长老，因你是我的臣民，我要命令你，同时也请求你暂时抛开一切事务，费心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解决我这件事情，好使我明白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才是可信可靠的。我愿在上帝和世人面前起誓，若有人能使我信服，我和王后的婚姻神圣且合乎上帝的律法，我就一定不再坚持与王后离婚。否则，我就要坚持到底。只要能被说服，我就再也不会去找一位比王后更温顺贤淑，或在其他方面胜过王后的女子为妻。何况王后除了那些非凡的美德外，更具有高贵的血统。只要我们的婚姻合乎上帝的旨意，能讨全能上帝的喜悦，我仍乐意与王后生活在一起。”

克兰麦请求国王陛下把此事交由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中最好的学者，通过上帝的圣言来审理此事。国王说：“你说得甚好，我很满意。但我还是要你先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国王离开后，克兰麦奋笔写下他对此事的看法，其中提到罗马主教无权不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审理此事。克兰麦把写好的意见呈交给国王时，国王说：“你敢在罗马主教面前坚持你所写的看法吗？”克兰麦说：“若陛下派我去那里，我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国王说：“很好！我要派你率特使团前往罗马见主教。”

就这样，通过克兰麦参与此事，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学者们最后得出结论：依照上帝的圣言，国王的婚姻并不合法。

1530年，由克兰麦博士和其他几位学者组成的正式大使团遂被派往博洛尼亚去见罗马主教。大使团的成员正要说明来意时，身着华丽礼服、高坐于宝座的罗马主教伸出脚让大使们亲吻。威尔特郡（Wiltshire）的伯爵对此视而不见，面无表情地站着，其他人也一概拒绝这种拜偶像行为。这时发生了一件趣事。罗马主教伸脚让人亲吻时，伯爵的长耳狗

正站在主人和罗马主教之间。长耳狗立即奔向教皇的脚，不仅无礼地亲吻教皇的脚，而且紧紧咬住教皇的大脚趾。教皇匆忙缩回双脚。使者们不禁掩面而笑。

接见仪式完毕后，教皇听使者们陈述任何人都不该与兄弟之妻结婚，罗马教皇也理应认同这一观点。教皇应允在指定日期对该问题展开辩论，但到了时候却无人站出来与他们辩论。最后，教皇只好对使者们和颜悦色，并赐给克兰麦一职负责悔罪仪式^③。在未让他们进行任何辩论的情况下，就打发他们回去了。

这件事极大地提高了克兰麦的声望。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勒姆去世后，国王就让克兰麦继承了这个职位，而克兰麦的升职正与他所付出的辛劳相配。

婚姻问题引发了对教皇权柄的质疑。在论证这个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克兰麦这位新任大主教极大地受益于他平时学习中所做的笔记。因此，他独自一人就可驳斥教皇拥护者们的谬论。他指出，教皇的权柄并非出于圣经，而是出于人的野心专制。世俗的最高权力应属于皇帝、国王及其他政府官员。按照上帝的定规，主教、神父、教皇、红衣主教都应与任何臣民一样，服从于国王或官员的权柄。罗马教皇并不拥有比其他主教更大的权力。因此，教皇的权柄最好被逐出英国，而仅限于意大利，就像河流只能囿于其河岸一样。

不久以后，国王和王后被作为法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和温切斯特的主教斯蒂芬·加迪纳按照教会律法传讯至邓斯特波尔（Dunstable），听候上帝的话对他们婚姻的判决。国王答应出庭，王后却欲向罗马主教提出上诉。但教皇的权柄已被逐出英国；按照民权规定，任何人不得就任何事越过国界向罗马上诉。法官们根据上帝的话即刻宣布婚姻无效，并准予离婚。由于教皇的名号已被废除，大主教努力清除国内与教

^③ 罗马天主教中负责宗教裁判的职位，对忏悔、悔过及赦罪等宗教事务进行裁决。——中译注

皇有关的所有谬误、异端和腐败。不仅如此，在克兰麦和其他学者的共同要求下，国王准许一些优秀学者编著一本教会制度的书，以更好地清除教皇的谬误。这本书名为《主教手册》。不过，这位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当时在圣餐的教义上似乎并未得到正确的教导，因为书中仍然赞成圣餐是基督真实的临在。这一观点。《主教手册》中也有关于圣像崇拜的条文，但这并非出自克兰麦之手，而是国王亲笔加进去的。

接着讨论废除修道院的问题。国王欲将修道院的产权收归国库，但是大主教等人认为修道院应履行其基督教的职责，丰富的院产应该用于穷人的福利及建造学校。国王在这个问题上与大主教及其支持者起了争执，于是颁布了《六条信纲》，条文基本涵盖了罗马教皇信仰的内容，并授权议会通过执行。这《六条信纲》在此后的八年间造成了多少血腥的屠杀，在此不再赘述。

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后，克兰麦更是勤恳学习。清晨五点钟他就开始读书祷告，一直到上午九点。若国王无事找他，从九点至午饭前，他就接见诉讼者，处理一些需亲自办理的事务，其他事务则交由下属处理。

午饭后，若仍有诉讼者在场，他就倾听他们的诉讼。虽然也会有人因案情较重而被判入狱，但克兰麦的仁慈宽厚赢得了所有诉讼者的称赞。若无人诉讼，他就下一个小时的棋或看别人下棋，而后回去继续研读。他大多站着读书。下午五点钟，他去参加公祷会，然后散散步，或进行一些正常的消遣，一直到晚饭时分。

晚饭时，若他没有胃口（他经常不吃晚饭），也仍是坐在桌旁，与同伴在一起，自己戴着手套，禁食桌上的食物，但与此同时与同伴进行有益的交谈，使听者在用餐时甚觉喜乐，他也以此方式来显明自己的好客和乐善好施。晚饭后，他常散步一个小时或进行其他一些正常的消遣。九点钟后，他又会研读一个小时。从中可看出，一天中的任何时间他都未枉费，而是用于荣耀上帝、服侍君王和教会。他的行为无可指摘，众

人无不称赞他。而他这样一位上帝的使者也配得上这样的称赞。

人们认为：“身为主教不应固执。”即使大主教有一点点固执，也不应受到丝毫的责备。他本性慈爱温柔，一举一动都有其诚实的意图和目的。通过自己的言语、文字、劝勉和行动，他使任何温柔或高贵的人得到满足，对邪恶的人行善，对穷人或有需要者施以救济。只是在有关上帝或君王的事情上，他比任何人都坚定刚强，坚持原则。若说他有什么当受责备之处，那就是他付出了过多的慈爱、善心和善行。

若过分的忍耐是一种恶行的话，克兰麦也许会在这一点上跌倒。他有许多仇恨他的敌人，但不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是出于基督的缘故。然而，无论人们如何在财物、评价或生活中与他过不去，或是在谈话中强词夺理，大主教总是忘记人们的过犯，而是以和善待人。当时甚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使大主教生气或恶待他，你就定能使他在有生之年成为你的朋友。”

他对人一向和颜悦色：他从不对家里的仆人发火，即使对于品行最恶劣的仆人，他也从未生气地称其为家奴或恶棍，更未严词责备过陌生人。

对于自己的财物他毫不吝啬，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可为此作见证。只要是力所能及，他总不让任何向他求助的人空手而归：要么是借给别人，要么是慷慨给予。然而，他的小心谨慎也许又使他日后在这件事上跌倒：爱德华国王去世时，他知道不会再有人善待他，就把一些欠他钱的人叫来，命令他们立即还清所有欠款，然后说：“感谢上帝！我又完全属于自己了。”但因他曾当着欠款人的面撕掉了账单和契约，到他被捕并被玛丽女王下令关进伦敦塔时，他不欠人一个便士，却有几个人欠了他大笔的钱。

一些议员挑唆国王反对大主教，宣称全国已被异端充斥；若国王陛下长期听之任之，也许国内会出现纷争，最终导致像德国某些地方那样的动荡和骚乱。在这件事上，首先应被问责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和

他的教士们的讲道使得全国充满各种有害的异端。国王想知道谁是大主教的控告者。议员们回答说，由于大主教本人也是议员，无人敢控告他；但若国王陛下愿意先把大主教关进伦敦塔一段时间，也许控告大主教的证据就会浮出水面，否则这些证据不可能出现。

国王同意他们第二天把大主教带至伦敦塔受审。国王派安东尼·丹尼（Anthony Denny）爵士去兰贝思（Lambeth）见大主教，让他立即到王宫面见国王。大主教来到国王散步的长廊，国王正在那里等候他。国王说：“啊，大主教阁下，我有消息要告诉你。出于多方慎重的考虑，我和议会决定，明天上午九点钟要把你关进伦敦塔。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称，你和你的教士在全国范围内教导、传讲和散布可恶的异端。因为你是议员，无人敢出来作证；因此，议会请求我允许他们把你关进伦敦塔，以更好地审理此事。”

国王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大主教跪下说：“只要陛下乐意，我甘愿受陛下之命去伦敦塔。我也极谦卑地感谢国王陛下允许我去受审。因为确有许多人用尽各种方法诬陷我。通过受审，我希望证明自己配不上这些传闻。”

看到大主教的正直和单纯，国王说：“哦，阁下，你真是个有气魄的人！又是何等的单纯！你可知道自己有许多仇敌？你是否想过，要找三四个无赖作假证反对你是一件多么易如反掌的事？难道你认为自己在这事上有着比基督更好的运气吗？若非我阻止的话，我看你会立即自投罗网了。不过，你的敌人不能胜过你，因为我已决心使你脱离敌手。明天，若议会派人叫你，你就跟他们去；若他们一定要把你带进伦敦塔，由于你也是议员，你就要求他们把控告你的人带来，好当面回答对你的指控。这样你就能以有效的言语为自己辩护。若你的请求或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就把我的戒指拿给他们看。”说着，国王把戒指交给大主教，“并这样对他们说，‘各位大人，若你们执意要我去伦敦塔的话，我就要撤销你们的申诉；以国王的这枚戒指为证，我要直接向国王本人上诉。’”

因为，”国王又对大主教说，“他们都认得这枚戒指。一看到它，他们就会明白我已决心独立处理此事，并已遣散他们。”

大主教深感国王的善意和良苦用心，几经克制，才未使泪水夺眶而出。

次日上午大约九点钟，议会派一位绅士来叫大主教前往。但当大主教来到议会的议事厅门口时，却被拒之门外。他们似乎故意迫使大主教在听差、服务人员和男仆中间等候。受国王之命，御医巴茨博士暗中查看他们如何对待大主教。看到这一切后，巴茨就赶回去向国王陛下报告说：“若陛下愿意，坎特伯雷大主教应被大大提升。因为他现在已变成服务人员或男仆：他已在议事厅门外的仆人中间站了半个小时了。”国王说：“我想议会不至于对英国的大主教过分无礼，何况他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任凭他们吧，我们很快将得到更多的消息。”

不久，大主教被叫进议事厅。当他们要求大主教依他们的命令而行时，大主教就按照国王所建议的回答了他们。看到自己所有的说教和请求都不起作用，大主教就把国王的戒指交给他们，要求直接向国王申诉此事。全体议员都有些惊讶。贝德福德的伯爵严肃地大声说：“各位大人，你们一开始要审查此事时，我就告诉你们此事的结果必是如此。想一想吧，国王岂能容许别人动这个人的一根手指？另外，我向你们保证，他一定会为保护自己的性命而抵挡那些作见证的无赖！你们听信那些反对他的传闻，无非是增加自己的负担而已。”接到戒指后，议员们立刻起身，带着戒指去见国王。

当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国王严厉地对他们说：“啊，诸位！我还以为我的议会中有聪明人呢。难道你们就是这样谨慎行事的吗？竟至使你们中在职的一位，英国的大主教在议事厅门外仆人中间等候！我不许这种事发生。若国王要在所有臣民中找出一位最为忠心的，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我要把这个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带到这里。”听了国王的话，议会中的一两个领袖为自己辩护，说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针对大主教的

恶意，而只是为了审判他，以此消除国内对他的毁谤和传言。国王说：“好了，好了！别再磨蹭了。带走他吧，好好待他，他是配得如此善待的。”听国王这么说，每个人都抓住克兰麦的手。

然而邪恶当道时，就既无公道、也无诚实可言。在那些对克兰麦怀恨已久之人的煽动下，不仅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受俸牧师们反对他，就连那些享有崇高声望的法官也控告他。这些人把写好的控告书通过议会呈递给国王。国王读了控告书后，就把它卷起来放在衣袖中。一天，国王乘船在泰晤士（Thames）河上游玩，游船经由兰贝思桥驶向切尔西（Chelsea）。船上乐师们的演奏引来了大主教，他来到桥上向国王致意。看到大主教时，国王就命水手靠岸，把船停在桥旁。

“啊，我的牧师！”国王对大主教说：“到我的船上来。”主教对陛下说，他愿乘着自己的船服侍国王陛下。国王说：“不，你必须到我的船上来，我有话对你说。”待到国王和大主教二人单独在船上时，国王对大主教说：“我有来自肯特郡的消息。”大主教回答：“希望这些消息能让陛下高兴。”“很好，”国王说，“这些消息好到让我知道谁是肯特郡最大异端的地步。”说着，国王从袖中拿出针对大主教及其传道人的控告书，让大主教读一读。

大主教读完控告书，才发现自己一向善待的法官和教堂中的受俸牧师竟是如此诬告自己，顿时非常心痛。尽管如此，他还是跪在国王面前，恳求陛下指派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些控告的真相。

国王说：“事实上，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你可选择两三个合适的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由你亲自担任委员长。”

大主教对国王说：“若像陛下认为的那样，我做自己和我的牧师的审判官，人们也许会觉得不妥。”

国王说：“我正是要你自己和你所指定的人来调查此事。我确信你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背叛我，尽管这次你要被迫控告自己。若你明智地处

理此事，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针对你的阴谋。你愿和谁一起调查此事？”

大主教说：“请陛下提名合适的人选。”

国王说：“我愿指定贝尔豪斯（Belhouse）博士，另一人由你决定。”

大主教说：“我的校长考克斯（Coxe）博士和登记员赫西（Hussy）很擅长调查此类棘手的事件。”

国王说：“好。你可即刻带着这个委员会去肯特郡，并把调查过程呈报给我。”

委员会来到肯特郡，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调查谁是这次控告的肇事者，以将调查结果呈报给国王。但无人敢出面承认自己与此次控告事件有关。由于考克斯博士和赫西与教皇拥戴者们有交情，他们就竭力掩盖任何有助于发现真相的事实。这件事被大主教的一个仆人看在眼里，此人也是他的秘书。秘书立即写信给巴茨博士和丹尼长老，告诉他们若国王陛下不派其他人来帮助大主教，而只利用现有成员进行调查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调查结果；因此希望派李博士，或其他擅长处理国王宗教事务的人来协助大主教。

国王遂派李博士前往协助调查，并委派大主教指定果断机智的官员组成一个新的调查委员会，在教堂内外搜查所有涉嫌此次阴谋的人的钱包、箱柜和内室。所搜得的信件一律交给主教和国王。不到四个小时，整个阴谋便被彻底查清！

在所搜得的信件中，有这样两封信：一封是多弗（Dover）的副主教写的；另一封是巴伯（Barber）博士写的，他一向被大主教聘为法律顾问。这两人曾得到大主教的提拔，大主教待他们二人极好。当时还是坎特伯雷受俸牧师的副主教常被大主教请到家中做客，而巴伯博士更是大主教饭桌上的常客。每当大主教感到烦忧时，这两人总能给他安慰。但这二人就像装扮成光明天使的恶魔，所言所行皆是伪装，因为他们也参与了这次阴谋。

大主教得到副主教和巴伯博士写的信后，就把他们叫到自己的书

房，说：“请二位随我来，我有事要和你们商榷。”在书房坐定后，大主教对他们说：“你们二位是我最信任的人，现在一定要给我忠告。很遗憾，我错用了一两个人。我信任他们如同信任自己一样，时常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们。但他们不仅泄露了我的秘密，并作假见证陷害我，控告我是传异端者。你们是我的朋友，我总是在有需要时向你们寻求建议。请告诉我，在这件事上，我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巴伯博士说：“这种恶棍和无赖理应立即绞死。”

副主教说：“绞刑实在是对他们太仁慈了。若无人为他们执行绞刑，我愿亲自担当行刑者。”

听了这些话，大主教举起双手说：“主啊，仁慈的上帝，现今还可信任谁呢？从未有人像我这样被人对待。但主啊，您却因此更好地保护我。我要称颂您的圣名！”说着，他从身上取出那两封信，说：“想必你们熟悉这两封信吧？”

副主教和巴伯博士一看见信，立即双膝跪地，恳求大主教的原谅。他们说自己是一年前受试探行这恶事，现在非常后悔，乞求大主教宽大地赦免他们的罪。大主教温和地说：“上帝使你们成为好人！你们不该这样待我。祈求被你们得罪的上帝赦免你们的罪。若你们这样的人都不能被信任，我活着还能做什么呢？控告你们就好像我的左手控告右手。”他们离去前，他又说了许多慈爱安慰的话。

在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这是最后一次针对大主教的阴谋，此后再无人敢陷害他。

在爱德华国王继位前，克兰麦似乎并不完全具有圣餐方面的正确知识。爱德华国王继位后不久，通过与里德利主教的交谈，克兰麦才坚定了对圣餐的正确认识，并驳斥教皇关于圣餐是基督真实的身体的谬论。

爱德华国王觉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且清楚地知道他的姐姐玛丽完全拥护罗马天主教，就在英国议会和律师同意的情况下，立下遗嘱让珍妮公主（她是英王亨利八世的侄女）继承王位。为给国王的遗嘱作见

证，所有的贵族和法官都在上面签了字，然后把遗嘱送交大主教，要他签字。但大主教说，他已为亨利国王的遗嘱作了见证，即起誓让玛丽继承王位。在这件事上，他不能违背自己所起的誓，也必须受自己良心的审断。另外，在亲自与爱德华国王谈话之前，他是断然不会签字的。后来，国王说这份遗嘱是经贵族和律师建议而立下的。迟疑许久之后，大主教终于在遗嘱上签了字。不久，年仅 16 岁的爱德华国王去世，时为 1553 年。接着珍妮公主被宣布为女王，但百姓大都反对。玛丽设法获得百姓的拥护，重又回到伦敦。她先是处死了珍妮的父亲萨福克公爵以及她的公公诺森伯兰公爵。年轻纯真的珍妮公主坚信真道，与丈夫一起被砍了头。

坎特伯雷大主教请求赦免，却未成功，因为女王拒不见他：玛丽女王早就因她母亲和亨利国王的离婚案而对克兰麦恨之入骨。另外，她认为英国改变了的宗教状况应归咎于大主教这个罪魁祸首。

就在此时，人们传言大主教为了讨好女王，答应在女王的弟弟爱德华国王的葬礼上举行弥撒，甚至谣传他已在坎特伯雷举行过弥撒。为制止谣言，克兰麦写了一封澄清信，并把信贴在他房间的窗户上。奇切斯特的主教斯科利（Scory）长老碰巧看到这封信，就请求大主教让他抄一份。斯科利长老把信借给他的朋友看，这样又有了几份抄本。最终这些抄本在百姓中流传开来，几乎每一家代书事务所内都有一份抄本。地方治安官后来也有了这样的抄本，就传令克兰麦来问话。

克兰麦于是来见地方治安官。女王私人议会的一位主教拿出克兰麦所写的澄清信，说：“先生，这里有一张以你的名义写的声明。你似乎对于再次在国内设立弥撒感到痛心。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你对弥撒持反对态度。”大主教回答说：“我承认自己正是这份声明的作者。我曾打算把声明贴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大门和伦敦所有教堂的门上，并盖上我自己的印。”看到大主教如此坚决，那些人就不再说什么，而是让他回去了。

不久，克兰麦因谋反罪被关进伦敦塔。鉴于所有其他人都被释放而

女王自己又不愿赦免大主教的情况，女王就赦免了他的谋反罪，而控告他传异端罪。这正是大主教所希望的：这件事已不再关乎他个人，而是关乎基督；不再关乎女王，而是关乎教会。女王等人决定先把大主教送往牛津，让他在那里与博士和神学士们进行辩论。虽然女王和主教们早已决定如何处置大主教，他们觉得此事还是先辩论一下为好，这样就可利用辩论的假象掩盖谋害大主教的阴谋。

1555年9月12日，大主教被定罪。18天后，里德利主教和拉蒂默长老也被定罪。如前所述，三位被囚的主教在敌人手中遭遇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被迫辩论，但又只能在仇敌指定的时刻讲话。倘若他们要交代一下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议长大人就命令他们直入主题。一旦他们针对主题展开详尽的辩论，对方又大叫：“博士大人，辩护要简短！辩论要简短！”

大主教克兰麦先是被定罪，而后又被兵士押往监狱。克兰麦身体本来就瘦弱。在66岁被火刑处死时，他面色苍白，头发都已脱落，但雪白的长髯仍很浓密。虽然他学习极其殷勤，一生却从未戴过眼镜。

牛津辩论结束后，三位好主教——克兰麦、里德利和拉蒂默——被定罪为传异端者，并被移交给牛津市长和警长处置。但因对他们的判决缺乏法律依据（英国当时尚未重新接受教皇的权力），罗马就派来一个新的委员会，开始了对这三位敬虔学者的新一轮指控。

1555年9月12日，星期四。地方官到来时，已在圣玛丽教堂的东侧圣坛处竖起一个十英尺高的绞刑架，其上饰有极华丽的布。这样的装饰是为了与教皇特使所穿的教皇服饰相衬。特使的座椅被安置在圣坛上圣餐的正下方。教皇特使的右下方坐着马丁博士，左下方坐着斯科利博士和君王的行政官，他们都是民法方面的博士。这些人的下方是其他博士、教皇的税收官等。

大主教被传令带上来。他一路由兵丁押送着从监狱来到圣玛丽教堂。他手拿一根白色手杖，身穿带有披肩的黑袍，就像大学里的神学博

士惯常穿着的那样。看见那些人身着教皇服饰坐在那儿，他就不向他们脱帽致敬，而是站着不动，听候传叫。不一会儿，教皇的代理人叫道：“托马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到这里来回答对你的指控。你被指控的罪名是褻渎、不节制和传异端。现责令你就这些罪名向代表教皇本人的格洛斯特的主教作出回答。”

大主教被带到靠近绞刑架的地方，才看见女王和亲王陛下的代理人所坐的地方。于是他脱掉帽子，谦卑地跪下向两位代理人致敬。

然后，克兰麦重新戴上帽子，毫不理会格洛斯特的主教。这大大激怒了对方。主教对克兰麦说，他代表教皇的一切权柄，克兰麦理应向他表示尽责。克兰麦回答说，他已庄严地发誓，永不同意罗马教皇的权力重返英国。借着上帝的怜悯，他要坚守这誓言，因而不会做出任何屈服于罗马教皇势力的表示。

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克兰麦被命令 80 天内前往罗马再次接受审讯。克兰麦说若是女王和亲王差遣，他将乐意前往。然而，这一命令并未执行：克兰麦先是被押入大牢；还不到 20 天，罗马教皇就违背自己的诺言和所有审判条例，写信给女王和亲王，要求剥夺克兰麦的所有神职和地位！

接到教皇的最后判决之后，女王指定 2 月 14 日举行贬黜大主教的仪式。贬黜仪式由伊利主教瑟尔比（Thirleby）博士和伦敦主教邦纳博士为首的地方官员主持。瑟尔比和邦纳作为教皇的代表来到牛津。他们命令大主教站在他们面前，而后向他宣读委任状，即教皇授予他们完全的权力来剥夺大主教的神职，将他开除出教会并移交世俗权力机构处置。

邦纳多年来都对大主教毫无好感，如今终于等到可以胜过大主教的一天，他简直高兴极了。于是他便在众人面前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正是此人曾蔑视神圣的教皇陛下，而现在他将受到教皇陛下的审判；正是此人曾摧毁无数的教堂，而现在他将在一所教堂里受审判；正是此人曾定罪祭坛上蒙福的圣餐，而现在他将高悬于祭坛上蒙福的圣餐前受

审判；正是此人曾魔鬼般地坐在祭坛基督的宝座上审判他人，而现在他将来到祭坛前接受他人的审判。”

邦纳不停使用排比的修辞句法，每个句子都以“正是此人……”开始，直到最后伊利的主教几次拉他的衣袖，示意他结束。后来，当他们一起去吃饭时，伊利的主教责备邦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此前伊利的主教曾恳求邦纳礼待大主教，邦纳当时也答应了。

在贬黜仪式上，他们首先要夺去克兰麦手中标志大主教身份的手杖。但大主教握得很紧，拒绝交出。同时，他效仿马丁·路德的做法，从左衣袖里拿出一张诉讼状，递给他们说：“我要在下次议会中上诉。”当诉讼状转递给伊利的主教瑟尔比时，瑟尔比说：“阁下，我们的委员会表示反对。”

当 they 要脱下他的披肩时（披肩是大主教特有的服饰），大主教说：“你们中谁有披肩，竟敢夺去我的披肩。”意思是说，他们都是他的下级，无资格贬黜他。其中一人回答说，他们虽然只是主教，都是他的下级，并没有审判他的资格，但他们也是教皇的代表，因此有权夺去他的披肩。就这样，他们依次脱去大主教身上所有标志其身份的服饰。一位理发师剃去他的头发，主教则去擦他曾受膏的指尖。邦纳的态度非常粗暴无礼，瑟尔比则比较温和。最后，待克兰麦身上只剩一件短上衣时，他们给他套上一件穷人穿过的破旧长袍，再给他戴上一顶普通市民戴的帽子，然后把他移交给世俗权力机构处置。

贬黜仪式结束后，邦纳对克兰麦说：“现在你已没有任何头衔了。”克兰麦就这样被押往监狱，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同情他。一位跟在他身后的格洛斯特郡的绅士问他是否想喝点什么。克兰麦说最好有一片咸鱼可吃，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心中烦闷，几乎没吃东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内心已觉平静。那位绅士把钱给了站在一旁的法警，并说道：“若你们是好人，就把这钱用在大主教身上。他现在身无分文，无法买东西吃了。”

此后，大主教被囚禁达三年之久。在此期间，牛津大学的博士和神学士们不遗余力地劝告他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为此他们把他带到基督教堂执事的家里，供给他美味食物，容许他去散步或做其他各种使他离开基督的消遣。他们深知，若大主教坚守信仰，他们将蒙受极大损失；反之，若这位主要领袖被击倒，他们将得到许多好处。因此，这些诡诈的罗马天主教徒围着他，或威逼利诱，或奉承恳求。他们又诱惑他说，若他肯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他就不仅能保全性命，而且可以恢复往昔的尊荣，女王会把他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他。倘若他拒绝，他就不可能希望从女王那里得到赦免，因为女王已定意，克兰麦要么成为罗马天主教徒，要么只有死路一条。最后，克兰麦终于动摇屈服了。

博士和副主教们迅速印发了克兰麦放弃自己信仰立场的声明，希望送到国内外每个人手中。虽然那些博士信誓旦旦地应许克兰麦会保全他的性命，在此期间克兰麦对自己的性命却毫无把握。至于女王，她现在终于得到了一个报复克兰麦的机会：一方面她对于得到克兰麦放弃信仰立场的声明感到欣喜异常，另一方面她也绝不会放弃把克兰麦置于死地。现在克兰麦落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境地：他既失去了内在良心的平安，也得不到仇敌任何的帮助。就这样，克兰麦得到一些人的赞扬，却招致另一些人的鄙视，使他既不能虚伪地活着，也不能诚实地死去。

女王召开关于如何处置克兰麦的秘密会议，决定3月21日对克兰麦处以火刑，并指派科尔（Cole）博士为克兰麦准备一个丧葬布道。此后不久，女王又命令泰姆的威廉勋爵、钱德斯（Chandos）勋爵、托马斯·布里奇斯（Thomas Bridges）和约翰·布朗（John Brown）爵士，以及其他一些神职和司法人员，在克兰麦受刑的当天带着他们的仆从到牛津来，以免克兰麦的死刑在百姓中引起动乱。

克兰麦受刑的前一天，科尔来到牛津克兰麦被关押的监狱，问他是否确定自己已改信天主教。克兰麦回答说，相信借着上帝的恩典，自己对天主教的信心将会与日俱增。但科尔却未透露任何克兰麦将被处死的

消息。克兰麦受刑的当天上午，科尔又来问克兰麦是否有够用的钱。克兰麦告诉他自已已身无分文。科尔遂给了他15克朗，并劝他一定要坚持天主教信仰。科尔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克兰麦的怀疑。

由于在火刑场负责警戒任务的勋爵和骑士们还未到，一位西班牙修士就给克兰麦拿来那张要他当众宣读的放弃信仰立场的声明，迫切请求他照抄一份并签名，克兰麦照做了。修士又请求他再抄写一份留在身上，克兰麦也照做了。

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大主教认为当众表明自己对于基督信仰的时刻即将来临，就在另一张纸上写下劝导百姓的祈祷文，暗暗藏在怀中，以在最后一次表明自己的真正信仰之前向百姓宣读。

九点钟时，威廉勋爵，托马斯·布里奇斯爵士，约翰·布朗爵士和由女王议会派来的法官、贵族及其仆从都来到牛津。教堂内外拥挤的人群中有罗马天主教徒，也有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双方都怀着极大的期待。罗马天主教一方的信徒希望听到克兰麦的宣称来确立自己的虚妄观点。另一方却坚信，克兰麦多年来一直勤勉学习和殷勤传讲福音教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能、也不会放弃这一信仰立场。

最后，克兰麦从博卡多监狱被押至圣玛丽教堂。市长走在最前面，其后是市议员们，最后是走在两个修士之间的克兰麦。两个修士一路上彼此呼应地背诵着《诗篇》。到了教堂门口，他们就开始唱西缅（Simeon）的颂歌：“主啊！如今释放仆人安然离世。”^④进入教堂后，修士们把克兰麦带到台子上就走了。台子离地不算太高，正对着讲坛。克兰麦站在上面，等待科尔来为他布道。

对于所有在场的基督徒，这真是一幅令人悲痛的凄惨画面：站在这里的这位老人曾是英国的大主教和国王的私人顾问，如今却头戴一顶旧

^④ 出自《路加福音》2：29。（“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方帽，衣衫褴褛地面对着众人的藐视——这不仅向人们警示他个人的灾难，也是在告诫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现状和命运。当看到这样一位曾经尊贵的大主教和议员在老年时被夺去所有职位和代表身份的服饰，破衣烂衫地站在那里等候以火刑这种残忍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谁能不同情他的遭遇，并悲叹他的命运呢？

克兰麦在台子上站了很久，然后他转向邻近的一根柱子，举手向天祷告，直到科尔博士走上讲坛开始布道。

布道进行至后半部分时，科尔转向大主教，安慰并鼓励他平安地死去。他举例说当三个为上帝悦纳的孩子赴死时，上帝会把火焰变为愉快的雨露甘霖。他又说到圣劳伦斯在火刑中的忍耐，鼓励他说若忠心为上帝而死，上帝会减轻烈焰带来的苦痛，或赐给他忍受苦痛的力量。

克兰麦站着听科尔布道。人们唯有通过他的神色和举动才可猜测他此刻复杂的心情。他一会儿举手向天，一会儿又羞愧地把手垂下来。他所展现出的悲痛之情真是无以言表。有二十多次他都泪流满面。看到他沉痛的表情，所有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对他的怜悯。

布道结束后，科尔叫那些正欲离开的人回来进行祷告。他宣布说：“弟兄们！为使你们不怀疑此人的诚心悔改，你们应听一下他向你们的亲自表白。克兰麦长老，现在请你公开表明你真正的信仰，以让大家知道你确实是一名天主教徒了。”

大主教说：“我会的，也乐意这么做。”接着，他转向众人，这样说道：

我即将到达生命的终点。此后，或是与我主基督共享天上喜乐永生，或是与邪恶的魔鬼共同承受地狱中无尽的痛苦。此刻，我看见自己或是将被天堂接纳，或是将被地狱吞没。因此，我要向你们毫无欺瞒地表明自己真正的信仰。无论我过去说过或写过什么，现在都必须告诉你们我真正的想法：

我相信上帝全能的父，天地的创造者。我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

基督，他的使徒和先知们在旧约和新约中的每一句教导。

现在我要讲一件重要的事。这件事至今使我良心极为不安，远超过我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或说过的任何话。这就是关于那份我亲手所写，并被传送至国外，完全违背真理的声明。现在我要郑重拒绝和否认那份声明。它与我内心所持的真道完全相悖。我那样写只是因为怕死，只是想尽量挽救自己的性命。自从被贬黜后，我所写并签名的一切声明或文章都不是出于真理。由于我的手犯了罪，写下违背自己良心的东西，它理应最先接受惩罚。愿我受火刑时，这只手首先被烧。

至于教皇，我坚决反对他。他所传的那些假教训已使他成为基督的敌人和敌基督者。

围观者面面相觑。克兰麦的话显然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和期望。一些人又开始严词劝告他放弃信仰立场，也有人谴责他的欺哄伪善。看到那些罗马天主教博士们的希望落了空，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他们本想通过这个人的放弃信仰立场得着荣耀的永久胜利，未料到自己的险恶用心却被如此愚弄。一听到克兰麦的话，他们就表现得失望、愤怒、焦急，却又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威胁或伤害他。毕竟，即使是世上最悲惨的人最多也只能死一次。

克兰麦再次讲到圣餐和教皇的统治时，一些人开始怒吼咆哮起来，科尔更是大叫道：“堵住这个传异端者的嘴！把他带走！”修士们把克兰麦从台上拉下来，带他去火刑场，一路上极其残忍地威胁折磨他。对于这些克兰麦毫不在意，而只是对一旁的百姓讲话。

当来到敬虔的主教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和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的殉道处时，克兰麦跪下来祷告。简短的祷告之后，克兰麦脱去外衣，只剩一件长及脚踝的里衣，准备赴死。他赤足光头站着，长而浓密的胡须遮住了神色凝重的脸庞。

西班牙修士约翰和理查德故技重演，又开始劝他放弃信仰立场，但都是枉然和徒劳。持定信仰的克兰麦开始与一些老人和旁观者握手道别。但当他把手伸向伊利时，伊利慌忙缩回手去，拒绝与克兰麦握手，并与传异端者打招呼是违法的，尤其与像他这样假意回到自己曾发誓弃绝的观点上的人握手更是如此。他若早知道克兰麦是这等出尔反尔之人，就不会与他交往。伊利还斥责一旁未拒绝与克兰麦握手的军士和百姓。顺便提一下，这位伊利是一个修习神学的学生，新近才被立为神父。

然后，他们在克兰麦身上系了一条铁链。看到他如此坚定，死刑也不能使他放弃信仰立场，他们就下令向他点火。

当木柴被点着，火舌扑向他时，克兰麦伸直胳膊，把手一动不动地放在火里，好让所有人看见他被烧的手。他的身体犹如火刑柱那般稳固，坚定不移地忍受着肆虐的火焰。他举目望天，大声重复道：“我的右手不配！”他一再引用司提反的话：“主耶稣啊！接受我的灵魂吧！”熊熊烈焰中，他把生命交托给了救主。



其他殉道士的轶事和言论

布拉格的哲罗姆被判刑后，有人拿给他一个画着红色恶魔的一公尺高的纸帽。哲罗姆立刻把自己的帽子丢在地上，拿起纸帽戴在头上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死去时，头上就戴着荆棘的冠冕。为了主的缘故，我甘愿戴上这纸帽，作为我的冠冕。”

——康斯坦茨，1416

圣彼得学院的校长到狱中看望乔治·卡彭特时说：“我的朋友乔治！难道你不害怕那将临到你身上的惩罚和死亡？难道你不想被释放，并回去与妻儿团聚？”

乔治说：“若能重获自由，我当然要回到我挚爱的家人身边。”

校长说：“放弃那些观点，你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

然而乔治回答说：“我的妻子和孩子是我生命中的最爱，即使是巴伐利亚公爵的所有财产也远远抵不上他们在我心目中的价值。但为了爱我的主，我情愿舍弃家人。”

——慕尼黑 (Munich)，1527

来到受刑处后，安东尼·皮尔森 (Anthony Peerson) 拥抱亲吻火刑

柱，并喜乐地说：“欢迎你，我亲爱的妻子！今天我和你将在上帝的平安和大爱里结婚。”他往身上扯了些草，又把许多草堆在头顶上，并说：“这是主的草帽。只有此时我装扮得如同基督真正的勇士。唯靠基督的功劳，我今天才能得蒙主的悦纳。”

——温莎 (Windsor), 1543

被带到火刑场时，吉勒斯·蒂尔曼 (Gilles Tilleman) 看到那里有一大堆木柴，就要求把大部分木柴拿去分给穷人，并说自己只要一小部分就够用了。看到一位赤脚的穷人经过身边，他就把自己的鞋脱下给了那人。他说：“与其把鞋子烧掉让穷人挨冻，不如把鞋子送给他们穿。”

蒂尔曼站在火刑柱旁时，行刑人想在他受火刑前先把他绞死，蒂尔曼却说：“你不必那么做以减轻我的痛苦。我不怕火，照你所接受的命令做吧。”这位蒙福的殉道者在烈焰中举目望天而死。围观者无不深陷悲痛。

——布鲁塞尔, 1544

彼得·米尔修斯 (Peter Miocius) 被关进城堡壕沟下极深的地牢，地牢里满是癞蛤蟆和污秽的毒虫。不久，议员开始对米尔修斯进行审讯，要求他阐明其信仰的某些观点。米尔修斯正准备逐条论证自己的观点时，议员却打断他的话，要求他只简短回答“是”或“否”。于是米尔修斯说：“若你不让我针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把我送回监狱，让我与那些蛤蟆、青蛙待在一起。至少在我与我的主交谈时，它们不会打断我的话。”

——多尼克 (Dornick), 1545

温费尔德 (Wingfield) 长老对克尔比 (Kerby) 说：“记住你所谓的事业并不能带给你恩典，火刑却会令你痛苦。痛苦何等可怖，而生命何其

美好。在还有生之希望时，乞求宽恕以活下去远胜过固执己见而被烧死。”

克尔比回答道：“温费尔德长老！当你看到我站在火中时，你就会说，那站在火中的是基督真正的勇士。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水火、刀剑或其他的一切，尽皆掌控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不会把我们所不能承受的强加给我们，而只会赐我们忍受苦难的力量。”

——伊普斯威奇，1545

安·奥德博特（Ann Audebert）把捆她的绳子称作与主成婚的婚礼用腰带。由于她将在圣米迦勒（St. Michael）节前夕的星期六受火刑，她说：“我与丈夫结婚是在星期六，我与主的婚礼也是在星期六举行。”

——奥尔良（Orleans），1549

大约十点钟时，警长带领着许多绅士和兵士前往火刑场。克里斯托弗·韦德（Christopher Wade）被反绑在马背上，在他旁边与他同行的是特恩布里治（Turnbridge）的马杰里·波利（Margery Polley）。两人同唱一首圣歌。当马杰里看到远处火刑场上聚集着一大群围观者时，他喜乐地大声对韦德说：“韦德，你会很高兴看到今天这么多人聚集在此庆祝你的婚礼。”

韦德径直来到火刑柱前，伸开双臂拥抱亲吻它，然后背靠火刑柱站在一个柏油桶中。他举手望天，高声背诵《诗篇》86：17：“耶和華啊！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華帮助我，安慰我。”警长一再打断韦德的话说：“住嘴，韦德！忍耐着等死吧。”“我会的，”韦德说，“请别动怒，警长大人。感谢上帝，我因信他而死。”兵士把芦苇堆在韦德身上。韦德拨开芦苇，露出脸来，让百姓听见他的声音。虽然刽子手不断扔向他的芦苇刺伤了他的脸，他仍尽力向百姓讲话。大火烧到他的身体时，他仍向上帝呼求：“主耶稣！接受

我的灵魂吧。”在烈焰中他仍坚定不移、忍耐到底，直至离世与主同在。

——达特福德 (Dartford), 1555

行刑的时间到来时，罗杰斯长老将从新门被带往史密斯菲尔德火刑场。伍德罗夫 (Woodroofe) 长老问他是否愿意放弃自己关于祭坛上圣餐的邪恶观点。罗杰斯回答说：“我愿以我的血见证我所传的道。”

伍德罗夫长老说：“那么你就是个传异端者。”

罗杰斯说：“这一点只有在审判之日才知道。”

伍德罗夫长老说：“我永远不会为你祷告。”

罗杰斯说：“但我会为你祷告。”

罗杰斯的妻子和 11 个孩子——其中一个尚在襁褓中——在罗杰斯去火刑场的路上迎他，以见他最后一面。即使在将与自己的亲骨肉永别的悲痛时刻，罗杰斯也毫不为之所动。火烧到他的腿和肩时，罗杰斯好像未感到任何疼痛似的在烈焰中作洗手状，如同在凉水中洗手一般。

——史密斯菲尔德, 1555

当虔信的殉道者卡德梅克 (Cardmaker) 长老和约翰·沃恩 (John Warne) 被警卫长带至受刑处时，警卫长把卡德梅克叫到一边，与他密谈了许久。与此同时，沃恩则在祷告。他被捆在火刑柱上，四周围以干柴芦苇，看上去他马上就要受火刑了。卡德梅克却一直在与警卫长交谈。

百姓此前已听说卡德梅克将会放弃信仰立场。眼前的这一幕更使他们认为悲哀失望，认为卡德梅克的确要在沃恩遭受火刑时放弃信仰立场了。最后卡德梅克来到火刑柱旁，跪下来默祷了许久。由于他还穿着原来的衣服，又在那儿独自祷告，毫无受火刑的迹象，百姓对他将放弃信仰立场的想法更加确信无疑了。

卡德梅克祷告完后，就站起来脱去外衣，坦然无惧地靠近火刑柱亲吻它。他拉着沃恩的手，衷心安慰他，然后喜乐地任凭行刑人也把自己

捆在火刑柱上。看到他突然的举动完全与他们所担心的相反，百姓疑问顿消，立刻欢呼起来：“上帝是当称颂的！卡德梅克，愿上帝加增你力量，愿主耶稣接受你的灵魂。”

——史密斯菲尔德，1555

在去火刑场的路上，义人罗林斯·怀特 (Rawlins White) 遇见前来为他送别的妻儿。看到悲痛欲绝的亲人，怀特心如刀绞，不禁泪流满面。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肉体的软弱，立刻自责起来。他捶着胸说：“肉体啊！难道你想阻止我吗？难道你想得胜吗？告诉你，靠着上帝的恩典，不管你怎么做，你都不能在我身上得胜。”然后他喜乐地继续前行，直至坦然地背靠火刑柱。

——卡笛夫 (Cardiff), 1555

托马斯·豪克 (Thomas Hauker) 被捆在火刑柱上，行刑人向他身上点了火。烈焰中他仍传讲真理，直到肆虐的大火使他发不出任何声音。大火把他的皮肤烧得皱缩成一团，所有人都认为他已被主接去。突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上帝这位蒙福的仆人把燃着微火的手举过头顶，向着他所坚信的上帝喜乐地击掌三次。原来，此前他已与朋友秘密商定，若火刑的痛苦可以忍受且并不可怕，在他把灵魂交托给主之前，应向天空高举双手。

——科吉歇尔 (Coggeshall), 1555

约翰·布拉德福德的一封信：

给我亲爱的父亲们——克兰麦博士，里德利博士和拉蒂默博士：

我们亲爱的弟兄罗杰斯勇敢地打破了坚冰。今天，至多是明天，忠诚度信的胡珀，桑德斯和泰勒也将结束他们生命的旅程，接

受上帝所赐的永生冠冕。在这些弟兄之后，我时刻盼望那通往永生的大门向我打开，以使我进入盼望已久的安息。上帝赐予我这极大的怜悯，愿上帝赦免我未感恩的罪。因着上帝的怜悯，在千万人之中，他拣选了我，与他同受苦难。哦，主啊！我算得了什么？你竟看顾我这样一个可怜的罪人。你也定意用火车火马把我这个罪人接去，就像当初把以利亚（Elias）接去一样吗？哦！亲爱的父亲们，请为我代祷谢恩，好让我配得上成为上帝的器皿，荣耀主的圣名。至于你们，也要准备好，因为“羔羊的婚筵已经预备好了，来赴婚礼吧！”^①。

——史密斯菲尔德，1555

被带至火刑场时，罗伯特·塞缪尔（Robert Samuel）讲述了被囚期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奇事：饿了两三天后，他陷入昏睡之中。大约睡了一个半小时，似有一个穿白衣的人站在他面前，安慰他道：“塞缪尔，塞缪尔，要大大地喜乐。从此以后你将不会感到饥渴。”

另一件奇事是有关他在梦中见到的三个通天的梯子，其中一个梯子比其他两个长。但最后这三个梯子合并为一个。

当这位敬虔的殉道者赴火刑时，一位侍女上前来拥抱着他的脖颈亲吻他。这一幕被当时在场的人看到。第二天有人开始搜捕这位侍女，要把她关进监狱处以火刑——此事是这位侍女亲口告诉我的。然而，感谢上帝的看顾怜恤，她在小镇里躲藏了一段时间，最终逃脱敌手。

虽然这位名叫罗斯·诺丁汉（Rose Nottingham）的侍女得到上帝的保守，另两位姊妹却落入仇敌惨虐的迫害之中。一位是酿酒人之妻安妮·波廷（Anne Potten），另一位是伊普斯威奇的鞋匠迈克尔·特鲁奇费尔德（Michael Trunchfield）之妻琼·特鲁奇费尔德（Joan Trunchfield）。

^① 《马太福音》22：2—4。

罗斯与这两位姊妹极熟，并曾劝其中的一位在时机成熟时逃跑。但罗斯得到的回答却是：“我知道逃跑是合法的。你可以选择这么做。但我的情况不同，我家里还有丈夫孩子。因此，为了爱主和见证真道，我愿忍受最大的试炼。”

塞缪尔受刑的次日，两位姊妹即被捕，并被关进同一所监狱。由于妇女天然的性格和体质较为脆弱，她们一开始几乎无法忍受牢狱之苦，尤其安妮更是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主看顾他使女的软弱，赐下足够的恩典来扶持她们，使她们成为蒙福的殉道者。在塞缪尔于1555年8月31日殉道之后，两位姊妹在1556年2月19日殉道。毫无疑问，她们就是塞缪尔看见的另两个梯子。这三位蒙福的殉道者最终在基督里合一，同往天国永久的安歇之地去了。

——诺威奇，1555—1556

德比 (Derby) 镇住着一位贫穷虔信、热诚爱主的姊妹琼·沃斯特 (Joan Waste)。琼天生目盲，殉道时年仅22岁。琼的父亲威廉·沃斯特 (William Waste) 是一位贫苦的理发师，有时也编织绳子维持生计。由于目盲，琼从12岁便开始学习编织袖套、袜套、绳子等手工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琼的手艺非常高明。无论做什么，她总是尽己所能，而且非常勤快。

国王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琼每天去教堂听当地语言的讲道。她内心对主的渴慕日渐热切起来。后来，她请人用她辛勤所挣的积蓄为自己买了一本新约圣经。由于从未学习过文字和天生失明，她无法认字，但她凭着内心对主极大的渴慕，就想把新约中的经文记背下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特意结识了当时因欠债而在德比监狱服刑的犯人约翰·赫特 (John Hurt)。约翰·赫特当时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由于琼的热切请求，加之自己孤单无伴且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约翰·赫特就每天给她读一章圣经。若恰逢约翰·赫特没空或生病，琼就找其他人代读。若遇

到不愿免费为她读经的人，她就付一两个便士给读经者。琼通常会事先与人谈好读经的价格。

有一件事使得琼·沃斯特在当地颇为出名：她虽目盲，却可独自去德比镇任何教堂或为她读经的人家里。通过听人读经，琼获得极丰富的属灵知识。她不仅能背诵新约中的许多章节，而且能适时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能就罪、宗教中的谬误等问题与人展开辩论。

当英国大多数人的信仰再次被罗马天主教的阴影所笼罩，这位贫穷目盲的姊妹仍然按照自己的良心持守纯正的信仰。

——德比，1556

与威廉·蒂姆斯 (William Tyms) 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谈话使两位主教不胜其烦。最后一位主教半是怜悯、半是恭维地对蒂姆斯说：“义人，你很勇敢。你有一个活泼的灵，但愿你能在灵里面学习。”

蒂姆斯说：“谢谢你，主教。你们两位很有学问，但愿你们有一个好的灵来学习。”

——伦敦，1556

休·拉韦罗克 (Hugh Laverock) 是位跛足的老人，他和盲人约翰·阿普利思 (John Apprice) 被人用马车从新门押往斯特拉福德 (Stradford-le-Bow)。休·拉韦罗克被捆上火刑柱后就扔掉了拐杖。他安慰一同殉道的约翰·阿普利思道：“弟兄，内心莫要疑惧。我们很快便会得医治。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医生，他会医好你的目盲和我的跛足。”两人在大火中安静地赞美上帝，直至把灵魂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斯特拉福德，1556

殉道者的行列中有一批共 11 位弟兄和 2 位姊妹同时殉道。这 13 位蒙福的殉道者住在埃塞克斯的不同地方。他们的名字分别如下：亨利·

阿德林顿 (Henry Adlington)、劳伦斯·帕纳姆 (Laurence Parnam)、亨利·怀 (Henry Wye)、威廉·哈利韦尔 (William Hallywel)、托马斯·鲍耶 (Thomas Bowyer)、乔治·瑟尔斯 (George Searles)、埃德蒙·赫斯特 (Edmund Hurst)、莱昂·考奇 (Lyon Cawch)、拉尔夫·杰克逊 (Ralph Jackson)、约翰·德里弗尔 (John Derifall)、约翰·劳思 (John Routh)、伊丽莎白·佩珀 (Elizabeth Pepper) 和阿格尼丝·乔治 (Agnes George)。

这13人被定罪后，行刑那天被分成两组，分别关进两间牢房。警卫长先来到一间牢房，告诉他们另一半的人已放弃信仰立场，因而可以获救，希望这些人也能这么做，免得白白送命。但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身上，而是建立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之上。”警卫长发觉劝说无效，就来到另一间牢房，以相同的话欺骗他们说另一半的人已放弃信仰立场，因而可以保全性命；劝他们做聪明人，不要自寻死路。但这些人的回答与他们的弟兄一样：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身上，而是建立在基督和他的道之上。

警卫长这才发现他们的信仰坚不可摧（上帝是当称颂的，因为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就把他们押至火刑场。他们一起热切地祷告，喜乐地走向火刑柱，拥抱亲吻它。11位弟兄被分别捆在11个火刑柱上，两个姊妹则站在他们之间。就这样，怀着对彼此的爱心和对救主基督坚定不移的信心，他们共赴火刑。这一幕令在场的人惊叹不已。

——斯特拉福德，1556

盲童托马斯·德劳利 (Thomas Drowry) 在格洛斯特郡殉道。时任格洛斯特法官的威廉姆斯博士按惯例就某些宗教问题的看法审讯托马斯：

法官：“你是否相信在经过神父祝谢后，祭坛上的圣餐即变成基督真实的身体？”

托马斯回答道：“不，我不相信！”

法官：“那你就是一个传异端者，应被处以火刑。是谁教给你这些异

端邪说?”

托马斯：“正是你，法官大人。”

法官：“我在何处说的?”

托马斯指着讲坛说：“就在这里。”

法官：“何时说的?”

托马斯：“某次在这里讲道时，你曾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说，圣餐不应像罗马天主教徒所传的那样被视为基督的真实的身体，而应凭着信心在灵里面接受。”

法官：“那就像我这样修正自己的看法，你就可保全性命，逃避火刑的惩罚。”

托马斯：“虽然你可以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蔑视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我却做不到。”

法官：“愿上帝怜悯你，因我即将宣读对你的判决了。”

托马斯：“愿上帝的旨意成就。”

书记员被托马斯的话感动，就站起来对法官说：“真是无耻！难道你不觉得对他判刑就是定罪你自己吗？你还是快去另找一人来对他宣判吧。”

法官：“不，书记员，我会遵从法律，亲自对他宣判，以履行自己的职责。”

——格洛斯特，1556

理查德·阿布里吉斯 (Richard Abridges) 派人把朱利叶斯·帕尔默 (Julius Palmer) 叫到自己的住处，友善地劝他放弃观点，以珍惜自己的大好年华和聪明才智。他这样说道：“若你诚心悔罪改过，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住在我这里，我会供给你饮食、书籍，每年还会再给你 10 英镑。若你想结婚，我会帮你娶妻成家，给你田地和农具。你觉得如何?”

帕尔默礼貌地向爵士表示感谢，然后非常谦逊地说，自己曾两次公

开表示愿为基督舍弃尘世的享乐。同样，借着上帝的恩典，他也愿在上帝命定的时刻献上自己的生命。

理查德爵士发现帕尔默决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就说：“帕尔默，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将被定罪。我们所信不同，而我确信只有一种信仰可以通向救恩和永生。”

帕尔默：“我希望我们两人都能得救。”

理查德爵士：“这怎么可能？”

帕尔默：“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按照福音书上的比喻，我在凌晨三点钟，即24岁时蒙主选召，是我们仁慈的救主所喜悦的。我更相信，主将会且已经在夜晚十一点钟你老年时选召你，并赐给你永生。”

理查德爵士：“你这样认为吗？帕尔默，真希望你能在我这里住一个月。我确信一个月之后，不是你改变我，就是我改变你。”

后来，温奇科姆（Winchcomb）长老也对帕尔默说：“趁现在还来得及，要珍惜你的大好年华，否则悔之已晚。”但帕尔默的回答是：“我所渴求的是那些永不凋谢的生命之花。”

——纽伯里（Newbury），1556

阿格尼丝·邦吉尔（Agnes Bongeor）本应与其他六人一起从莫特豪尔（Mote-Hall）被送往火刑场受刑，但因名册上她的名字有误，她就被留下来。当阿格尼丝·邦吉尔看到其他六人为主殉道，唯独自己与弟兄姊妹分离，就觉得非常伤心绝望，一时哭得难以自制。因为这位良善的姊妹宁可为基督的道舍命，也不愿苟且偷生。

虽然未能殉道，那天她仍穿着为殉道准备的罩衫。她有一个吃奶的婴孩，当时一直在狱中带在身边。为了那天的殉道，她事先把婴孩托付给他人，以随时准备为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福音而献上生命。上帝的恩在她心里极大地做工，使她盼望永生，轻看地上的生命和肉体的死亡。

当她处在这样一种迷惑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中时，一位朋友来看她，

问她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顺服上帝，还是因愿献上自己而蒙上帝悦纳？对此阿格尼丝回答说：“我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是上帝所允许的，因为若非天使阻止，他定会杀死以撒，献为燔祭。但我的情形与亚伯拉罕的不同：我伤心是因为主认为我不配为他殉道。”

她的朋友说：“若上帝要你殉道，难道你不愿与同伴同去吗？”

阿格尼丝说：“我完全乐意去。正因为没去，我才这么伤心。”

她的朋友说：“亲爱的姊妹，请再仔细想想亚伯拉罕和你自己的情形，你就会发现你们所做的在心愿上并无不同。”

阿格尼丝说：“哦，不！亚伯拉罕比我的牺牲大得多。他被试验要献上他的独生爱子，而我却没有。因此我们之间的情形大不一样。”

她的朋友说：“好姊妹，这件事是否应这样来看待：我同意亚伯拉罕会献上独生爱子，但你在自己吃奶的婴孩身上，不也做了同样的事吗？另外，亚伯拉罕受命要献上自己的儿子，而你因无法把自己献上而痛苦忧伤，你所做的与亚伯拉罕出于顺服所做的多少有些相像。因此，我敢说同样蒙上帝的悦纳。”

朋友的话使阿格尼丝渐渐平静下来。她开始专心读经、祷告，从中得到了许多安慰。不久，伦敦又下达判处她火刑的书面命令，她最终如愿以偿地为主殉道。

——科尔切斯特 (Colchester), 1557

被判罪后，伊丽莎白·库珀 (Elizabeth Cooper) 和西蒙·米勒 (Simon Miller) 一同被捆在火刑柱上等待受刑。当火快烧到伊丽莎白时，她缩了一下，大叫一声“啊！”听到她的叫喊，西蒙·米勒把手放在背后，指向她，希望她刚强，并安慰她说：“好姊妹，我们喜乐甜美的晚宴即将开始。”弟兄的话使伊丽莎白刚强起来。她安静地站着，就好像要愉快地完成自己已开始的善工。

——诺威奇, 1557

蒂勒尔 (Tyrrel) 长老与一位同伴径直来到芒特 (Mount) 神父和他妻子的卧房，要他们立即起来随他们去科尔切斯特城堡。芒特师母当时正卧病在床。她说自己感觉很不舒服，想要女儿先取些水给她喝。

蒂勒尔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她的女儿罗斯·阿林 (Rose Allin) 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握着蜡烛，出去为母亲取水。回到屋里时，蒂勒尔遇见罗斯，就要罗斯劝她父母亲说，要他们成为更好的天主教徒。

罗斯：“他们有比我更好的教师。圣灵在教导他们，我深信圣灵的教导不会使他们犯错。”

蒂勒尔长老说：“难道你还这么想吗？真是无知的妇人之见！哼！真到了该好好调查调查这些异端的时候了。”

罗斯：“先生，说实话，我正是以被你称作异端的思想来敬拜主我的上帝。”

蒂勒尔：“看来你也是随大溜儿，掺和着其他那些人多嘴多舌，想被烧死。”

罗斯：“若我一定要被烧死，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不是随大溜儿。若主召我为他殉道，盼望他怜悯我使我能经受得住。”

蒂勒尔转向他的同伴说：“难道你不认为这个多嘴的姑娘应该被烧死吗？”他的同伴说：“考验一下她，就知道她是否能经受得住了。”

残忍的蒂勒尔遂夺过罗斯手中的蜡烛，抓住她的手腕，用烛火在她的手背上烧出一个十字架的图案，直到她的肌腱裂开。在对罗斯施暴时，蒂勒尔还不停地问罗斯：“你为什么不哭？你为什么不哭？”而罗斯总是回答：“感谢上帝，我只有高兴，而毫无理由去哭。若你把这事想明白了，就会知道该哭的是你，而不是我。”最后，蒂勒尔气急败坏地用力把罗斯推开了。

至此一直默默忍受蒂勒尔暴虐的罗斯却平静地问：“先生，你是否已做完自己要做的事？”

蒂勒尔说：“是的。若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就亲自动手吧。”

罗斯说：“亲自动手！若主愿意，他会亲手令你悔改的。若你对自己刚才所做的还不满意，那就从脚到头再烧我一遍。我向你保证，那令你做工的会在某一天付给你工价。”

说完，罗斯平静地转身离开，把取来的水送去给母亲喝。

——科尔切斯特，1557

六个坚贞不屈的殉道者祷告完后，就站起来准备赴刑。伊丽莎白·福克斯 (Elizabeth Folkes) 脱下裙子，想把它交给母亲（她的母亲来到火刑柱旁，亲吻她，鼓励她要在主里面刚强）。但邪恶的刽子手不许她这么做。伊丽莎白就把裙子扔到一边，说：“再见了，世界！再见了，信心！再见了，希望！”然后她拥抱着火刑柱，说：“欢迎你，爱！”

她站在火刑柱旁，一个军官向火刑柱上钉捆她的锁链。一个钉子砸偏了，铁锤重重地打在了她的肩胛骨上。伊丽莎白猛地回转头来，举目微笑地向主祷告，然后又开始劝导百姓。

当他们六人都几乎是被钉在火刑柱上之后，大火燃起来。他们在火中喜乐地拍手。几千名围观者都叫道：“愿主加增他们力量；愿主安慰他们；愿主把慈爱倾倒在他们身上。”

——科尔切斯特，1557

拉夫 (Rough) 长老去了奥斯图 (Austoo) 在史密斯菲尔德受火刑的现场，回家的路上遇见哈利法克斯 (Halifax) 的一位商人法勒 (Farrar) 长老。法勒问拉夫到哪里去了。拉夫回答说：“一个我非常想去的地方。”法勒又问：“那你到那儿了吗？”拉夫说：“去认路了。”然后拉夫告诉法勒自己去了奥斯图受火刑的现场。不久，他自己也遭受火刑为主殉道。

——史密斯菲尔德，1557

约翰·费蒂 (John Fetty) 被囚禁在狱中 15 天。被囚禁期间, 看守有时把他的一条腿吊起来, 有时吊起他的一只手臂, 有时则把他的四肢都吊起来, 使费蒂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费蒂有一个八九岁的儿子。一天, 这小孩来到主教家, 看看是否能得到允许和父亲讲话。主教的神父看见他, 就问他有什么事或想找谁。孩子回答他是来见父亲的。神父问谁是他父亲。孩子就把父亲的名字告诉他, 又指了指洛拉兹 (Lollards) 塔, 表示父亲被关在里面。

神父说: “哦! 你的父亲是个传异端者。”

这孩子自幼在敬虔的环境中成长, 从小就从父亲那里汲取有关上帝的真知识, 因而有一个勇敢敏锐的灵。于是他回答说: “我父亲不是传异端者, 你才是, 因为你身上带着巴兰 (Balaam) ②的印记。”

神父闻此大怒, 拉着孩子的手, 把他拖进主教家中, 当众大大地羞辱他。又剥光他的衣服, 残忍地鞭打这个柔弱的小孩, 直打得他浑身是血。最后, 他们只给孩子穿一件衬衣, 拉着他去见他父亲, 孩子身上的血顺着他的脚跟淌下来。

一看到父亲, 这孩子就跪下来请求父亲祝福。可怜的费蒂看到孩子遭此毒打, 不禁伤心地痛哭起来, 问道: “哦! 孩子,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孩子回答说, 当他求见父亲时, 一个身上带着巴兰印记的神父把他带进主教家里, 他们在那里打了他。随后克卢尼 (Cluney) 神父粗暴地把孩子从父亲手中拉开, 又把他送回到主教家里关了三天。

考虑到这个小孩因他们的毒打处在危险之中, 甚至会因此死去, 邦纳就释放了费蒂, 让他带着孩子回家了。费蒂心情沉重地带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可怜儿子回到家中。14 天后, 这孩子就殉道了。

——伦敦, 1558

② 圣经中人物, 唯利是图, 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参见《民数记》31:16, 《约书亚记》24:9, 《彼得后书》2:15, 《犹大书》1:11。——中译注

译名对照表

- Adams, John 约翰·亚当斯
Adlington, Henry 亨利·阿德林顿
Alban, the first English martyr 第一位英国殉道士阿尔本
Allin, Rose 罗斯·阿林
Anderson, William 威廉·安德森
Andrew, the brother of Peter 彼得之兄安德烈
Apprice, John 约翰·阿普利思
Askew, Anne 安妮·阿斯丘
Attalus of Pergamos 别迦摩的阿塔路斯
Audebert, Ann 安·奥德伯特
Austoo 奥斯特图
- Badby, John 约翰·巴德比
Barnes, Robert 罗伯特·巴恩斯
Bartholomew 巴多罗买
Beaton, Cardinal David 红衣主教大卫·比顿
Beaton, Cardinal James 红衣主教詹姆斯·比顿
Belenian, Nicholas 尼古拉斯·贝勒尼安
Bilney, Thomas 托马斯·比尔尼
Bishops' Book, The 《主教手册》
Blandina 布兰迪娜
- Bongeor, Agnes 阿格尼丝·邦吉尔
Bonner, Bishop 主教邦纳
Bowyer, Thomas 托马斯·鲍耶
Boy martyr, a 一位小男孩殉道士
Bradford, John 约翰·布拉德福德
Brewster, John 约翰·布鲁斯特
Brown, Thomas 托马斯·布朗
Buckenham 巴肯汉姆
Buts, Dr., Henry VIII's physician 亨利八世的御医巴茨博士
- Caligula 卡利古拉
Cardmaker 卡德梅克
Carpenter, George 乔治·卡彭特
Cawch, Lyon 莱昂·考奇
Christians, persecutions of the early 对早期基督徒的迫害
Cobham, Lord 考伯汉勋爵
Constance, Council of, and John Huss 康斯坦茨会议和约翰·胡斯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us, the father of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的父亲康士坦丢
Cooper, Elizabeth 伊丽莎白·库珀
Cranmer, Archbishop 大主教克兰麦

Cromwell 克伦威尔

Derifall, John 约翰·德里弗尔

Domitian 图密善

Drowry, Thomas 托马斯·德劳利

Eckius and Carolostadt, disputation between

艾克与卡尔施塔特之辩

Edward VI. and Cranmer 爱德华六世和克兰麦

Fetty, John 约翰·费蒂

Fetty, Will 威尔·费蒂

Finlason, James 詹姆斯·芬利森

Folkes, Elizabeth 伊丽莎白·福克斯

Forest, Henry 亨利·福里斯特

Forret, Dean Thomas 托马斯·福里特执事

France, martyrs of 法国的殉道者

Frith, John 约翰·弗里思

Gardiner, Stephen, Bishop of Winchester 温

切斯特的主教斯蒂芬·加迪纳

Garret, Thomas 托马斯·加勒特

George, Agnes 阿格尼丝·乔治

Green, Bartlet 巴特利特·格林

Grey, Lady Jane 珍妮·格雷公主

Gurley, Master Norman 诺曼·格利大人

Hallingdale, John 约翰·哈林代尔

Hallywell, William 威廉·哈利韦尔

Hamilton, James 詹姆斯·汉密尔顿

Hamilton, Katherine 凯瑟琳·汉密尔顿

Hamilton, Patrick 帕特里克·汉密尔顿

Hauker, Thomas 托马斯·豪克

Henry VIII, and Cranmer, and John Lambert, and Latimer, and Luther

亨利八世, 与克兰麦, 与约翰·兰伯特, 与拉蒂默, 与路德

Hewet, Andrew 安德烈·休伊特

Hide, Margaret 玛格丽特·海德

Holland, Roger 罗杰·霍兰

Hooper, Bishop 胡珀主教

Hunter, James 詹姆斯·亨特

Hurst, Edmund 埃德蒙·赫斯特

Huss, John 约翰·胡斯

Ignatius 伊格纳修

Islington Fields, the martyrs of 伊斯林顿田野的殉道者

Jackson, Ralph 拉尔夫·杰克逊

James, the brother of John 约翰之兄雅各

James, the brother of the Lord 主的兄弟雅各

Jerome of Prague 布拉格的哲罗姆

Jerome, William 威廉·哲罗姆

John, Apostle and Evangelist, and the bandit 使徒与传福音者约翰和匪徒

Kerby 克尔比

Lacels, John 约翰·拉塞斯

Lamb, Robert 罗伯特·拉姆

Lambert, John 约翰·兰伯特

Lashford, Joan and Robert 拉什福德, 琼和罗伯特

Latimer, Hugh 休·拉蒂默

Laverock, Hugh 休·拉韦洛克

Lawrence, St. 圣劳伦斯

Leaf, John 约翰·利夫

Lollards, a leader of the 罗拉德派的领袖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Lyons, the martyrs of 里昂的殉道者

Man, Thomas 托马斯·曼

Mark, the Evangelist 福音书作者马可

Mary, the Lady (afterwards Queen Mary), and Bishop Ridley 玛丽公主(后来的)和主教里德利

- 玛丽女王) 和里德利主教
 Mary, Queen, and Cranmer 玛丽女王和克兰麦
 Matthew, the Evangelist 福音书作者马太
 Melancthon's account of Luther's death 梅兰希顿对路德之死的讲述
 Mill, Walter 沃尔特·米尔
 Miller, Simon 西蒙·米勒
 Miocius, Peter 彼得·米尔修斯
 Nero, Claudius 克劳狄
 Nero, Domitius 尼禄
 Nottingham, Rose 罗斯·诺丁汉
 Oldcastle, Sir John (Lord Cobham) 约翰·奥特卡瑟爵士
 Palmer, Julius 尤里乌斯·帕尔默
 Parnam, Laurence 劳伦斯·帕纳姆
 Paul 保罗
 Peerson, Anthony 安东尼·皮尔森
 Pepper, Elizabeth 伊丽莎白·佩珀
 Persecutions, the ten 十次大逼迫
 Peter 彼得
 Philip 菲利普
 Philpot, John 约翰·菲尔波特
 Pliny's account of early Christians 普林尼对早期基督徒的记述
 Polley, Margery 马杰里·波利
 Polycarp 波利卡普
 Pontius Pilate 本丢·彼拉多
 Potten, Anne 安妮·波廷
 Prague, the martyrs of 布拉格的殉道者
 Raveleson, James 詹姆斯·雷文森
 Ridley, Bishop 里德利主教
 Rogers 罗杰斯
 Romanus of Antioch 安提阿的罗马纳
 Rough 拉夫
 Routh, John 约翰·劳思
 Samuel, Robert 罗伯特·塞缪尔
 Sanctus of Vienne 维埃纳的圣克图斯
 Scotland, the martyrs of 苏格兰的殉道者
 Searles, George 乔治·瑟尔斯
 Sign of the Cross, the 十字架的徽号
 Simon, brother to James the Younger 小雅各的兄弟西门
 Simon Zelotes 奋锐党的西门
 Six Articles, the 《六条信纲》
 Smithfield, the fires of 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
 Sparrow, William 威廉·斯帕罗
 Stanley, Agnes 阿格尼丝·斯坦利
 Stephen 司提反
 Stile 斯泰尔
 Stilman, John 约翰·斯蒂尔曼
 Stirke, Helen 海伦·斯特赖克
 Stokesley, Bishop 斯托克斯利主教
 Straton, Bishop 斯特拉顿主教
 Sweeting, William 威廉·斯威廷
 Taylor, Dr. Rowland 罗兰·泰勒博士
 Tetzel's sale of indulgences 台彻尔贩卖赎罪券
 Thirtel, Thomas 托马斯·瑟泰尔
 Thomas 托马斯
 Tiberius 提比略
 Tileman, Giles 吉勒斯·蒂尔曼
 Titus 提图斯
 Trunchfield, Joan 琼·特鲁奇菲尔德
 Tyms, William 威廉·蒂姆斯
 Tyndale, William, his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ntateuch 威廉·丁道尔的新约圣经和摩西五经的翻译
 Venetus, Dr. 维内特斯博士

Vespasian 韦斯巴芑

Vienne, the martyrs of 维埃纳的殉道者

Wade,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韦德

Wallace, Adam 亚当·华莱士

Warham, Archbishop 沃勒姆大主教

Warne, John 约翰·沃恩

Waste, Joan 琼·沃斯特

West, Dr., Bishop of Ely 伊利的主教韦斯

特博士

White, Rawlins 罗林斯·怀特

Whittle, Thomas 托马斯·惠特尔

Wickliff, John 约翰·威克里夫

Wishart, George 乔治·威沙特

Worms, Luther at the Diet of 路德在沃尔姆

斯帝国会议

Wye, Henry 亨利·怀



译 后 记

第一次见到《殉道史》(*The Book of Martyrs*)的书名是在十一年前。那时为写班扬的《天路历程》的译序，查阅了大量资料，得知养育班扬灵性生命与写作才能的最重要的两本书，第一是圣经，第二便是福克斯的这本《殉道史》。

不久之后的一天在学校图书馆查找英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时，居然就在邻近的书架上瞥见一本書页已经泛黄的英文版的《殉道史》，薄薄的小开本，显然是个简缩版，但当时对该著作在成书及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版本全无意识，只一头埋进书中开头部分耶稣第一代门徒及教会初期殉道士的感人故事中。第一次在圣经文本之外读到马太、马可、雅各、保罗等新约人物及伊格纳修(Ignatius)、波利卡普(Poly-carp)等初期教会牧者柔和谦卑的殉道心灵，惊心动魄的殉道历程，其对灵魂的震撼至今犹然，诚如《希伯来书》第11章所记载以及第12章所总结的那样，当看到这许多“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的见证人，为着信仰和真理，“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平日为各种眼前私己得失纠缠的内心再一次受到策励，领悟使徒如此的教导：“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三年前的暑假，游冠辉兄交托《殉道史》译事。有了之前与福克斯

的难忘邂逅，这次自然是欣然承接。为了如期完成译事，又邀上对教会史同样有兴趣的梁鲁晋博士一同合作。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原作语言与历史细节方面的难题多次承蒙美国贝勒大学圣经文学专家大卫·杰弗里 (David Jeffrey) 教授的指点和解释；在撰写中译本导言过程中也深得李洪昌兄和游冠辉兄提供的资料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此中译本译自 W. Grinton Berry 编辑的版本 *Foxe's Book of Martyr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中译本的讹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在此诚望读者谅解与指正。

苏欲晓

2010年9月于厦门大学海滨宿舍楼

